

# 封神演義

原版長篇小說



1943/10



# 封神目錄

## 卷一 謝聲 滄章

- 第一回 紂王女媧宮進香  
第二回 冀州侯蘇護反商  
第三回 姬昌解圍進妲己  
第四回 恩州驛狐狸死妲己  
第五回 雲中子進劍除妖  
第六回 紂王無道造炮烙  
第七回 費仲計廢姜皇后  
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  
第九回 商容九間殿死節  
第十回 姬伯燕山收雷震  
第十一回 姜里城內西伯侯  
第十二回 陳塘關哪吒出世  
第十三回 太乙真人收石磯  
第十四回 哪吒現蓮花化身

封神目錄

## 卷二

- 第十五回 崑崙山子牙下山  
第十六回 子牙火燒琵琶精  
第十七回 蘇妲己置造蠱盆  
第十八回 子牙諫主隱磻溪  
第十九回 伯邑考進貢贖罪  
第二十回 散宜生私通費尤  
第二十一回 文王誘官逃五關  
第二十二回 西伯侯文王吐子  
第二十三回 文王夜夢飛熊兆  
第二十四回 渭水文王聘子牙  
第二十五回 蘇妲己請妖赴宴  
第二十六回 妲己設計害比干  
第二十七回 太師回兵陳十策  
第二十八回 西伯兵伐崇侯虎  
第二十九回 斬侯虎文王托孤  
第三十回 周紀激反武成王

一

- 第三十一回 聞太師驅兵追襲  
第三十二回 黃天化潼關會父  
第三十三回 黃飛虎泗水大戰  
第三十四回 飛虎歸周見子牙  
第三十五回 晁田兵探西岐事  
第三十六回 張桂芳奉詔西征  
第三十七回 姜子牙一上崑崙  
第三十八回 四聖西岐會子牙  
第三十九回 姜子牙冰凍岐山  
第四十回 四天王遇丙靈公  
第四十一回 聞太師兵伐西岐  
第四十二回 黃花山收鄧辛張陶  
第四十三回 聞太師西岐大戰  
第四十四回 子牙魂遊箕崙山  
第四十五回 燃燈議破十絕陣  
第四十六回 廣成子破金光陣  
第四十七回 公明輔佐聞太師  
第四十八回 陸壓獻計射公明

- 第四十九回 武王失陷紅沙陣  
第五十回 三姑計擺黃河陣
- 卷三
- 第五十一回 子牙刼營破聞仲  
第五十二回 絕龍嶺聞仲歸天  
第五十三回 鄧九公奉敕西征  
第五十四回 土行孫立功顯耀  
第五十五回 土行孫歸服西岐  
第五十六回 子牙設計收九公  
第五十七回 冀州侯蘇護伐西岐  
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呂岳  
第五十九回 股洪下山收四將  
第六十回 馬元下山助股洪  
第六十一回 太極圖殷洪絕命  
第六十二回 張山李錦伐西岐  
第六十三回 申公豹說反郊殷  
第六十四回 羅宣火焚西岐城  
第六十五回 殷郊岐山受犁鋤



- 第六十六回 洪錦西岐城大戰  
 第六十七回 姜子牙金臺拜將  
 第六十八回 首陽山夷齊阻兵  
 第六十九回 孔宣兵阻金雞嶺  
 第七十回 準提道人收孔宣  
 第七十一回 姜子牙三路分兵  
 第七十二回 廣成子三謁碧遊宮  
 第七十三回 青龍關飛虎折兵  
 第七十四回 哼哈二將顯神引  
 第七十五回 土行孫盜騎陷身

卷四

- 第七十六回 鄭倫提將取汜水  
 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炁化三清  
 第七十八回 三教會破誅仙陣  
 第七十九回 穿雲關四將被擒  
 第八十回 楊任大破瘟癘陣  
 第八十一回 子牙潼關遇痘神  
 第八十二回 三教大會萬仙陣

封

神

目錄

- 第八十三回 三教收伏獅象吼  
 第八十四回 子牙兵取臨潼關  
 第八十五回 鄧芮二侯歸周主  
 第八十六回 灑池縣五岳歸天  
 第八十七回 土行孫夫妻陣亡  
 第八十八回 武王白魚躍龍舟  
 第八十九回 紂王敲骨剖孕婦  
 第九十回 子牙捉神荼鬱壘  
 第九十一回 蟠龍嶺燒鄒文化  
 第九十二回 楊戩哪吒收七怪  
 第九十三回 金吒智取遊魂關  
 第九十四回 文煥怒斬殷破敗  
 第九十五回 子牙暴紂王十罪  
 第九十六回 子牙發柬擒妲己  
 第九十七回 摘星樓紂王自焚  
 第九十八回 周武王鹿臺散財  
 第九十九回 姜子牙歸國封神  
 第一百回 周天子分封列國

三

# 封神卷三

## 謝聲 滄章 第五十一回 子牙刼營破聞仲

昔日行兵誇首相，今逢時數念應差。風雷陣設如奔浪，龍虎營排似落花。縱有黃河成個事，其如蒼赤更堪嗟。勸君莫待臨龍地，同向靈臺玩物華。

話說二位天尊進陣，老子見衆門人似醉而未醒，沈沈酣睡，呼吸有鼻息之聲，又見八卦臺上有四五個五體不全之人，老子嘆曰：可惜千載功行，一旦俱成畫餅！且說瓊霄見老子進陣來觀望，便放起金蛟剪去，那剪在空中，挺折如剪頭交頭，尾交尾，落將下來。老子在牛背上，看見金蛟剪落下來，把袖口望上一迎，那剪子如芥子一般，落於大海之中，毫無動靜。碧霄又把混元金斗祭起，老子把風火蒲團向空中一丟，喚黃巾力士將此斗帶上玉虛宮去。三位娘娘大呼曰：罷了！收吾之寶，豈肯干休！三位齊下臺來，仗劍飛來直取，難道天尊與他動手？老子將乾坤圖抖開，命黃巾力士將雲霄裹去了，壓在麒麟崖下。力士得旨，將圖裹去不提。且言瓊霄仗劍而來，元始命白鶴童子把三寶玉如意祭在空中，正中瓊霄頂上，打開天靈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瓊霄大呼曰：道德千年，一旦被你等所傷，誠爲枉修功行，用一口飛劍來取。元始天尊被白鶴童子一如意把飛劍打落塵埃。元始袖中取一盒揭開蓋，丟起空中，把碧霄連人帶鳥裝在盒內，不一會化爲血水。一道靈魂也往封神臺去了。有詩爲證：「修道千年島內成，懸斂日夜鍊無明，無端擺下黃河陣，氣化清風損六情。」話說三位娘娘已絕，菡芝仙同彩雲仙子還在八卦臺上看二位天尊。元始既破黃河陣，衆弟子都睡在地上。老子用中指一指，地下雷鳴一聲，衆弟子猛然驚醒，連楊鐵金木二吒齊齊躍起，拜伏於地。老子乘牛轉出，回至篷上，衆門人拜畢。元始天尊曰：今日諸弟子削了頂上三光，消了胸中五炁，遭逢劫數，自是難逃。況今姜尚有四九之驚，爾等要往來相佐，再賜爾等縱地金光法，可日行數千里，又聞你等鎮洞之寶俱裝在混元金斗內，命取來還你等。如今留南極仙翁破紅沙陣，我同道兄暫回玉虛宮，白鶴童子陪你師父同回，須臾返駕。衆門人排班送二位天尊回駕，且說彩雲仙子怒氣不息，菡芝仙見破了黃河陣，退入老

營來見聞太師。太師已知陣破，玉虛門人都救回去，心中十分不安。忙具表進宮，往朝歌求救。又發火牌，調三山關總兵官鄧九公往麾下聽用。且說燃燈在篷上，與衆道者默坐。南極仙翁打點破紅沙陣，子牙到九十九日上來，見燃燈口稱老師，明日正該破陣。次日衆仙步行排班，南極仙翁同白鶴童兒至陣前大呼曰：「吾師來會紅沙陣，主張天君從陣裏出來，甚是兇惡，跨鹿提劍，殺奔前來，擡頭見是南極仙翁，張紹曰：「道兄，你是爲善最樂之士，亦非破陣之流，此番只怕你。」可憐修就神仙體，若遇紅沙頃刻休。」話說南極仙翁曰：「張紹，你不必多言，此陣今日該是我破料，你也不能久立於陽世。張天君大怒，縱鹿沖來，把劍往仙翁頂上就劈，傍有白鶴童子將三寶玉如意當面交還來，往未及數合，張天君掩一劍，望陣中就走。白鶴童子隨後跟來，南極仙翁同入陣內，張紹下鹿上臺，把紅沙抓了數片，望仙翁打來，南極仙翁將五火七翎扇把紅沙一搨，紅沙一去杳無蹤跡。張天君掇起一斗紅沙，望下一潑，仙翁把扇子連搨數搨，其沙去無影響。南極仙翁曰：「張紹，今日難逃此厄。張紹欲待逃遁，早被白鶴童子祭起玉如意，正中張紹後心，打翻跌下臺來。白鶴童子手起一劍，即時血染衣襟，正是：「未曾破陣先數定，怎脫封神臺下來。」且說南極仙翁破了紅沙陣，白鶴童子見三穴內有人，南極仙翁發一雷，驚動哪吒雷震子，俱將身一躍，睜開眼，看見南極仙翁，知是崑崙山師尊來救護，哪吒急來扶武王。武王已是死了，逍遙馬至百日都糊壞了，燃燈在外面見破了紅沙陣，子牙催騎入陣來，看武王時，已是死了。子牙哭聲不止，燃燈曰：「不妨，前日入陣時，有三道符印護其前後，心體武王該有百日之災，吾自有處治。命雷震子背負武王屍骸放在篷下，用水沐浴，燃燈將一粒丹藥用水研化，灌入武王口內，有兩個時辰，武王睜睛觀看，方知回生。見子牙衆門人立於左右，曰：「孤今日又見相父也。」子牙差左右聽用官，送武王回宮。且說燃燈與衆道者曰：「列位道友，貧道今破十絕陣，與子牙代勞已完，衆位各歸府，只留廣成子，你去桃花嶺，阻聞仲，不許他進佳夢關，又留赤精子，你去燕山，阻聞仲，不許他進五關，二位速去。又留慈航道人，在此以下請回。衆道人方纔出篷，欲去，忽雲中子至，燃燈請上篷，打稽首曰：「列位道兄，請了衆道者曰：「雲中子乃福德之仙也，今不犯黃河陣，真乃大福之士。」雲中子曰：「奉敕鍊通天神火，往絕龍嶺，等候聞太師燃燈曰：「你速去，不可遲。雲中子去了，燃燈把印劍交與子牙，燃燈曰：「我貧道也往絕龍嶺，助雲中子一臂之力。吾今去也，止留慈航同子牙在篷上。子牙傳令把麾下衆將調來，南宮适等齊至篷前，見姜子牙行禮畢，立於兩旁。子牙傳明日開隊。」

與聞太師共決雌雄。衆將得令不提。且說聞太師見十絕陣俱破。只等朝歌救兵。又望三山關鄧九公來助。與彩雲仙子茵芝仙共議。二仙曰。不料三仙遭厄。兩位師伯俱下山。故有今日之挫。把吾截教。不如灰草。聞太師長吁一聲。忽聽得周營炮響。喊聲大震。來報曰。姜子牙請太師答話。聞太師大怒曰。吾不速拿姜尚報讎。誓不俱生。遂遣鄧辛張陶分於左右。二女仙齊出轅門。太師跨黑麒麟。如烟火而來。子牙曰。聞太師你征戰三年有餘。雌雄未見。你如今再擺十絕陣。否傳令把弔著的趙江斬了。武吉把趙江斫在陣前。聞太師大叫一聲。提鞭沖殺過來。有黃天化催開玉麒麟。用兩柄銀鎗擋住聞太師。茵芝仙在轅門。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縱步舉寶劍來助。聞太師這壁廂楊戩縱馬搖鎗前來。敵住了茵芝仙。彩雲仙子見楊戩敵住了茵芝仙。仗劍沖殺過來。哪吒大喝一聲。休沖吾陣。脚登風火輪。戰住了彩雲仙子。鄧辛張陶四將齊出。這壁廂武成王黃飛虎南宮适武吉辛甲四將來迎。兩家這場大戰。兩陣咚咚搥戰鼓。五色旛搖飛霞舞。長弓硬弩護轅門。鐵壁銅牆齊隊伍。聞太師九雲冠上火焰生。黃天化金鎖甲上霞光吐。女仙是大海波中戲水龍。楊戩是萬仞山前爭食虎。搜搜刀舉好似金睛怪。獸吐征雲。晃晃長鎗。一似巨角蛟龍爭戲水。鞭來鎗架銀花響。亮迸寒光鎗去劍迎。玉焰用風飄瑞雪。刀劈甲甲中刀。如同山前猛虎鬪。狡獪鎗刺盜盜中鎗。一似深潭玉龍降水獸。使斧的天邊皓月皎光輝。使鋼的萬道長虹飛紫電。使鎗的紫氣照長空。使刀的慶雲籠頂上。有詩爲證。大戰一場力不加。亡人死者亂如麻。只爲君王安社稷。不辨賢愚血染沙。且說子牙大戰聞太師。茵芝仙把風袋抖開。一陣黑風捲起。不知慈航道人。有定風珠。隨取珠將風定住。風不能出。子牙忙祭起打神鞭。正中茵芝仙頂。護打得腦漿迸出。死於非命。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彩雲仙子聽得陣後有響聲。回頭看時。早被哪吒一鎗刺中肩甲。倒翻在地。復加一鎗。結果了性命。也往封神臺去了。武成王大戰張節。黃飛虎鎗法如神。大吼一聲。把張節一鎗刺下馬來。靈魂也往封神臺去了。聞太師力戰黃天化。又見折了三人。無心戀戰。掩一鞭暫回老營。止有鄧忠辛環陶榮三將。見今日又損了張節。四將中又少了一人。十分不悅。且言子牙全勝回兵。慈航作辭。回山。子牙進城。陞銀安殿。傳令衆將。用過午飯。上殿聽點。衆將領令。子牙進內殿寫柬帖。直至午末。未初。銀安殿上打聚將鼓響。衆將上殿參謁。聽令。子牙令黃天化領東帖。令箭。雷震子也領東帖。令箭。你們三路行。只須如此。如此。子牙令黃飛虎等領兵五千。沖左哨。南宮适等領兵五千。沖右哨。又令金吒木吒龍

鬚虎冲轅門，四賢八俊隨吾後，隊接應。辛甲、辛免、太顯、閔天、祁公、尹公，領三千人馬，大呼曰：「歸順西岐，有德之君，坐享安康，扶助成湯，無道之主，滅倫絕紀，早歸周地，不致身亡。先散開成湯人馬，以孤其勢，大功只在今晚可成。」又令楊戩領三千人馬，先燒彼軍糧草，使彼軍不戰自亂。你如燒了糧草，截戰後，再往龍嶺，助雷震子成功。楊戩領令去訖，正是：「挖下深坑擒虎豹，滿天張網等蛟龍。」不表子牙前來劫營，且言聞太師損兵折將，在帳中獨坐，無言。猛然當中，神目看見西岐一股殺氣，直冲中軍。太師笑曰：「姜尚今日得勝，乘機劫吾大寨，急令鄧忠、陶榮在左哨，辛環在右哨，吉立、余慶領長箭手，守後營糧草。吾在中軍看誰進轅門。」太師准備夜戰。當時天晚，日落西山，將近一鼓時，分子牙把衆將調出四面攻營。人馬暗暗到了成湯大轅門，左右有燈籠爲號，一聲信炮，三軍吶喊，鼓聲大振，殺氣齊起。怎見得這場夜戰：「征雲籠四野，殺氣鎖長空。天昏地暗交兵，霧慘雲愁，劫殺初時，戰鬪燈籠火把，相迎。次後交攻，劍戟鎗刀，亂刺離宮不明。左右軍卒亂奔，坎地無光。前後將兵不正，昏昏沈沈，月朦朧，不辨誰家宇宙。渺渺漫漫，燈燧慘淡，難分那個乾坤。征雲緊護，拚命士卒往來相持，戰鼓忙敲，捨死將軍紛紛對敵，東西混戰，劍戟交加，南北相持，旌旗掩映，狼烟火炮，似雷聲霹靂，驚天虎節，龍旗如閃，電翻騰，上下搖旗小校，夤夜裏戰戰兢兢，擂鼓兒郎，如履冰俱難措手。周兵勇猛，紂卒奔逃，只見滔滔流血，坑渠滿壘，疊疊橫屍數里平。」有詩爲證：「劫營功業妙無窮，三路冲營建大功。只爲武王洪福廣，名垂青史羨姜公。」話說子牙督前軍，冲開了七層圍子，一聲吶喊，殺進大轅門。聞太師忙上了黑麒麟，提鞭冲來，大呼曰：「姜尚今番與你定個雌雄，提鞭來取子牙仗劍交還。」金吒在左，木吒在右，龍鬚虎發，手放出石頭打將來，如飛蝗驟雨，成湯軍卒如何招架得開？多是著傷。聞太師酣戰在中軍，黃飛虎殺進左營，右鄧忠、陶榮大喝曰：「黃飛虎慢來，黃家父子把這二將困在左營，鄧忠抖精神，使開板斧，陶榮顯本事，雙鋼忙輪二將大戰在左營。南宮适進右營，只見辛環大叫南宮适休走，把肉翅飛起，西岐數將戰住。辛環燈燧火把，照耀如同白晝。黃昏時，殺黑夜交兵，慘慘陰風，咚咚戰鼓。聞太師正征戰，子牙祭起打神鞭，聞太師當中神目看見，疾忙躲時，早中左肩臂，龍鬚虎發石亂打三軍，駐劄不定。大隊一亂，周兵吶喊，四面圍裹上來。聞太師如何抵擋得住？黃飛虎有四子，黃天祥等少年勇猛，勢不可當，展鎗如龍，擺尾轉換，似蟒翻身，陶榮躲不及，早被一鎗刺於馬下。鄧忠擋不住，只得敗走。辛環見周兵勢甚大，不敢戀戰，知鋒銳已挫，料不能取勝，又見後營火起，楊戩燒了糧草，軍兵

一亂勢不可解。只見火焰冲天，金蛇亂舞。周軍鑼鳴鼓響，只殺得鬼哭神號。聞太師大兵已敗，又聽得周兵四處大叫曰：「西岐聖主天命維新，紂王無道，陷害萬民，你等何不投西岐，受享安康，何苦用力而爲獨夫自取滅亡？」成湯軍士在西岐日久，又見八百諸侯歸周者甚衆，兵亂不由主將一聲吶喊，走了一半。聞太師有力也無處使，有法也無處用。只見歸降者漫散而去，不降者且戰且走。且說周兵趕殺成湯敗卒，怎見得：「趕上將連衣剝甲，逞着勢順手奪槍，鋼敲鼻凹，鎚打當胸，鋼敲鼻凹，打的眉眼張開，鎚打當胸，洞見心肺，連肩拽背，着刀傷肚腹，分崩遭斧，鎚鎚打的利害，鎗刺的無情，着箭的穿袍透鎧，遇彈子鼻凹流紅，逢叉俱喪魄，遇鞭碎天靈，愁雲慘黯，天關急急逃兵尋活路。」聞太師兵敗，且戰且走。辛環在空中保護太師，鄧忠催住後隊。一夜收有六十餘里，至岐山脚下，子牙鳴金收隊。正是：「三軍踴躍權聲悅，姜伯成功奏凱還。」話說聞太師兵敗，岐山收住敗殘人馬，點視止三萬有餘。太師又見折了陶榮，心中悶悶不語。鄧忠曰：「太師如今兵回那裏？」聞太師問：「此處往那裏去？」辛環曰：「此處往佳夢關去。」太師曰：「就往佳夢關去。」催動人馬前進，可憐兵敗將亡，其威甚挫，着實沒興。一路上人人嘆息，個個吁嗟。人馬正行間，只見桃花嶺上一首黃旛，旛下有一道人，乃是廣成子。聞太師向前問曰：「廣成子，你在此有甚麼事？」廣成子曰：「特爲你在此等候多時，你今違天逆命，助惡滅仁，致損生靈，陷害忠良，是你自取滅亡。我今在此，也不與你爲難，只不許你過桃花嶺，任憑你往別處去。」便罷。聞太師大怒曰：「吾今不幸兵敗將亡，敢欺吾太甚，催開黑麒麟，提鞭就打。」廣成子撒步向前，用寶劍急架相還。未及三五合，廣成子取番天印祭於空中，太師一見，知印利害，撥轉麒麟望西便走。鄧忠跟着太師退回辛環曰：「太師方纔怎的怕他，便自退兵？」太師曰：「廣成子番天印，吾等招架不住。若中此印，倘或無生，如何是好？」且自避他。只如今不得過此嶺，卻往那裏去？」鄧忠曰：「不若進五關往燕山去。」太師只得調轉人馬，往燕山大路而來。太師曉行夜住，不一日，人馬行至燕山，猛然抬頭，見太華山上豎一首黃旛，赤精子立於旛下。太師催麒麟至前，赤精子曰：「來者乃聞太師，你不必往此燕山去。此處非汝行之地，吾奉燃燈命，在此阻你，不許你進五關。原是那裏去，還是那裏去？」太師只急得三尸神暴躁，七竅內生烟，大呼曰：「赤精子，吾乃是截教門人，總是一道，何得欺吾太甚？」我雖兵敗，拚得一死，定與你戰一場。豈肯擅自干休？」將麒麟一夾，四蹄登開，使開金鞭，神光燦爛，赤精子抖擻麻鞋，揮開寶劍，鞭劍相交，未及五七合，赤精子取陰陽鏡出來，不知聞太師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



## 第五十二回 絕龍嶺聞仲歸天

幾回奏捷建奇功。爭奈妖狐蔽聖聰。入國已無封諫表。到山應有淚江楓。  
豈知魂夢烽烟紀。且聽哀猿夜月空。縱有丹心成往事。年年杜宇泣東風。

話說開太師見赤精子拿出陰陽鏡把麒麟一磕跳出圈子外往燕山下退去赤精子也不來趕太師氣得面黃氣喘默默無言辛環曰太師兩條路既不容行不若還往黃花山進青龍關去罷太師沉吟良久曰吾非不能遁回朝歌見天子再整大兵以圖恢復只人馬贅累豈可捨此身行只得把人馬調回往青龍關大路而行未及半日見前邊一枝人馬駐劄咽喉之處聞太師傳令安營不意前有伏兵營不曾安定只聽得一聲炮響兩杆紅旗展動哪吒腳踏風火輪燃火尖鎗大呼曰聞太師休想回去此處乃是你歸天之地太師大怒急得三隻眼睛射出金光罵曰姜尙欺吾太甚此處埋伏着不堪小輩欺藐天朝大臣提鞭縱麒麟飛來直取哪吒火尖鎗急架相還鞭鎗併舉一場大戰只見陰霾迷四野冷氣逼三陽這壁廂旌旗耀彩反令日月無光那壁廂戈戟騰輝致使兒郎喪膽金鞭叱咤閃威風神鎗出沒施妙用聞太師忠心三太子赤膽只殺得空中無鳥過山內虎狼奔飛沙走石乾坤黑播土揚塵宇宙昏話說聞太師與鄭忠辛環吉立余慶把哪吒裹在核心哪吒那裏懼他使開一條鎗怎見得利害有讚爲證「鎗是邠州鐵鍊成一段鋼落在能工手造成丈八長刺虎穿胸連樹倒降魔鋒利似秋霜大將逢之翻下馬冲營躍陣士俱亡展放光芒天地暗吐吞寒霧日無光」哪吒抖擻精神酣戰五將大叫一聲把吉立刺於馬下忙把風火輪登出陣來取乾坤圈祭在空中正中鄭忠肩甲翻下鞍轡被哪吒復一鎗結果了性命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聞太師見又折了鄭忠吉立二將十分懊惱不覺失措無心戀戰奪路而走哪吒大殺一陣截斷後面一半人馬願降者免死衆兵齊告曰願歸明主哪吒得獲全勝回西岐報功不題且說聞太師兵敗前行至晚檢點殘兵不足一萬餘人太師陸帳坐下愧赧無地自思曰吾自征伐未嘗挫銳今日西征至有片甲不存之辱辛環在側曰太師且請寬慰勝負乃兵家之常何必掛心俟回朝再整大隊人馬以復此仇未遲太師還當自己保重次日

人馬往黃化山進發。行至巳牌時候，猛見前面紅旗招展，號炮喧天。見一將金甲紅袍，坐玉麒麟上，使兩柄銀鎗刺斜而來。大呼曰：奉姜丞相令，等候多時。今兵敗將亡，眼見獨力難支，天命已定。此處不降，更待何時？聞太師見黃天化攔住去路，大怒罵曰：好反叛逆賊，敢出此言欺吾！催開黑麒麟，單鞭力戰黃天化。鞭鎗相架，戰在陣前。但見兩陣鳴鑼擊鼓，三軍吶喊搖旗，紅旛招展，振天雷，畫戟輕翻豹尾。這一個捨命沖鋒，扶犁那一個拚生慣戰。定華夷，不是你死我生，不相離。只殺得日月無光，天地迷。話說二人交鋒，約有二三十回，有辛環氣沖斗牛，余慶怒髮沖冠。二將來助太師，黃天化見二將來助戰，把玉麒麟跳出圈外，就走。余慶不知好歹，隨後追來。黃天化掛下雙鎗，取火龍標回首一標，打下落馬而死。一魂進封神臺去了。辛環見余慶落馬，大叫一聲：吾來了。兩翅飛來，鎗鑽往頂上打來。辛環是上三路，黃天化鎗是短兵器，招架上三路，不好抵擋，把玉麒麟跳出圈子，就走。這玉麒麟乃是道德真君坐騎，足有風雲，速如飛電。辛環不見機，趕來被黃天化將攢心釘發出正中肉翅。辛環在空中，弔將下來。聞太師見辛環失利，忙催動殘兵，往東南敗走。黃天化連勝二陣，也不追趕，領兵回西岐報功去了。且說聞太師見後無襲兵，領人馬徐徐而行，又見折了余慶，辛環帶傷，太師十分不樂。一路上思前想後，人馬行至晚間，有一座高山在前，但見山景淒涼，太師坐下，不覺兜底上心，自己吟詩嗟嘆：「回首青山兩淚垂，三軍淒慘更堪悲。當時只道旋師返，今日方知敗卒疲。可恨天時難預料，堪嗟人事竟何之。眼前顛倒渾如夢，爲國丹心總不移。」話說聞太師作罷詩，神思不寧，三軍造飯，辛環整理。次日回兵，將近二更，只聽得山嶺上響聲大振，炮發如雷。聞太師出帳觀看，見山上是姜子牙，同武王在馬上飲酒，左右諸將用手指曰：山下聞太師敗兵在此，太師聽說，性如烈火，上了黑麒麟，提鞭殺上山來。只見一聲雷響，一人也不見了。聞太師乃是神目，左右觀看，又不見影跡。太師咬牙深恨，立騎詩思，忽然山下一聲炮響，人馬勢如雲集，圍困山下。只叫休走了。聞太師大怒，催騎殺下山來。及至山下一軍一卒俱無，太師喘息不定，方欲算卜，又見山頂上大炮響，子牙與武王拍手大笑而言曰：聞太師今日之敗，把數十年英雄盡喪於此。有何面目再返朝歌？聞太師厲聲大罵：姬發匹夫，焉敢如此。縱馬復殺上山來，將至半山，四異猛然飛起雷震子，好兇惡，怎見得有詩爲證：「兩翅飛騰起怪風，髮紅面靛勢如熊。終南祕授神仙術，輔佐姬周立大功。」聞太師只顧上山，未防山凹裏飛起雷震子，一棍照開太師打來。聞太師措手不及，叫聲不好，將身一閃，讓個空，不料那

金棍正中黑麒麟後膊上，打得此獸竟爲兩段。太師跌下地來，隨駕士遁去了。辛環大叫曰：「雷震子不要走，吾來了。」肉翅飛起來，戰雷震子，不防楊戩暗祭哮天犬，一口把辛環的腿咬住了。雷震子一根正打着辛環頂門，死於非命也。往封神臺去了。雷震子獲功回西岐去了。且說：聞太師失了坐騎，自思不好歸國，想吾二十萬人馬，西征大戰三年有餘，不料失機，止存敗殘人馬數千，致有片甲無存之誚。連吾坐騎俱死，門人副將俱絕，又見辛環已死，隻影單形。太師落下士遁，獸坐沈吟半晌，仰天嘆曰：「天絕成湯，當今失政，致天心不順，民怨日生，臣空有赤膽忠心，無能回其萬一。此豈臣下征伐不用心之罪也。」太師坐到天明，復起身招集敗殘士卒，遙邇而行，又無糧草，人馬疲敝之甚。俱有飢色，猛然見一村舍，有簇人家。太師沉吟，飢不可行，乃命士卒向前去借一頓飯充飢。衆人向前觀看，果然好個所在，怎見得，有讚爲證：「竹籬密密茅屋重重，參天野樹，迎門曲水，溪橋映戶，道傍楊柳，綠依依園內，花開香馥。馥夕照西沈，處處山林，喧鳥雀，晚烟出竈，條條道，逕轉牛羊，正是那食飽雞豚，眠屋角，醉酣鄰叟，唱歌來。」話說軍士來至莊前，問裏面有人麼？忽然走出一位老叟，見是些敗殘士卒，忙問衆位：「至小莊有何公幹？」士卒曰：「吾等非是別人，乃是跟成湯聞太師老爺，因奉敕伐周，與姜尙交兵，失機而回，借你一飯充飢，後必有報。那老人聽罷，忙道：「快請太師老爺來，衆軍士回去。」太師曰：「前有一老人，專請老爺，太師只得緩步行至莊前，老人忙倒身下拜，口稱太師。小民有失迎，望乞恕罪。」太師亦以禮相答。老人忙躬身迎請，太師裏面坐，太師進裏面坐下，老人即收拾飯，擺將出來。聞太師用了一餐，方收拾飯與衆士卒喫了。歇宿一宵，次日太師辭老叟，問曰：「你們姓甚麼？」昨日攪擾你家，久後好來謝你。老人曰：「小民姓李名吉，聞太師分付左右記了，離了此間，同些士卒，望青龍關大路而來，不覺迷蹤失徑。太師命軍士站住，觀看東西南北，忽聽林中伐木之聲，見一樵夫，太師忙命士卒向前問那樵子，士卒向前問曰：「樵子，借問你一聲，樵子棄斧在地上，上前躬身，口稱列位，有何事呼喚？」士卒曰：「我等是奉敕西征的，如今要往青龍關去，借問那條路，近些樵子，用手一指，往西南上，不過十五里，過白鶴墩，乃是青龍關大路。士卒謝了樵子，來報與聞太師。太師命衆人往西行，迤邐望前而走，不知這樵子，乃是楊戩變化的，指點聞太師往絕龍嶺來。且說聞太師行過有二十里，看看至絕龍嶺，好險峻，但見：「巍巍峻嶺，峯嶺峯巒，巒巒深澗，陡石梁橋，天生險惡，壁峭崖懸，虎頭石長，就雄威，奇松怪柏，若龍蟠，碧落丹楓，如翠蓋，雲迷霧障，山巔直透九重霄，瀑布奔流，潺湲一瀉千百里，真個是鴟

雀難飛，漫道是行人避跡，烟嵐障目，採藥仙童怕險，荆榛塞野，打柴樵子難行，胡羊野馬似穿梭，狡兔山牛如布陣，正是草迷四野有精靈，奇險驚人多惡獸。」話說開太師行至絕龍嶺，方欲進嶺，見山勢險峻，心中甚是疑惑，猛擡頭見一道人穿水合道服，認的是終南山玉柱洞雲中子。聞太師慌忙上前問曰：「道兄在此何幹？」雲中子曰：「貧道奉燃燈命在此等兄多時，此處是絕龍嶺，你逢絕地，何不歸降？」開太師大笑曰：「雲中子，你把我聞仲當作稚子嬰兒，怎言吾逢絕地，以此欺吾，你我莫非五行之術，在道通知，你今如此戲我，看你有何法治我？」雲中子曰：「你敢到這個所在來？」太師就行雲中子用手發雷，平地上長出八根通天神火柱，高有三丈餘，長圓有丈餘，按八卦方位，坎、坤、艮、震、巽、離、兌、開，太師站在當中，大叫曰：「你有何術用此柱困我？」雲中子發手雷，將此柱震開，每一根柱內現出四十九條火龍，烈焰飛騰，聞太師大怒曰：「離地之精，人人會道，火中之術，個個皆能，此術焉敢欺吾？」捏定避火訣，太師站在裏面，怎見得好火，有讚為證：「此火非同凡體，三家會合成功，英雄獨占離地，渾同九轉旋風，鍊成通天火柱，內藏數條神龍，口內噴烟吐燄，爪牙動處通紅，苦海裏乾到底，逢山燒得石空，遇木即成灰燼，逢金化作長虹，燧人初出定位，木裏生來無蹤，石中雷火稀奇寶，三昧金光透九重，在天爲日通明帝，在地生煙活編氓，在人五臟爲心主，火內玄功大不同，饒君就是神仙體，遇我難逃眼下傾。」話說開太師捏定避火訣，站於中間，在火內大呼曰：「雲中子，你的道術也只如此，吾不久居，我去也。」往上一昇，駕遁光就走，不知雲中子豫將燃燈道人紫金鉢盂，蓋住，渾如一蓋，蓋定，聞太師那裏得知，往上一冲，把九雲烈焰冠，撞落塵埃，青絲髮俱披下，太師大叫一聲，跌將下來，雲中子在外面發雷，四處有霹靂之聲，火勢凶猛，可憐成湯首相，爲國捐軀，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來，有清福神祇，用百靈幡來引開太師，太師忠心不滅，一點真靈，借風遙至朝歌，來見紂王，申訴此情。此時紂王正在鹿臺與妲己飲酒，不覺一陣昏沈，伏几而臥，忽見太師立於傍邊，諫曰：「老臣奉敕西征，屢戰失利，枉勞無功，今已絕於西土，願陛下勤修仁政，求賢輔國，毋肆荒淫，濁亂朝政，毋以祖宗社稷爲不足重，人言不足信，天命不足畏，力反前愆，可挽回老臣欲再訴深情，恐難進封神臺耳。」臣去也。遂往封神臺來，柏鑑引進其魂，安於臺內，且說紂王猛然驚醒曰：「怪哉，怪哉，妲己曰：陛下有何驚異？」紂王把夢中事說了一遍，妲己曰：「夢由心作，賤妾常聞陛下憂慮，聞太師西征，故此有這個驚兆，聞太師豈是失機之士？」紂王曰：「御妻之言是矣，隨時就放下心懷，且說子牙收兵，衆門人都來報功，雲中子收了

神火柱與燃燈二人回山去不表再講。申公豹知聞太師絕龍嶺身亡，深恨子牙，往五嶽三山尋訪仙客伐西岐，爲聞太師報讎。一日遊至夾龍山飛雲洞跨虎飛來，忽見山崖上一小童兒跳耍，申公豹下虎來看此童兒，卻是一個矮子，身不過四尺，面如土色。申公豹曰：「那童兒是那家的？」土行孫見一道人叫他上前施禮曰：「老師那裏來？」申公豹曰：「我往海島來。」土行孫曰：「老師是截教是闡教？」申公豹曰：「是闡教。」土行孫曰：「吾是師叔。」申公豹問曰：「你師是誰？」叫甚名字？」土行孫答曰：「我師是懼留孫，弟子叫做土行孫。」申公豹又問曰：「你學藝多少年了？」土行孫答曰：「學藝百載。」申公豹搖頭曰：「我看你不能行道成仙，只好修個人間富貴。」土行孫問曰：「怎樣是人間富貴？」申公豹曰：「據我看你只好披蟒腰玉，受享君王富貴。」土行孫曰：「怎得能夠？」申公豹曰：「你肯下山，我修書薦你，咫尺成功。」土行孫曰：「老師指我在那裏去？」申公豹曰：「薦你往三山關。」鄧九公處去，大事可成。」土行孫謝曰：「若得寸進，感恩非淺。」申公豹曰：「你胸中有什么本事？」土行孫曰：「弟子善能地行千里。」申公豹曰：「你用個我看。」土行孫把身子一扭，即時不見。道人大喜，見土行孫在土裏鑽上來。申公豹又曰：「你師父有細仙繩，你要去帶下兩根去，也成的功。」土行孫曰：「吾知道了。」土行孫盜了師父懼留孫的細仙繩，玉壺丹藥，逕往三山關來，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三回

## 鄧九公奉敕西征

渭水滔滔日夜流，西岐征戰幾時休。  
漫言虎豹纔離穴，又見貔貅樹敵樓。  
修德每愁糜白骨，荒淫反自咏金甌。  
豈知天意多顛倒，取次干戈不斷頭。

話說申公豹說反了土行孫下山，他又往各處去了。且說當日絕龍嶺逃回軍士，進汜水關，報與韓榮說知。聞太師死於絕龍嶺，隨修表報進朝歌，有微子看報忙進偏殿，見紂王，行禮稱臣。王曰：「朕無旨，王伯有何奏章？」微子把聞太師的事啓奏一遍。紂王大驚，孤數日前恍惚之中，明明見聞太師在鹿臺奏朕，言在絕龍嶺失利。今日果然如此。紂王着實傷感。王問左右文武曰：「太師新亡，點那一員官，定要把姜尚拿解朝歌，與太師報仇。」衆官共議未決。有上大夫金勝出班奏曰：「三山關總兵官鄧九公，前日大破南伯侯鄂順，屢建大功。若破西岐，非此人不克成功。」紂王傳旨，速發白旄黃鉞，得專征伐。差官卽往，星夜不許停留，使命官王貞持詔往三山關來。且一路上馬行如箭，騎去如飛。

秋光正好，和暖堪行。怎見得有讚爲證。〔千山水落蘆花碎，幾樹風揚紅葉醉。路迷烟雨故人稀，黃菊芬菲山色麗。水寒荷破人憔悴，白蘋紅蓼滿江干。落霞孤鶩長空墜，依稀黯淡野飛雲。玄鳥去賓鴻至，嘹唳嚙嚙驚人寐。〕話說天使所過府州縣司，不止一日。其日到了三山關驛內安歇。次日到鄧九公帥府前。鄧九公同諸將等焚香接旨，開讀詔曰：「天子征伐，原爲誅逆救民。大將專閫外之寄，正代天行拯溺之權。爾元戎鄧九公累功三山關，嚴出入之防，邊烽無警，退鄂順之反叛，奏捷甚速，懋績大焉。今姬發不道，納亡招叛，大肆猖獗，累勤問罪之師，彼反抗軍而樹敵。致王師累辱，大損國威，深爲不法。朕心惡之，特敕爾前去用心料理，相機進剿，務擒首惡，解闕獻俘，以正國典。朕決不惜茅土，以酬有功。爾其欽哉。毋負朕重託至意。故茲爾詔。」鄧九公讀畢，待天使等交代。王貞曰：「新總兵孔宣就到，不一日孔宣已到。鄧九公交代完畢，點將祭旗。次日起兵，忽報有一矮子來下書。鄧九公令進帥府見來人，身不過四五尺長，至滴水簷前行禮，將書呈上。鄧九公拆書觀看，來書知申公豹所薦，乃是土行孫，效勞麾下。鄧九公見土行孫人物不好，欲待不留，恐申道友見怪，若要用他，不成規矩。沉吟良久，也罷，差他催糧，應付三軍。鄧九公曰：「土行孫既申道友薦你，吾不敢負命。後軍糧草缺少，用你爲五軍督糧使，命太鸞爲正印先行，子鄧秀爲副印先行，稍昇孫焰紅爲救應，使隨帶女兒鄧嬋玉，隨軍征伐。鄧元帥調人馬，離了三山關，往西進發。一路上旗旛蕩蕩，殺氣騰騰，怎見得？」三軍踴躍，將士熊熊，征雲并殺氣相浮，劍戟共旗旛耀日。人雄如猛虎，馬驟似飛龍，弓灣銀漢，月箭穿虎狼牙，袍鏡鮮明如錦簇，喊聲大振若山崩，鞭稍施號令，渾如開放三月桃花。馬擺閃鸞鈴，恍似搖綻九秋金菊，威風凜凜，人人咬碎口中牙，殺氣騰騰，個個睜開眉，下眼真如猛虎出山林，恰似天王離北闕。話說鄧九公人馬，在路上行，有個月一日，來到西岐，哨探馬報入中軍，啓元帥前面，乃西岐東門，請令定奪。鄧九公傳令安營，怎見得？」

〔營安八卦，旛列五方。左右擺攢攢簇簇軍兵，前後排密密層層將佐。拐子馬緊挨鹿角，連珠炮密護中軍。正是刀鎗白映三冬雪，炮響聲高二日雷。〕鄧九公安下行營，放炮吶喊，且說西岐子牙自從破了聞太師，天下諸侯響應，忽探馬報入相府。三山關鄧九公人馬駐劄東門，子牙聞報，謂諸將曰：「鄧九公其人如何？黃飛虎在側，啓曰：鄧九公將才也。子牙笑曰：將才好破，左道難破。且說鄧九公次日傳令那員戰將先往西岐，見頭陣走遭帳下先行官太鸞，應聲願往，調本部人馬出營，排開陣勢，立馬橫刀大呼搦戰，探事馬報入相府，有將請戰。子牙問左右：誰見頭陣有



南宮适領令提刀上馬，吶喊搖旗，冲出城來。見對陣一將，面如活蟹，海下黃鬚，坐烏騅馬，怎見得有鬚爲證。頂上金冠，飛雙鳳，連環寶甲，三鎗控腰，纏玉帶如團花，手執鋼刀，寒光迸，錦囊暗帶七星鏡，鞍轡又把龍泉縱。大將逢時，命卽傾，旗開拱手諸侯重。三山關內大先行，四海聞名心膽痛。話說南宮适大呼曰：來者何人？太鸞答曰：吾乃三山關總兵鄧鷹，下正印先行太鸞是也。今奉敕西征討賊，爾等不守臣節，招納叛亡，無故造反，恃強肆暴，壞朝廷之大臣，藐天朝之使命，殊爲可恨。特命六師，剿除叛惡，爾等可下馬受縛，解往朝歌，盡成湯之大法，免生民之倒懸。如再執迷悔之不及，南宮适笑曰：太鸞，你知開太師魔家四將，張桂芳等，只落得焚身斬首，片甲不歸。料爾等米粒之珠，光明不大，蠅翅飛騰，去丟不遠，速速早回，免遭屠戮。太鸞大怒，催開紫驄，手中刀飛來，直取南宮适。縱騎合扇刀，急架相還，兩馬相交，一場大戰，來往沖突，搗破花腔，戰鼓搖碎，錦繡旗旛，來來往往，有三十回合。南宮适馬上逞英雄，展開刀勢，抖擻精神，倍加氣力。太鸞怒發，環眼雙睛，把合扇刀賣一個破綻，叫聲着，一刀劈將下來。南宮适因小覷了太鸞，不會在意，見一刀落將下來，南宮适着忙，叫聲不好，將身急閃過。那刀把護肩甲吞頭削去半邊，纒繩割斷數肘，把南宮适說得魂飛天外。大敗進城，太鸞趕殺周兵，得勝回營。見鄧九公曰：今逢南宮适大戰，被末將刀劈護肩甲吞頭，不能梟首，請令定奪。鄧九公曰：首功居上，雖不能斬南宮适之首，已挫周將之銳。且說南宮适進城，至相府，回見子牙，且言失利，幾乎喪師辱命。子牙曰：勝敗軍家之常，爲將務要見機進退，則可以成功，退則可以保守無虞。此乃爲將之急務也。次日，鄧九公傳令調五方隊伍，大壯軍威。炮聲如雷，三軍踴躍，喊殺振天。來至城下，請姜子牙答話。探子馬報入相府，子牙分付辛甲先調大隊人馬入城，吾親會鄧九公。西岐連珠炮響，兩扇門開，一簇人馬擁出。鄧九公定睛觀看，只見兩桿大紅旗飄飄而出，引一隊人馬，分爲前後，有穿紅周將，壓住陣脚。怎見得人馬雄偉，有詩爲證：「旗分離位列前鋒，朱雀迎頭百事凶。鐵騎橫排衝陣將，果然人馬似蛟龍。」三聲炮響，又見兩桿青旗飛揚而出，引一隊人馬，立於左隊，有穿青周將，壓住陣脚。怎見得人馬鷹揚，有詩爲證：「青龍旗展震宮旋，短劍長矛次第先。更有冲鋒窩裏炮，追風須用火攻前。」三聲號炮，又見兩桿白旗，虎揚而出，引一隊人馬，立於右隊，有穿白周將，壓住陣脚。怎見得人馬勇猛，有詩爲證：「旗分兌位虎爲頭，戈戟森森列敵樓。硬弩強遮弓戰士，中藏遁甲鬼神愁。」鄧九公對諸將曰：姜尙使兵，真個紀律嚴明，甚得形勢之分。果有將才，再看時，又見兩桿皂旗飛舞。

而出。引一隊人馬，立於後隊。有穿黑周將，壓住陣脚。怎見得人馬齊整，有詩爲證：「坎宮玄武黑旗旛，鞭鋼爪鎚。鐵轆左右救應爲第一，鳴金擊鼓任頻敲。」又見中央擺列杏黃旗，在前引着一大隊人馬，攢着五方八卦旗，旛衆門人一對對排鴈翅而出，有二十四員戰將，俱是金盔金甲紅袍畫戟，左右分十二騎，中間四不相上，端坐子牙。是氣概軒昂，兵威嚴肅。怎見得有詩爲證：「中央戊己號中軍，寶纛旗開五色雲。十二牙門排將士，元戎大帥此中分。」話說鄧九公看子牙兵按五方而出，左右顧盼，進退舒徐，紀律嚴肅，井井有條，兵威甚整，真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不覺點首嗟嘆，果然話不虛傳。無怪先來將士損兵折將，真勁敵也。乃縱馬向前，言曰：「姜子牙請了子牙欠身，答曰：鄧元帥卑職少禮。」鄧九公曰：「姬發不道，大肆猖獗，你乃是崑崙山明士，爲何不知人臣之禮，恃強叛國，大敗綱常，招亡結黨，法紀安在？及至天子震怒，與師問罪，尙敢逆天拒敵，爾必有大敗之愆，不守國規，自有戮身之苦。今天兵到日，急早下馬受縛，以免滿城生靈塗炭，如抗吾言，那時城破被擒，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子牙笑曰：「鄧將軍，你這篇言詞，真如癡人說夢。今天下歸周，人心效順，前數次兵來，俱全軍覆沒，片甲無存。今將軍將不過十員，兵不足二十萬，真如羣羊鬪虎，以卵擊石，未有不敗者也。依吾愚見，不若速回兵馬，轉達天聽，言我周併未有不臣之心，各守邊境，真是美事。若是執迷不悟，恐蹈聞太師之轍，那時噬臍何及？」鄧九公大怒，謂諸將曰：「似此賣麵編籬小人，敢觸犯天朝大將，不殺此村夫，怎消此恨。」縱馬舞刀飛來，直取子牙左。有武成王黃飛虎，催開五色神牛，大呼：「鄧九公不得無禮。」鄧九公見黃飛虎罵曰：「好反賊，敢來見吾。」二騎交加，刀鎗並舉。黃飛虎鎗法如龍，鄧九公刀法似虎。二將相交一場大戰，怎見得有讚爲證：「二將特強無比賽，各守名利誇能幹。一個赤銅刀舉盪人魂，一個銀蟒蟾飛驚鬼怪。一個冲營斬將勢無倫，一個捉虎擒龍誰敢驚。生來一封惡因凶，大戰西岐爭世界。」話說鄧九公戰住黃飛虎，左哨哪吒見黃飛虎戰鄧九公，不下不忍，不住登開風輪搖槍助戰，成湯營中鄧九公長子鄧秀縱馬沖來，這壁廂黃飛虎忙開玉麒麟截戰，大鸞舞刀沖來，武吉搖槍抵住，趙昇使方天戟殺來，這裏太顛攔住，孫焰紅沖殺過來，有黃天祿接住，兩家混戰好殺，只殺得天昏地暗，旭日無光，骨碌碌戰鼓忙敲，響喧兩家兵器，怎見得有賦爲證：「二家混戰，士卒奔騰，衝開隊伍，勢如龍，砍倒旗旛，雄似虎。兵對將，將對將，各分頭目，使深機，鎗迎鎗，箭迎箭，兩下交鋒，乘不意，你往我來，遺著兵刃，命隨傾，願後瞻，前錯了心神，身不保，只殺得征雲踏淡，兩家將佐，眼難明，那裏知怪。」

瀟漫哨探兒郎尋隊伍，正是英雄惡戰不尋常。棋逢敵手難分解。話說兩家大戰西岐城下，哪吒使開火尖槍，助黃飛虎協戰鄧九公。九公原是戰將，抖擻神威，展開大刀，精神加倍。哪吒見鄧九公勇猛，暗取乾坤圈打來。正中九公左臂上，打了個骨斷皮開，幾乎墜馬。周兵見哪吒得勝，吶了一聲喊，殺奔過來。太顛不防，趙昇把口一張噴出數尺火來，燒得焦頭爛額，險些兒落馬。兩家混戰一場，各自收兵。且說九公敗進大營，聲喚不止，疼痛難禁。晝夜不安，且說子牙進城，回至相府，見太顛帶傷，命去調養，不表。且言鄧九公在營晝夜不安，有女嬋玉見父著傷，心下十分懊惱。次日，問過父安，稟爹爹，且自調理。待女孩兒為父親報仇。鄧九公曰：「吾兒須要仔細，小姐隨點本部人馬，至城下請戰。」子牙坐在銀安殿，正與眾將議事，忽報成湯營有一女將討戰。子牙聽報，沈吟半晌，傍有武成王言曰：「丞相，千場大戰，未嘗憂懼。今聞一女將為何沈吟不決？」子牙曰：「用兵有三忌：道人頭陀婦女，此三等人，非是左道，定有邪術。彼仗邪術，恐將士不隄防，誤被所傷，深為利害。」哪吒應聲出曰：「弟子願往。」子牙分付小心。哪吒領命上了風火輪，出得城來，某見一女將，滾馬而至，怎見得：有讚為證。紅羅包鳳髻，繡帶扣瀟湘。一瓣紅蓮桃寶鏡，更現得金蓮窄窄。兩灣翠黛拂秋波，越覺得玉溜沈沈。嬌姿媚態，慵拈鍼指，好輪刀。玉手青葱，懶傍妝臺騎劣馬。桃臉過紅，羞答答通名問姓。玉貌薇狼，嬌怯怯奪利爭名。漫道佳人多猛烈，只因父子出營來。有詩為證：甲冑無雙，貌出奇。嬌羞媚娜，更多姿。只因誤落凡塵裏，至使先行得結褵。哪吒大呼曰：「女將慢來。」鄧嬋玉問曰：「來將是誰？」哪吒答曰：「吾乃是姜丞相麾下，哪吒是也。你乃五體不全婦女，焉敢陣前使勇。况你係深閨弱質，不守家教，露而拋頭，不識羞愧。料你縱會兵機，也難逃吾之手。還不同營另換有名上將出來。」嬋玉大怒，你就是傷吾父親仇人。今日受吾一刀，切齒面紅。縱馬使雙刀來取。哪吒火尖鎗急架相還。二將往來戰未數合，鄧嬋玉想吾先下手為強，把馬一拍，掩一刀就走。吾不及你。哪吒點頭嘆曰：「果然是個女子，不耐大戰，竟往下趕來。趕未及三五射之地，鄧嬋玉扭頸回見。哪吒趕來，掛下刀，取五光石，拿在手，中回手一下，正中哪吒臉上。正是：「發手五光出掌內，縱是神仙也皺眉。」話說鄧嬋玉回手一石，正打中哪吒面上，只打得他粉臉青紫，鼻眼皆半，敗回相府。子牙看見哪吒面上著傷，乃問其故。哪吒曰：「弟子與女將鄧嬋玉戰未數合，那賤人就走。弟子趕去，要拿他成功，不防他回首一道光華，却是一塊石頭，正中臉上，打得如此狼狽。」子牙曰：「追趕必要小心，旁有黃天化言曰：『為將之道，身臨戰場，務要眼觀四處，耳聽八方。難道你

一塊石頭，也不會招架，被他打傷。今恐土星打斷，就破了相。一生俱是不好，把哪吒氣得怒冲斗牛。今日失機，著傷又被黃天化一場取笑。且說鄧嬋玉進營，見父親回話說打傷哪吒一事。鄧九公聞言，甚是權喜。其如疼痛難禁。次日，嬋玉復來搦戰，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問誰去走一遭。黃天化曰：「弟子願往。」子牙曰：「須是仔細。」天化領令上了玉麒麟，出城列陣。鄧嬋玉馬走如飛，上前問曰：「來將何名？」黃天化曰：「吾乃開國武成王長男黃天化是也。你這人可是昨日將石打傷吾道兄哪吒是你麼？不要走，舉鎗就打。」女將雙刀劈面來迎，二人鎗刀交架，戰未數合，撥馬就走。嬋玉高聲叫曰：「黃天化，你敢來趕我。」黃天化在坐騎上思想：「吾若不趕他，恐哪吒笑話我。」只得催開坐騎，往前趕來。鄧嬋玉聞腦後有聲，掛下雙刀，回手一石。黃天化急待閃時，已打在臉上。比哪吒分外打得狠，掩面逃回。進相府來，回令子牙見黃天化臉著重傷，乃問其故。你如何不提防？天化曰：「那賤人回馬就是一石，故此未及防備。」子牙曰：「且養傷痕，哪吒在後聽得黃天化失機，從後走出，言曰：『爲將要眼觀四處，耳聽八方。』你連一女將如何也失手與他？被他打斷山根，一百年還是晦氣。」黃天化怒曰：「你爲何還我此言？我出於無心，爲何記其小忿？」哪吒亦怒曰：「你如何昨日辱我，彼此爭論，被子牙一聲喝，你兩個爲國何必如此？」二人各自負愧，退入後寨不提。且說鄧嬋玉得勝回營，見父親言打了黃天化，敗進城去了。鄧九公雖見連日得勝，但臂膊疼痛，度日如年。次日，鄧嬋玉又來城下請戰，探馬報入相府曰：「有女將在城下搦戰。」子牙曰：「誰去走一遭？」楊戩在傍對龍鬚虎曰：「此女用石打人，師兄可往。吾常掠陣，龍鬚虎曰：『弟子願往。』楊戩壓陣。」子牙許之。二人出城，鄧嬋玉一見城裏跳出一個東西來，自從不曾見，忽見得有詩爲證：「發石如飛，實可誇龍生一種產靈芽。運成雲水歸周主，鍊出奇形助子牙。手似鷹隼足似虎，身如魚鱗鬚如蝦。」封神榜上無名姓，徒建奇功與帝家。」話說鄧嬋玉見城內跳出個古怪東西來，說得魂不附體，問曰：「來的甚麼東西？」龍鬚虎大怒曰：「賤人吾乃姜丞相門徒龍鬚虎便是。」嬋玉又問你來做甚麼？龍鬚虎曰：「今奉吾師之命，特來擒你。」鄧嬋玉不知龍鬚虎發有石，只見龍鬚虎把手一放，照着鄧嬋玉打來。有磨盤大小的石頭，兩隻手齊放，便如飛蝗一般，只打得遍地灰土，迸起甚如霹靂之聲。嬋玉馬上自思：「此石來得利害，若不仔細，便打了馬，也是不好。」撥回馬就走。龍鬚虎趕來，嬋玉回頭一看，見龍鬚虎趕來，嬋玉回手一石打來。龍鬚虎見石子打來，把頭往下一躲。頸子長灣，將過來正中頸子窩兒骨，把龍鬚虎打的扭着頸子跑。嬋玉復又一石，龍鬚虎獨足難立，打了一交。鄧嬋玉勒

轉馬來要取龍鬚虎首級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神 第五十四回

一六

## 第五十四回 土行孫立功顯耀

任西將士有奇才，縮地能令濁土開。劫寨偷營如掣電，飛書走檄若轟雷。  
貪趨和府幾亡命，恐失佳期被所媒。總是君明天自愛，英謀奇略盡成灰。

話說楊戩見鄧嬋玉回馬飛來，要殺龍鬚虎。楊戩大呼曰：「勿得傷吾師兄馬走如飛，搖鎗來刺。」嬋玉只得架鎗，兩馬相交。未及數合，嬋玉便走。楊戩隨後趕來，嬋玉又發一石，正中楊戩打的臉上火星迸出，往下愈趕得緊了。他不知楊戩有無限騰挪變化。嬋玉早馬勢趕得甚急，忙發一石，又中楊戩臉上。只當不知，嬋玉正是著忙。楊戩祭起哮天犬，把鄧嬋玉頸子上一口連皮帶血咬去了一塊。嬋玉負痛難忍，幾乎落馬。大敗進營，叫喊不止。鄧九公又見女兒著傷，心下十分不爽，納悶在帳，切齒深恨。楊戩且說楊戩救了龍鬚虎，回見子牙，子牙見龍鬚虎又著石傷，雖然楊戩哮天犬傷了鄧嬋玉，子牙心中也不悅。當日鄧九公父女著傷，日夜煎熬。四將在營商議，今主將帶傷，不能取勝。西岐奈何正議論間，報有督糧官土行孫等令，內帳傳出令來。土行孫上帳不見主帥，問其原故。太鸞備言其事。土行孫進帳來見鄧九公，問安。九公說被哪吒打傷肩臂，筋斷骨折，不能全愈。今春奉旨來征西岐，誰知如此。土行孫曰：「主將之傷不難，末將有藥，忙取葫蘆裏一粒金丹，用水研開，將烏翎搽上，真如甘露沁心，立時止痛。」土行孫又聽得帳後有婦女嬌怯悲慘之聲，土行孫問曰：「裏面是何人呻吟？」九公曰：「是吾女嬋玉，也被着傷。」土行孫又取出一粒金丹，如前取水研開，扶出小姐，用藥敷上，立時止痛。鄧九公大喜，至晚帳內擺酒，待土行孫，衆將共飲。土行孫請問鄧九公與姜子牙見了幾陣。九公曰：「屢戰不能取勝。」土行孫笑曰：「當時主將肯用吾征時，如今平服西岐多時了，九公暗想此人必定有些本事，他無有道術，申公豹決不薦他，也能不若把他改作掛印先行，彼時酒散次日，陞帳。」九公謂太鸞曰：「將軍今把先行印讓土行孫掛了，使他早能成功，回師奏凱，共享皇家天祿，無使遷延日月，何如？」太鸞曰：「主帥將令，末將怎敢有違。」况土行孫早能建功，豈不是美事。情願讓位，忙將正印交代土行孫。當時掛印施威，領本部人馬，殺奔西岐城下。厲聲大呼曰：「只叫哪吒出來答話。」子牙正與諸將商議，忽報商營有將搦戰，坐名要哪

吒答話。子牙命哪吒出城。哪吒登風火輪來至陣前。只管望營裏看。土行孫其身只高四尺有餘。哪吒不會往下看。土行孫叫曰。來將何人。哪吒方往下一看。原來是個矮子。身不過四尺。拖下一根鐵棍。哪吒問曰。你是甚麼人。敢來大張聲威。土行孫曰。吾乃鄧元帥麾下先行官。土行孫是也。哪吒曰。你來作何事。土行孫曰。奉命特來擒你。哪吒大笑不止。把鎗往下一戳。土行孫把棍往上迎來。哪吒登風火輪使開鎗。展不開手。土行孫矮。只是前後跳。把哪吒殺出一身汗來。土行孫戰了一回。跳出圈子。大叫曰。哪吒你長我矮。你不好發手。我不好用功。你下輪來。戰個輸贏。哪吒想一想。這矮匹夫。自來取死。哪吒從其言。忙下輪來。把鎗來挑土行孫身子。矮小頭將過去。把哪吒腿上打了一棍。哪吒急得轉身。土行孫又往後面。又把哪吒膀子上。又打兩棍。哪吒急了。纔要用乾坤圈打他。不防土行孫祭起網仙繩。一聲響。把哪吒平空拿去了。望轅門下一擲。把哪吒縛定。怎能得脫。此厄正是「飛雲洞裏仙繩妙。不怕蓮花變化身。」話說土行孫得勝回營。見鄧九公回報。生擒哪吒。鄧九公令來。只見軍卒把哪吒擡來。放在丹墀下。鄧九公問曰。如何這等拿法。土行孫曰。各有秘授。鄧九公想一想。意欲斬首。但思奉詔征西。今獲大將。解往朝歌。使天子裁決。更尊天子之威。亦顯出征元戎之勇。傳令把哪吒拘於後營。令軍政司。上土行孫首功。營中治酒慶功。且說報馬進相府。報說哪吒被擒一事。子牙驚問探馬如何擒去。掠陣官啓曰。只見一道金光。平空的就拿去了。子牙沈吟。是又甚麼異人來了。心下鬱鬱不樂。次日。報土行孫請戰。子牙曰。何人會土行孫。塔下黃天化應聲而出。願往子牙許之。天化上了玉麒麟。出城看見土行孫。大喝曰。你這縮頭畜生。焉敢傷吾道兄。舉手中鎗。照頂門打來。土行孫鑽鐵棍。左右來迎。鎗打棍。棍迎鎗。殺氣騰騰。戰未數合。土行孫盜師父權留孫。細仙繩。在這裏亂拿人。不知好歹。又祭起網仙繩。將黃天化拿了。如哪吒一樣。也拘在後營。哪吒一見黃天化。也如此拿將進來。就把黃天化激得三屍神暴跳。大呼曰。吾等不幸。又遭如此陷身。哪吒曰。師兄不必着急。命該絕地。急也無用。命若該生。且自寧耐。且說子牙又聞得拿了黃天化。子牙大驚。心下不樂。相府兩邊亂騰騰的議論不表。且言土行孫得了兩功。鄧元帥治酒慶賀。夜飲至二更。土行孫酒後狂談。自恃道術。誇張曰。元帥若早用末將。子牙已擒武王。早縛成功多時矣。鄧九公見土行孫連勝兩陣。擒拿二將。故此深信其言。酒至三更。衆將各回寢帳。獨土行孫還吃酒。九公失言曰。土將軍你若早破西岐。吾將弱女贅公爲壻。土行孫聽得此言。滿心歡喜。一夜躊躇不睡。且言次日。



鄧九公令土行孫早早立功，旋師奏凱，朝賀天子，共享千鍾。土行孫領命，排開陣勢，坐名要姜子牙答話。報馬報進相府來，子牙隨即出城，衆將在兩邊見土行孫跳躍而來，大呼曰：「姜子牙，你乃崑崙之高士，吾特來擒你，可早早下馬受縛，無得使我費手。」衆將官那裏把他放在眼裏，齊齊大笑。子牙曰：「觀你形貌，不入衣冠之內，你有什么能，敢來擒吾？」土行孫不由分說，將鐵棍劈面打來。子牙用劍架隔，只見撈不着他，如此往來，未及三五合，土行孫祭起網仙繩，子牙怎逃此厄。網下騎來，土行孫士卒來拿。這邊將官甚多，齊奮勇冲出一聲喊，把子牙搶進城去了。惟有楊戩在後面，看見金光一道，其光正而不邪，嘆曰：「又有些古怪。」且說衆將搶了子牙進相府來，解此繩解不開，用刀割此繩，且陷在肉裏，愈弄愈緊。子牙曰：「不可用刀割，早已驚動武王，親自進相府來看，問相父安，看見子牙這等光景，武王垂淚言曰：「孤不知得有何罪，天子屢年征伐，竟無甯宇，民受倒懸，軍遭殺戮，將逢陷窄，如之奈何？」相父今又如此受苦，使孤日夜惶悚，不安。」楊戩在旁仔細看這繩子，卻是網仙繩，自己洗吟，必是此寶。正慮之間，忽報有一道童要見丞相。子牙曰：「請進來。」原來是白鶴童子至殿前，見子牙口稱師叔，奉老師法牒，送符印將此繩解去。童兒把符繩在印頭上用手指，那繩即時落將下來。子牙忙頓首向崑崙拜謝老師慈憫。白鶴童子回宮不表，且說楊戩對子牙曰：「此是網仙繩，子牙曰：「豈有此理，難道懼留孫反來害我，決無此說。」正疑惑之間，次日土行孫又來請戰。楊戩應聲而出，弟子願往。子牙吩咐小心。楊戩領令上馬提鎗出來，土行孫曰：「你是何人？」楊戩曰：「你將何術？」網仙繩不要走，搖鎗來取。土行孫發棍來迎鎗，棍交加。楊戩先自留心，看他端的未及五七合，土行孫祭網仙繩來拿。楊戩只見光華燦爛，楊戩已被拿了。土行孫命士卒抬着楊戩，繞到轅門，一聲響，擡場了。弔在地下，及至看時，乃是一塊石頭。衆人大驚。土行孫親自觀看，心甚驚疑。正沉吟不語，只見楊戩大呼曰：「好匹夫，焉敢以此術惑吾。」搖鎗來取。土行孫只得復身迎戰，兩家殺得長短不一。楊戩就把哮天犬祭在空中，土行孫看見將身子一扭，即時不見。楊戩看了，便駭然大驚曰：「成湯營裏若有此人，西岐必不能取勝，疑思半晌，面有憂色。回進相府來，見子牙看見楊戩這等面色，問其故。」楊戩曰：「西岐又添一患。」土行孫善有地行之術，奈何這道不可不防。這是一件沒有遮欄的，若是他暗進城來，怎能准備？」子牙曰：「有這樣事？」楊戩曰：「他前日拿師叔，據弟子看，定是網仙繩。今日弟子被他網着，我留心着，意仔細定睛，還是網仙繩，分毫不差。」待弟子往夾龍山虎龍洞去探問一番，如何？」子牙曰：「此慮甚遠，且防他目下進城。」楊戩

亦不敢再說。且說土行孫回營來見鄧九公問曰：今日勝了何人？土行孫把擒楊戩之事說了一遍。九公曰：但願早破西岐，旋師奏凱，不負將軍得此大功也。土行孫暗想：不然，今夜進城殺了武王，誅了姜尚，眼下成功，早成姻眷，多少是好。土行孫上帳言曰：元帥不必憂心，末將今夜進西岐，殺了武王姜尚，領二人首級回來進朝報功。西岐無首，自然瓦解。九公曰：怎得入城？土行孫曰：昔日吾師傳吾有地行之術，可行千里，如進城有何難事？鄧九公大喜，治酒與土行孫賀功。晚間進西岐，行刺武王子牙不表，且言子牙進府，慮土行孫之事，忽然一陣怪風刮來，甚是利害，怎見得有讚爲證：「浙浙蕭蕭飄飄蕩蕩，浙浙蕭蕭飛落葉，飄飄蕩蕩捲浮雲，松柏遭催折，波濤盡浮潭，山鳥難棲，海魚顛倒東西鋪，開難保門窗脫落，前後屋舍，怎分房牕傾欹，真是無影無蹤，驚人膽助怪，藏妖出洞門。」子牙在銀安殿上，見大風一陣刮得來響一聲，把寶纛一折兩段，子牙大驚，忙取香案焚香爐內，將八卦搜求吉凶。子牙鋪下金錢，便知就裏，大驚拍案曰：不好！命左右忙傳請武王駕至相府，衆門人慌問其故。子牙曰：楊戩之言，大是有理，方纔風過甚凶，主土行孫，今晚進城行刺，當命府前大門懸三面鏡子，大殿上懸五面鏡子，且今晚衆將不要散去，俱在府內嚴備看守，須弓上弦，刀出鞘，以備不慮。少時，諸將披執上殿，只見門官報進武王駕至，子牙忙率衆將接駕，至殿內行禮畢，武王曰：相父請孤有何見諭？子牙曰：老臣今日訓練衆將六韜，特請大王筵宴，武王大喜，難得相父如此勤勞，孤不勝感激，只願干戈甯息，與相父共享安康。子牙忙令左右安排筵席，待武王飲宴，只是談笑，王國重務不敢說。土行孫行刺一節，且說鄧九公飲酒至晚時，至初更，土行孫辭鄧九公衆將，打點進西岐城，鄧九公與衆將立起看土行孫把身子一扭，杳然無蹤，跡鄧九公撫掌大笑曰：天子洪福，又有這等高人輔國，何愁禍亂不平？且說土行孫進了西岐，到處找尋，來至子牙相府，只見衆將弓上弦，刀出鞘，侍立兩旁。土行孫在下面立等，不得其便，只得伺候。且說楊戩上殿來，對子牙悄悄道了幾句，子牙許之子牙先把武王安在密室，着四將保駕，子牙自半殿上，運用元神，保護自己不提，且言土行孫在下面，久等不能上手，心中焦躁起來，自思：也罷，我且往宮裏殺了武王，再來殺姜子牙不遲。土行孫離了相府來尋皇城，未走數步，忽然一派笙簧之音，猛抬頭看時，已是內宮，只見武王同妃嬪奏樂飲宴，土行孫見了大喜，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用工夫。」話說土行孫喜不自勝，輕輕躡在底下等候，只見武王曰：且止音樂，況今兵臨城下，軍民離散，收了筵席，同回宮安寢，兩邊宮人隨駕入宮。

武王命衆宮人各散，自同宮妃解衣安寢。不一時，已有鼻息之聲。土行孫把身子鑽將上來。此時紅燈未滅，舉室通明。土行孫提刀在手，上了龍床，揭起帳幔，搭上金鈎。武王合眼朦朧睡去，酣眠正熟。土行孫只一刀，把武王割下頭來，往床下一擲。只見宮妃尙閉目熟睡不醒。土行孫看見妃子臉似桃花，異香撲鼻，不覺動了慾火。乃大喝一聲：「你是何人！兀自熟睡，那女子驚醒問曰：汝是何人？夤夜至此。」土行孫曰：「吾非別人，乃成湯營中先行官土行孫是也。武王已被吾所殺，爾欲生乎？欲死乎？」宮妃曰：「我乃女流，害之無益，可憐赦妾一命，感恩非淺。若不棄賤妾貌醜，收爲婢妾，得侍將軍左右，銘德五內，不敢有忘。」土行孫原是一位神祇，怎忘愛慾心中大喜，也能若是你心中情願，與我暫效魚水之歡，我便教你女子聽說，滿臉堆下笑來。百般應諾。土行孫不覺情逸，隨解衣上床，往被裏一鑽，神靈飄蕩，用手正欲攬抱女子，只見那女子雙手反把土行孫攔住。一束土行孫氣兒也嘆不過來，叫道：「美人略鬆看些，那女子大喝一聲：好匹夫！你把吾當誰？叫左右拿住了土行孫。」三軍吶喊鑼鼓齊鳴。土行孫及至看時，原來是楊戩。土行孫赤條條的不能展掙，已被楊戩擒住。此時楊戩智擒土行孫，楊戩將土行孫夾着走，不放手，沿着地，若是沿着地，他就走了。土行孫自己不好看相，只是閉著眼，且說：「子牙在銀安殿，只聞金鼓大作，殺聲振地，問左右那裏殺聲，只見門官報進相府，啓丞相楊戩智擒了土行孫。」子牙大喜，楊戩夾着土行孫，在府前聽令。子牙傳令進來，楊戩把土行孫赤條條的夾到鸞前來。子牙一見，便問楊戩：「你拿將成功，這是如何光景？」楊戩夾着土行孫，答曰：「這人善能地行之術，若放了他，沿了地，就走了。」子牙傳令，拿出去斬了。楊戩領命，方出府。子牙批行刑，箭出楊戩方轉換手，來用刀斬他。土行孫往下一掙，楊戩急搶時，土行孫沿土去了。楊戩面面相覷，來回子牙曰：「弟子只因換手斬他，被他掙脫，沿土去了。」子牙聽說，默然不語。此時丞相府吵嚷了一夜不表，且說：土行孫得生，回至內營，悄悄的換了衣裳，來至營門，聽令。鄧九公傳令來，土行孫至帳前，鄧九公問曰：「將軍昨夜至西岐，功業如何？」土行孫曰：「子牙防守嚴緊，分毫不能下手，故此守至天明，空回。」鄧九公不知所以原故，也自罷了。且說：楊戩上殿來見子牙，曰：「弟子往仙山洞府訪問，土行孫是如何出處，將細仙繩問個下落。」子牙曰：「你此去又恐土行孫行刺，你不可遲誤，事機要緊。」楊戩曰：「弟子知道。」楊戩領令離了西岐，往來龍山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五回 土行孫歸服西岐

藏身惹影總無良。水到渠成着甚忙。背卻天真貪愛慾。有違師訓逐疆場。百千伎倆終歸正。八九元功自異常。兩國始終成好合。認由月老定鸞凰。

話說楊戩借土遁往夾龍山來。正駕遁光風聲霧色。不覺飄飄蕩蕩。落將下來。乃是一座好山。但見：「山頂嵯峨摩斗柄。樹梢彷彿接雲霄。青烟堆裏時聞谷口猿啼。亂翠陰中每聽松間鶴唳。嘯風山魅立溪邊。戲弄漁夫成器。狐狸坐崖畔。驚張獵戶。八面崔嵬。四時險峻。古奇喬松盤翠嶺。槎枒老樹掛藤蘿。綠水清流。陣陣異香。馥郁嶺峯彩色。飄飄隱現白雲飛。時見大蟲來往。每聞山鳥聲鳴。麋鹿成羣。穿荆棘往來跳躍。玄猿出入盤溪。澗摘果攀桃。佇立草披一望。并無人走。行來深凹。俱是採藥仙童。不是凡塵行樂地。賽過蓬萊第一峯。」話說楊戩落下土遁來。有一座山。真實罕有。往前一望。兩邊俱是古木喬松。路徑幽深。杳然難覓。行過數十步。只見一座橋梁。楊戩過了橋。又見碧瓦雕簷。金釘朱戶。上懸一匾。青鸞斗闕。楊戩觀羨不盡。甚是清幽。不覺立在松陰之下。看玩景致。只見朱紅門開。鸞鳴鶴唳之聲。又見數對仙童。各執旗旛羽扇。當中有一位道姑。身穿大紅白鶴絳綃衣。徐徐而來。左右分八位女童。香風嫋嫋。瑞彩翩翩。怎見得。有詩爲證：「魚尾金冠霞彩飛。身穿白鶴絳綃衣。蕊宮玉闕會長生。自幼瑤池養息機。只因勸酒蟠桃會。誤犯天條謫翠微。青斗鸞闕權修攝。再上靈中啓故扉。」話說楊戩隱在松林之內。不好出來。只得待他過去。方好起身。只見道姑問左右女童。是那裏有閒人。隱在林內。走去看來。有一女童往林中來。楊戩迎上前去。口稱道兄。方纔誤入此山。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下楊戩。是也。今奉姜子牙命。往夾龍山探機密事。不意獨土遁誤落於此。望道兄轉達娘娘。我弟子不好上前。請罪。女童出林。見道姑把楊戩的言語回覆了。道姑曰：「既是玉鼎真人門下。請來相見。楊戩只得上前施禮。道姑曰：「楊戩你往那裏去。今到此處。楊戩曰：「因土行孫同鄧九公伐西岐。他有地行之術。前日險些被他傷了。武王與姜子牙如今訪其根由。覓其實跡。設法擒他。不知誤落此山。失於迴避。道姑曰：「土行孫。權留孫門人。請他師父下山。大事可定。你回西岐。多拜上姜子牙。你速回去。楊戩躬身問曰：「請問娘娘尊姓大名。回西岐好言娘娘聖德。道姑曰：「吾非別人。乃昊天上帝親女。瑤池金母所生。只因那年蟠

桃會該我奉酒。有失規矩，誤犯清戒，將我謫貶鳳凰山青鸞斗闕。吾乃龍吉公主是也。楊戩躬身辭了公主，借土遁而行。未及盞茶時候，又落在低澤之傍。楊戩偏生要行此術，爲何又落？只見澤中微微風起，揚塵播土，倒樹摧林。海浪如山，簾波萬疊，乾坤昏慘，日月暗沈沈。一陣搖松如虎嘯，忽然吼樹似龍吟。萬竅怒號，天噫氣飛沙走石，亂傷人。話說楊戩見狂風大作，霧暗天愁，澤中旋起二三丈水頭，猛然開處，見一怪物，口似血盆，牙如鋼劍，大呼一聲，那裏生人氣，跳上岸來。兩手撚叉，又來取楊戩笑曰：好孽障，怎敢如此！手中鎗急架相還，未及數合，楊戩發手用五雷，一聲響，霹靂交加，那靈精抽身就走。楊戩隨後趕來，往前跳至一山脚下，有斗大一個石穴，那妖精往裏鑽去了。楊戩笑曰：是別人不進來，遇我憑你有多大一個所在？找也走走，喝聲疾，隨跟進石穴中來，只見裏邊黑暗不明。楊戩借三昧火眼，現出光華，照耀如同白晝。原來裏面不大，只是一個盡頭路，觀左右并無一物，只見閃閃灼灼，一口三尖兩刃刀，又有一包鞞，扎在上面。楊戩連刀帶出來，把包鞞打開一看，是一件淡黃袍，怎見得有讚爲證。淡黃袍銅錢厚，骨突雲霞光透，屬戊己，按中央黃騰騰大花袍，渾身上下金光照。楊戩將袍抖開穿在身上，不長不短，把刀和鎗紮在一處，收了黃袍，方欲起身，只聽得後面大呼曰：拿住盜袍的賊！楊戩回頭見兩個童兒趕來。楊戩立而問曰：那童子那個盜袍？童兒曰：是你楊戩大喝一聲：吾盜你的袍，把你這孽障，吾修道多年，豈犯盜賊？二童子曰：你是誰？楊戩曰：吾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下楊戩是也。二人聽罷，倒身下拜。弟子不知老師到，有失迎迓。楊戩曰：二童子果是何人？童子曰：弟子乃五夷山金毛童子是也。楊戩曰：你既拜吾爲師，你先往西岐去見姜丞相，你說我往來龍山去了。金毛童子曰：倘姜丞相不納如何？楊戩曰：你將此鎗連刀袍都帶去，自然無事。二童辭了師父，駕水遁往西岐來了。正是：玄門自有神仙訣，腳踏風雨咫尺來。話說金毛童子至西岐，尋至相府前對門官曰：你報丞相說有二人求見，門官進來，啓丞相，有二道童來見。童子牙倒身下拜。弟子牙曰：楊戩殺門徒，金毛童子是也。蒙帥中途相遇，爲得刀袍，故先著弟子來。師父往來龍山去了，特來謁叩老爺。童子牙曰：楊戩又得門人深爲可喜，留在本府聽用，不提。且說楊戩初土遁至來龍山，飛龍洞逕進洞，見了懼留孫下拜。口稱帥伯，懼留孫忙答禮曰：你來做甚麼？楊戩曰：帥伯可曾不見了細仙繩？懼留孫慌忙站起曰：你怎麼知道？楊戩曰：有個土行孫同鄂九公來征伐西岐，用的是細仙繩，將子牙叔伯的門人拿入商營，被弟子看破，特來奉請帥伯懼留孫聽

得怒曰：逆畜，你敢盜吾寶貝，私自下山，害吾不淺。楊戩你且先回西岐。我隨後就來。楊戩離了高山，回到西岐，至府前入見子牙。子牙曰：可是細仙繩。楊戩把收金毛童子誤入青鸞斗闕，見懼留孫的事說了一遍。子牙曰：可喜你又得了門下。楊戩曰：前緣有定，今得刀袍，無非賴師叔之大德。主上之洪福耳。且言懼留孫分付童子看守洞門，候我去西岐走一遭。童子領命不提。道人駕縱地金光法來至西岐，左右報與子牙。懼留仙師來至子牙，迎出府來。二人攜手至殿，行禮坐下。子牙曰：高徒累勝吾軍，我亦不知。後被楊戩看破，只得請道兄一顧，以完道兄昔日助燃燈道兄之雅。末弟不勝幸甚。懼留孫曰：自從我來破十絕陣回去，並未曾檢點此寶。豈知是這畜生盜在這裏作怪。不妨須得如此。如此頃刻擒獲子牙大喜。次日，子牙獨自乘四不相往成湯轅門前後觀看。鄧九公的大營若探視之狀，只見巡營探子報入中軍。啓元帥姜丞相在轅門乘騎私探，不知何故。鄧九公曰：姜子牙善能攻守，曉暢軍機，不可不防。傍有土行孫大喜曰：元帥放心，待吾擒來。今日成功。土行孫暗暗走出轅門，大呼曰：姜尚，你私探吾營，是自送死期。不要走。使手中根照頭打來。子牙仗手中劍急架相迎，未及三合，子牙撥轉四不相就走。土行孫隨後趕來，祭起細仙繩，又來拿子牙。他不知懼留孫駕著金光法隱在空中，只管接他的。土行孫意在拿了子牙，早奏功回朝。要與鄧嬋玉成親。此正是愛慾迷人，真性自昧。他只顧拿人，不知省視前後一路。只是祭起細仙繩不見落下來，也不思忖。只顧趕子牙不上一里，把繩子都用完了。隨手一摸，直至沒有了。方纔驚駭。土行孫見勢頭不好，站立不趕。子牙勒轉四不相大呼曰：土行孫敢至此再戰三合否。土行孫大怒，拖棍趕來。纔轉過城垣，只見一塊土比鐵還硬，鑽不下去。懼留孫裏去。土行孫擡頭見是師父，就住地下一鑽。懼留孫用手一指，不要走。只見那一塊土比鐵還硬，鑽不下去。懼留孫趕上一把抓住頂瓜皮，用細仙繩四馬攢蹄細了，擒著他進西岐山來。衆將知道擒了土行孫，齊至府前來看。道人把土行孫放在地下。楊戩曰：師伯仔細莫又走了他。懼留孫曰：有吾在此，不妨便問土行孫曰：你這畜生，我自破十絕陣回去，此細仙繩我一向不曾檢點，誰知被你盜出。你實說是誰人唆使。土行孫曰：老師來破十絕陣，弟子閑耍高山，偶逢一道人跨虎而來，問弟子叫甚名字。弟子說名與他，弟子也隨問他。他說是闡教門人申公豹。他看我不能了道成仙，只好受人間富貴。他教你往闡太師行營成功。弟子不肯，他薦我往三山關鄧九公廳下建功。師父弟子一時迷惑，但富貴人人所欲，貧賤人人所惡。弟子勸了一個貪癡念頭，故此盜了老師細仙繩。兩葫蘆丹藥，走下



農寰望老師道心無處不慈悲，饒了弟子罷。子牙在旁曰：道兄似這等畜生，壞了吾教，速速斬訖報來。懼留孫曰：苦論無知冒犯，理當斬首，但有一說。此人子牙公久後自有用他之處，可助西岐一臂之力。子牙曰：道兄傳他地行之術，誰知他存心毒惡，暗進城垣，行刺武王與我，賴皇天保佑，風折旗旛，把吾驚覺，算出吉凶，著實防備，方使我君臣無虞。此事還多虧楊戩設法擒獲，又被他狡猾走了。這樣東西留他作甚？子牙道：能懼留孫大驚，忙守殿來大喝曰：畜生，你進城行刺武王，行刺你師叔，那時幸而無慮，若是差遲，罪係於我。士行孫曰：我實告師尊，弟子隨鄧九公征伐西岐，一次仗師父細仙繩拿了哪吒，二次擒了黃天化，鄧元帥與弟子賀功，三次將帥叔拿了，見我屢拿有名之士，將女許我欲營爲塔，被他催逼弟子，弟子不得已仗地行之術，故有此舉，怎敢在師父跟前有一句虛語。懼留孫低頭連想默算一番，不覺嗟嘆。子牙曰：道兄爲何嗟嘆？懼留孫曰：子牙公貧道方纔卜算這畜生與那女子該有繫足之緣，前生分定，事非偶然，英得一人作伐，方可全美。若此女來至，其父不久也是周臣。子牙曰：吾與鄧九公乃是敵國之讎，怎能得全此事？懼留孫曰：武王洪福乃有道之君，天數已定，不怕不能完全，只是選一能言之士前往湯營說合，不怕不成。子牙低頭沈思良久，曰：須得散宜生去走一遭，方得懼留孫曰：既如此事，不宜遲。子牙命左右去請上大夫散宜生來商議，命放了士行孫，不一時，上大夫散宜生來至，行禮畢，子牙曰：今鄧九公有女鄧嬋玉，原係鄧九公親許士行孫爲妻，今煩大夫至商營作伐，乞爲委曲周旋，務在必成。如此方，可散宜生領命出城，不表。且說鄧九公在營懸望，士行孫回來，只見一去竟無影响，令探馬打聽多時，回報聞得士行孫被子牙拿進城去了。鄧九公大驚曰：此人捉去西岐如何能克心，下十分不樂，只見散宜生來與士行孫議親，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六回 子牙設計收九公

姻緣前定果天然，須信紅絲足下牽。敵國不妨成好合，仇讎應自得關聯。

子牙妙計頗難及，鸞使奇謀枉用偏。總是天機難預料，紂王無壽鎮乾坤。

話說散宜生出城來至商營，對旗門官曰：轅門將校報與你鄧元帥得知，岐周差上大夫散宜生有事求見軍政官。

報進中軍啓元帥。岐周差上大夫有事求見。鄧九公曰：「吾與他爲敵國，爲何差人來見我，必定來下說詞，豈可容他進營惑亂軍心？你與他說兩國正當交戰之秋，相見不便。軍政官出營回覆，散宜生曰：「兩國相爭，不阻來使，相見何妨？」吾此來奉姜丞相命，有事面決，非可傳聞。再煩通報軍政官，只得又進營來，把散宜生言語對九公訴說一遍。九公沈吟，旁有正印先行官太鸞上前言曰：「元帥乘此機會，放他進來，隨機應變，看他如何說，亦可就中取事，有何不可？」九公曰：「此說亦是。命左右請他進來。」旗門官出轅門對散宜生曰：「元帥有請，散大夫下馬走進轅門，進了三層鹿角行至滴水簷前。」鄧九公迎下來，散宜生鞠躬口稱：「元帥。」九公曰：「大夫降臨，有失迎候。」此遜讓行禮。後人有詩單講子牙妙計：「子牙妙算世無倫，學貫天人泣鬼神。縱使九公稱敵國，蓋橋也自結婚姻。」話說二人，趨至中軍分賓主坐下。鄧九公曰：「大夫，你與我今爲敵國，未決雌雄，彼此各爲其主，豈得妄爲私議？」大夫今日見論，公則公言之，私則私言之，不必效舌劍唇鋒，徒勞往返耳。予心如鐵石，有死而已，斷不爲浮言所搖。散宜生笑曰：「吾與公既爲敵國，安敢造次請見？只有一件大事特來請一明示，無他說耳。昨拿有一將，係是元帥門婿，於盤問中道及斯意，吾丞相不忍驟加極刑，以割人間恩愛，故命宜生親至轅門，特請尊裁。」鄧九公聽說，不覺大驚曰：「誰爲我婿，爲姜丞相所擒？」散宜生說：「元帥不必故推，令婿乃土行孫也。」鄧九公聽說，面皮不覺通紅，心中大怒厲聲言曰：「大夫在上，吾只有一女，乳名嬋玉，幼而喪母，吾愛惜不啻掌上之珠，豈得輕意許人？今雖及笄，所求者固衆，吾自視皆非佳婿，而土行孫何人，妄有此說也？」散宜生曰：「元帥暫行息怒，聽不才拜稟。古人相女配夫，原不專在門第，今土行孫亦不是無名小輩，彼原是夾龍山飛龍洞懼留孫門下高弟，因申公豹與姜子牙有隙，故說土行孫下山來助元帥征伐西岐。昨日他師父下山捉獲土行孫，在城窮其所事，彼言所以，雖爲申公豹所惑，次爲元帥以令愛相許，有此一段姻緣，彼因傾心爲元帥，而暗進岐城，行刺欲速成功，良有以也。昨已被擒，伏辜不枉，但彼再三哀求姜丞相及師尊懼留孫曰：「爲此一段姻緣，死不瞑目，卽姜丞相與他師尊俱不肯赦，只予在旁勸慰，豈得以一時之過而斷送人間好事哉？」因勸姜丞相暫且留下，宜生不辭勞苦，特謁元帥懇求俯賜人問好事，曲成兒女恩情，此亦元帥天地父母之心，故宜生不避斧鉞，特見尊顏，以求裁示。倘元帥果有此事，姜丞相仍將土行孫送還元帥，以遂姻親，再決雌雄耳，併無他說。」鄧九公曰：「大夫不知，此土行孫妄語耳。」土行孫乃申公豹所荐爲吾先行，不過一牙門裨將，吾何

得驥以一女許之哉。彼不過借此爲偷生之計，以辱吾女耳。大夫不可輕信。宜生曰：元帥不必固却，此事必有他故。難道土行孫平白與此一番言語，其中定有委曲。想是吾師或於酒後賞功之際，憐才惜技之時，或以一言安慰其心，彼便妄認爲實，故作此癡想耳。九公被散宜生此一句話道出，九公一腔心事，九公不覺答道：大夫斯言大是明見。當時土行孫被申公豹薦在吾麾下，吾亦不甚重彼。初爲副先行，督糧使者，後因太鸞失利，彼恃其能，改爲正先行官，首陣擒了哪吒，次擒黃天化，三次擒了姜子牙，被岐周衆將搶回。土行孫進營見吾，彼累次出軍獲勝，治酒與彼賀功，既盡朝廷獎賞功臣之意，及至飲酒中間，彼曰：元帥在上，若是早用末將爲先行，吾取西岐多時矣。那時吾酒後失言許之曰：你若取了西岐，吾將輝玉鬢你爲婿。一者是獎勵彼竭力爲公，得早完王事，今彼以已被擒，又安得妄以此言爲口實，令大夫往返哉。散宜生笑曰：元帥此言差矣。大丈夫一言既出，驕馬難追，況且婚姻之事，人之大倫，如何作爲兒戲之談。前日元帥言之，土行孫信之，土行孫又言之，天下共信之，傳與中外人人共信，正所謂路上行人口似碑，將以爲元帥和女配夫，誰信將軍權宜之術，爲國家行此不得已之深衷也。徒使令愛千金之軀，作爲話柄，圍中之秀，竟作口談，萬一不曲全此事，且使令愛有白頭之嘆，吾竊爲元帥惜之。今元帥爲商之大臣，天下三尺之童，無不奉命，若一旦而如此，吾不知所稅駕矣。乞元帥裁之。鄧九公被散宜生一番言語，說得默默沈思，無言可答，只見太鸞上前附耳說如此如此，亦是第一妙計。鄧九公聽太鸞之言，回噴作喜道：大夫之言深屬有理，末將無不聽命。只小女因先妻早喪，幼而失教，予雖一時承命，未知小女肯聽此言。俟予將此意與小女商權，再令人進城回覆，散宜生只得告辭。鄧九公送至營門而別，散宜生進城將鄧九公言語，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子牙笑曰：鄧九公此計，怎能瞞得我過。懼留孫亦笑曰：且看如何來說。子牙曰：勤勞散大夫，俟九公人來，再爲商議。宜生退去不表。且說鄧九公謂太鸞曰：適纔雖是暫允，此事畢竟當如何處置。太鸞答曰：元帥明日可差一能言之士說。昨日元帥至後營，與小姐商議，小姐已自應允，只是兩邊敵國，恐無足取信，是必姜丞相親自至商營納聘，小姐方肯聽信。子牙如不來，便罷，再爲之計。若是他肯親自來納聘，彼必無帶重兵自衛之理。如此則一匹夫可擒耳。若是他帶有將佐，元帥可出轅門迎接，至中軍用酒筵賺開他手下衆將，預先埋伏下驍勇將士，俟酒席中擊杯爲號，擒之如囊中取物。西岐若無子牙，則不攻自破矣。九公聞說大喜，先行之言，真神出鬼沒之機，只是能言快語之人，隨機應變。

之士吾知非先行不可。乞煩先行。明日親往。則大事可成。太鸞曰：若元帥不以末將爲不才，鸞願往周營。子牙請至中軍，不勞苦爭惡戰。早早奏凱回軍。九公大喜。一宿晚景不題。次日，鄧九公升帳，命太鸞進西岐說親。太鸞辭別九公，出營至西岐城下，對守門官將曰：吾是先行官太鸞奉鄧元帥命，欲見姜丞相，煩爲通報。守城官至相府報與姜丞相曰：城下有商營先行官太鸞求見，請令定奪。子牙聽罷，對懼留孫曰：大事成矣。懼留孫亦自暗喜。子牙對左右曰：速與我請來。守門官同軍校至城下，開了城門。對太鸞曰：丞相有請。太鸞慌忙進城，行至相府下馬。左右通報太鸞進府。子牙與懼留孫降階而接。太鸞控背躬身，言曰：丞相在上，末將不過馬前一卒，禮當叩見。豈敢當丞相如此過愛。子牙曰：彼此二國俱係賓主，將軍不必過謙。太鸞再四遜謝，方敢就坐。彼此溫慰畢，子牙以言挑之曰：前者因懼道兄將土行孫擒獲，當欲斬首，彼因再四哀求，言鄧元帥曾有牽紅之約，乞我少緩須臾之死。故此著散大夫至鄧元帥軍中問其的確。倘元帥果有此言，自當以土行孫放回。以遂彼兒女之情。人問恩愛耳。幸蒙元帥見諾，俟議定回我。今將軍賜顧，元帥必有教我。太鸞欠身答曰：蒙丞相下問，末將敢不上陳。今奉主帥之命，多拜上丞相，不及寫書。但主帥乃一時酒後所許，不意土行孫被獲，竟以此事倡明。主帥亦不敢辭。但主帥此女自幼失母，主帥愛惜如珠。況此事須要成禮擇定吉日良辰，意欲散大夫同丞相親率土行孫入贅，以珍重其事。主帥方有體面。然後再而議軍國之事，不識丞相允從否。子牙曰：我知鄧元帥乃忠信之士，但幾次天子有征伐之師，至此皆不由分訴，俱以強力相加。只我周這一段忠義愛國之心，併無背逆之意，不能見諒於天子之前言之欲涕。今天假其便，有此姻緣，庶幾將我等一腔心事，可以上達天子。表白於天下也。我等後日親送土行孫至鄧元帥行營，喫賀喜筵席。乞將軍善言道達，姜尚不勝感激。太鸞遜謝。子牙遂厚款太鸞，而別。太鸞出得城來，至營門等令。左右報入營中，有先行官等令。鄧九公傳令來見。太鸞至中軍。九公問曰：其事如何。太鸞將姜子牙應允後日親來言語訴說一遍。鄧九公以手加額曰：天子洪福，彼自來送死。太鸞曰：雖然大事已成，但防備不可不謹。鄧九公分付選有力軍士三百人，各執短刀利刃，埋伏帳外聽舉盃爲號。左右齊出，不論子牙衆將，一頓刀剝爲肉醬。衆將士得令而退。命趙昇領一枝人馬埋伏左營，候中軍炮響殺出接應。又命孫焰紅領一枝人馬埋伏右營，候中軍炮響殺出接應。又命太鸞與子鄧秀在轅門賺住衆將，及分付後營小姐鄧嬋玉領一枝人馬爲三路救應。使鄧九公分付停當，專候後日行

事。左右將佐俱去安排不表。且說子牙送太鸞出府歸，與懼留孫商議曰：「必須如此如此。大事可成，光陰迅速，不覺就是第三日。先一日子牙命楊戩變化，暗隨吾身，楊戩得令，子牙命選精力壯卒五十名，裝爲擡禮脚夫，辛甲、辛兔、太顛、閔天、四賢、八俊等，充作左右應接之人，俱各暗藏利刃，又命雷震子、黃天化領一枝花、龍鬚虎，統領大隊人馬，救應搶親。子牙俱接應，再命哪吒、南宮适、領一枝花、人馬，搶他右哨，殺入中軍接應。金吒、木吒、龍鬚虎，統領大隊人馬，救應搶親。子牙俱分付暗暗出營，埋伏不表。怎見得，有詩爲證：「商營此日瑞筵開，專等鷹揚大將來。孰意子牙籌畫定，中軍炮響搶嬌才。」且說，鄧九公，其日與女嬋、玉商議曰：「今日子牙送土行孫入營，原是賺子牙出城，擒彼成功。吾與諸將分付已定，你可將掩心鏡緊束，以備搶將接應。其女應允。」鄧九公陸帳分付鋪毡搭彩，俟候子牙不提。且說子牙其日使諸將裝扮停當，乃命土行孫至前聽令。子牙曰：「你同至商營，看吾號炮一響，你便進後營搶鄧小娘，要緊。土行孫得令，子牙等至午時，命散宜生先行。子牙方出了城，望商營進發。宜生先至轅門，太鸞接着報於九公。九公降階至轅門迎接，散宜生曰：「前日仰蒙金諾，今姜丞相已親自壓禮，同令堵至此。特令下官先來通報。」鄧九公曰：「動煩大夫往返，尚容申謝。」我等在此立等如此。宜生曰：「恐驚動元帥不便。」鄧九公曰：「不妨，彼此等候良久。」鄧九公遠望見子牙乘四不相，帶領脚夫一行，不過五六十人，併無甲冑、兵刃。鄧九公看罷，不覺暗喜。只見子牙同著衆人行至轅門，子牙見鄧九公同太鸞散宜生俱立候，子牙慌忙下騎。鄧九公迎上前來，打躬曰：「丞相大駕降臨，不才未得遠接，望乞恕罪。」子牙忙答禮曰：「元帥盛德，尚久仰芳譽，無緣未得執鞭。今幸天緣得罄委曲，尚不勝幸甚。只見懼留孫同土行孫上前行禮。」九公問子牙曰：「此位是誰？」子牙曰：「此是土行孫師父，懼留孫也。」鄧九公忙致委曲曰：「久仰仙名，未曾拜識。今幸降臨，殊慰夙昔。懼留孫亦稱謝畢，彼此遜讓，進得轅門。子牙睜睛觀看，只見肆筵設席，結彩懸花，極其華美。怎見得，有詩爲證：「結彩懸花氣象新，巒閣香藹視重茵。屏開孔雀千年瑞，色映芙蓉萬谷春。金鼓兩旁藏殺氣，笙簫一派鬱荆榛。孰知天意歸周主，十萬羶貅化鬼燐。」話說子牙正看筵席，猛見兩邊殺氣上冲，子牙已知就裏，便與土行孫衆將丟個眼色。衆人已解其意，俱親上帳來。鄧九公與子牙諸人行禮畢，子牙命左右擡上禮來。鄧九公方纔接禮單看完，只見辛甲暗將信香取出，忙將抬盒內大砲燃著一聲砲響，恍若地塌山崩。鄧九公喫了一驚，及至看時，只見脚夫一擁上前，各取出暗藏兵器，殺上帳來。鄧九公措手不及，只得往後就跑。太鸞與鄧秀見勢不

譜也。往後逃走。只見四面伏兵盡起。喊聲振天。土行孫綽了兵器。望後營來搶鄧嬋玉小姐。子牙與衆人俱各搶上馬騎。各執兵刃。斫殺那三百名刀斧手。如何抵擋得住。及至鄧九公等上得馬出來迎戰時。營已亂了。趙昇聞炮自左營殺來接應。孫焰紅聽得炮響。從右營殺來接應。俱被辛免辛甲二分投截殺。鄧嬋玉方欲前來接應。又被土行孫攔住。彼此混戰。不意雷震子黃天化哪吒南宮适兩枝人馬從左右兩邊襲來。商紂人馬反在居中。首尾受敵。如何抵得住。後方金吒木吒等大隊人馬掩殺上來。鄧九公見勢不好。敗陣而走。軍卒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鄧嬋玉見父親與衆將敗下陣走也。虛閃一刀往正南上逃走。土行孫知嬋玉善於發石傷人。遂將細仙繩祭起。將嬋玉網住。跌下馬來。被土行孫上前抱住。先擒進西岐城去了。子牙與衆將追殺鄧九公有五十餘里。方鳴金收軍進城。鄧九公與子鄧秀并太鸞趙昇等直至岐山下。方纔收集敗殘人馬。查點軍卒。見沒了小姐。不覺感傷。只望擒拿子牙。孰知反中奸計。弟悔無及。只得暫紮住營寨不提。且說子牙與懼留孫大獲全勝。進城陞銀安殿坐下。諸將報功。畢。子牙對懼留孫曰。命土行孫乘今日吉日良辰。與鄧小姐成親。何如。懼留孫曰。貧道亦是此意。事不宜遲。子牙命土行孫。你將鄧嬋玉帶進後房。乘今日好日子成就夫婦美事。明日我尚有說話。土行孫領命。子牙又命侍兒。攙鄧小姐到前面安置新房內去。好生伏侍。鄧小姐嬌羞無奈。含淚不語。被左右侍兒挾持往後房去了。子牙命諸將。喫賀喜酒。席不提。且說鄧小姐攙至香房。土行孫上前迎接。嬋玉一見土行孫。笑容可掬。更自措身無地。淚雨如傾。默默不語。土行孫又百般安慰。嬋玉不覺怒起。罵曰。無知匹夫。賣主求榮。你是何等之人。敢妄自如此。土行孫陪笑着。險答曰。小姐雖千金之軀。不才亦非無名之輩也。不辱沒了你。况小姐曾受我療疾之恩。又是你尊翁泰山親許與我。俟行刺武王回兵。將小姐入贅人所共知。且前日散大夫先進營。與尊翁面訂。今日行聘入贅。丞相猶恐尊翁推託。故略施小計。成此姻緣。小姐何苦固執。嬋玉曰。我父親許散宜生之言。原是賺姜丞相之計。不意誤中奸謀。落在彀中有死而已。土行孫曰。小姐差矣。別的好做口頭話。夫妻可是暫許得的。古人一言爲定。豈可失信。况我等俱是闡教門人。只因誤聽申公豹唆使。故投尊翁帳下。以圖報效。昨被吾師下山擒進西岐。責吾暗進西岐。行刺武王。姜丞相有辱闡教。背本忘師。逆天助惡。欲斬吾首。以正軍法。吾哀告師尊。姜丞相定欲行刑。吾只得把初次擒哪吒黃天化尊翁泰山。晚間飲酒。將小姐許我。俟旋師命吾入贅。我只因欲就親事之心。急不得已。方暗進西岐。吾師與姜

丞相聽得斯言，屈指一算，乃曰：「此子該與鄧小姐有紅絲繫足之緣。後來俱是周朝一殿之臣，因此赦吾之罪，命散大夫作伐。小姐你想若非天緣，尊翁怎麼肯？小姐怎麼到此？況今紂王無道，天下叛離，累伐西岐，不過魔家四將，聞棲賢臣擇主而仕。小姐今日固執三軍，已知土行孫成親，小姐縱玉潔冰清，誰人信哉？小姐請自三思。鄧嬋玉被土行孫一席話，說得低頭不語。土行孫見小姐略有回心之意，近前促之曰：「小姐自思，你是香閨豔質，天上奇葩，不才乃夾龍山門徒，相隔不啻天淵。今日何幸得與小姐玉體相親，情同夙覲，便欲上前強牽其衣。小姐見此光景，不覺粉而通紅，以手拒之曰：「事已如此，豈得用強？俟我明日請命於父親，再成親不遲。土行孫此時情興已迫，按捺不住，上前一把攙定。小姐抵死拒住。土行孫曰：「良時吉日，何必苦推？有誤佳期，竟將一手去解其衣。小姐雙手推托，彼此扭作一堆。小姐終是女流，如何敵得土行孫過？不一時，滿面流汗，喘吁氣急，手已酸軟。土行孫乘隙右手插入裏去，嬋玉及至以手攔住，不覺其帶已斷，及將雙手摺住裏衣，其力愈佳。土行孫得空，以手一抱，軟玉溫香已貼滿胸懷。檀口香腮，輕輕按搵。小姐嬌羞無主，將臉左右躲閃，不得流淚滿面。曰：「如此恃強，定死不從。土行孫那裏肯放，死命壓住。彼此推扯，又有一個時辰。土行孫見小姐終是不肯順從，乃哄之曰：「小姐既是如此，我也不敢用強，只恐小姐明日見了尊翁變卦，無以為信耳。小姐忙曰：「我此身已屬將軍，安有變卦之理？只將軍肯憐我，容見過父親，庶成我之節。我若是有負初心，定不逢好死。土行孫曰：「既然如此，賢妻請起。土行孫將二手攙抱其頸，輕輕扶起。鄧嬋玉以為爲真心，放他起來，不曾提防，將身起時，便用一手推開土行孫之手。土行孫乘機將雙手插入小姐腰裏，抱緊了一提，腰已鬆了裏衣，逕往下一卸。鄧嬋玉被土行孫所算，及落手相持時，已獲雙肩，隔住手如何下得來。小姐展掙不住，不得已，曰：「將軍薄倖，既是夫妻，如何哄我？土行孫曰：「若不如此，賢妻又要千推萬阻。小姐推閉目不言，嬌羞滿面。任土行孫解帶脫衣，二人扶入錦帳。嬋玉對土行孫曰：「賤妾係香閨幼稚，不識雲雨，乞將軍憐護。土行孫曰：「小姐嬌香艷質，不才羨慕久矣，安敢遲延。正是翡翠衾中，初試海棠新雨，鴛鴦枕上，漫飄桂蕊奇香。彼此溫存，交相慕戀。極人間之樂，無過此時矣。後人有詩單道子牙妙計成就，二人美滿前程。妙算神機說子牙運籌帷幄，更無差百年好事，今朝合，莫把紅絲孟浪誇。」話說土行孫與鄧嬋玉成就夫妻，一宿晚景已過，次日夫妻二人起來梳洗已

畢士行孫曰：我二人可至前殿叩謝姜丞相與我師尊撫育成就之恩。嬋玉曰：此事固當要謝，但我父親昨日不知敗於何地，豈有父子事兩國之理？乞將軍以此意道達於姜丞相，得知作何區處。方保兩全。士行孫曰：賢妻之言是也。伺上殿時，就講此事。話猶未了，只見子牙陞殿，衆將軍上殿參謁畢，士行孫與鄧嬋玉夫妻二人上前叩謝。子牙曰：鄧嬋玉今屬周臣，爾父尙抗拒不服，我欲發兵前去擒勦，但你係他骨肉至親，當如何區處？士行孫上前曰：嬋玉適纔正爲此事與弟子相商，懇求師叔開惻隱之心，設一計策，兩全其美。此師叔莫大之恩也。子牙曰：此事也不難。若嬋玉果有真心爲國，只消得親自去說他，父親歸周有何難處？但不知嬋玉果肯去否？鄧嬋玉上前跪而言曰：丞相在上，賤妾既歸周，豈敢又蓄兩意？早晨嬋玉已欲自往說父親降周，惟恐丞相不肯信妾真情，致生疑慮。若丞相肯命妾說父親降，自不勞張弓設箭，妾父自爲周臣耳。子牙曰：我斷不疑小姐反覆，只恐汝父不肯歸周。又生事端耳。今小姐既欲親往，吾撥軍校隨去。嬋玉拜謝子牙，領兵卒出城。望岐山前來不表。且說鄧九公收集殘兵，駐劄一夜。至次日陞帳，其子鄧秀太鸞、趙昇、孫焰紅侍立。九公曰：吾自行兵以來，未嘗遭此大辱。今又失吾愛女，不知生死。正是羊觸籬籬，進退兩難。奈何奈何！太鸞曰：元帥可差官齎表進朝告急。一面探聽小姐下落。正遲疑間，左右報曰：小姐領一枝花入馬打西周旗號，至轅門等令。太鸞等驚愕不定。鄧九公曰：令來左右開了轅門，嬋玉下馬進轅門來。至中軍雙膝跪下。鄧九公看見如此行徑，慌立起問曰：我兒這是如何說？嬋玉不覺流淚言曰：孩兒不敢說。鄧九公曰：你有甚冤屈，站起來說。無妨。嬋玉曰：孩兒係深閨幼女，此事俱是父親失言弄巧成拙。父親平空將我許了土行孫，勾引姜子牙做出這番事來，將我擒入西岐，強逼爲婚。如今追悔何及？鄧九公聽得此言，說得魂飛天外，半晌無言。嬋玉又進言曰：孩兒今已失身爲土行孫妻子，欲全爹爹一身之禍，不得不來說明。今紂王無道，天下分崩，三分天下有二歸周，其天意人心，不可不知。縱有開太師廢家四將，與十洲三島真仙俱皆滅亡，順逆之道明甚。今孩兒不孝，歸順西岐，不得不以利害與父親言之。父親今以愛女輕許敵國，姜子牙親至商營行禮，父親雖是賺他，誰肯信之？況且喪師辱國，父親歸商自有顯戮。孩兒乃奉父命，歸適良人，自非私奔桑濮之比。父親亦無罪。孩兒之處，父親若肯依孩兒之見，歸順西周，改邪歸正，擇主而事，不但骨肉可以完全，實是棄暗投明，從順却逆，天下無不忻悅。九公被女兒一番言語，說得大是有理，自己沈思，欲奮勇行師，衆寡莫敵，欲收軍還國，事屬嫌疑。沈吟半晌，對嬋玉



曰我兒你是我愛女。我怎的捨得你。只是天意如此。但我羞入西岐。屈膝與子牙耳。如之奈何。嬋玉曰。這有何難。姜丞相虛心下士。併無驕矜。父親果真降周。孩兒願先去說明。令子牙迎接。九公見嬋玉如此說。命嬋玉先行。鄧九公領衆軍將歸順西岐不提。且說鄧嬋玉先至西岐城。入相府。對子牙將上項事訴說一遍。子牙大喜。命左右排隊。伍出城迎接。鄧九公左右聞命。俱披執鞭。迎接里餘之地。已見鄧九公軍卒來至。子牙曰。元帥請了。鄧九公在馬上欠背躬身曰。末將才疎智淺。致蒙譴責。理之當然。今已納降。望丞相恕罪。子牙忙勒騎向前。攜九公手。並轡而言曰。今將軍既知順逆。棄暗投明。俱是一殿之臣。何得又分彼此。况令愛又歸我門下。師姪吾又安敢賺將軍哉。九公不勝感激。二人俱至相府下馬。進銀安殿。重整筵席。同衆將飲慶賀酒。一宿不題。次日見武王朝賀畢。且不言鄧九公歸周。只見探馬報入。汜水關韓榮聽得鄧九公納降。將女私配敵國。韓榮飛報至朝歌。有上大夫張謙看本。見此報大驚。忙進內打聽。皇上在摘星樓。只得上樓啓奏。左右見上大夫進疏。慌忙奏曰。啓陛下。今有上大夫張謙候旨。紂王聽說命官上樓來。張謙開命上樓。至滴水簷前拜畢。紂王曰。朕無旨宣卿。卿有何奏章。就此批宣。張謙俯伏奏曰。今有汜水關韓榮進有奏章。臣不敢隱匿。雖觸龍怒。臣就死無辭。紂王聽說。命當寫官。即將韓榮本拿來。朕看張謙忙將韓榮本展於紂王龍案之上。紂王看未完。不覺大怒曰。鄧九公受朕大恩。今一旦歸降叛賊。情殊可恨。待朕陸殿與衆臣共議。定拿此一班叛臣。明正其罪。方泄朕恨。張謙只得退下樓來。候天子臨軒。只見九間殿上鐘鼓齊鳴。衆官聞知。忙至朝房伺候。須臾孔雀屏開。紂王駕隨登寶座。傳旨命衆卿面議。衆文武齊至御前。俯伏候旨。紂王曰。今鄧九公奉詔征西。不但不能伐叛。奏捷反將己女私婚敵國。歸降逆臣。罪在不赦。除擒拿逆臣家屬外。必將逆臣拿獲。以正國法。卿等有何良策。以彰國之常刑。紂王言未畢。有中諫大夫飛廉出班奏曰。臣觀西岐抗禮拒敵。罪在不赦。然征伐大將得勝者。或有捷報御前。失利者懼罪。即歸伏西土。何日能奏捷音也。依臣愚見。必用至親骨肉之臣。征伐庶無二者之慮。且與國同爲休戚。自無不奏捷者。紂王曰。君臣父子。總係至戚。又何分彼此哉。飛廉曰。臣保一人征伐西岐。非冀州侯蘇護不可。一爲陛下國戚。二爲諸侯之長。凡事無有不用力者。紂王聞言大悅。卿言甚善。即令軍政官速發黃旄白鉞。使命齎詔前往冀州。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七回 冀州侯蘇護伐西岐

蘇侯有意欲歸周。紂王江山似浪浮。江日已隨山後卸。落花空逐水東流。  
人情久欲投明聖。世局翻爲急浪舟。貴戚親臣皆已散。獨夫猶自臥紅樓。

話說天使離了朝歌前往冀州一路無詞翌日來至冀州館驛安下次日報至蘇侯府內即至館驛接旨焚香拜畢展詔開讀詔曰朕開征討之命皆出於天子闔外之寄實出於元戎建立功勳威鎮海內皆臣子分內事也茲西岐姬發肆行不道抗拒王師情殊可恨特敕爾冀州侯蘇護總督六師前往征伐必擒獲渠魁殄滅禍亂俟旋師奏捷朕不惜茅土以待有功爾其勗哉話說蘇侯開讀旨意畢心中大喜管待天使齎送程費打發天使起程蘇侯暗謝天地曰今日吾方洗得一身之冤以謝天地忙令後廳治酒與子全忠夫人楊氏共飲曰我不幸生女妲己進上朝歌誰想這賤人盡違父母之訓無端作孽迷惑紂王無所不爲使天下諸侯銜恨於我今武王仁德播於天下三分有二盡歸於西周不意昏君反命吾征伐吾得生平之願我明日意欲將滿門家眷帶在行營至西岐歸降周主共享太平然後會合諸侯共伐無道使我蘇護不得貽笑於諸侯受讓於後世亦不失大丈夫之所爲耳夫人大喜將軍之言甚善正是我母子之心且說次日殿上鼓響衆將軍參見蘇護曰天子敕下命吾西征衆將整備起行衆將得令整點十萬人馬即日祭寶纛旗收拾起兵同先行官趙丙孫子羽陳光五軍救應使鄭倫即日離了冀州軍威甚是雄偉怎見得有讚爲證殺氣征雲起金鑼鼓又鳴旛幢遮瑞日劍戟鬼神驚平空生霧彩遍地長愁雲閃翻銀葉甲撥轉卑雕弓八似離山虎馬如出水龍頭盔生燦爛鎧甲砌龍鱗離了冀州界西去安營蘇侯行兵非止一日有探馬報入中軍前是西岐城下蘇侯傳令安營結寨陞帳坐下衆將參謁立起帥旗且說子牙在相府收四方諸侯本請武王伐紂忽報馬入府啓老爺冀州侯蘇護來伐西岐子牙謂黃飛虎曰久聞此人善能用兵黃將軍必知其入請言其概黃飛虎曰蘇護秉性剛直不似諂媚無骨之夫雖是國戚與紂王有隙一向要歸周時常有壽至末將處此人若來必定歸周再無疑惑子牙聞言大悅且說蘇侯三日未來請戰黃飛虎上殿見子牙曰蘇侯按兵不動待末將探他一陣便知端的子牙許之飛虎領命上了五色神牛出得城來一聲炮響立於轅門大

呼曰：請蘇侯答話。探馬報入中軍，蘇侯令先行官見陣。趙丙領命上馬，提方天戟，逕出轅門，認的是武成王黃飛虎。趙丙曰：黃飛虎，你身為國戚，不思報本，無故造反，致起禍端，使生民塗炭，屢年征伐不息。今奉旨特來擒你，尚不下馬受縛，猶自支吾搖戟刺來。黃飛虎將鎗架住，對趙丙曰：你好好回去，請你主將出來答話。吾自有道理，你何必自逞其強也。趙丙大怒道：奉命來捉你報功，豈敢猶以言語支吾。又一戟刺將來。黃飛虎大怒道：奸人膽匹夫，竟敢連刺吾兩戟，催開神牛舉手中鎗，對面往還。牛馬相交，鎗戟並舉，怎見得：一將陣前勢無比，撥開牛馬定生死。這一個搖動鋼鎗鬼神愁，那一個畫戟展開分彼此。一來一往，勢無休，你生我活誰能已。從來惡戰不尋常，攪海翻江無底止。話說黃飛虎大戰趙丙二十回合，被黃飛虎生擒活捉，拿解相府來見。子牙報入府中，子牙令飛虎進見將軍出陣，勝負如何。飛虎曰：生擒趙丙，聽令定奪。子牙命推來，士卒將趙丙擁至殿前。趙丙立而不跪，子牙曰：既已被捉，尚何得抗體。趙丙曰：奉命征討，指望成功，不幸被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子牙傳令暫且囚於禁中，且說蘇侯聞報，趙丙被擒，低首不語。只見鄭倫在旁曰：君侯在上，黃飛虎自恃強暴，待明日拿來解往朝歌，免致生靈塗炭。次日鄭倫上了火眼金睛獸，提了降魔杵，往城下請戰。左右報入相府，子牙命黃將軍出陣，走一遭。飛虎節命出城，見一員戰將，面如紫棗，十分醜惡，騎着火眼金睛獸，怎見得：有詩為證。道術精奇別樣妝，降魔寶杵世無雙。忠肝義膽堪稱誦，無奈昏君酒色荒。話說黃飛虎大呼曰：來者何人。鄭倫曰：吾乃蘇侯麾下鄭倫是也。黃飛虎你這叛賊，爲你屢年征伐，百姓遭殃。今天兵到日，尚不肯投戈伏罪，意欲何爲。飛虎曰：鄭倫且回去，請你主將出來。吾自有話說。你若是不知機變，如趙丙自投陷身之禍。鄭倫大怒，掄杵就打。黃飛虎手中鎗急架相還。二將相交，鎗杵並舉。兩家大戰三十回合，鄭倫把杵一擺，他有三千烏鴉兵，走動行如長蛇之勢。鄭倫斃寸兩道白光，往鼻子裏出來，啜的一聲響。黃將軍正是：「見白光，三魂即散，聽聲響，撞下鞍轡。」烏鴉兵用撓鈎搭往一躡，上前拿翻刺了衣甲，繩纏索綁。飛虎上了繩子，二日方醒。飛虎點頭曰：今日之擒，如同做夢一般，真是心中不服。鄭倫掌得勝鼓回營，來見蘇侯，入帳報功。今日生擒反叛黃飛虎，至轅門請令發落。蘇侯令推來。小校將飛虎推至帳前，飛虎曰：今被邪術受擒，願請一死，以報國恩。蘇侯曰：本當斬首，且監候留解朝歌，請天子定罪。左右將黃飛虎送下後營，且說探馬報入相府，言黃飛虎被擒，子牙大驚曰：如何擒去。掠陣官啓曰：蘇侯麾下有一鄭倫，與武成王正戰之間，只見他鼻子裏放出一

道白光黃將軍便墜騎被他擒去子牙心中十分不樂又是左道之術只見黃天化在旁聽見父親被擒恨不得平吞了鄭倫當日晚間不提次日天化上帳請令出陣以探吾親消息子牙許之天化領令上了玉麒麟出城請戰探馬報入營中有將請戰蘇侯曰誰去見陣走一遭鄭倫答曰願往上了金睛獸噉聲响處來至陣前黃天化曰爾乃是鄭倫擒武成王者是你不要走喫吾一鎗一似流星閃灼光輝呼呼風響鄭倫忙將杆劈面相還二將交兵未及十合鄭倫見天化腰束着絲縲是個道家之士若不先下手恐反遭其害把杆望空中一擺烏鴉兵齊至如長蛇一般鄭倫鼻竅中一道白光吐出如鐘鳴一樣天化看見白光出竅耳聽其聲坐不住玉麒麟翻身落騎烏鴉兵依舊把天化綁縛起來急睜目開眼不知其身已受綁縛鄭倫又擒黃天化進營來見鄭倫曰未將擒黃天化已至轅門等令蘇侯令推至中軍見天化眼光暴露威風凜凜一表非俗立而不跪蘇侯即命監在後營黃天化入後營看見父親監禁在後大呼曰爹爹我父子遭妖術成擒心中甚是不服飛虎曰雖是如此當思報國按下黃家父子且說探馬報入相府黃天化又被擒去子牙驚道黃將軍說蘇侯有意歸周不意擒他父子子牙心中納悶且說鄭倫捉了二將軍威甚盛次日又來請戰探馬報入相府子牙急令誰人走一遭言未畢土行孫答曰弟子歸周寸功未立願去走一遭探其虛實何如子牙許之土行孫方領令出府傍有鄧嬋玉上前告曰未將父子蒙恩當得掠陣子牙併許之鄭倫聽得城內炮響見兩扇門開旗旛麾動見一女將飛來怎見得有詩爲證「此女生來錦織成腰肢一搦體輕盈西岐山下歸明主留得芳名照汗青」話說鄭倫見城裏女將飛馬而來不曾看見土行孫出來土行孫生得矮小鄭倫只看了前面未曾照看下面土行孫大呼曰那匹夫你看那裏鄭倫往下一看見是個矮子鄭倫笑曰你那矮子來此做甚麼土行孫曰吾奉姜丞相將令特來擒爾鄭倫復大笑曰看你這廝形似嬰孩乳毛未退敢出大言自來送死土行孫聽見罵他甚是卑微大叫好匹夫焉敢辱我使開鐵棍一滾而來就將金睛獸的蹄子鄭倫急用杵來迎架只是撈不着大抵鄭倫坐的高土行孫身子矮小故此打下時費力幾個回合把鄭倫掙了一身汗反不好用力心裏焦躁起來把杵一晃那烏鴉兵飛走而來土行孫不知那裏響鄭倫把鼻子裏白光噴噴然有聲土行孫眼看耳聽魂魄盡散一交跌在地下烏鴉兵把土行孫拿了綁將起來土行孫睜開眼見渾身上上了繩子道聲噫倒有趣土行孫綁着鄧嬋玉看見走馬大呼曰匹夫不必逞兇擒將把刀飛來直取鄭倫手中杵劈面打來

嬋玉未及數合，撥馬就走。鄭倫不趕，嬋玉掛下刀，取五花石，側坐鞍轡，回手一石，正是：「從來暗器最傷人，自古婦人爲更毒。」鄭倫啊呀的一聲，面上着傷，敗回營中來見蘇侯。曰：「鄭倫你失機了。」鄭倫答曰：「拿了一個矮子，纔待回營，不意有一員女將來戰，未及數合，回馬就走，未將不曾趕他，他便回手一石，急自躲時，面上已着了傷。如今那個矮子拿在轅門，聽令蘇侯傳令，推將進來。衆將卒將土行孫簇擁推至帳下。」蘇侯曰：「這樣將官，拿他何用？推出去斬了。」土行孫曰：「且不要斬我，回去說個信來。」蘇侯曰：「這是個獸子，推出斬了。」土行孫曰：「你不肯我就逃了。」衆人大笑。正是：「仙家祕授真奇妙，迎風一鬼影無蹤。」衆人一見大驚，忙至帳前來稟啓老爺。方纔將矮子推出轅門，他把身子一扭，就不見了。蘇侯嘆曰：「西岐異人甚多，無怪屢次征伐，俱是片甲不回，無能取勝。嗟嘆不已。」鄭倫在旁，只是切齒。自己用丹藥敷貼，欲報一石之恨。次日，鄭倫又來請戰，坐名要女將。鄧嬋玉就要出馬。子牙曰：「不可。他此來必有深意。」哪吒應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哪吒上了風火輪，出城大呼曰：「來者可是鄭倫？」鄭倫答曰：「然也。」哪吒不答話，登輪就殺。鄭倫急用杵相還，輪番交兵，怎見得有讚爲證：「哪吒怒發氣吞牛，鄭倫惡狠展雙眸。火尖鎗擺噴雲霧，寶杵施開轉捷稠。這一個傾心輔佐周王駕，那一個有意能分紂王憂。二將大戰西岐地，江沸山翻神鬼愁。」話說鄭倫大戰哪吒，恐哪吒先下手，把杵一擺，烏鴉陣如長蛇一般，都拿着撓鈎套索，前來等着。哪吒看見心下著忙，只見鄭倫對着哪吒一聲哼，哪吒無魂魄，怎能得跌下輪來。鄭倫見用此術，不能響應，大驚曰：「吾師祕授，隨時響應。今日如何不驗？」又將白光吐出，鼻子竅中，哪吒見頭一次不驗，第二次就不理他。鄭倫着忙，連呼第三次。哪吒笑曰：「你這匹夫，害的是甚麼病，只管哼。」鄭倫大怒，把杵劈面亂打，又戰三十回合。哪吒把乾坤圈祭在空中，一圈打將下來，鄭倫難逃此厄。正中其背，只打得筋斷骨折，幾乎墜騎，敗回行營。哪吒得勝回來，見子牙將鄭倫如此，如彼被乾坤圈打傷，敗回去說了一遍。子牙大喜，上了哪吒功，且脫蘇侯問鄭倫失機，至中軍來見蘇侯。見鄭倫傷站立不住，其實難當。蘇侯借此要說鄭倫，乃慰之曰：「鄭倫觀此天命，有在何必強爲？前聞天下諸侯歸周，俱欲共伐無道，只聞太師屢欲扭轉天心，故此俱遭屠戮，實生命之難。我今奉教征討，你得功莫非暫時僥倖耳。吾見你着此重傷，心下甚是不忍，我與你名爲主副之將，實有手足之情。今見天下紛紛，刀兵未息，此乃國家不祥，人心天命可知。昔堯帝之子丹朱不肖，堯崩天下不歸丹朱，而歸於舜。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舜崩天下不歸商均，而歸於禹。方今世亂如麻，真

假可見。從來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今主上失德，暴虐亂常，天下分崩，黯然氣象，莫非天意也。我觀你遭此重傷，是上天警醒你。我且思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不若歸周，共享安康，以伐無道。此正天心人意，不卜可知。你意下如何？鄭倫聞言，正色大呼曰：「君侯此言差矣。天下諸侯歸周，君侯不比天下諸侯，乃是國戚，國亡與亡，國存與存。今君侯受紂王莫大之恩，娘娘享宮闈之寵，今一旦負國，謂之不義。今國事艱難，不思報效，而欲歸反叛，謂之不仁。鄭倫竊爲君侯不取也。若爲國捐生，捨身報主，不惜血肉之軀，以死自誓，乃鄭倫忠君之愿。其他非我所知也。」蘇護曰：「將軍之言雖是。古云：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古人有行之不損，令名者，伊尹是也。黃飛虎官居王位，今主上失德，有乖天意，人心思亂，故捨紂而歸周。鄧九公見武王子牙以德行仁，知其必昌，紂王無道，知其必亡，亦捨紂而從周。所以人要見機順時行事，不失爲智，你不可執迷。恐後悔無及。」鄭倫曰：「君侯既有歸周之心，我決然不順從於反賊。待我早間死，君侯早上歸周，我午後死，君侯午後歸周，我忠心不改。此頸可斷，心不可污。轉身回帳，調養傷痕，不提且說。蘇侯退帳，沈思良久，命蘇全忠後帳治酒，二鼓時分，卽命全忠往後營，把黃飛虎父子放了，請到帳前。蘇護下拜，請罪言曰：「末將有意歸周久矣，黃飛虎忙答拜曰：「今蒙盛德，感賜再生。前聞君侯意欲歸周，使我心懷渴思，喜如雀躍。故未將纜至營前，欲會君侯，問其虛實耳。不期被鄭倫所擒，有辱君命。今蒙開其生路，有何分付？」愚父子唯命是從。蘇護曰：「不才久欲歸周，不能得便，今奉敕西征，實欲乘機歸順。怎奈偏將鄭倫，堅執不允。我將言語開說，古順逆有歸之語，他只是不從。今特設此酒，請大王公子少敘心曲，以贖不才冒瀆之罪。飛虎曰：「君侯既肯歸順，宜當速行。雖然鄭倫執拗，只可用計除之。大丈夫先立功業，扶扶明主，垂名竹帛，豈得區區效匹夫匹婦之小忠小諒哉？」酒至三更，蘇護起身言曰：「大王賢公子出後糧門，回見姜丞相，把不才心事呈於丞相，以知吾之心腹也。」遂送黃飛虎父子回城。飛虎至城下叫門，城門上聽得是武成王，連忙蚤夜開門。來見子牙，子牙聽得是三更天氣，報黃飛虎回來，忙傳令開城門。少時飛虎至相府，來見子牙，子牙曰：「黃將軍被奸惡所獲，爲何蚤夜而歸？」黃飛虎把蘇護心欲歸周之事，一一說了一遍。只是鄭倫把持不得，遂其初心。再等一兩日，他自有處治。不表飛虎回城，且說蘇侯父子不得歸周，作何商議。蘇全忠曰：「不若乘鄭倫身着重傷，修書一封，打入城中，知會子牙，前來劫營，將鄭倫生擒進城，看他歸順不歸順。」任姜丞相處治孩兒與爹爹，早得歸周，恐後致生疑惑。蘇護曰：「此計雖好，只是鄭倫也是個好人，必

須周旋得他方可全忠。只是不要傷他性命便了。蘇護大喜。明日准行。父子計議停當。來日行事。有詩爲證。〔蘇侯有意欲歸周。怎奈門官不肯投。只是子牙該有厄。西岐傳染病無休。〕話說鄭倫被哪吒打傷肩背。雖有丹藥。只是不好。一夜聲喚。睡臥不甯。又思主將心意歸周。恨不能卽報國恩。以遂其忠。惜其如凡事不能就緒。如之奈何。且說蘇護次日陞帳。打點行計。忽聽得把轅門官旗報入中軍。有一道人。三隻眼穿大紅袍。要見老爺蘇護。不是道家出身。不知道門尊大。便叫令來。左右出轅門。報與道人。道人聽得叫令來。不曾說個請字。心下鬱鬱不樂。欲待不進營去。恐辜負了申公豹之意。道人自思。且進營去。看他如何。只得忍氣吞聲。進營來。至中軍。蘇侯見道人來。不知何事。道人見蘇侯曰。貧道稽首了。蘇侯亦還禮畢。問曰。道者。今到此間。有何見諭。道者曰。貧道特來相助老將軍。共破西岐。擒反賊。以解天子。蘇侯曰。道者住居那裏。從何處而來。道人答曰。吾從海島而來。有詩爲證。〔弱水行來不用船。周游天下妙無端。陽神出竅人難見。水虎牽來事更玄。九龍島內經修煉。截教門中我最先。若論衲子名和姓。呂岳聲名四海傳。〕話說道人作罷詩。對蘇護曰。衲子乃九龍島著名的鍊氣士是也。姓呂名岳。因申公豹請我來助老將軍。將軍何必見疑乎。蘇侯欠身請坐。呂道人也不謙讓。就上坐了。只聽得鄭倫聲喚曰。痛殺吾也。呂道人問。何人叫苦。蘇侯暗想。把鄭倫扶出來。嚇他一嚇。蘇侯答曰。是五軍大將鄭倫。被西岐將官打傷了。故此叫苦。呂道人曰。且扶他出來。待吾看看如何。左右把鄭倫扶將出來。呂道人一看笑曰。此是乾坤圈打的不妨。待吾救你。豹皮囊中取出一個葫蘆。倒出一粒丹藥。用水研開。敷於上面。如甘露沁心一般。卽時全愈。鄭倫今得重傷全愈。正是。〔猛虎又生雙脅翅。蛟龍依舊海中來。〕鄭倫傷痕全愈。遂拜呂岳爲師。呂道人曰。你既拜吾爲師。助你成功便了。在轅共論破敵之事。蘇侯嘆曰。正欲行計。又被道人所阻。深爲可恨。且說鄭倫見呂岳不出去。見陣上帳啓曰。老師既爲商朝弟子。聽候老師法旨。可見陣會。姜子牙呂岳曰。吾有四位門人。未曾來。待他們一來。管取你克西岐。助你成功。又過數日。來了四位道人。至轅門。問左右曰。裏邊可有一呂道長。麼。煩爲通報。有四門人來見軍政官。報入中軍。啓老爺。外有四位道人。要見老爺。呂岳曰。是吾門人來了。着鄭倫出轅門來請。鄭倫至轅門。見四道者。臉分青黃赤黑。或挽着雙髻。或戴道巾。穿青黃黑赤各色道袍。身長一丈六七尺。行如虎狼。眼露睛光。甚是兇惡。鄭倫欠背躬身曰。老師有請。四位道人也不謙讓。迨至帳前。見呂道人行禮。舉口稱老師。兩邊站立。呂岳問曰。爲何來遲。內有一

穿青者答曰：因攻伐之物，未曾製完，故此來遲。呂岳謂四門人曰：這鄭倫乃新拜吾爲師的，亦是你等兄弟。鄭倫從新又與四人見禮畢，鄭倫欠身請禮曰：四位師兄高姓大名？呂岳用手指着一位曰：此位姓周名信，此位姓李名奇。此位姓朱名天麟，此位姓楊名文輝，鄭倫也通了姓名，遂治酒款待。飲至二更方散。次日，蘇侯陞帳，又見來了四位道者，心中十分不悅，懊悔在心。呂岳曰：今日你四人誰往西岐走一遭？內有一道者曰：弟子願往。呂岳許之。那道人抖搜精神，自恃胸中道術，出營步行來會西岐，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呂岳

疫痢瘟疫幾遍災，子牙端是有奇才。  
匡扶社稷開基域，保護黔黎脫禍胎。  
劫運往來神鬼哭，兵戈時至士民哀。  
何年得遇清平日，瑞鶴氤氳萬歲臺。

話說周信提劍來至城下請戰，報入相府。有一道人請戰，子牙聞說，連日未曾會戰。今日忽來一道人，必竟又是異人。便問：誰去走一遭？傍有金吒欠身而言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金吒出城，見此道人的十分兇惡，怎見得有詩爲證：「髮似硃砂臉帶綠，獠牙上下金睛目。道袍青色勢猙獰，足下麻鞋雲霧簇。手提寶劍電光生，胸藏妙訣神鬼哭。行瘟使者降西岐，正是東方甲乙木。」話說金吒問曰：道者何人？周信曰：吾乃九龍島煉氣士周信是也。聞爾等仗崑崙之術，滅吾截教，情殊可恨。今日下山定然與你等見一高下，以定雌雄。綽步執劍來取金吒，用劍急架相還。未及數合，周信抽身便走。金吒隨後趕來，周信揭開袍服，取出一響轉身對金吒連敲三四下。金吒把頭搖了兩搖，即時而如金紙。走回相府，聲喚只叫：頭疼殺我。子牙問其詳細，金吒把趕周信事說了一遍。子牙不語。金吒在相府晝夜叫苦。且說次日，又報進相府，又有一道人請戰。子牙問左右：誰去見陣走一遭？旁有木吒曰：弟子願往。木吒出城，見一道人挽雙抓髻，穿淡黃服，面如滿月，三柳長髯，怎見得有詩爲證：「面如滿月眼如球，淡黃袍服繡花禽。繡上下飄彩，腹內元機海深。五行道術般般會，瀟灑豆成兵件件精。兌地行瘟使者，正屬西方庚辛金。」話說木吒大喝曰：你是何人，敢將左道邪術傷吾兄長，使他頭疼？想就是你了。李奇曰：非也。乃是吾道兄周信，吾乃呂岳門人。李奇是也。木吒大怒，都是一班左道邪黨，輕移大步，執劍當空來取李奇。李奇手中劍劈面交還，二人步戰之



間劍分上下。要賭雌雄。一個是肉身成聖的木吒。施威仗勇。一個是瘟部內有名的惡煞。展開凶光。往來未及五七回合。李奇便走。木吒隨後趕來。二人步行趕不上一箭之地。李奇取出一旛。拿在手中。對木吒連搖數搖。木吒打了一個寒噤。不去追趕。李奇也全然不理。逕進大營去了。且說木吒一會兒面如火紙。渾身上如火燎。心中似油煎。解開袍服。赤身來見子牙。只叫不好了。子牙大驚。急問怎的這等回來。木吒跌倒在地。口噴白沫。身似炭火。子牙命扶往後營。子牙問掠陣官木吒如何這樣回來。掠陣官把木吒追趕搖旛之事說了一遍。子牙不知其故此。又是左道之術。心中甚是納悶。且說李奇進營。回見呂岳道人。問曰。今日會的何人。李奇曰。今日會木吒。弟子用法旛一展。無不響應。因此得勝。回見師尊。呂岳大悅。心中樂甚。乃作一歌。不負玄門訣。工夫修煉來。爐中分好歹。火內辨三才。陰陽定左右。符印最奇哉。仙人逢此術。難免殺身災。呂岳作罷歌。鄭倫在旁。口稱老師。二日成功。未見擒人捉將。方纔聞老師作歌。最奇。甚是歡喜。其中必有妙用。請示其詳。呂岳曰。你不知吾門人所用之物。俱有玄妙。只略展動了。他自然絕命。何勞持刀用劍殺他。鄭倫聽說。贊嘆不已。次日呂岳令朱天麟。今日你去走一遭。也是你下山一場。朱天麟領法旨。提劍至城下。大呼曰。着西岐能者會吾。有探事的報入相府。子牙雙眉不展。問左右曰。誰去走一遭。旁有雷震子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雷震子出城。見一道入生的兇惡。怎見得有詩為證。巾上斜飄百合纓。面如紫棗。眼如鈴。身穿紅服如噴火。足下麻鞋似水晶。絲絲結就陰陽扣。寶劍揮開神鬼驚。行瘟部內居雜位。正按南方火內丁。話說雷震子大呼曰。來的妖人。仗何邪術。敢困吾二位道兄也。朱天麟笑曰。你自恃猙獰。古怪發此大言。誰來怕你。是你也不知我是誰。吾乃九龍島的朱天麟。便是。你通名來。也是我會你一番。雷震子笑曰。諒爾不過一草莽之夫。焉能有甚道術。雷震子把風雷翅分開。飛起空中。使動黃金棍。劈頭就打。朱天麟手中劍。急架相還。二人相交。戰未數合。大抵雷震子在空中。使起黃金棍。往下打將來。朱天麟如何招架得住。只得就走。雷震子方纔要趕。朱天麟將劍往雷震子一指。好雷震子在空中。架不住風雷二翅。一聲響。落下來。便往西岐城內跳將進來。走至相府。子牙一見走來之勢不好。子牙出席。急問雷震子曰。你為何如此。雷震子不言。只是把頭搖。一交跌倒在地。子牙仔細定睛。看不出他蹊蹺緣故。心中十分不樂。命擡進後廳調息。子牙納悶。且說朱天麟回見呂岳。言如法治雷震子。無不應聲而倒。呂道人大悅。次日又着楊文輝來城下請戰。左右報入相府。今日又是一位道人搦戰。子牙聞報。

心上躊躇。一日換一箇道者。莫非又是十絕陣之故事。子牙心中疑惑。只見龍鬚虎要去見陣。子牙許之。龍鬚虎出城。見一道人。面如紫草。髮似鋼鍼。頭戴魚尾金冠。身穿卓服。飛步而來。怎見得有詩爲證。頂上金冠排魚尾。面如紫草眼光輝。絲絛彩結扣連環。寶劍欲開天地髓。草履斜登雲霧生。胸藏秘訣多文斐。封神臺上有他名。正按坎宮壬癸水。話說龍鬚虎見道人大呼曰。來者何人。楊文輝一見大驚。看龍鬚虎形相古怪稀奇。問曰。通過名來。龍鬚虎曰。吾乃姜尚門人。龍鬚虎是也。楊文輝大怒。仗劍來取龍鬚虎。發手有石。只管打將下來。楊文輝不敢久戰。掩一劍便走。龍鬚虎隨後趕來。楊文輝取出一條鞭。對着龍鬚虎一頓轉。龍鬚虎忽的跳將回去。發着石頭。盡行力氣。打進西岐。直打到相府。又打上銀安殿來。子牙忙著兩邊將軍快與吾拿下去。衆將官用鈞連鎗。鈞倒在地。網將起來。龍鬚虎口中吐出白沫。朝着天睜着眼。只不作聲。子牙無計可施。不知就裏。這個是瘟部中四個行瘟使者頭一位。周信按東方使者用的。聲名曰頭疼聲。第二位李奇按西方使者用的。聲名曰散瘟鞭。故此瘟部之內。先着四個行瘟使者。先會門用的。劍名曰昏迷劍。第四位楊文輝按北方使者用的。鞭名曰散瘟鞭。故此瘟部之內。先着四個行瘟使者。先會門人。此乃子牙一災。又至姜子牙那裏。得知子牙正在府中。謂楊戩曰。吾師言三十六路伐西岐。算將來有三十路矣。今日又逢此道者。把吾四個門人困住。聲叫痛苦。使吾心下不忍。如何是好。將奈之何。正議間。忽旗門官報曰。有位三隻眼道人。請丞相答話。哪吒楊戩在傍曰。今連戰五日。一日換一個。不知他營中有多少截教門人。師叔會他。便知端的。子牙傳令擺隊。伍出城。炮聲響亮。兩扇門開。左右列與周滅紂英雄。前後立玉虛門下。且說呂岳見子牙出城。兵勢嚴整。果然比別人不同。正是。果然紀律分嚴整。不亞當年風后強。話說子牙見黃旛脚下有一道人。穿大紅袍服。面如藍靛。髮似砂珠。三目圓睜。騎金眼駝。手執寶劍。大呼曰。來者可是姜子牙麼。子牙答曰。然也。子牙曰。道兄是那座名山。何處仙府。今往西岐。屢敗吾門下。道兄何所見而爲今紂王無道。周室興仁。天下共見。從來人心歸順。真主道兄何必強爲。常言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今我周鳳鳴岐山。英雄問出。豪傑歸心。道兄又何待逆天而行。任一己私意哉。况道兄在道門久鍊。豈不知封神榜乃三教聖人所定。非吾一己之私。今吾奉玉虛符命。扶助真主。不過完天地之劫數。成氣運之遷移。今道兄既屢得勝。不過一時僥倖成功。若是劫數來臨。自有破你之術。勸道兄不得恃強。自貽伊戚。呂岳曰。吾乃九龍島鍊氣之士。名爲呂岳。只因你等特闡教門人。悔吾截教。故令四個門人。

略略使你知道。今日特來會你一會。共決雌雄。只是你死日甚近。幸無追悔。你聽我道來。〔截教門中我最先。玄中妙訣許多。言五行道術尋常事。駕霧騰雲只等閒。腹內離龍併坎虎。捉來一處自熬煎。鍊就純陽乾健體。九轉還丹把壽延。八極神遊真自在。逍遙任意大羅天。今日降臨西岐地。早早投戈免罪愆。〕呂岳道罷。才笑曰。據道兄所談。不過峨眉山如趙公明。三仙島雲霄瓊霄碧霄之道。一旦俱成畫餅。料道兄此來。不過自取殺身之禍耳。呂岳大怒罵曰。姜尚。你有什么能敢發如此狂言。縱開金眼駝。執手中劍飛來直取。子牙劍急架忙迎。楊戩在旁。縱馬搖刀飛來大呼曰。師叔。弟子來也。楊戩不分好歹。照頂上刺來。呂岳手中劍架刀隔劍。哪吒登開風火輪。使開火尖鎗。沖殺過來。黃天化在旗門脚下。忍不住心頭火起。雖然是蘇侯放歸吾父子。難道我不如他們。只要成功。顧不得了。催開玉麒麟。殺將過來。把呂岳圍在當中。且言旗門下鄭倫。看見黃天化殺將過來。呀的一聲。幾乎墜於獸下。長吁嘆曰。誰知我爲紂王擒將立功。原來主將有意歸周。又將黃家父子放回去了。鄭倫自思。這番捉住。即時打死。絕其他念。急催開金睛獸。大呼黃天化曰。吾來也。天化見了饑人。撥轉麒麟。雙鎗并起。力敵鄭倫。哪吒見黃天化敵住了鄭倫。恐怕有失。忙登回風火輪。把鎗劈心就刺鄭倫。大叫曰。黃公子。你去拿呂岳。吾來殺此匹夫。鄭倫曾被哪吒乾坤圈打過一回。大抵心中十分怕他。縱戰俱是不濟。先是留心。意防哪吒動手。且說子牙見楊戩使刀敵住呂岳。又見黃天化助力。十行孫也提那鐵棍。滾將進來。鄧嬋玉在轅門下看戰。呂岳見周將有增。隨將心手搖動。三百六十骨節。霎時現出三頭六臂。一隻手執形天印。一隻手擎住瘟疫鐘。一隻手持定形瘟幡。一隻手執指瘟劍。雙手使劍。現出青面獠牙。子牙見了呂岳。現如此形相。心中十分懼怕。楊戩見子牙怯戰。即將馬走出圈子外。命金毛童子拿金丸在手。拽滿扣兒。一金丸是打中呂岳肩背。黃天化見楊戩成功。把玉麒麟跳遠去。回手一火龍標。把呂岳腿上打了一標。子牙見呂岳着傷。祭起打神鞭。這一鞭正中呂岳響一聲。墜下金眼駝來。借土遁去了。鄭倫見呂岳失機。不能取勝。心下一慌。被哪吒一鎗正中肩背。幾乎閃下獸來。敗進營門。子牙不趕。鳴金收兵。且說蘇侯父子在轅門。見呂岳失機。着了重傷。鄭倫也着了傷。心中大悅。這匹夫該當如此。呂岳回營進中軍帳坐定。被打神鞭打的三昧火從竅中而出。四門人來問老師曰。今日不意反被他取了勝。呂岳曰。不妨。吾自有道理。隨將葫蘆中取藥。自啖。仍復笑曰。姜尚。你雖然取勝一時。你怎逃滅一城生靈之禍。鄭倫着傷。呂岳又將藥救之。呂岳至一更時分。命四門人

每一人拿一葫蘆瘟丹借五行遁進西岐城。呂岳乘了金眼蛇，也在當中把瘟丹用手抓着，往城中按東西南北，灑至三更方回不表。且說西岐城中，那知此丹俱入井泉河道之中，人家起來必用水火爲急濟之物，大家小戶，天子文武士庶人等，凡喫水者，滿城盡遭此厄，不一二日，一城中煙火全無，街道上并無人走，皇城內人聲寂止，靜開有聲喚之音，相府內衆門人也逢此難，內有二人不遭此殃，哪吒乃蓮花化生，楊戩有元功變化，故此無災。二人見滿城如此，心下十分着慌，哪吒進內庭看武王，楊戩在相府照顧，又不時要上城看守，二人計議，城中止有二人，若是呂岳加兵攻打，如之奈何？楊戩曰：不妨，武王乃聖明之君，其福不小，師叔該有這處苦楚，定有高明之士來佐，不言二人在城上商議。且說呂岳散了瘟丹，次日在帳前對蘇侯等言曰：我今一日與汝等成功，不用張弓隻箭，六七日之內，西岐一羣生靈盡皆死絕，爾等速速奏凱回兵，不負我下山一遭。鄭倫曰：連日西岐不見城上有人，呂岳曰：一羣衆生，盡逢大劫，不久身亡。鄭倫曰：既西岐城人民俱遭困厄，何不調一枝人馬殺進城中，剪草除根？呂岳曰：也使得，鄭倫欣然領了蘇侯令，調出人馬來方出商營，且說楊戩在城上看見鄭倫調兵出營，哪吒着慌，問楊戩曰：人馬殺來，你我二人焉能抵禦大衆人馬？楊戩曰：不要忙，吾自有退兵之策。楊戩連忙把土與草拿了兩把，望空中一灑，喝聲疾，西岐城上盡是彪軀大漢，往來耀武，鄭倫擡頭看時，見城上人馬反比前不相同，故此不敢攻城。詩爲證：「楊戩神機妙術奇，呂岳空自費心機。武王洪福包天地，應合姜公遇難時。」話說鄭倫見西岐城上人馬軒昂，驍勇不敢進城，徐徐退進營來，見呂岳言曰：城上有人，且說楊戩雖用此術，不過一時三刻，且救目前之急，不能當久。哪吒正憂煩間，聽得空中鶴唳之聲，原來是黃龍真人跨鶴而來，落在城上，哪吒楊戩下拜，口稱老師。真人曰：你師父可曾來？楊戩答曰：家師不曾來。黃龍真人至相府來看子牙，又入內庭看過武王，復出皇城上了城。玉鼎真人方駕縱地金光法而至，黃龍真人曰：道兄爲何來遲？玉鼎真人曰：我借金光縱地，故此來遲。今呂岳將此異術治此一郡衆生，遭逢大厄，今若楊戩速往火雲洞見三聖大師，速取丹藥，可救此愆。楊戩領命，逕往火雲洞來，正是：「足踏五行生霧彩，週遊天下只須臾。」話說楊戩借土遁來至火雲洞，此處雲生八處，霧起四方，挺生秀柏，屈曲蒼松，真好所在，怎見得：「巨鏡東南中天勝，岳芙蓉峯龍籠紫蓋嶺，巍峨百草含香味，爐煙鶴唳，上有玉虛之寶錄。朱陵之靈臺，舜巡禹禱，玉簡金書樓閣飛青鸞，亭臺隱紫霧，地設名山雄宇宙，天開仙境透三清。幾個桃梅花正放，滿山

瑤草色皆舒，龍潛澗底，虎伏崖前，幽鳥如訴語，馴鹿近人行，白鶴伴雲棲，老檜青鸞丹鳳，向陽鳴，火雲福地真仙境。金闕仁慈治世公。話說楊戩不敢擅入，伺候多時，只見一童兒出洞，府楊戩上前稽首曰：「師兄，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徒楊戩，今奉師命，特到此處參謁三聖老爺，借師兄轉達一聲。」童兒曰：「你可知道三聖人是誰？如何以老爺相稱？」楊戩欠身曰：「弟子不知。」童兒曰：「你不知不怪你，此三聖乃天地人三皇帝。主楊戩曰：多感師兄指教，其實弟子不知。」童兒進洞府，少時出來曰：「三位皇爺命你相見。」楊戩進洞府，見三位聖人，當中一位頂生二角，左邊一位披葉蓋肩，腰圍虎豹之皮，右邊一位身穿帝服，楊戩不敢僭越階次，只得倒身下拜，言曰：「弟子楊戩奉玉鼎真人之命，今爲西岐武王，因呂岳助蘇護征伐其地，不知用何道術，將一郡生民盡行臥床不起，呻吟不絕，晝夜不甯，武王命在旦夕，姜尚死在須臾，弟子奉師命，特懇金容大法慈悲，救拔無辜生靈，實乃再造洪恩，德如淵漁，楊戩訴罷，當中一位聖人乃伏羲，皇帝謂左邊神農曰：「想吾輩爲君和八卦定禮樂，併無禍亂，方今商運常衰，干戈四起，想武王德業日盛，紂惡貫盈，以周伐紂，此是天數，但申公豹扭轉天心，助惡爲虐，邀請左道，大是可恨，御弟不可辭勞，轉濟周功，不負有德之業。」神農答曰：「皇兄此言有理，忙起身入後，取了丹藥，付與楊戩曰：「此丹三粒，一粒救武王宮眷，一粒救子牙諸多門人，一粒用水化開，用楊枝細灑西城，凡有此疾者，傳名爲之染疫，楊戩叩首在地，拜謝出洞，神農復叫楊戩分付曰：「你且站住，神農出來一同往紫芝崖來，尋了一遍，忽然拔起一草，遞與楊戩，你將此寶帶回人間，可治傳染之疾，若凡世間遭此苦厄，先取此草服之，生疾自愈。」楊戩接草跪而啓曰：「此草何名？留傳人間救濟寒疫，懇切示明。」神農道：「你聽我道來，有偈爲證。」此草生來蓋世無紫芝崖下，用了夫常桑曾說玄中妙，寒門發表是柴胡。話說楊戩得此柴胡草，并丹藥，離了火雲洞，逕往西岐而來，早至城上，見師父回話，王鼎真人問取丹藥一事，如何？楊戩把神農分付的言語，細細說了一遍，玉鼎真人依法而行，將三粒丹藥，如法製度，果然好丹藥，正是「聖主洪福無邊遠，呂岳何須枉用心。」話說呂岳過了七八日，在營對衆門人曰：「西岐人民，想已盡絕。」蘇侯在中軍聽得呂岳道人之言，心下十分不樂，又過數日，蘇侯暗出大營，來看西岐城上，只見旌旗依舊，往來不斷，行人看哪吒精神抖擻，楊戩氣概軒昂，心下大悅。呂岳之言，不過惑惑吾等耳，可將言語激他一番，遂進中軍，對呂岳曰：「老師言西岐人民盡絕，如今反有人馬往來，戰將威武，此事不實了，老師將何法處之，不可以前言爲戲。」呂岳聞言，起

身曰豈有此理。蘇侯曰：「此不才適纔經目，看將來的，豈敢造次亂言。」呂岳就出營一看，果然如此，指一算，不覺失聲大叫曰：「原來玉鼎真人往火雲洞借了丹藥，以救此一城生靈之厄，忙命四門人鄭倫、卞等每門調三千人馬，乘他身弱無力支持，殺進城中，盡行屠戮。」鄭倫領命來問蘇侯，調人馬破西岐。蘇侯情知呂岳不能破子牙，遂將一萬二千人馬調出。周信領三千往東門殺來，李奇領三千往西門殺來，朱天麟領三千往南門殺來，楊文輝領三千同呂岳往北門殺來。鄭倫在城外打點進城，且說哪吒在城上看見成湯營裏發出人馬殺奔城前，忙見黃龍真人曰：「城內空虛，止有四人馬能護持得來。」黃龍真人曰：「不妨。」命楊戩你往東門迎敵，開門讓他進來，吾自有道理。哪吒你往西門，也是如此。玉鼎真人你在南門，我貧道在北門，把他誑進城來，我自自有道理處治。且說呂岳把四個門人點出來，取西岐城，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九回

### 殷洪下山收四將

紂王惡極已無恩，安得延綿及子孫。非是申公能反國，只因天意絕商門。  
收來四將皆逢劫，白過三災若返魂。塗炭一場成個事，封神臺上泣啼痕。

話說周信領三千人馬殺至城下，一聲響，沖開東門，往城裏殺來。金鼓喧天，喊聲大振。楊戩見人馬俱進了城，把三尖刀一擺，大呼周信是你自來取死，不要走。喫吾一刀。周信大怒，執劍飛來，直取楊戩的刀，迎面交還。話分兩頭，李奇領三千人馬殺進西門，有哪吒截住，斷殺朱天麟，領人馬殺進西門，有玉鼎真人截住去路。楊文輝同呂岳殺進北門，只見黃龍真人跨鶴大喝一聲：「呂岳慢來，你欺敵擅入西岐，真如魚游釜中，烏投網裏，自取其死。」呂岳一見是黃龍真人，喝曰：「你有何能，敢出此大言？」將手中劍來取真人，真人忙用劍遮架，正是：「神仙殺或相逢日，只得將身向火中。」黃龍真人用雙劍來迎，呂岳在金眼駝上，現出三頭六臂，大顯神通。一位是了道真仙，一位是瘟部鼻祖，不說呂岳在北門，且說東門楊戩戰周信，未及數合，楊戩恐人馬進來，殺戮城中百姓，隨將哮天犬祭在空中，把周信夾頸子上一口咬住，不放。周信欲待掙時，早被楊戩一刀揮為兩段。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楊戩大殺商兵，三軍逃出城來，各顧性命。楊戩往中央來接應，且說在哪吒西門，與李奇大戰交鋒，未及數合，李奇並非哪吒敵手，被

哪吒乾坤圈打倒在地，脅下加了一鎗，一靈也往封神臺去了。玉鼎真人在南門戰朱天麟，楊戩飛馬接應，只見哪吒殺了李奇，登風火輪，趕殺士卒，勢如猛虎。三軍逃走，呂岳戰黃龍真人，真人不能敵，且敗往正中央，楊文輝大叫，拿住黃龍真人，哪吒聽見三軍吶喊，振盪山川，急來看時，見呂岳三頭六臂，追趕黃龍真人，哪吒大叫曰：呂岳不要恃勇，吾來了，把鎗斜刺裏殺來。呂岳手中劍架鎗大戰，哪吒正戰，楊戩馬到，使開三尖刀，如電光耀目。玉鼎真人祭起斬仙劍，誅了朱天麟，又來助楊戩，哪吒會戰呂岳，西岐城內只有呂岳、楊文輝二人，且說子牙坐在銀安殿，其疾方愈，未能復元。左右站立幾個門人，雷震子、金吒、木吒、龍鬚虎、黃天化、土行孫，只聽的喊聲振地，鑼鼓齊鳴。子牙慌問衆門人，衆門人俱曰：不知，傍有雷震子曰：待弟子看來，把風雷翅飛開空中一看，知是呂岳殺進城來，忙轉身報於子牙。呂岳欺敵，殺入城來，金吒、木吒、黃天化聞言，恨呂岳深入骨髓，五人同聲大叫：今日不殺呂岳，怎肯干休。齊出相府，子牙阻攔不住。呂岳正戰之間，只見金吒大呼曰：兄弟不可走了，呂岳忙把遁龍椿祭在空中，呂岳見此寶落將下來，忙將金眼駝拍一下，那駝四足就起風雲，方欲起去，不防木吒將吳鉤劍祭起，砍來，呂岳躲不及，被劍砍下一隻勝臂，負痛逃走。楊文輝見勢不好，亦隨師敗下陣去。且說呂岳敗走來至一山，心中十分驚懼，下了坐騎，倚松靠石，少憩片時。對楊文輝曰：今日之敗，大辱吾九龍島聲名，如今往那裏去覓一道友來報吾今日之恨，話猶未了，聽得腦後有人唱道：情而來歌曰：「烟霞深處隱吾軀，修煉天皇訪道機。一點真元無破漏，易拖白虎過橋西。消磨天地須臾，人稱我真客伴龍虎，守茅廬過幾世，固守男兒。」呂岳聽罷，回頭一看，見一人非俗非道，頭戴一頂盔，身穿道服，手執降魔杵，緩緩而來。呂岳立身言曰：來的道者是誰？其人答曰：吾非別人，乃金庭山玉屋澗道行天尊門下韋護是也。今奉師命下山，佐師叔子牙東進五關，滅紂，今先往西岐擒拿呂岳，以爲進見之功。楊文輝聞言大怒，大喝一聲曰：你這廝好膽，大敢說欺心大話，縱步執劍來取韋護。韋護笑曰：事有湊巧，原來此處正與呂岳相逢。二人潛移虎步，大殺山前，只三五回合，韋護祭起降魔杵，怎見得好寶貝，有詩爲證：「曾經煨煉爐中火，製就降魔杵一根，護法沙門多有道，文輝遇此絕真魂。」話說此寶拿在手中，輕如灰草，打在人身上，重似泰山。楊文輝見此寶落將下來，方要脫身，怎免此厄。正中頂上，可憐打得腦漿迸出，一道靈魂，進封神臺去了。呂岳又見折了門人，心中大怒，大喝曰：好孽障，敢如此大膽，欺侮於我，提手中劍飛來直取，見韋護展開寶杵，變化無窮，一個是護三

教法門全真。一個是第三部瘟部正神降家來往有五七回合。韋護又祭起寶杵呂岳觀之。料不能破此寶。隨借土遁駕黃光而去。韋護見走了呂岳。收了降魔杵。逕往西岐來。早至相府門官通報。有一道人求見。子牙聽得是道者。忙道請來。韋護至簷前。倒身下拜。口稱師叔。弟子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門下。韋護是也。今奉師命來佐師叔。共輔西岐。弟子中途曾遇呂岳兩下交鋒。被弟子用降魔杵打死了一個道者。不知何名單走了呂岳。子牙聞言大悅。且言呂岳回九龍島鍊瘟傘不表。且說蘇侯被鄭倫阻住。不肯歸周。心下十分不樂。自思屢屢得罪了子牙。如何是好。且不言蘇侯納悶。話分兩頭。且言太華山雲霞洞赤精子。只因削了項上三光。潛消胸中五氣。默坐於洞中。保養天元。只見有玉虛宮白鶴童子持札而至。赤精子接見白鶴童兒。開讀御札謝恩畢。方知姜子牙登臺拜將。請師叔西岐接駕。赤精子打發白鶴童兒回宮。忽然見門人殷洪在旁。道人曰徒弟。你今在此。非是了道成仙之人。如今武王乃是仁聖之君。有事於天下。伐罪弔民。你姜師叔合當封拜東進五關。會諸侯於孟津。滅獨夫於牧野。你即下山助子牙一臂之力。只是你有一件事掣肘。殷洪曰老師。弟子有何事掣肘。赤精子曰你乃是紂王親子。你決不肯佐周。殷洪聞言。將口中牙一挫。二目圓睜。道老師在上。弟子雖是紂王親子。我與妲己有百世之讎。父不慈。子不孝。他聽妲己之言。劓吾母之目。烙吾母二手。在西宮死於非命。弟子時時飲恨。刻刻痛心。怎能得此機會。拿住妲己。以報吾母沈冤。弟子雖死無恨。赤精子聽罷。大悅。你雖有此意。不可把念頭改了。殷洪曰弟子怎敢有負師命。道人忙取紫綬仙衣。陰陽鏡。水火鋒。拿在手中。曰殷洪。你若是東進時。倘過佳夢關。有一火靈聖母。他有金靈冠。戴在頭上。放金霞三四十丈。罩着他一身。他看得見你。你看不見他。你穿此紫綬仙衣。可救你刀劍之災。又取陰陽鏡付於殷洪。徒弟此鏡半邊紅。半邊白。把紅的一晃。便是生路。把白的一晃。便是死路。水火鋒可以隨身護體。你不可遲留。快收拾去罷。吾不久也。至西岐。殷洪收拾。辭了師父下山。赤精子暗想我為子牙故。將洞中之寶。盡付於殷洪去了。他終是紂王之子。倘若中途心變。如之奈何。那時節反為不美。赤精子忙叫殷洪。你且回來。殷洪曰弟子既去。老師又令弟子回來。有何分付。赤精子曰吾把此寶俱付與你。切不可忘吾之言。保紂伐周。殷洪曰弟子若無老師救。上高山。死已多時。豈能望有今日。弟子怎敢背師言而忘之理。赤精子曰從來人面是心非。如何保得到底。你須是對。我發個誓來。殷洪隨口應曰弟子若有他意。四肢俱成飛灰。赤精子曰出口有願。你去罷。且說殷洪離了洞府。借



士遁往西岐而來。正是「神仙道術非凡術，足踏風雲按五行。」話說殷洪駕土遁正行，不覺落將下來。一座古古怪怪的高山，好凶險，怎見得，有詩爲證：「頂巔松柏接雲青，石壁荆榛掛野籐。萬丈崔嵬峯嶺峻，千層峭險壑崖深。蒼苔碧蘚鋪陰石，古檜高槐結大林。林深處處聽幽鳥，石罅層層見虎行。澗內水流如瀉玉，巖旁花落似堆金。山勢險惡難移步，十步全無半步平。狐狸麋鹿成雙走，野獸玄猿相對吟。黃梅熟杏真堪食，野草閒花不識名。」話說殷洪看罷山景，只見茂林中一聲鐘響，殷洪見一人面如亮漆，海下紅鬚，兩道黃眉，眼如金鏡，皂袍烏馬，身穿一付金鎖甲，用兩條銀裝鋼滾上山來，大吐一聲，如同雷鳴，問道：「你是那裏道童，敢探吾之巢穴，劈頭就打一鬮。」殷洪忙將水火鋒急架，忙迎步馬交還山下，又有一人大叫曰：「長兄，我來了。」那人戴虎鬚，腦面如赤，滾海下長鬚，用駝龍騎黃驃馬，雙戰殷洪，殷洪怎敵得過。二人心下暗想：「吾師曾分付陰陽鏡，按人生死今日試他一試。」殷洪把陰陽鏡拿在手中，把一而白的對着二人，一晃要二人坐不住鞍轡，撞下塵埃。殷洪大喜，只見山下又有二人上山來，更是凶惡。一人面如黃金，短髮虬鬚，穿大紅披銀甲，坐白馬，用大刀，真是勇猛。殷洪心下大怯，把鏡子對他一晃，那人又跌下鞍轡。後面一人見殷洪這等道術，滾鞍下馬跪而告曰：「望仙長大發慈悲，赦免三人罪愆。」殷洪曰：「吾非仙長，乃紂王殿下殷洪是也。那人聽了，叩頭在地曰：「小人不知千歲駕臨，吾兄亦不知，望求恕饒。」殷洪曰：「吾與你非是敵國，決不害他。」將那陰陽鏡把紅的一面對三人，一晃，三人齊醒回來，躡身而起，大叫曰：「好妖道，敢侮欺我等。」傍立一人大呼曰：「長兄不可造次，此乃是殷殿下也。」三人聽罷，倒身下拜，口稱千歲。殷洪曰：「請問四人高姓大名，內一人應曰：「某等在此。」二龍山黃鋒嶺，嘯聚綠林，末將姓龐名弘，此人姓劉名甫，此人姓苟名章，此人姓畢名環。殷洪曰：「觀你四人一表非俗，真是當世英雄，何不隨我至西岐去。」助武王伐紂如何。」劉甫曰：「殿下乃成湯苗裔，反不佐紂王而助周武，者何也。」殷洪曰：「紂王雖是吾父，他絕滅彝倫，有費君道爲天下所共棄，吾故順天而行，不敢違逆。你此山如今有多少人馬。」龐弘答曰：「此山有三千人馬。」殷洪曰：「既是如此，你們同吾往西岐，不失人臣之位。」四人答曰：「若千歲提攜，乃貴人所照，敢不如命。」四將隨將三千人馬，改作官兵，打西岐號色，放火燒了山寨，離了高山，一路上前正是「殺死冲空人馬走，遺場異事又來侵。」話說人馬非一日行在中途，忽見一道人跨虎而來，衆人大叫：「虎來了。」道人曰：「不妨，此虎乃是家虎，不敢傷人，煩你報與殷殿下說。」有一道者要見軍士報至馬前曰：「啓千歲，有一道者要見。」

洪原是道人出身。命左右住了人馬，請來相見。少時見一道者飄然而來，白面長鬚，上帳見殷洪，打個稽首。殷洪亦以師禮而待。殷洪問曰：道長高姓？道人曰：你師與我一教，俱是玉虛門下。殷洪欠身，口稱師叔。二人坐下。殷洪問師叔高姓大名。今日至此，有何見諭？道人曰：吾乃是申公豹也。你如今往那裏去？殷洪曰：奉師命往西岐，助武王伐紂。道人正色言曰：豈有此理？紂王是你甚麼人？殷洪曰：是弟子之父。道人曰：天必順之，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其愆尤。申豹笑曰：你乃愚迷之人，執一之夫，不知大義。你乃成湯苗裔，雖紂王無道，無子伐父之理。况百年之前，特為繼嗣之人，你何不思社稷為重，聽何人之言，忤逆滅倫？為天下萬世之不肖，未有若殿下之甚者。你今助武王伐紂，倘有不測，一則宗廟被他人之所壞，社稷被他人之所有，你久後死於九泉之下，將何顏相見？你始祖哉殷洪，被申公豹一遍言語，說動其心，低頭不語，默默無言。半晌言曰：老師之言，雖則有理，我曾對吾師發咒，立意來助武王申公豹曰：你發何咒？殷洪曰：我發誓說：如不助武王伐紂，四肢俱成飛灰。申公豹笑曰：此乃牙痛咒耳。世間豈有肉成爲飛灰之理？你依我之言，改過念頭，竟去伐周。久後必成大業，庶幾不負祖宗廟社之靈。我乃一片真心耳。殷洪彼時聽了申公豹之言，把赤精子之語，丟了腦後。申公豹曰：如今西岐有冀州侯蘇護征伐，你此去與他合兵一處，我再與你請一高人來助你成功。殷洪曰：蘇護女姐已將吾母害了，我怎肯與仇人之父共居？申公豹笑曰：怪人須在腹相見，有何妨？你成了天下，任你將他怎麼去報母之恨，何必在一時？自失機會。殷洪欠身謝曰：老師之語大是有理。申公豹說反了殷洪，跨虎而去。正是：堪恨申公多饒舌，殷洪難免這災運。且說殷洪改了西周號色，打着商朝旗號，一日到了西岐。果見蘇侯大營，扎在城下。殷洪命龐弘去，命蘇侯來見。龐弘不知就裏，隨上馬到營前，大呼曰：殷殿下駕臨，令冀州侯去見。有探事馬報入中軍，啓君侯營外有殷殿下兵到。傳令來令君侯去見。蘇侯聽罷，沉吟曰：天子殿下久已湮沒，如何又見殿下？况我奉敕征討，身爲大將，誰敢令我去見？因分付旗牌官：你且將來人領來軍政司來領。龐弘隨隨至中軍，蘇侯見龐弘生得兇惡，相貌蹊蹺，便問來者曰：你是那裏來的兵？是那個殿下命你來至此？龐弘曰：此乃是二殿下之令，命未將來令老將軍蘇侯聽罷，沉吟曰：當時有殷郊殷洪綁在紂頭樁上，被風刮不見了，那裏又有個二殿下殷洪也？傍有鄭倫啓曰：君侯聽稟，當時既有被風刮去之異，此時就有一個不可解之理想，必

當時被那一位神仙收去。今見天下紛紛，刀兵四起，特來扶助家國，亦未可知。君侯且到他行營，看其真假，便知端的。蘇侯從其言，隨出大營，來至轅門。龐洪進營，回覆殷洪曰：「蘇護在轅門等令，殷洪聽得，命左右令來。」蘇侯鄭倫至中軍行禮，欠身打躬曰：「末將甲冑在身，不能全禮，請問殿下。」殷洪曰：「孤乃當今嫡派次子，殷洪只因父王失政，把吾兄弟綁在絞頭樁上，欲待行刑，天不亡我，有海島高人將吾救拔。故今日下山，助你成功。又何必問我？」鄭倫聽罷，以手加額曰：「以今日之遇，正見社稷之福。」殷洪令蘇護合兵一處，殷洪進營，問連日可曾與武王會兵，以分勝負。蘇侯把前後大戰一一說了一遍。殷洪在帳內，改換王服。次日，領衆將出營請戰，有報馬報入相府，啓丞相：「外有殷殿下請戰。」子牙曰：「紂王乏嗣，焉得又有殿下提兵？旁有黃飛虎曰：『當時殷郊殷洪綁在絞頭樁上，被風刮去，想必今日回來。』末將認得他，待吾出去，便知真假。」黃飛虎領令出城，有子黃天化壓陣，黃天化、天爵父子五人一齊出城。黃飛虎在坐騎上，見殷洪身穿王服，左右擺着龐劉荀畢四將，後有鄭倫爲左右護衛，使真是齊整。看殷洪出馬，怎見得有詩爲證：「束髮金冠火燄生，連環鎧甲長征雲。紅袍上面團龍現，腰束擲兵走獸裙。紫綬仙衣爲內襯，暗掛希奇水火鋒。拿人捉將陰陽鏡，腹內安藏秘五行。」坐下走陣逍遙馬，手提方天戟，一根龍鳳旛，上書金字，紂王殿下見殷洪，「話說黃飛虎出馬，問曰：『來者何人？』殷洪離飛虎十有餘年，不想飛虎歸了西岐，一時也想不到。殷洪答曰：『吾乃當今次殿下，殷洪是也。你是何人，敢行叛亂？』今奉敕征西，早早下騎受縛，不必我費心。莫說西岐姜尚乃崑崙門下之人，若是惱了我，連你西岐寸草不留。定行剿絕。」黃飛虎聽說，答曰：『殿下，吾非別人，乃開國武成王黃飛虎是也。殿下暗想此處，難道也有個黃飛虎？』殷洪把馬一縱，搖戟來取黃飛虎。催神牛手中鎗急架忙迎，牛馬相交，鎗戟並舉，這一場大戰，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回 馬元下山助殷洪

玄門久鍊紫真宮。

暴虐無端性更殘。

五厭貪癡成惡孽。

三花善果屬欺誑。

紂王帝業桑林晚。

周武軍威瑞雪寒。

堪嘆馬元成佛去。

西岐猶自怯心剋。

話說黃飛虎大戰殷洪，二騎交鋒，鎗戟上下來往，相交約有二十回合。黃飛虎鎗法如風馳電掣，往來如飛，搶入懷。

中殷洪招架不住，只見龐弘走馬來助。這壁廂黃天祿縱馬搖槍，敵住龐弘。劉甫舞刀飛來，黃天爵也來接住。麴毅荷章見衆將助戰，也冲殺過來。黃天祥年方十四歲，大呼曰：「少待吾來！」鎗馬搶出，大戰荷章。舉環使鎗走馬殺來，黃天化舉雙鎗殺。王說殷洪敵不住黃飛虎，把鎗一掩就走。黃飛虎趕來，殷洪取出陰陽鏡，把白光一晃，黃飛虎滾下騎來。早被鄭倫殺出陣前，把黃飛虎搶將過去了。黃天化見父親墜騎，棄了舉環，趕來救父。殷洪見黃天化坐的，是玉麒麟，知是道德之士，恐被他所算，忙取出鏡子，如前一晃，黃天化跌下鞍橋，也被擒了。荷章欺黃天祥年幼，不以爲意，被天祥一鎗正中左腿，敗回行營。殷洪一陣擒二將，掌得勝鼓回營，且說黃家父子五人出城，倒擒了兩個去，止剩三個回來。進相府泣報子牙，子牙大驚，問其原故。天爵言：「將鏡子一晃，即便拿人，訴說一遍，子牙十分不悅。且言殷洪回至營中，令把擒來二將擡來。殷洪明明賣弄他的道術，把鏡子取出來，用紅的半邊一晃，黃家父子睜開二目，見身上已被繩索網住，及推至帳前。黃天化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黃飛虎曰：「你不是二殿下，殷洪喝曰：「你怎見得我不是？」黃飛虎曰：「你既是二殿下，你豈不認得我武成王黃飛虎當年你可記得我在十里亭前放你，午門前救你，殷洪聽罷，呀的一聲，你原來就是大恩人黃將軍。殷洪忙下殿，親解其縛，又令放了黃天化。殷洪曰：「你爲何降周？」飛虎欠身打躬曰：「殿下在上，臣愧不可言。紂王無道，因欺臣妻，故此棄暗投明，歸投周主。况今三分天下，有二歸周，天下八百諸侯，無不臣服。紂王有十大罪，得罪天下，醜戮大臣，炮烙正士，剖賢人之心，殺妻戮子，荒淫不道，洗滌冒色，峻宇雕牆，廣與土木，天愁民怨，天下皆不願與之俱生。此殿下所知者也。今蒙殿下釋吾父子，乃莫大之恩。鄭倫在旁，急止之曰：「殿下不可輕釋黃家父子，恐此一回去，又助惡爲覺。乞殿下察之。」殷洪笑曰：「黃將軍昔日救我兄弟二命，今日理當報之。今放過一次，二次擒之，當正國法。叫左右取衣甲還他。」殷洪曰：「黃將軍今日之恩，吾已報過了。以後併無他說，再有相逢，幸爲留意，毋得自貽伊戚。」黃飛虎感激出營，正是：「昔日施恩，今報德從來萬載不生塵。」且說殷洪放回黃家父子，回至城下，放進城來，到相府參見子牙。子牙大悅，問其故曰：「將軍被獲，怎能得脫此厄？」黃飛虎把上項事細說了一遍。子牙大喜，正所謂天相吉人，話說鄭倫見放了黃家父子，心中不悅。對殷洪曰：「殿下這番再擒，切不可輕易處治他。前番被臣擒來，彼又私自逃回。這次切宜斟酌。」殷洪曰：「他救我，我理當報他，料他也走不出吾之手。」次日，殷洪領衆將來城下，坐名請子牙答話。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對諸門人曰：「今日

會殷洪。須是看他怎樣個鏡子。傳令排隊伍。炮聲響亮。旗旛招展。出城對探馬各分左右。諸門人馬翅排開。殷洪在馬上把畫戟指定言曰。姜尚爲何造反。你也會爲商臣。一旦辜恩。情殊可恨。子牙欠身曰。殿下此言差矣。爲君者當愛養百姓。聽納忠言。豈可暴虐無辜。使天下之人。流離失所。困頓顛連。各起怨叛之心。蓋因紂王無道。天愁民怨。天下皆與爲仇。天下皆叛之。豈西周故難。王命哉。今天下皆已歸周。殿下又何必逆天強爲。恐有後悔。殷洪大喝曰。誰與我把姜尚擒了。左隊內龐弘大叱一聲。走馬滾臨陣前。用兩條銀裝鋼。沖殺過來。哪吒登風火輪搖鎗戰住。劉甫出馬來戰。又有黃天化接住。廝殺舉環助戰。又有楊戩接住。廝殺且說蘇侯同子蘇全忠在轅門看殷洪走馬來戰。子牙姜子牙仗劍來迎。怎見得這場惡戰。撲咚咚陳皮鼓响。血灑灑旛旗。檣榔馬上叫活拿。便把人參捉下。暗裏防風鬼箭。高頭便撞飛。抓奸殺。只殺得那附子染黃沙。都爲那地黃天子駕。話說兩家鏖戰。驚天動地。喊殺之聲。地沸天翻。且說子牙回殷洪未及三四合。祭打神鞭來打殷洪。不知殷洪內襯紫綬仙衣。此鞭打在身上。只當不知。子牙忙收了打神鞭。哪吒戰住龐弘。忙祭起乾坤圈。一圈將龐弘打下馬。復趕上一鎗刺殺。殷洪見刺殺龐弘。大叫曰。好匹夫。傷吾大將。棄了子牙。忙來戰哪吒。鎗戟並舉。殺在虎穴。卻說楊戩戰畢環。未及數合。楊戩放出哮天犬。將畢環咬了一口。畢環負痛。把頭一縮。措手不及。被楊戩復上一刀。可憐死於非命。二人俱進封神臺去了。殷洪戰住哪吒。忙取陰陽鏡。照着哪吒一晃。哪吒不知就裏。看見殷洪拿鏡子照他。晃不知哪吒乃蓮花化身。不是精血之體。怎的晃他得死。殷洪連晃數晃。全無應驗。殷洪着忙。只得又戰。彼時楊戩看見殷洪拿着陰陽鏡。慌忙對子牙曰。師叔快退後。殷洪拿的是陰陽鏡。方纔弟子見打神鞭。雖打殷洪。不會着重。此必有暗寶護身。如今又將此寶來晃哪吒。幸哪吒非血肉之軀。自是無恙。子牙聽說。忙命鄧嬋玉暗助哪吒一石。以襄成功。嬋玉聽說。把馬一縱。將五光石拿在手中。望殷洪打來。正是。發手石來真可羨。殷洪怎免面皮青。殷洪與哪吒大戰局中。不防鄧嬋玉一石打來。及至着傷。打得頭青眼腫。呵呀一聲。撥騎就走。哪吒刺斜裏一鎗劈胸刺來。虧殺了紫綬仙衣。鎗尖也不會刺入分毫。哪吒大驚。不敢追襲。子牙掌得勝鼓。進城。殷洪敗回大營。面上青腫。切齒深恨。子牙若不報今日之仇。非大丈夫之所爲也。且說楊戩在銀安殿。啓子牙曰。方才弟子臨陣。見殷洪所拿。實是陰陽鏡。今日若不是哪吒。定然壞了幾人。弟子往太華山去走一遭。見赤精子師伯。看他如何說。子牙沉吟半晌。方許前去。楊戩離了西岐。借

士遁到太華山來，隨風而至。來到高山，收了遁術，逕進雲霞洞來。赤精子見楊戩進洞，問曰：楊戩，你到此有何說話？楊戩行禮，口稱：師伯弟子來見，求借陰陽鏡與姜師叔暫破商朝大將，隨卽奉上。赤精子曰：前日殷洪帶下山去，我使他助子牙伐紂，難道他不說有寶在身？楊戩曰：弟子單爲殷洪而來，此殷洪不曾歸周。如今反伐西岐，道人聽罷，頓足嘆曰：吾錯用其人，將一洞珍寶盡付殷洪，豈知這畜生反生禍亂？赤精子命楊戩你先回去，我隨後就至。楊戩辭了赤精子，借士遁回西岐，進相府來見子牙。子牙問曰：你往太華山見你師伯如何說？楊戩曰：果是師伯的徒弟殷洪，師伯隨後就來，子牙心中焦悶，過了三日，門官報入殿前，赤精子老爺到了。子牙忙迎出府前，二人攜手入殿。赤精子曰：子牙公，貧道得罪，吾使殷洪下山，助你同進五關，使這畜生身歸故土，豈知負我之言，反生禍亂？子牙曰：道兄如何把陰陽鏡也付與他？赤精子曰：貧道將一洞珍寶盡付與殷洪，恐防東進有礙，又把紫綬仙衣與他護身，可避刀兵水火之災。這孽障不知被何人唆使，中途改了念頭也罷。此時還未至大決裂，我明日使他進西岐，贖罪便了一宿不表。次日，赤精子出城，至營大呼曰：轅門將士，傳進去，着殷洪出來見我說話。殷洪自敗在營，調養傷痕，切齒痛恨，欲報一石之仇。忽軍士報有一道人坐名請于歲容話。殷洪不知是師父前來，隨卽上馬帶劉荀章一聲砲響，齊出轅門。殷洪看見是師父，便自置身無地，欠背打躬，口稱：師父，弟子殷洪，甲冑在身，不能全禮。赤精子曰：殷洪，你在洞中怎樣對我講，你如今反伐西岐，是何道理？徒弟開口有願，出語受之仔細，四肢成爲飛灰也。好好下，隨吾進城，以贖前日之罪，庶免飛灰之禍。如不從我之言，那時大難臨身，悔無及矣。殷洪曰：老師在上，容弟子一言告稟。殷洪乃紂王之子，怎的反助武王？古云：子不言父過。况敢從反叛而弑父哉？卽人神仙佛不過先完綱常，纔倫方可言其冲舉。又云：未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未完，仙道遠矣。且老師之教弟子，且不論證佛成仙，亦無有教人有逆倫弑父之理。因此奉告老師，老師當何以教我？赤精子笑曰：畜生，紂王逆倫滅紀，慘酷不道，殺害忠良，淫醜無忌，天之絕商久矣。故生武周，繼天立極，天心効順，百姓來從。你如助周，尚可延商家之脈。你若不聽吾言，這是大數已定，紂惡貫盈，而遺疾於子孫也。可速速下馬，懺悔往愆，吾當與你解釋此愆。尤也。殷洪在馬上，正色言曰：老師請回，未有師尊教人以不忠不孝之事者。弟子實難從命。俟弟子倘能破了西岐逆賊，再來與老師請罪。赤精子大怒，曰：畜生不聽師言，敢肆行如此。仗手中劍飛來，直取殷洪將戟架住，告曰：老師何苦深爲子牙自害門徒？赤精子曰：

武王乃是應運聖君子，牙是佐周名臣，汝何得逆天而行橫暴乎？又把寶劍直砍來。殷洪又架劍口稱：「老師，我與你有師生之情，你如今自失骨肉而動聲色，你我師生之情何在？若老師必執一偏之見，至動聲色，那時不便可惜。前情教弟子一場，成爲畫餅耳。」道人大罵：「負義匹夫，尙敢巧言。」又一劍砍來。殷洪面紅火起，老師你偏執己見，我讓你好幾次，以盡師禮。這一劍吾不讓你了，赤精子大怒，又一劍砍來。殷洪發手兩面交還，正是：「師徒共戰輪劍戟，悔卻當初救上山。」話說殷洪回手與師父交兵，已是逆命於天，戰未及數合，殷洪把陰陽鏡拿出來，欲晃赤精子，赤精子見了，恐有差訛，借縱地金光法走了。進西岐城來，至相府，子牙接住問其詳細，赤精子從頭說了一遍。衆門人不服，俱說：「赤老師你太弱了，豈有徒弟與師尊對持之理？」赤精子無言可對，納悶廳堂。且說殷洪見師父也逃遁了，其志益高，正在中軍與蘇侯共議破西岐之策，忽轅門軍士來報，有一道人求見殷洪，傳令請來，只見營外來一道人，身不滿八尺，面如瓜皮，獠牙巨口，身穿大紅頂上帶一串念珠，乃是人之頂骨，又掛一金鑲瓢，是半個人腦袋，眼耳鼻中冒出火焰，如頑蛇吐沫一般。殷殿下同諸將觀之，駭然那道人上帳稽首而言曰：「那一位是殷殿下？」殷洪答曰：「吾是殷洪，不知老師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今到小營，有何事分付道人曰：「吾乃骷髏山白骨洞一氣仙馬元是也。遇申公豹請吾下山，助你一臂之力。」殷洪大喜，請馬元上帳坐下，請問老師喫齋喫葷。道人曰：「吾乃喫葷。」殷洪傳令軍中治酒管待馬元。當日已過次日，馬元對殷洪曰：「貧道既來相助，今日吾當會姜尙一會。」殷洪感謝道人出營，至城下，只請姜子牙答話。報馬元入相府，啓丞相城外有一道人，請丞相答話。子牙曰：「吾有三十六路征伐之厄，理當會他。」傳令排隊伍出城。子牙隨帶衆諸將門人出得城來，只見對面來一道人，甚是凶惡，怎見得：有詩爲證：「髮似硃砂面如瓜，金睛凸暴冒紅霞。竅中吐出頑蛇沫，上下斜生利刃牙。大紅袍上雲光長，金花冠上紫玉花。腰束麻纒太極扣，太阿寶劍手中擎。」封神榜上無名姓，他與西方是一家。」話說子牙至軍前問曰：「道者何名？」馬元答曰：「吾乃一氣仙馬元是也。」申公豹請吾下山來助殷洪共破逆天大惡姜尙休言你聞教高妙，吾來擒汝與截教吐氣。子牙曰：「申公豹與吾有隙，殷洪誤聽讒言，有背師教，逆天行事，助極惡貫盈之主，反伐有道之君，道者既是膏肓，何得不順天從人，而反其所爲哉？」馬元笑曰：「殷洪乃紂王親子，反說他逆天行事，終不然轉助爾等叛逆。其君父方是順天，應人姜尙還虧你是玉虛門人，自稱道德之士，據此看來，真是滿口胡言，無父無君之輩，我不誅你，更持何時仗劍？」

躍步欲來子牙手中劍劈面交還。未及數合，子牙祭打神鞭，打將來馬元。不是封神榜上人，被馬元看見，伸手接住。鞭收在豹皮囊裏。子牙大驚，正戰之間，忽一人走馬軍前，鳳翅盔，金鎖甲，大紅袍，白玉帶，紫驪駒，大叱一聲，丞相吾來也。子牙看時，乃秦州運糧官猛虎大將軍武榮，因催糧至此，見城外廝殺，故來助戰。一馬沖至陣前，展刀大戰馬元。抵武榮這口刀不住，真若山崩地裂，漸漸筋力難持。馬元默念咒道：「聲疾忽腦後伸出一隻手來，五個指頭，好似五個冬瓜斗大，把武榮抓在空中，望下一摔，腳踏住大腿，兩隻手掙住一隻腿，一撕兩塊，血滴滴取出心來，對定子牙，衆周將門，嘔噎嘔噎，嘔在肚裏。」大呼曰：「姜尚捉住你，也是這樣爲例，把衆將唬得魂不附體。」馬元仗劍又來，鬪戰。土行孫大呼曰：「馬元少待行惡，吾來也。」輪開大棍，就打馬元。及至看時，是一個矮子，馬元笑而問曰：「你來做甚？」土行孫曰：「特來拿你。」又是一棍打來，馬元大怒，好孽障，綽步撩衣，把劍往下就劈。土行孫身子伶俐，展動棍，就勢已鑽在馬元身後，捉着鐵棍，把馬元的大腿連腰，打了七八棍，把馬元打的骨軟筋酥，招架着實費力。怎禁得土行孫在穴道上打馬元，急了，念動真言，伸出那一隻神手，抓着土行孫，望下一摔。馬元不知土行孫有地行道術，摔在地下，就不見了。馬元曰：「想是摔狠了，怎麼這廝連影兒也不見了？」正是：「馬元不識地行術，尙疑雙眼認模糊。」且說鄧嬋玉在馬上，見馬元將土行孫摔不見了，只管在地上瞧。鄧嬋玉忙取五光石，發手打來。馬元未曾提防，臉上被一石頭，只打的金光亂冒。阿呀一聲，把臉一抹，大罵：「是何人暗算打我？」只見楊戩縱馬舞刀，直取馬元。馬元仗劍來戰楊戩，楊戩力勢疾如飛電，馬元架不住三尖刀，只得又念真言復現那一隻神手，將楊戩抓在空中，往下一摔，也像撕武榮一般，把楊戩心肺取將出來，血滴滴喫了。馬元指子牙曰：「今日且饒你多活一夜，明日再來會你。」馬元回營，般洪見馬元道術神奇，食人心肺，這等兇猛，心下甚是大悅，掌鼓回營，治酒與大小將校會飲。至初更時候，不表。且說子牙進城至相府，自思今日見馬元這鬼惡，把人心活活的喫了，從來未曾見此等異人。楊戩雖是如此，不知吉凶，正是放心不下，却說馬元同般殿下飲酒，至二更時分，只見馬元雙眉緊繃，汗血流面，般洪曰：「老師爲何如此？」馬元曰：「腹中有些疼痛。」鄭倫答曰：「想必喫了生人心，故此腹中作痛。」吃些熱酒，沖一沖自然無事。馬元命取熱酒來喫了，越喫越痛。馬元忽的大叫一聲，跌倒在地下亂滾，只叫疼殺我也。腹中骨碌碌的響。鄭倫曰：「老師腹中有響聲，請往後營方便，或者無事也。」未可知。馬元只得往後邊去了。豈知是楊戩用八九元功變化騰挪之妙。



將一粒奇丹使馬元瀉了三日瀉的馬元瘦了一半且說楊戩回西岐來見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楊戩對子牙曰弟子權將一粒丹使馬元失其形神喪其元氣然後再做處治諒他有六七日不能得出來會戰正言之間忽嚙吒來報文殊廣法天尊駕至子牙忙迎至銀安殿行禮畢又見赤精子稽首坐下文殊廣法天尊曰恭喜子牙公余台拜將吉期將近子牙曰今般洪背師言而助蘇護征伐西岐黎民不安又有馬元凶頑肆虐不才如坐針氈文殊廣法天尊曰子牙公貧道因聞馬元來伐西岐恐誤你三月十五日拜將之辰故此來收馬元子牙公可以放心子牙大喜道得道兄相助姜尚幸甚國家幸甚但不知用何策治之天尊附子牙耳曰如要收伏馬元須是如此如此子牙忙令楊戩道法旨楊戩得令自去策應正是「馬元今入牢籠計可見西方有聖人」話說子牙當日申牌時分騎四不相單人獨騎在商營轅門外若探望樣子用劍指東畫西只見巡哨探馬報入中軍曰啓殿下姜子牙獨自一個在營前探聽消息殷洪問馬元曰老師此人今日如此模樣探我行營有何奸計馬元曰前日誤被楊戩這廝中其奸計使貧道有失形之累待吾走去擒來方消吾恨馬元出營見子牙怒起大叫姜尚不要走吾來了綽步上前仗劍來取子牙子牙忙用劍相還步獸相交未及數合子牙撥騎敗走馬元只要拿姜子牙的心重怎肯輕放隨後趕來不知馬元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一回 太極圖殷洪絕命

太極圖中造化奇 仙凡迥隔少人知 移山幻化真玄妙 讖過前非亦浪思  
弟子悔盟師莫救 蒼天留意地難私 當時紂王彰彌極 一木安能挽阿誰

話說馬元追趕子牙趕了多時不能趕上馬元自思他騎四不相我倒跟着他跑今日不起他明日再作區處子牙見馬元不趕勸回坐騎大呼曰馬元你敢來這平坦之地與我戰三合吾定擒爾馬元曰料你有何力量敢禁我來不起隨掉開大步來追子牙又戰三四合撥騎又走馬元見如此光景心下大怒你敢以誘敵之法惑我咬牙切齒趕來我今日拿不着你誓不回軍便趕上玉虛宮也擒了你來只管往下趕來看看至晚見前面一座山轉過山坡就不見了子牙馬元見那山甚是險峻怎見得有讚爲證「那山真個好山細看處色斑斑頂上雲飄蕩崖前樹影

寒飛鳥睨睨走獸兇頑。深凜松幾榦，挺挺竹千竿。吼叫是蒼狼奪食，咆哮是餓虎爭鬩。野猿常噓尋鮮果，糜鹿攀花上翠嵐。風灑灑，水潺潺，暗開幽鳥語，閒闌幾處藤蘿牽。又扯滿溪瑤草雜香蘭，磷磷怪石，磊磊峯岩。狐狸成羣走，猿猴作對頑。行客正愁多險峻，奈何古道又灣環。話說馬元趕子牙來至一座高山，不見了子牙跑的力盡筋酥。天色又晚了，腿又酸了，馬元只得倚松靠石，少憩片時。喘息靜坐，存氣定神。待天明回營，再做道理。下覺將至三更，只聽得山頂炮響，正是「喊聲震地如雷吼，燈球火把滿山排」。馬元抬頭觀看，見山頂上姜子牙同着武王，在馬上傳盃兩邊將校一齊大叫。今夜馬元已落圈套，死無葬身之地。馬元聽得大怒，躍身而起，提劍趕上山來。及至山上來，看見火把一晃，不見了子牙。馬元睜睛四下裏看時，只見山上四面八方圍住山脚，只叫「不要走了」。馬元馬元大怒，又趕下山來，又不見了。把馬元往來跑下跑上，兩頭直趕到天明，把馬元直跑了一夜，甚是艱難辛苦。肚中又餓了，深恨子牙咬牙切齒，恨不能即時拿住子牙方消其恨。自思且回營破了西岐，再處馬元離了高山，前往纔走。只聽得山凹裏有人聲喚叫，疼殺我了。其聲甚是淒慘。馬元聽得有人聲叫喊，急轉下山坡，見茂草中睡著一個女子。馬元問曰：「你是甚人，在此叫喊？」那女子曰：「老師救命。」馬元曰：「你是何人，教吾如何救你？」婦人答曰：「我是民婦，因回家探親，中途偶得心氣疼，命在旦夕。望老師或在近村人家討些熱湯搭救。殘喘勝造七級浮屠，倘得重生，恩同再造。」馬元曰：「小娘子，此處那裏去尋熱湯？你終是一死，不若我反化你一齋，實是一舉兩得。」女子曰：「若救全生，理當一齋。」馬元曰：「不是如此說。我因趕姜子牙殺了一夜，肚中實是餓了，量你也難活。不若做個人情，化與我貧道喫了罷。」女子曰：「老師不可說戲話。豈有喫人的道理？」馬元餓急了，不由分說，趕上去一脚，踏住女人胸膛，一脚踏住女人大腿，把劍剗開衣服，現出肚皮。馬元忙用劍從肚臍內刺將進去，一腔熱血滾將出來。馬元用手抄着血，連喫了幾口。在女人肚子裏去摸心，喫左摸右，摸撈不着。兩隻手在肚子裏摸，只是一腔熱血，併無五臟。馬元看了，沉思疑惑，正在那裏撈，只見正南上梅花鹿上坐一道人，杖劍而來。怎見得？有詩爲證：「雙抓髻雲分靄靄，水合袍緊束絲緜。仙風道骨任逍遙，腹隱許多玄妙玉虛宮。元始門下十仙首，會赴蟠桃乘鸞跨鶴，在碧雲霄。天皇氏修仙養道。」話說馬元見文殊廣法天尊，仗劍而來，忙將雙手掣出肚皮，不意肚皮竟長完了。把手長在裏面，欲待下女人身子。兩隻脚也長在女人身上。馬元無法可施，莫能掙扎。馬元蹲在一堆兒，只叫「老師饒命」。文殊廣法天尊舉劍，纔待要斬馬元。

聽得腦後有人叫曰：道兄劍下留人。廣法天尊回顧認不得此人，是誰。頭挽雙髻，身穿道袍，面黃微鬚。道人曰：稽首了。廣法天尊答禮，口稱：道友何處來，有甚事見諭。道人曰：原來道兄認不得我，吾有一律說出，便知端的。大覺金仙不二時，西方妙法祖普賢，不生不滅三三行，全氣全神萬萬慈。空寂自然隨變化，真如本性任爲之。與天同壽莊嚴體，歷劫明心大法師。道人曰：貧道乃西方教下準提道人，是也。封神榜上無馬元名字，此人根行且重，與吾西方有緣。待貧道把他帶上西方，成爲正果，亦是道兄慈悲。貧道不二門中之幸也。廣法天尊聞言，滿面歡喜，大笑曰：久仰大法行教。西方蓮花現相，舍利生光，真乃高明之客。貧道謹領尊命，準提道人向前摩頂受記曰：道友可惜五行修煉枉費功夫，不如隨我上西方八德池邊談講三乘大法。七寶林下任你自在逍遙。馬元連聲啞啞，準提謝了。廣法天尊又將打神鞭交與廣法天尊帶與子牙，準提同馬元回西方不表。且說廣法天尊回至相府，子牙接見，問起馬元一事，如何。廣法天尊將準提道人的事詳細說了一遍。又將打神鞭付與子牙，赤精子在旁雙眉緊蹙，對文殊廣法天尊曰：如今般洪阻撓逆法，恐誤子牙拜將之期，如之奈何。正話間，忽楊戩報曰：有慈航師伯來見。三人聞報，忙出府迎接。慈航道人一見，撚手上殿行禮已畢。子牙問曰：道兄此來有何見諭。慈航曰：專爲般洪而來。赤精子聞言大喜，便曰：道兄將何術治之。慈航道人問子牙曰：當時破十絕陣，太極圖在麼。子牙答曰：在此。慈航曰：若擒般洪，須是赤精子。道兄將太極圖須如此如此，方能除得此患。赤精子聞言，心中尚有不忍。因子牙拜將之日已近，恐誤限期，只得如此。乃對子牙曰：須得公去，方可成功。且說般洪見馬元一去無音，心下不樂。對劉甫荀章曰：馬道長一去，音信杳無，定非吉兆。明日且與姜尚會戰，看是如何。再探馬道長消息。鄭倫曰：不得一場大戰，決不能成。得大功一宿，晚景已過。次日早，成湯營內，大炮響亮，殺聲大振。般洪大隊人馬出營至城下，大叫曰：請子牙答話。左右報入相府。三道者對子牙曰：今日公出去，我等定助你成功。子牙不帶諸門人，領一校人馬獨自出城，將劍尖指般洪，大喝曰：般洪，你師命不從，今日難免大厄。四肢定成飛灰，悔之晚矣。般洪大怒，縱馬搖戟來取子牙。手中劍對面交還，獸馬爭持劍戟，舉未及數合，子牙便走，不進城，落荒而逃。般洪見子牙落荒而走，急急趕來，隨後命劉甫荀章率衆而來。這一回正是：前邊布下天羅網，難免飛灰禍及身。話說子牙在前邊，後隨般洪趕過東南，看看到正南上，赤精子看見徒弟趕來，難免此厄，不覺眼中淚落，歎曰：畜生畜生，今日是你自取此苦，你死後休來怨我。

忙把太極圖一抖，放開此圖，乃包羅萬象之精，化一座金橋。子牙把四不相一縱，上了金橋。殷洪馬趕至橋邊，兒子牙在橋上指殷洪曰：「你趕上橋來，與我戰三合否？」殷洪笑曰：「連吾師父在此，吾也不懼。又何怕你之幻術哉？我來了。」把馬一拎，那馬上了此圖，有詩爲證：「混沌未分盤古出，太極陣下兩儀來。四象無窮真變化，殷洪此際喪飛灰。」

話說殷洪上了此圖，一時不覺杳杳冥冥，心無定見，百事攢來，心想何事，其事卽至。殷洪如夢寐一般，心下想莫非有伏兵，果見伏兵殺來，大殺一陣，就不見了。心下想拿姜子牙，霎時子牙來至，兩家又殺一陣，忽然想起朝歌，與父王相會，隨卽到了朝歌，進了午門，至西宮，見黃娘娘站立。殷洪下拜，忽的又至馨慶宮，又見楊娘娘站立。殷洪口稱姨母，楊娘娘不答應。此乃是太極四象變化無窮之法，心想何物何物便見，心慮百事，百事卽至。只見殷洪左舞右舞，在太極圖中如夢如癡，赤精子看了他師徒之情，數年感勳，豈知有今日不覺嗟嘆，只見殷洪將到盡頭路，又見他生身母姜娘娘，大叫曰：「殷洪，你看我是誰？」殷洪抬頭看時，原來是母親姜娘娘。殷洪不覺大聲曰：「母親，孩兒莫不是與你冥中相會？」姜娘娘曰：「冤家，你不尊師父之言，要保無道，以伐有道，又發誓言開口受刑，出口有願，當日發誓說：四肢成爲飛灰，你今日上了太極圖，眼下面成灰燼之苦。」殷洪聽說卽叫母親救我，忽然不見了姜娘娘。殷洪慌在一堆，只見赤精子大叫曰：「殷洪，你看我是誰？」殷洪看見師父泣而告曰：「老師，弟子願保武王滅紂，望乞救命。」赤精子曰：「此時遲了，你已犯天條，不知你見何人，叫你改了前盟。」殷洪曰：「弟子因信申公豹之言，故此違了師父之語。」望老師慈悲，倘得一綫之生，怎敢再滅前言？」赤精子尚有留戀之意，只見半空中慈航道人叫曰：「天命如此，豈敢有違，毋得誤了他進封神臺壽辰。」赤精子含悲忍淚，只得將太極圖一抖，卷在一處，提着半响，復一抖，太極圖開了一陣風，殷洪連人帶馬化爲飛灰，一道靈魂進對神臺去了。有詩爲證：「殷洪任信申公豹，要伐西岐顯大才。豈知數到皆如此，魂遠封神臺畔哀。」

話說赤精子見殷洪成了灰燼，放聲大哭曰：「太華山再無人養道修真，見吾將門下這樣如此，可爲疼心。」慈航道人曰：「道兄差矣，馬元封神榜上無名，自然有救拔苦惱之人。」殷洪數該如此，何必嗟嘆。三位道者復進相府，子牙感謝。三位道人作辭，貧道只等子牙吉辰，再來餞東征。三道人別子牙回去不表。且言蘇侯聽得殷洪絕了，又有探馬報入營中曰：「稟元帥，殷殿下趕姜子牙，只一道金光就不見了。鄭倫與劉甫苟章俱不知所往。且說蘇侯暗與子牙全忠商議曰：我如今暗修書一封，你射進城去，明日請姜丞相刼營，我和你將家眷先進。」

西岐西門，吾等不管他是與非，將鄭倫等一齊拿解見姜丞相，以定前罪。此事不可遲誤。蘇全忠曰：若不是呂岳殷洪，我父子進西岐多時矣。蘇侯忙修書，命全忠夤夜將書穿在箭上，射入城中。那日是南宮适巡城，看見箭上有書，知是蘇侯的，忙下城進相府來，將書呈與姜子牙，拆開觀看。書曰：「征西元戎冀州侯蘇護，百叩頓首。姜丞相麾下，謹雖奉敕，征討心已歸周久矣。兵至西岐，即欲投戈麾下，執鞭役使。孰知天達人願，致有殷洪馬元抗拒。今已授首，惟佐將鄭倫執迷不悟，尙自屢犯天條，獲罪如山。護父子自思非天兵壓寨，不能剿強誅逆。今特敬修尺書，望丞相早發大兵，今夜劫營護父子乘機可將巨惡擒解施行。但願早歸聖主，共伐獨夫。洗蘇門一身之冤畢矣。謹此上啓。蘇護九頓。」話說子牙看書大喜。次日午時發令，命黃飛虎父子五人作前隊，鄧九公冲左營，南宮适冲右營，令哪吒壓陣。且說鄭倫與劉荀苟章回見蘇護曰：「不幸殷殿下遭於惡手，如今須得上本朝歌，面君請援，方能成功。蘇護只是口應，俟明日區處，諸人散入各帳房去了。蘇侯暗暗打點，今夜進西岐不提。鄭倫那裏知道，正是「挖了戰坑，擒虎豹，滿天張網等蛟龍。」話說西岐傍晚，將近黃昏時候，三路兵收拾出城埋伏。候至二更時分，一聲炮響，黃飛虎父子兵冲進營來，併無遮擋。左有鄧九公，右有南宮适，三路齊進。鄭倫急上火眼金睛獸，提降魔杵，往大轅門來。正遇黃家父子五騎在一處大戰，難解難分。鄧九公冲左營，劉荀大呼曰：「賊將慢來，南宮适進右營，正遇荀章，接住廝殺。西岐城開門，發大隊人馬來接應，只殺得地沸天翻。蘇家父子已往西岐城西門進去了。鄧九公與劉荀大戰，劉荀非九公敵手，被九公一刀砍於馬下。南宮适戰荀章，展開刀法，荀章招架不住，撥馬就走。正遇黃天祥不及提防，被黃天祥刺斜裏一鎗挑於馬下。二將靈魂已往封神臺去了。衆將官把一個成湯大營殺的瓦解星散。單剩鄭倫力敵衆將，不防鄧九公從傍邊將刀一蓋降魔杵，磕定不能起。被鄧九公抓住袍帶，提過鞍轡，往地下一摔。兩邊士卒將鄭倫繩索綁網將起來。西岐城一夜鬧嚷嚷的，直到天明，子牙陞了銀安殿，聚將鼓响，衆將上殿參謁。然後黃飛虎父子回令，鄧九公回令，斬劉荀擒鄭倫，南宮适回令，大戰荀章敗走。遇黃天祥鎗刺而絕。又報蘇護聽令子牙傳令，請來蘇家父子進見。子牙方欲行禮，子牙曰：「請起敘話。君侯大德仁義，素布天下，不是小忠小信之夫。識時務，棄暗投明，審禍福，擇主而仕，甯棄椒房之寵，以洗萬世污名。真英雄也。不才無不敬羨。蘇侯父子答曰：「不才父子多有罪戾，蒙丞相曲賜生全，愧感無地，彼此遜謝。言畢，子牙傳令把鄭倫推來，衆軍校把鄭倫擁推至簷前。鄧

倫立而不跪，睜眼不語，有恨不能吞蘇護之意。子牙曰：鄭倫，諒你有多大本領，屢屢抗拒，今已被擒，何不屈膝求生，尚敢大廷抗禮？鄭倫大罵曰：無知匹夫，吾與爾身為敵國，恨不得生擒爾等叛逆，解往朝歌，以正國法。今不幸吾主帥同謀，誤被爾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子牙命左右推去，斬訖號令，衆軍校將鄭倫推出相府，只等行刑牌出，只見蘇侯向前跪而言曰：啓丞相，鄭倫違抗天威，埋宜正法，但此人是忠義，似還是可用之人。況此人胸中奇術，一將難求，望丞相赦其小過，憐而用之，亦古人釋怨用仇之意。乞丞相海涵，子牙扶起蘇護，笑曰：吾知鄭將軍忠義，乃可用之人。特激之，使將軍說之，則易於見聽。今將軍既肯如此，老夫敢不如命。蘇護聞言大喜，領命出府，至鄭倫面前，鄭倫見蘇護前來，低首不語。蘇護曰：鄭將軍，你爲何迷而不悟？嘗言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今國君無道，天愁民怨，四海分崩，生民塗炭，刀兵不息，天下無不思叛。正天之欲絕殷商也，令周武以德行仁，推誠待士，澤及無辜，民安物阜，三分有二，歸周。其天意可知。子牙不久東征，弔民伐罪，獨夫授首，又誰能挽此愆尤也？將軍可速早回頭，我與你告過姜丞相，容你納降，真不失君子見機而作，不然，徒死無益。鄭倫長吁不語。蘇護復說曰：鄭將軍，非我苦苦勸你，可惜你有大將之才，死於非命，你說忠臣不事二主，今天下諸侯歸周，難道都是不忠的？難道武成王黃飛虎、鄧九公俱是不忠的？又言君失其道，便不可爲民之父母，而殘賊之人稱爲獨夫。今天下叛亂，是紂王自絕於天，況古云：良禽擇木，賢臣擇主。將軍可自三思。毋貽伊戚。天子征伐西岐，其藝術高明之士，經天緯地之才，至此皆化爲烏有，此豈是力爲之哉？況子牙門下多少高明之士，道術精奇之人，豈是草草罷了？鄭將軍不可執迷，當聽吾言。後面有無限受用，不可以小忠小諒而已。鄭倫被蘇護一篇言語，說得如夢初覺，如醉方醒，長嘆曰：不才非君侯之言，幾誤用一番精神，只是吾屢有觸犯，恐子牙門下諸人不能相容耳。蘇護曰：姜丞相量如滄海，何細流之不納？丞相門下皆有道之士，何不見容將軍，休得錯用念頭，待我稟過丞相，就是蘇護至殿前，打躬曰：鄭倫被未將一番說肯歸降，奈敝會有小過，恐丞相門下諸人不能相容耳。子牙笑曰：當日是彼此敵國，各爲其主，今肯歸降，係是一家，何嫌隙之有？忙令左右傳令，將鄭倫放了衣冠，相見。少時，鄭倫整衣冠至殿前，下拜曰：未將逆天不識時務，致勞丞相籌畫，今既被擒，又蒙赦宥，此德此恩，沒齒不忘矣。子牙忙降階扶起，慰之曰：將軍忠心義膽，不佞識之久矣，但紂王無道，自絕於天，非臣子之不忠於國也。吾主下賢禮士，將軍當忠心爲國，毋得以嫌隙自疑耳。鄭倫再三拜謝，子牙遂引蘇

護等至內殿朝見武王，行禮稱臣。畢，王曰：「相父有何奏章？」子牙答曰：「冀州侯蘇護，今已歸降，特來朝見。武王宜蘇護上殿，慰曰：「孤守西岐，克盡臣節，未敢逆天行事，不知何故累辱王帥。今卿等既捨紂歸孤，暫住西土，孤與卿等當共修臣節，以俟天子修德，再爲商議。」相父與孤代勞，設宴待之。子牙領旨，蘇侯人馬盡行入城。西岐羣雄雲集，不提。且言汜水白韓榮，聞得此報，大驚，忙差官修本赴朝歌城來，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二回 張山李錦伐西岐

擾攘兵戈日不甯，生民塗炭自零星。甘驅蒼赤填溝壑，忍令脂膏實羽翎。  
戰士有心勳國主，彼蒼無意固皇局。只因大劫人多難，致使西岐殺戮腥。

話說差官一路無詞，來至朝歌城，至館驛中歇下。次日進午門，至文書房。那日是大丈夫方景春看本，忽然接着看時，見蘇護已降西岐，方景春點首罵曰：「老匹夫一門盡受天子寵眷，不思報本，今日反降叛逆，真狗彘之不若。遂抱本入內庭，問侍御官曰：「天子在何處？」左右侍御對曰：「在摘星樓上。」景春竟至樓下候旨。左右啓上：「天子紂王開奏，宣上樓行禮。」畢，王曰：「大夫有何奏章？」方景春對曰：「汜水關總兵官韓榮，具本到都城，奏爲冀州侯蘇護，世受椒房之貴，滿門俱叨恩寵，不思報國，反降叛逆，深負聖恩。法紀安在？具本申奏。」臣未敢擅便，請旨定奪。」紂王見奏，大驚曰：「蘇護乃朕心腹之臣，貴戚之卿，如何一旦反降周助惡，情殊痛恨。大夫暫退，朕自理會。」方景春心樓紂王宣蘇皇后，妲己在御屏後，已聽知此事，聞宣即至紂王御案前，雙膝跪下，兩淚如珠，嬌聲軟語，泣而奏曰：「妾在深宮，荷蒙聖上恩寵，粉骨難消，不知父親受何人唆使，反降叛逆，罪惡通天。法當族誅，情無可赦。願陛下斬妲己之首懸於都城，以謝天下。遮百官萬姓，知陛下聖明，乾剛在握，守祖宗成法，不私貴倖。正賤妾報陛下恩遇之榮，死有餘辜矣。道罷，將香腮伏在紂王膝下，相偎相倚，悲悲泣泣，淚如雨注。紂王見妲己淚流滿面，嬌啼宛轉，如帶雨梨花，啼春嬌鳥。紂王見如此態度，更覺動情，用手挽起，口稱御妻。汝父反朕，你在深宮，如何得知何罪之有？賜卿平身，毋得自戚。有損花容，縱朕將江山盡失，也與愛卿無干。幸宜自愛。妲己謝恩。紂王次日陞九間殿，聚衆文武曰：「蘇護反朕歸周，情殊可恨。誰與朕代勞伐周，將蘇護併叛逆衆人，拏解朕前，以正其罪。」班中閃出一臣，乃上大夫李定進前奏曰：「姜尚足智多謀，」

知人善使。故所到者非敗則降。累辱王師。大爲不軌。若不擇人而用。速正厥罪。則天下諸侯。皆觀望效尤。何以懲將來。臣舉大元戎張山。久於用兵。慎事慮謀。可堪斯任。庶幾不辱君命。紂王聞奏大喜。卽令傳詔。齎發差官往二山關來。使命雖了。朝歌一路上無詞。一日到了三山關驛。歇下。次日傳與管關元帥張山。同錢保李錦等。來館驛接了。聖旨至府堂上。焚香設案。跪聽開讀。詔曰。征伐雖在於天子。功成乃在關外。元戎姬發猖獗。大惡難驅。屢戰失機。情殊痛恨。朕欲親往討賊。百官諫阻。茲爾張山。素有才望。上大夫李定等。特薦卿得專征伐。爾其用心料理。克振壯猷。毋負朕倚托之重。俟凱旋之日。朕決不食言。以吝此茅土之賞。爾其欽哉。特詔。欽差官讀罷。詔旨衆官謝恩畢。管待使臣。打發回朝歌。張山等候交代。官洪錦交割事體明白。方好進兵。一日洪錦到任。張山起兵。領人馬十萬。左右先行。乃錢保李錦。裨將乃馬德桑元。一路上人喊馬嘶。正值初夏天氣。風和日暖。梅雨霏霏。真好光景。怎見得有詩爲證。『冉冉綠雲密。風轉燕引雛。新荷翻沼沚。修竹漸扶蘇。芳草連天碧。山花遍地鋪。溪邊蒲插劍。榴火壯行圖。』何時了王事。鎮日醉呼盧。』話說張山人馬一路。晚住曉行。也受了些飢餐渴飲。鞍馬奔馳。不一日來到西岐北門。左右報入行營。稟元帥前哨人馬已至岐周北門。張山傳令安營。一聲炮響。三軍吶喊。絞起中軍帳來。張山坐定。只見錢保李錦上帳參謁。錢保曰。兵行百里不戰自疲。請主將定奪。張山謂二將曰。將軍之言甚善。姜尚乃智謀之士。不可輕敵。况吾帥遠來。利不速戰。今且暫休歇軍士。明日自有調用。二將應諾而退。且言子牙在西岐。日與衆門人共議拜將之事。命黃飛虎督造大紅旗幟。不要雜色。黃飛虎曰。旗號乃三軍眼目。旗分五色。原爲按五方位。次使三軍知左右前後進退攻擊之法。不得錯亂隊伍。若純是一色紅旗。則三軍不知東西南北。何以知進退趨避之方。猶恐不便。或其中另有妙用。乞丞相一一教之。子牙笑曰。將軍實不知其故耳。紅者火也。今主上所居之地。乃是西方。此地源是屬金。塞金非借火鍊。豈能有用。此正相生相尅之道。可於旗上另安號帶。須按青黃赤白黑五色。使三軍各自認識。自然不致亂淆。又使敵軍一望生疑。莫知其故。自然致敗。兵法云。疑則生亂。正此故耳。又何不可之有。黃飛虎打躬謝曰。丞相妙算如神。子牙又令辛甲造軍器。只見天下百官諸侯。又約會兩岐。請武王伐紂。會兵于孟津。子牙忙與衆將官商議。只恐武王不肯行。衆人正遲疑間。只見探事官報入相府。來報子牙曰。商朝有人馬在北門安營。主將乃是三山關總兵張山。子牙聽說忙問鄧九公曰。張山用兵如何。鄧九公曰。張山源起末將交代官此。



人乃一勇之將耳。正話之時，又報有將請戰。子牙傳令，誰去走一遭。鄧九公欠身，未將願往。領令出城，見一員戰將，如一輪火車，滾至軍前。怎見得打扮驍勇，有讚爲證。讚曰：「頂上金盔分鳳翅，黃金鎧掛龍鱗。大紅袍上繡團花，絲蠻寶帶吞頭異。腰下常懸三尺鋒，打陣銀鍔如猛鷲。攔山跳澗紫驊騮，斬將鋼刀生殺氣。一心分免紂王憂，萬古流傳在史記。」話說鄧九公馬至軍前，看時來者，乃是錢保。鄧九公大呼曰：「錢將軍，你且回去，請張山出來，吾與他自有話說。」錢保指九公大罵曰：「反賊紂王，有何事負你朝廷拜你爲大將，寵任非輕，不思報效。一旦投降叛逆，真狗彘不若。尙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鄧九公被數語罵得滿面通紅，亦罵曰：「錢保，料你一匹夫，有何能處。敢出此大言，你比聞太師如何。况他，也不過如此。早受吾一刀，免致三軍受苦言罷，縱馬舞刀，直取錢保。錢保手中刀，急架相還。二馬盤旋一場大戰，怎見得：「二將坐鞍轡，征雲透九霄。急取壺中箭，忙拔紫金標。這一箇與心安社稷，那一個用意正天朝。這一個千載垂青史，那一個萬載把名標。真如一對梭貓鬥，不亞翻江兩怪蛟。」話說鄧九公大戰錢保，不表。只見敗兵報與張山說，錢保被鄧九公梟首級進城去了。張山聞報大怒，次日親臨陣前，坐名要鄧九公答話。報馬報入相府，言有將請戰，要鄧將軍答話。鄧九公挺身而出，有女鄧嬋玉願隨壓陣。子牙許之。九公同女出城，張山一見鄧九公走馬至陣前，乃大罵曰：「反賊匹夫，國家有何虧你，背恩忘義。一旦而事敵國，死有餘辜。今不投戈受縛，尙敢恃強殺朝廷命官。今日拿匹夫解上朝歌，以正國法。」鄧九公曰：「你既身爲大將，上不知天時，下不諳人事。空生在世，可惜衣冠著體，真乃人之畜生耳。今紂王貪淫無道，殘虐不仁，天下諸侯不歸紂而歸周。天心人意可見。汝尙敢勉強逆天，是自取辱身之禍。與聞太師等枉送性命，耳可聽我言。下馬歸周，共伐獨夫，拯溺救焚，上順天心，下醉民願，自不失封侯之位。若勉強支吾，悔無及矣。」張山大怒罵曰：「利口匹夫，敢借此無稽之長，惑世誣民，碎尸不足，以盡其辜。」搖鎗直取鄧九公刀迎面還來。二將相持一場賭鬪，怎見得：有讚爲證。「輕舉擎天手，生死在輪迴。往來無定論，叱咤似春雷。一個恨不得吞你腦袋，一個恨不得活砍你頭腮。只殺得一個天昏地暗沒三才，那時節方才兩下分開。」話說鄧九公與張山大戰三十回合，鄧九公戰張山不下。鄧嬋玉在陣後見父親刀法漸亂，打馬兜回發手一石，把張山臉上打傷，幾乎墜馬。敗進大營。鄧九公父子掌得勝鼓進城，入相府報功不表。話言張山失

機進營，臉上著傷，心上甚是急燥，切齒深恨，忽報營外有一道人求見。張山傳令請來，只見一道人頭挽雙髻，背縛一口寶劍，飄然而至中軍，打稽首。張山欠身答禮，至帳中坐下。道人見張山臉上青腫，問曰：「張將軍為何面上著傷？」張山曰：「昨日見陣，偶被女將暗算，道人忙取末藥敷搽，即時全愈。」張山忙問老師從何處而來。道人曰：「吾從蓬萊島而至。貧道乃羽翼仙也，特為將軍來助一臂之力。」張山感謝道人。次日早至城下，請子牙答話。報馬報入相府，城外有一道人請戰。子牙曰：「原該有三十六路征伐西岐，我來已是三十二路，還有四路未曾來至，我少不得要出去，忙傳令排五方隊伍，一聲炮響，齊出城來。羽翼仙抬頭觀看，只見兩扇門開，紛紛繞繞，俱是穿紅著綠，狼虎將攢攢簇簇，盡是敢勇，當先驍騎兵，哪吒對黃天化，金吒對木吒，韋護對雷震子，楊戩與衆門人左右排劍，保護中軍。武成王壓陣，子牙坐四不相，走出陣前，見對面一道者，生得形容古怪，尖嘴縮腮，頭挽雙髻，徐徐而來，怎見得有讚為證。頭挽雙髻，體貌輕揚，皇袍麻履，形異尋常，嘴如鷹鷂，眼露兇光，葫蘆背上，劍戟身藏，蓬萊怪物，得道無疆，飛騰萬里。時浴滄浪，名為金翅，綽號禽王。」話說子牙拱手言曰：「道友請了。」羽翼仙曰：「請了。」子牙曰：「道友高姓何名，今日會向有何事分付？」羽翼仙答曰：「貧道乃蓬萊島羽翼仙是也。姜子牙，我且問你，你莫非是崑崙門下元始徒弟，你有何能對人罵我，欲拔吾翎毛，抽吾筋骨，我與你無涉，你如何這等欺人？」子牙欠身曰：「道友不可錯來怪人，我與道友並未曾會過幾次，焉知道友根底，必有人搬唆說，有甚失禮得罪之處，我與你道友未有半面之交，此語從何而來？道友請自三思。」羽翼仙聽得此語，低頭暗思，此言大是有理，乃謂子牙曰：「你話雖有理，只是此語未必無自而來，但說過你從今百事斟酌，毋得乃是如此造次，我與你不得干休去罷。」子牙方欲勒騎，哪吒聽罷大怒，這潑道焉敢如此放肆，渺視師父，登開風火輪，搖鎗就刺羽翼仙，笑曰：「原來你仗這些孽障，凶頑敢於欺人，移步持劍相交，鎗劍併舉，黃天化忙催玉麒麟，使雙龍雙戰道人。雷震子把風雷翅飛起空中，黃金棍往下刷來，土行孫倒拖鐵棍來打下三路。楊戩縱馬舞三尖刀前來助戰，把羽翼仙圍在垓心，上三路雷震子，中三路哪吒，楊戩，黃天化，下三路土行孫，且說哪吒見羽翼仙想定先下手，祭乾坤圈打來，正中羽翼仙肩甲。道人把眉頭一皺，方欲逃走，却被黃天化回手一攢心釘，把道人右臂打通，又被土行孫把道人腿上打了幾下。楊戩復祭哮天犬，把羽翼仙夾頸子，一口羽翼仙，四下喫虧，大叫一聲，借土遁走了。子牙得勝，衆門人相隨進城，且說羽翼仙喫了許多的虧，把牙一挫，走進營來。張山

接住口稱老師今日誤中奸計老師反被他著傷道人曰不妨吾不會防備他故此著了他的手羽翼仙忙將花籃中取出丹藥用水吞下一二粒即時全愈羽翼仙謂張山曰我念慈悲二字到不肯傷衆生之命他今日反來傷我是彼自取殺身之禍復對張山曰可取些酒來你我痛飲至更深時我叫西岐一城化爲渤海張山大喜忙治酒相款不表却說子牙得勝進府與諸門人將佐商議忽一陣風把簷瓦刮下數片來子牙忙焚香爐中取金錢在手占卜吉凶只見排下卦來把子牙說得魂不附體忙沐浴更衣望崑崙下拜拜罷子牙披髮仗劍移北海之水救護西岐把城郭罩住只見崑崙山玉虛宮元始天尊早知詳細用琉璃瓶中三光神水灑向北海水面之空又命四謁諦神把西岐城護定不可晃動正是「人君福德安天下元始先差謁諦神」話說羽翼仙飲至一更時分命張山收去了酒出了轅門現了本像乃大鵬金翅鵬張開二翅飛在空中把天也遮黑了半邊好利害有讚爲證「二翅遮天雲霧迷空中響亮似春雷曾扇四海俱見底喫盡龍王海中魚只因怒發西岐難還是明君福德齊羽翼俱深歸正道至今萬載把名題」却說大鵬鵬飛至空中望下一看見西岐城是北海水罩住羽翼仙不覺失聲笑曰姜尚可謂腐朽不知我的利害我若稍用些須之力連四海頃刻擄乾豈在此一海之水羽翼仙展兩翅用力連搗有七八十搗他不知此位有三光神水在上面越搗越長不見枯涸羽翼仙自一更時分直搗到五更天氣那水差不多淹著大鵬鵬的脚這一夜將氣力用盡不能成功不覺大驚道若再遲延恐到天明不好看自覺慚愧不好進營來見張山一翅飛起來至一座山洞甚是清奇怎得有讚爲證「高峯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瑤草馨香紅杏碧桃艷麗崖前古樹霜皮溜雨四十圍門外蒼松黛色參天三千尺雙雙野鶴常來洞口舞清風對對山禽每向枝頭啼白晝簇簇黃藤如掛索行行烟柳似垂金方塘積水深穴依山方塘積水隳千年未變的蛟龍深穴似山生萬載得道之仙子果然不亞玄都府真是神仙出入門」話說大鵬鵬飛至山洞前見一道人靠著洞邊默坐羽翼仙尋思不若將此道人抓來充飢再作道理大鵬鵬方欲撲來道人用手一指大鵬鵬撲場的鉄將下地來道人揉眉擦目言曰你好沒禮你爲何來傷我羽翼仙曰實不相瞞我去伐西岐腹中餓了借此充飢不知道友仙術神奇得罪了道人曰你腹中餓了問我一聲我自然指你去你如何就來害我甚是非禮也罷我說與你知道離此二百里有一山名爲紫雲崖有三山五嶽四海道人俱住那裏赴香齋你速去恐遲了不便大鵬鵬謝曰承教了把二翅飛起霎時

而至即現原形，只見高高下下，三五一攢，七八一處，都是四海三山道者赴齋。又見一道童往來，捧東西與衆道人吃。羽翼仙曰：道童請了，貧道是來赴齋的。那道童聽說呀的一聲，答曰：老師來早些方好，如今沒有東西了。羽翼仙曰：偏我就沒有東西了。道童答曰：來早就有來遲了，東西已盡，與衆位師父吃了，安能再有，必至明日方可。羽翼仙曰：你揀人布施，我偏要吃。二人嚷將起來，只見一位穿黃的道人向前問曰：你爲何事，在此爭論？道童曰：此位師父來遲了，定要吃齋，那裏有了，故此閑講。那道人曰：你看果有麵點心否？道童答曰：點心還有，要齋却沒有了。羽翼仙曰：就是點心也罷，快取將來。那童兒忙把點心拿將來，遞與羽翼仙。羽翼仙一連吃了七八十個，正是：「妙法無邊藏祕訣，今番可吃了。羽翼仙曰：有還吃得幾個？童兒又取十數個來，羽翼仙一連吃了七八十個。正是：「捉住大鵬鵬，話說羽翼仙吃飽了，謝過了齋，復現本相，飛起往西岐來，復從那洞府過道人，還坐在那裏，望着大鵬鵬，用手一指，大鵬鵬跌將下來，哎呀的一聲，跌斷肚腸了，在地打滾，只叫痛殺我也，不知大鵬鵬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三回 申公豹說反殷郊

公豹存心至不良，紂王兩子喪疆場。當初致使殷洪反，今日仍教太歲亡。  
長舌惹非成個事，巧言招禍作何忙。雖然天意應如此，何必區區話短長。

話說羽翼仙在地下打滾，只叫疼殺我也。這道人起身徐徐行至面前，問曰：你方纔去喫齋，爲何如此？大鵬鵬答曰：我喫了些麵點心，腹中作疼，道人口喫不著，吐了罷。大鵬當真的去吐，不覺一吐而出，有雞子大白光光的，連綿不斷，就像一條銀索子，將大鵬的心肝鎖住。大鵬覺得異，及至時又扯得心疼，大鵬甚是驚駭，知是不好消息，欲待轉身，只見這道人把臉一抹，大喝一聲道：我把你這孽障，你認得我麼？這道人乃是靈鷲仙，元覺洞燃燈道人，道人罵曰：你這孽障，姜子牙奉玉虛符命，扶助聖王，截禍定亂，拯溺救焚，弔民伐罪，你爲何反起狼心，連我也要喫，你助惡爲虐，命黃巾力士把這孽障弔在大松樹上，只等姜子牙伐了紂，那時再放你，不遲。大鵬忙哀曰：老師大慈悲，赦宥弟子。弟子一時愚昧，被傍人唆使，從今知過，再不敢正眼再窺視西岐。燃燈曰：你在天皇時得道，如何大運也不知。

真假也不識，還聽傍人唆使，情真可恨，決難恕饒。大鵬再三哀告曰：「可憐我千年功夫，老師憐憫，燃燈曰：你既肯改邪歸正，須當拜我為師，我方肯放你。」大鵬連忙極口稱說曰：「願拜老爺為師，修歸正果。」燃燈曰：「既然如此，待我放你。」用手一指，那一百零八個念珠，還依舊吐出口中。大鵬遂同燃燈道人往靈鷲山修行，不表話分兩頭。且說九仙山桃源洞廣成子，只因犯了殺戒，只在洞中靜坐，保攝天和，不理外務。忽有白鶴童子奉玉虛符命言：「子牙不日金臺拜將，命衆門人須至西岐山，饒別東征。」廣成子謝恩，打發白鶴童兒回玉虛宮去了。道人偶想起殷郊，如今子牙東征，把殷郊打發他下山，佐子牙東進五關，一則可以見他家之故土，二則可以捉妲己，報殺母之深仇。忙問殷郊在那裏，殷郊在洞後聽師父呼喚，忙至前面見師父行禮。廣成子曰：「方今武王東征天下諸侯相會孟津，共伐無道，正你報仇洩恨之日，吾如今著你前去助周作前隊，你可去歷殷郊聽罷。」口稱老師曰：「弟子雖是紂王之子，實與妲己爲仇，父王反信奸言，誅妻殺子，母死無辜，此恨時時在心，刻刻掛念，不能有忘。今日老師肯捨慈悲，發付弟子，敢不前往以圖報効，若不去，真空生於天地間。」廣成子曰：「你且去桃源洞外獅子崖前尋了兵器來，我傳你些道術，你好好下山，殷郊聽說忙出洞往獅子崖來尋兵器，只見白石橋那邊有一洞，怎見得有西江月爲證：「門依一輪日月照，耀一望山川，珠淵金井，煖含烟，更有許多堪羨，美麗雕樓畫閣，凝凝赤壁青田，三春楊柳，九秋蓮，別的洞天罕見。」話說殷郊見石橋南畔有一洞府，獸環子戶，儼若王公第宅，殿下自思：我從不曾到此，一過橋去，便知端的。來至洞前，那門雖兩扇，不推而自開，只見那裏有一石几，几上有熱氣騰騰，六七枚豆兒，殷郊拈一個吃了，自覺甘甜香美，非同凡品，好豆兒，不如一總吃了罷。剛纔一時忽然想起來尋兵器，如何在此閑玩，忙出洞來，過了石橋，及至回頭，早不見洞府，殿下心疑，不覺渾身骨頭響，左邊肩膀上忽伸出一隻手來，殿下著慌，大驚失色，只見右邊又是一隻，一會兒忽長出三頭六臂，把殷郊只說得目瞪口呆，半晌無語，只見白雲童兒前來叫曰：「師兄，師父有請。」殷郊這一會略覺神思清爽，面如藍靛，髮似硃砂，上下擦牙，多生一目，晃晃蕩蕩來至洞前，廣成子笑曰：「奇哉，奇哉，仁君有德，天生異人，命殷郊進洞，至桃園內，廣成子傳與方天畫戟，言曰：「你先下山，前至西岐，我隨後就來。」道人取出番天印，落魂鐘，雌雄劍，付與殷郊，殷郊即時拜辭下山。廣成子曰：「徒弟，你且住，我有一事對你說，我將此寶盡付與你，你須是順天應人，東進五關，周武與弔民伐罪之師，不可改了念頭，心下狐疑，有犯天譴，那時悔之晚矣。」殷郊曰：「老師之

言差矣。周武明德聖君，吾父荒淫昏虐，豈敢錯認有辜師訓。弟子如改前言，富受犁鋤之厄。道人大喜。殷郊拜別師尊。正是：「殿下實心扶聖主，只恐傍人起禍殃。」話說殷郊離了九仙山，借土遁往西岐前來。正行之間，不覺那遁光飄飄落在一座高山，怎見得好山，有讚爲證：「冲天占地轉日生，雲冲天處尖峯轟轟占地虜。遠脈迢迢轉日的，乃嶺頭松鬱鬱生雲的，乃崖下石磷磷松鬱鬱四時八節常青石磷磷萬年千載不改林中每聽夜猿啼。洞內常見妖蟒過，山禽聲咽咽走獸吼呼呼。山猿山鹿成雙作對紛紛走，山鴉山雀打陣攢簇密密飛。山草山花看不盡，山桃山菓應時新。雖然崎嶇險不城行，卻是神仙來往處。」話說殷郊纔看山嶺險峻之處，只聽得林內一聲鑼響，見一人面如藍靛，髮似硃砂，騎紅砂馬，金甲紅袍，三隻眼，提兩根狼牙棍，那馬如飛奔上山來，見殷郊三頭六臂，也是三隻眼，大呼曰：「三首者乃是何人，敢在我山前探望？」殷郊答曰：「吾非別人，乃紂王太子殷郊是也。那人忙下馬拜伏在地，口稱千歲，爲何由此百龍山上過？」殷郊曰：「吾奉師命往西岐去見子牙，未曾了，又一人帶扇雲蓋淡黃袍，點鋼鎗，白龍馬，面如傅粉，三縉長髯，也奔上山來，大呼曰：「此是何人，藍臉的道，快來見殷千歲。那人也是三隻眼，滾鞍下馬，拜伏在地。二人同曰：「且請千歲上山。至寨中相見。二人步行至山寨，進了中堂，二人將殷郊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殷郊將忙扶起，問曰：「二位高姓大名，那藍臉的應曰：「未將姓溫名良，那白面的姓馬名善。殷郊曰：「吾看二位一表非俗，俱負英雄之志，何不同吾往西岐立功，助武王伐紂？」二人曰：「千歲爲何反助周滅紂，願聞其說。」殷郊曰：「商家氣數已盡，周家王氣正盛，况吾父得罪於天下，今諸侯應天順人，以有道伐無道，以無德讓有德，此理之常。天下豈吾家故業哉？」溫良馬善曰：「千歲之言是也。溫良與馬善，整酒共酌。」殷郊一面分付嘍囉，改作周兵，放火燒了寨柵，隨即起兵。殷郊三人同上了馬，離了白龍山，往大路進發，逕奔西岐而來。正是：「殷郊有意歸周主，只怕中途不肯從。」殷郊正行嘍囉報，啓千歲，有一道人騎虎而來，要見千歲。殷郊聞報，忙分付左右旗門官，令安下人馬，請來相見。道人下虎進帳，殷郊忙迎將下來，打躬，口稱老師，從何而來？道人曰：「我乃崑崙門下申公豹是也。殿下往那裏走？」殷郊曰：「吾奉師命往西岐投拜姬周，姜師叔不久拜相，助他伐紂，道人笑曰：「我問你，紂王是你甚麼人？」殷郊答曰：「是吾父王。」道人曰：「恰又來世間，那有子助外人而伐父之理，此乃亂倫忤逆之說。你父不久龍歸滄海，你原是東宮，自當接商朝之統，位九五之統，繼帝王之業，豈有反助他人，滅自己社稷，毀自己宗廟，此宜古所未聞者也。且你異日百

年之後。將何面目見成湯諸王於在天之靈哉。我見你身藏奇寶。可安天下。形像可定乾坤。當從吾言。可保自己。天下以誅無道周武。是為長策。殷郊答曰。老師之言。雖是奈天數已定。吾父無道理。當以讓有德。况姜子牙有將相之才。仁德散布于天下。諸侯無不響應。我老師曾分付我。下山助姜師叔東進五關。吾何敢有背師言。此事斷難從命。申公豹暗想。此言犯不動他也罷。再犯他一場。看他如何。申公豹又曰。殷殿下。你言姜尚有德。他的德在那裏。殷郊曰。姜子牙為人公平正直。禮賢下士。仁義慈祥。乃良心君子。道德丈夫。天下服從。何得小視他。申公豹曰。殿下有所不知。吾聞有德不滅人之彝倫。不戕人之天性。天不妄殺辜。不矜功自伐。殿下之父。親固得罪於天下。可與為仇。殿下之胞弟。殷洪。聞說他也下山助周。豈意欲邀己功。竟將殿下親弟用太極圖化成飛灰。此還是有德之人做的事。無得之人做的事。今殿下忘手足而事讎敵。吾為殿下不取也。殷郊聞言大驚曰。老師此事可真。道人曰。天下盡知。難道吾有誑語。實對你說。如今張山現在西岐住劄。人馬你只問他。如果殷洪無此事。你再進西岐。不遲。如有此事。你當為弟報仇。我今與你再請一高人來助你一臂之力。申公豹跨虎而去。殷郊甚是疑惑。只得把人馬催動。徑往西岐。殷郊一路上沈吟思想。吾弟與天下無仇。如何將他如此處治。必無此事。若是姜子牙將吾弟果然如此。我與姜尚誓不兩立。必定為弟報仇。人馬在路非止一日。來至西岐。果然有一枝人馬打商湯旗號。在此住劄。殷郊令溫良前去營裏去問果是張山否。話說張山自羽翼仙當晚去後。兩日不見回來。差人探聽不得實信。正納悶間。忽軍政官來報。營外有一大將。口稱請元帥接千歲大駕。不知何故。請元帥定奪。張山聞報。不知其故。沈思殿下午已失亡。此處是那裏來的。忙傳令來軍政官出營對來將曰。元帥令將軍相見。溫良進營來見張山。打躬。張山問曰。將軍自何處而來。有何見諭。溫良答曰。吾奉殷郊千歲令旨。令將軍相見。張山對李錦曰。殿下久已失亡。如何此處反有殿下。李錦在傍曰。只恐是真。元帥可往相見。看其真偽。再做區處。張山從其言。同李錦來至軍前。溫良先進營。回話對殷郊曰。千歲。張山到了。殷郊曰。令來。張山進營。見殷郊三首六臂。像貌凶惡。左右侍立。溫良馬善。都是三隻眼。張山問曰。啓殿下。是商朝那枝宗派。殷郊曰。吾乃當今長殿下。殷郊是也。因將前事詳細訴說一番。張山聞言不覺大悅。忙行禮口稱千歲。殷郊曰。你可知道二殿下殷洪的事。壓張山答曰。二千歲因伐西岐。被姜尚用太極圖化作飛灰。多日矣。殷郊聽罷。大叫一聲昏倒在地。衆人扶起。放聲大哭曰。兄弟死於惡人之手。躍身而起。將令箭一枝折

爲二段。曰：若不殺姜尚，誓與此箭相同。次日，殷郊親自出馬，坐名只要姜尚出來報馬報入城中。進相府報曰：城外有殷郊殿下請丞相答話。子牙傳令軍士排隊出城，炮聲響處，西岐營開，一對對英雄似虎，一雙雙戰馬如飛。左右列各洞門，人子牙見對營門一人，三首六臂，青面獠牙，左右二騎，乃溫良馬善，各持兵器，哪吒暗笑，三人九隻眼，多了個半人。殷郊走馬至軍前，叫姜尚出來見我。子牙向前曰：來者何人？殷郊大喝曰：吾乃長殿下殷郊是也。你將吾弟殷洪用太極圖化作飛灰，此恨如何消歇？子牙不知其中緣故，應聲曰：彼自取死，與我無干。殷郊聽罷，大叫一聲：幾乎氣絕。大怒曰：好匹夫，尚說與你無干。縱馬搖戟來取，傍有哪吒，登開風火輪，將火尖鎗直取殷郊輪馬相交。未及數合，被殷郊一番天印把哪吒打下風火輪來。黃天化見哪吒失機，催開了玉麒麟，使兩柄銀鎚，敵住了殷郊。子牙暗叫：救回哪吒。黃天化不知殷郊有落魂鐘，殷郊搖動了鐘，黃天化坐不住鞍轡，跌將下來。張山走馬將黃天化拿了。及至上了繩索，黃天化方知被捉。黃飛虎兒子被擒，催開五色神牛來戰殷郊，也不答話，鎗戟併舉，又戰數合。搖動落魂鐘，黃飛虎也撞下神牛。早被馬善溫良捉去。楊戩在傍見殷郊祭番天印，搖落魂鐘，恐傷了子牙，不當穩便，忙鳴金收回隊伍。子牙忙令軍士進城，坐在殿上，納悶楊戩上殿奏曰：師叔如今又是一場古怪事出來。子牙曰：有甚古怪？楊戩曰：弟子看殷郊打哪吒的是番天印，此寶乃黃成子師伯的，如何反把與殷郊子牙曰：難道廣成子使他來伐我？楊戩曰：殷洪之故事，師叔獨忘之乎？子牙方悟，且說殷郊將黃家父子拿至軍中，黃飛虎細觀，不是殷郊。殷郊問曰：你是何人？黃飛虎曰：我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殷郊曰：西岐也有武成王黃飛虎，張山在傍邊欠身答曰：這就是天子殿前黃飛虎，他反了五關，投歸周武，爲此叛逆，惹下刀兵，今已被擒，正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彼自取死耳。殷郊聞言，忙下帳來，親解其索，口稱：恩人。昔日若非將軍，焉能保有今日？忙問飛虎曰：此人是誰？黃飛虎答曰：此我長子黃天化。殷郊急傳令也放了。因對飛虎曰：昔日將軍救我兄弟二人，今日我放你父子，以報前德。黃飛虎感謝畢，因問千歲當時風刮去，卻在何處？殷郊不肯說出根由，恐泄了機密。乃朦朧應曰：當日乃海島仙家救我在山學業，今特下山來報吾弟之仇。今日我已報過將軍大德，倘後見戰，幸爲迴避。如再被擒，必正國法。黃家父子告辭出營，至城下叫門，把門軍官見是黃家父子，忙開城門放入。父子進相府來見子牙，盡言其事。子牙大喜。次日探馬來報，有將請戰。子牙問：誰人去走一遭？傍有鄧九公願往。子牙許之。鄧九公領令出府，上馬提刀，開放



城門見一將白馬長鎗穿淡黃袍怎見得「戴一頂扇雲冠光芒四射黃花袍紫氣盤旋銀葉甲輝煌燦爛三服繼身後交加白龍馬追風趕日杵曰鎗大蟒頑蛇修行在仙山洞府成道行有正無邪」話說鄧九公大呼曰來者何人馬善曰我乃大將馬善是也鄧九公也不通姓名縱馬舞刀飛來直取馬善鎗劈面相迎兩馬往還殺有十二三回合鄧九公刀法如神馬善敵不住被鄧九公閃一刀逼開了馬善的鎗抓住腰間繮勒提過鞍轡往下一摔生擒進城至相府來見子牙牙問曰將軍勝負如何九公曰擒了一將名喚馬善今在府前候丞相將令子牙命推來少時將馬善推至殿前那人全不畏懼立而不跪子牙曰既已被擒何不屈膝馬善大笑罵曰老匹夫你乃叛國逆賊吾既被擒要殺就殺何必多言子牙大怒令推出府斬訖報來南宮適爲監斬官推至府前只見行刑令出南宮适手起一刀猶如削菜一般正是「鋼刀隨過隨時長如同切水一般同」南宮适看見大驚忙進相府回令曰啓丞相異事非常子牙問曰有甚話說南宮适曰奉令將馬善連斬三刀這邊過刀那邊長完不知有何幻術請令定奪子牙聽說大驚忙同諸將出府來親自動手也是一般旁有韋護祭起降魔杵打將下來正中馬善頂門只打的一派金光就地散開韋護收回杵還是人形衆門人大驚只叫古怪子牙無計可施命衆門人借三昧真火燒這妖物旁有哪吒金木二吒雷震子黃天化韋護運動三昧真火燒之馬善乘火光一起大笑曰吾去也楊戩看見火光中走了馬善子牙心下不樂各回府中商議不提且言馬善走回營來見殷郊言擒去怎樣斬他怎樣放火燒他未了將借火光而回殷郊聞言大喜子牙在府中沈思只見楊戩上殿對子牙曰弟子往九仙山探聽虛實看是如何二則再往終南山見雲中子師叔去借照妖鑑來看馬善是甚麼東西方可治之子牙許之楊戩離了西岐借土遁徑往九仙山來不一時頃刻已至桃園洞來見廣成子楊戩行禮口稱師叔廣成子曰前日令殷郊下山到西岐同子牙伐紂好三首六臂麼候拜將日再來問他楊戩曰如今殷郊不伐朝歌反伐西岐把師叔的番天印打傷了哪吒諸人橫行狂暴弟子奉子牙之命特來探其虛實廣成子聞言大叫這畜生有背師言定遭不測之禍但吾把洞內珍寶盡付與他誰知今日之變叫楊戩你且先回我隨後就來楊戩離了九仙山徑往終南山來須臾而至進洞府見雲中子行禮口稱師叔今西岐來了一人名曰馬善誅斬不得水火亦不能傷他不知何物作怪特借老師照妖鑑一用俟除此妖邪即當奉上雲中子聽說即將寶鑑付與楊戩楊戩離了終南山往西岐來至相府參謁子牙

子牙問曰：楊戩你往九仙山見廣成子，此事如何？楊戩把上項事情一一訴說一遍。又將取照妖鑑來的事亦說了一遍。令明日可會馬善。次日，楊戩上馬提刀來營前請戰，坐名只要馬善出來探馬報入中軍。殷郊命馬善出營，馬善出關，楊戩暗取寶鑑照之，乃是一點燈頭兒在裏面。見楊戩收了寶鑑，縱馬舞刀直取馬善。二馬相交，刀鎗併舉，戰有二十回合。楊戩撥馬就走，馬善不趕。回營來見殷郊，回話與楊戩交戰，那廝敗走，未將不去趕他。殷郊曰：「已知彼此是兵家要訣，此行是也。且言楊戩回營進府來。」子牙問曰：「馬善乃何物作怪？」楊戩答曰：「弟子照馬善乃是一點燈頭兒，不知詳細，旁有章護曰：世間有三處有三盞燈，玄都洞八景宮有一盞燈，玉虛宮有一盞燈，靈鷲山有一盞燈，莫非就是此燈作怪？」楊戩曰：「可往三處一看，便知端的。」楊戩忻然願往。子牙許之。楊戩離了西岐，先往玉虛宮而來，駕著土遁而走，正是：「風聲響處行千里，一飯工夫至玉虛。」話說楊戩自不會至崑崙山，今見景致非常，因便玩賞，怎見得：「瓊樓玉閣上界崑崙，谷虛繁地，籟境寂散，天香青松帶雨，遮高閣翠竹依稀，兩道傍霞光縹緲，赤光樓台隱現，祥雲裏玉磬金鐘聲韻長，珠簾半捲，爐內烟香講動黃庭，方入聖萬仙總領，鑲東方。」話說楊戩至麒麟崖，看罷崑崙景致，不敢擅入，立于宮外等候多時，只見白鶴童子出宮來，楊戩上前施禮，口稱：「師兄，弟子楊戩借問老爺面前琉璃燈，可曾點著？」白鶴童子答曰：「點著哩。」楊戩自思：「此處點著，想不是這裏，且往靈鷲山去。」即時離了玉虛，徑往靈鷲山來，好快，正是：「駕霧騰雲仙體輕，玄門須仗五行行。週遊寰宇須臾，纔上崑崙又玉京。」楊戩進元覺洞，倒身下拜，口稱：「老師，弟子楊戩拜見。」燃燈問曰：「你來做甚？」楊戩答曰：「老師面前的琉璃燈滅了，道人抬頭看見燈滅了，呀的一聲道：孽障走了。楊戩把上件事說了一遍。」燃燈曰：「你先去，我隨即就來。」楊戩別了燃燈，借土遁，歸西岐，至相府來見子牙，將至玉虛見燃燈事說了一遍。燃燈老師隨後就來，子牙大喜，正言之間，門官報廣成子至。子牙迎接至殿前，廣成子對子牙謝罪曰：「貧道不知有此大變，豈意殷郊反了念頭，吾之罪也。待吾自去招他來見。」廣成子隨即出城，至營前大呼曰：「傳與殷郊快來見我，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四回

### 羅宣火焚西岐城

離宮原是火之精。配合干支在丙丁。烈火焚山情更惡。流金燦海勢偏橫。在天列曜人君畏。入地藏形萬姓驚。不是羅宣能作難。只因西土降仙卿。

話說探馬報入中軍啓千歲有一道人請千歲答話。殷郊暗想：莫不是吾師來此。隨即出營。果然是廣成子。殷郊在馬上欠身言曰：老師弟子甲冑在身，不敢叩見。廣成子見殷郊身穿王服，大喝曰：畜生不記得山前是怎麼話。你今日爲何改了念頭。殷郊泣訴曰：老師在上，聽弟子所陳。弟子領命下山，又收了溫良馬善。中途遇著甲公豹，說弟子保紂伐周，弟子豈肯有負師言。弟子知吾父殘虐不仁，肆行無道，固得罪於天下。弟子不敢有違天命，只吾幼弟又得何罪，竟將太極圖把他化作飛灰。與姜尚何仇，遭此慘死。此豈有仁心者所爲。此豈以德行仁之主言之痛心刺骨。老師反欲我事仇，是誠何心。殷郊言罷，放聲大哭。廣成子曰：殷郊，你不知申公豹與子牙有隙，他是誑你之言，不可深信。此事乃汝弟自取，實是天數。殷郊曰：申公豹之言固不可信，吾弟之死又是天數。終不然是吾弟自走入太極圖中，去尋此慘酷極刑。老師說得好笑。今兄存弟，亡實爲可慘。老師請回，候弟子殺了姜尚，以報弟仇。再議征東。廣成子曰：你可記得發下誓言。殷郊曰：弟子知道，就受了此厄，死也甘心，決不願獨自偷生。廣成子大怒，喝一聲：仗劍來取。殷郊用戟架住曰：老師沒來由，你爲姜尚與弟子變顏實係偏心。倘一時失禮，不好看相。廣成子又一劍劈來。殷郊曰：老師何苦爲他人不顧自己天性。則老師所謂天道人道，俱是矯強。廣成子曰：此是天數，你自不悔悟。違背師言，必有殺身之禍。復又一劍砍來。殷郊急得滿面通紅曰：你既無情待我，偏執己見，自壞手足。弟子也顧不得了。乃發手還一戟來。師徒二人戰未及四五合。殷郊祭番天印打來。廣成子著慌，借縱地金光法逃回西岐。至相府，正是：番天印傳殷殿下，豈知今日打師尊。話說廣成子回相府，子牙迎着見廣成子面色不似平日。忙問今日會殷郊詳細。廣成子曰：被申公豹說反，吾再三苦勸，彼竟不從。是吾怒起，與他交戰。那孽障反祭番天印來打我。吾故此回來，再做商議。子牙不知番天印利害，正說之間，門官報燃燈老爺來。至二人忙出府迎接。至殿前，燃燈對子牙曰：連吾的琉璃也來尋你一番，俱是天數。子牙曰：尙該如此。理當受之。燃燈曰：殷郊事大，馬善的事小。待吾收了馬善，再做道理。乃謂子牙曰：你須得如此。如此方可收服。子牙俱依其計。次日，子牙單人獨騎出城，坐名只要馬善來。見我左右報馬報入中軍啓千歲爺。姜子牙獨騎出城，只要馬善出戰。殷郊自思：昨日吾師出城見我，未曾取勝。今

日令子牙單騎出城。要馬善必有緣故。且令馬善出戰。看是何如。馬善得令。提鎗上馬。出轅門。也不答話。直取子牙。子牙手中劍迎面相迎。未及數合。子牙也不歸營。望東南上逃走。馬善不知他的本主等他。隨後趕來。未及數箭之地。只見柳陰之下。立着一個道人。讓過子牙。當中阻住。大喝曰：「馬善。你可認得我馬善。只推不知。就一鎗來刺。燃燈袖內取出琉璃。望空中祭起。那琉璃望下掉來。馬善抬頭看見。及待躲時。燃燈忙令黃巾力士。可將燈焰帶回靈鷲山去。正是：「仙燈得道現人形。反本還元歸正位。」話言。燃燈收了馬善。令力士帶上靈鷲山去了。不提。且說探馬來報入中軍。啓千歲。馬善追趕姜尚。只見一陣光華。止有戰馬。不見了馬善。未敢擅專。請令定奪。殷郊聞報。心下疑惑。隨傳令點炮出營。定與子牙立決雌雄。只見燃燈收了馬善。方回來與廣成子共議。殷郊被中公豹說反如之奈何。正說之間。探馬報入相府。有殷殿下請丞相答話。燃燈曰：「子牙公你去得。你有杏黃旗可保于身子。牙忙傳令同衆門人出城。炮聲響亮。西岐門開。子牙一騎當先。對殷郊言曰：「殷郊。你負師命。難免犂鋤之厄。及早投戈。免得自悔。殷郊大怒。見了仇人。切齒咬牙。大罵匹夫。把吾弟化爲飛灰。我與你誓不兩立。縱馬搖戟。直取子牙。子牙仗劍迎之。戟劍交加。大戰龍潭虎穴。且說溫良走馬來助。這壁廂。哪吒登開風火輪。接住交兵。兩下裏只殺得「黑靄靄雲迷白日。鬧嚷嚷殺氣遮天。鎗刀劍戟。征冒烟。崗斧猶如閃電。好勇的成功。建業特強的努力。當先爲明君。不怕就死報國恩。欲把身捐。只殺得一團白骨。見青天。那時節。方纔收軍罷戰。」且說溫良祭起白玉環來。打哪吒。哪吒看見。忙把乾坤圈也祭起來。一聲響。將白玉環打得粉碎。溫良大叫一聲。傷吾之寶。怎肯干休。奮力來戰。又被哪吒一金磚正中後心。打得往前一晷。未曾閃下馬來。方欲逃回。不意被楊戩一彈子穿了肩頭。跌下馬去。死于非命。殷郊見溫良死于馬下。忙祭番天印。打子牙。子牙展開杏黃旗。便有萬道金光。祥雲罩。又現有千朵白蓮。護護其身。把番天印懸在空中。只是不得下來。子牙隨祭打神鞭。正中殷郊後背。翻筋斗。落下馬去。楊戩及上前欲斬他首級。有張山。李錦二騎搶出。不知殷郊已借土遁去了。子牙竟獲全勝。進城燃燈與廣成子共議曰：「番天印難治。且子牙拜將已近。恐誤吉辰。罪歸于你。廣成子告曰：「老師爲我設一謀。如何除得此惡。燃燈曰：「無籌可治。奈何奈何。且說殷郊著傷逃回。進營納悶。鬱鬱不喜。且說轅門外來一道人。戴魚尾冠。面如重棗。海下赤髯。紅髮三日。穿大紅八卦服。騎赤烟駒。道人下騎。叫報與殷殿下。吾要見他軍政官報入中軍。啓千歲。外邊有一道者求見。殷郊傳令請來。少時。道人行

至帳前，殷郊看見降塔迎接，見道人通身赤色，其形相甚惡，彼此各打稽首。殷殿下忙欠身答曰：「老師可請上坐，道人亦不謙讓，隨即坐下。」殷郊曰：「老師高姓大名，何處名山洞府？」道人答曰：「貧道乃火龍島焰中仙，羅宣是也。因申公豹相邀，特來助你一臂之力。」殷郊大悅，沽酒款待。道人曰：「吾乃是齋，不用葷。」殷郊命抬素酒相待，不提。一連在軍中過了三四日，也不出去。會子牙殷郊問曰：「老師既爲我而來，爲何數日不會子牙一陣？」道人曰：「我有一道友，他不會來，待他來時，我與你定然成功，不用殿下費心。」且說那日，正坐轅門，官軍來報，有一道者來訪。羅宣與殷郊傳令請來，少時見一道者黃臉虬鬚，身穿草服，徐步而來。殷郊乃暫帳迎接，至帳行禮畢，尊于上坐。羅宣問曰：「賢弟爲何來？」遲道人曰：「因攻戰之物未完，故此來遲。」殷郊對道人曰：「請問道長高姓大名？」道人曰：「吾乃九龍島煉氣士劉環是也。」殷郊傳令沽酒款待。次日二位道者出營來至城下，請子牙答話。探馬忙報入相府，齊丞相有二位道人請丞相答話。子牙隨卽同衆門人出城排開隊伍，只見催陣鼓響，對陣中有一道者生得甚是兇惡，只見他「魚尾冠純然烈焰，大紅袍片片雲生，絲纒懸赤色麻履，長紅雲劍帶星星火馬如赤爪龍，面如血潑紫鋼牙暴出唇，三目光輝觀宇宙，火龍島內有聲名。」話說子牙對諸門人曰：「此人一身赤色，連馬也是紅的，衆弟子曰：『截教門下古怪者甚多，話未畢，羅宣一騎馬當先大呼曰：『來者可就是姜子牙？』子牙答曰：『道兄，不才便是。』」不知道友是何處名山，那裏洞府。羅宣曰：『吾乃火龍島焰中仙，羅宣是也。吾今來會你，只因你倚仗玉虛門下，把吾輩截教甚是恥辱，吾故到此與你見一個雌雄。方知二教自有高低，非在於口舌爭也。你那左右門人不必向前，料你等不過毫末道行，不足爲能。只我與你比個高下，道罷把赤烟駒催開，使兩口飛烟劍來取子牙。子牙手中劍急架相迎，二獸盤旋未及數合，哪吒登開風火輪，搖鎗來刺羅宣，傍有劉環躍步而出，抵住哪吒。大抵子牙的門人多，不由分說，楊戩舞三尖刀，沖殺過來。黃天化使開雙鎗，也來助戰。雷震子展開二翅，飛起空中，將金棍刷來土行孫，使動邪鐵棍，往下三路也是殺來。韋護縱步使降魔杵，劈頭就打。四面八方圍裹上來，羅宣見子牙衆門人不分好歹，一擁而上，抵擋不住，忙把三百六十骨節搖動，現出三首六臂，一手執照天印，一手執五龍輪，一手執萬鴉壺，一手執萬里起烟雲，雙手使飛烟劍，好利害，怎見得，有詩爲證：「赤寶丹天降異人，渾身上下烈烟燼，離宮鍊就非凡品，南極熬成迥出羣。火龍島內修真性，焰氣聲高氣似雲，純陽自是三昧火，烈火焚金惡殺神。」話說羅宣現了三首六臂，將五龍輪一輪把黃天化打

下玉麒麟。早有金木二叱救回去了。楊戩正欲暗放哮天犬來傷羅宣。不意子牙早祭起打神鞭。望空中打來。把羅宣打得幾乎翻下赤烟駒子來。哪吒戰住了劉環。把乾坤圈打下。只打得劉環三昧火冒出。俱大敗回營。張三在轅門觀看。見鮑周多少門人祭無窮法寶。一個勝似一個。心中自思。以後滅紂者必是子牙一輩。心中甚是不悅。只見羅宣失回營。張山接住慰勞。羅宣曰。今日不防姜尚打我一鞭。吾險些兒墜下騎來。忙取葫蘆中藥餌吞而治之。羅宣對劉環曰。這也是西岐一羣衆生。該當如此。非我定用此狠毒也。道人咬牙切齒。正是。山紅土赤須臾了。殿閣樓台化作灰。話說羅宣在帳內與劉環議曰。今夜把西岐打發他乾乾淨淨。免得費我清心。劉環道。他既無情理。當如此。正是子牙災難至矣。子牙只得勝回兵。那知有此一節。不意時至二更。羅宣同劉環借著火遁。乘著赤烟駒。把萬里起雲烟射進西岐城內。此萬里起雲烟。乃是火箭及至射進西岐城內。可憐東西南北各處火起。相府皇城到處生烟。子牙在府。只聽得百姓吶喊之聲。震動華岳。燃燈已知道了。與廣成子出靜室看火。不提怎見得好火。黑煙漠漠。紅焰騰騰。黑烟漠漠。長空不見半分毫。紅焰騰騰。大地有光千里。赤初起時。灼灼金蛇。次後來千火塊。羅宣切齒逞雄威。惱了劉環。施法力。燥乾柴燒。烈火性。說甚麼。燧人鑽木。熱油門上飄絲。勝似那老子開爐。正是那無情火發。怎禁這有意行兇。不去弭災。返行助虐。風隨火勢。焰飛有千丈餘。高火逞風威。灰迸上九霄。雲外兵兵。如同陣前炮響。轟轟烈烈。卻似鑼鼓齊鳴。只燒得男啼女哭。叫皇天。抱女攜兒無處躲。姜子牙總有妙法。不能施。周武王德政天齊難逃避。門人雖有各自保守。其軀大將英雄。盡是犛跑鼠竄。正是災來難避。無情火。慌壞青鸞斗闕仙。話說武王聽得各處火起。便跪在丹墀告天曰。姬發不道。獲罪于天。降此大厄。有累于民。只願上天將姬發盡戶滅絕。不忍萬民遭此災厄。俯伏在地。放聲大哭。如此拜禱。這火越燒大了。且說羅宣將高鴉壺開了。萬隻火鴉飛騰入城。口內噴火。翅上生烟。又用數條火龍。把五龍輪架在當中。只見赤烟駒四蹄生烈。焰飛煙寶劍長紅。光如有石牆石壁。燒不進去。又有劉環接火。頃刻間畫閣離梁。即時崩倒。正是。武王有福逢此厄。自有高人滅火時。話說羅宣正燒西岐。來了鳳凰山青鸞斗闕的龍吉公主。乃是昊天上帝親生。瑤池金母之女。只因有念思。凡貶在鳳凰山。青鸞斗闕。今見子牙伐紂。也來助一臂之力。正值羅宣來燒西岐。娘娘就假此好兒子牙。便跨青鸞來。至遠遠的。只見火內有千萬火鴉。忙叫碧雲兒童將霧露乾坤網撒開。往西岐火內一罩。此寶有相生相尅之妙。鸞

露者乃是真水。水能尅火。故此隨即息滅。即時將萬隻火鴉盡行收去。羅宣正放火亂燒。忽不見火鴉。往前一看。見一道姑。戴魚尾冠。穿大紅絳綃衣。羅宣大呼。乘鸞者。乃是何人。敢滅吾之火。公主笑曰。吾乃龍吉公主是也。你有何能。敢動惡意。有逆天心。來害明君。吾特來助陣。你可速回。毋取滅亡之禍。羅宣大怒。將五龍輪劈面打來。公主笑曰。我知道你只有這些伎倆。你可盡力發來。乃忙取四海瓶。擎在手中。對著五龍輪。只見一輪竟打在瓶裏去了。火龍進入于海內。焉能濟事。羅宣大叫一聲。把萬里起雲烟射來。公主又將四海瓶收去了。劉環大怒。足踏紅焰仗戟來取公主。把臉一紅。將二龍劍望空中一丟。劉環那裏經得起。隨將劉環斬于火內。羅宣忙現三首六臂。祭照天印。打龍吉公主。公主把劍一指。此印落于火內。又將劍丟起去。羅宣情知難拒。撥赤煙騎將走。公主再把二龍劍丟起。正中赤煙騎後背。赤煙騎自倒。羅宣撞下火來。借火遁而逃。公主忙施雨露。且救了西岐火焰。好見子牙。怎見得好雨。有讚爲證。『瀟瀟灑灑密密沉沉。瀟瀟灑灑。如天邊墜落明珠。密密沉沉。似海口倒懸波浪。初起時如拳大小。次後來盆潑盆傾。溝壑水飛千丈。玉澗泉波湧萬條銀。西岐城內看看滿。低凹池塘漸漸平。真是武王有福。高明助倒瀉。天河往下傾。』話說龍吉公主施雨救滅西岐火焰。滿城人民齊聲大呼曰。武王洪福齊天。普施恩澤。吾等皆有命也。合城大小。歡聲震地。一夜天翻地湧。百姓皆不得安生。武王在殿內祈禱。百官帶雨問安。子牙在相府神魂俱不附體。只見燃燈曰。子牙。爇中得吉。就有異人至也。貧道非是。不知吾若是來治此火。異人必不能至。話言未了。有楊戩報入府裏。啓師叔。有龍吉公主來。至子牙。忙降階迎迓上殿。公主見燃燈廣成子在殿上。公主打稽首口稱。道兄請了。子牙忙問燃燈曰。此位何人。公主忙答曰。貧道乃龍吉公主。有罪於天。方纔羅宣用火燒焚西岐。貧道今特來此間。用些須小法術救滅此火。特助子牙。東征。會了諸侯。有功於社稷。可免罪愆。得再回瑤池耳。真不負貧道下山一場。子牙大喜。忙分付侍兒。打點焚香淨室。與公主居住。西岐城內這一場。曬鬧大是利害。乃收拾宮闕府第。不表。且說羅宣敗走下山。喘息不定。倚松靠石。默然沉思。今日把這些寶貝。一旦失與龍吉公主。此恨怎消。正愁恨時。話由未了。只聽得腦後一人作歌而來。『曾做榮羹寒士。不去奔波朝市。宦情收起。打點林泉事。高山採紫芝。溪邊理釣絲。洞中戲耍開寫黃庭字。把酒醺然長歌腹內詩。識時扶王立帝基。知機羅宣今日危。』話說羅宣聽罷。回頭一看。見個大漢。戴扇雲蓋。穿道服。持戟而至。羅宣問曰。汝是何人。敢出大言。其人答曰。吾乃李靖也。今日往西岐見姜

子牙東進五關，吾無有進見之功。今日擊你權當一功，羅宣大怒，躍身而起，將寶劍來取，二人交鋒，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五回

### 殷郊岐山受犁鋤

擊鼓頻催日已西，殷郊此日受犁鋤。番天有印皆淪落，離地無旗孰可棲。空負肝腸空自費，浪留名節浪爲題。可憐二子俱如誓，氣化清風魂伴泥。

話說李靖大戰羅宣，戟劍相交，猶如虎狼之狀。李靖隨祭起按三十三天黃金寶塔，大叫曰：羅宣，今日你難逃此難矣。羅宣欲待脫身，怎脫此厄？只見此塔落將下來，如何存立可憐。正是：「封神臺上有坐位，道術通天難脫逃。」話說黃金塔落將下來，正打在羅宣頂上，只打得腦漿迸流，一靈已往封神臺去了。李靖收了寶塔，借土遁往西岐，頃刻而至，到了相府前，有木吒看見父親來，至忙報與子牙。弟子父親李靖等令燃燈對子牙曰：乃是吾門人曾爲紂之總兵子牙開之大喜，忙令相見畢，且說廣成子見殷郊阻兵於此，子牙拜將期近，問燃燈曰：老師，如今殷郊不得退，如之奈何？燃燈曰：番天印利害，除非敗了玄都，離他焰光旗，西方取了青蓮寶色旗，如今止有了玉虛杏黃旗，殷郊如何代得他？必先去取了此旗方可。廣成子曰：弟子願往玄都，見師伯走一遭。燃燈曰：你速去，廣成子借縱地金光法，往玄都來，不一時，來至八景宮。玄都洞真好景致，怎見得有讚爲證：「金碧輝煌珠玉燦爛，青葱婆娑蒼苔欲滴。仙鸞仙鶴成羣，白鶴白猿作對。香煙縹緲，冲霄漢彩色氤氳。蓬碧空霧隱樓臺，蓮臺疊鏡，盤殿閣紫陰，祥光萬道，臨福地瑞氣千條。照洞門大羅宮內，金鐘響八景宮開玉磬鳴。開天闢地神仙府，罪是玄都第一重。」話說廣成子至玄都洞，不敢擅入，等候半晌，只見玄都大法師出來，廣成子上前稽首，口稱：道兄，煩啓老師。弟子叩見。玄都大法師至蒲團前，問曰：廣成子至此，求見老師。老子曰：廣成子不必着他進來，他來是要離他焰光旗，你將此旗付與他去罷。玄都大法師隨將旗付與廣成子，曰：老師分付你去罷，不要去見了廣成子，感謝不盡，將旗高捧，離了玄都，徑至西岐，將離地焰光旗交與子牙收了。廣成子又往西方極樂之鄉，借縱地金光法，不一日到了西方勝景比崑崙山，大不相同，怎見得有讚爲證：「寶焰金光映日明，異香奇彩更微精。七寶林中無窮景，八德池邊落瑞瓊。素品



仙花人罕見。笙簫仙樂耳根清。西方勝界真堪羨。真乃蓮花瓣裏生。話說廣成子站立多時。見一童子出來。廣成子曰：童子，煩你通報一聲說廣成子相訪。只見童子進去。不一時童子出來道：有請。廣成子進內。見一道人身高丈六。而皮黃色。頭挽抓髻。向前稽首。分賓主坐下。道人曰：道兄乃玉虛門人。久仰清風。無緣會晤。今幸至此。實三生有緣。廣成子謝曰：弟子因犯殺戒。今被殷郊阻住。子牙拜將日期。特至此求借青蓮寶旗。以破殷郊。就佐周王東征。接引道人曰：貧道西方乃清淨無爲。與貴道不同。以花開見我。我見其人乃蓮花之像。非東南兩度之客。此旗恐惹紅塵。不敢從命。廣成子曰：道雖二門。其理合一。以人心合天道。豈得其二。南北東西共一家。難分彼此。如今周王乃是真命天子。應運而興。東南西北。纔在皇王水土之內。道兄怎言西方不與東南之教同。古語云：「金丹舍利同仁義。三教原來是一家。」接引道人曰：道兄言雖有理。只是青蓮寶色旗。不得紅塵。奈何奈何。正論之間。後邊來了一位道人。乃是準提道人。打了稽首。同坐下。準提曰：道兄此來欲借青蓮寶色旗。西岐山破殷郊。若論起來。此寶借不得。如今不同。亦有說。乃對接引道人曰：前番我曾對道兄言過。東南兩度有三千丈紅氣沖空。與吾西方有緣。是我八德池中五百年花開之數。西方雖是極樂。其道何日得行於東南。不若借東南大教兼行吾道。有何不可。況今廣成子道兄前來。當得奉命接引道人聽準提道人之言。隨將青蓮寶色旗付與廣成子。廣成子謝了二位道人。離西方望西岐而來。正是：「只爲殷郊逢此厄。纔往西方走一遭。」話說廣成子離了西方。不一日來到西岐。進相府來。見燃燈將西方先不肯借旗。被準提道人說了方肯的話。說了一遍。燃燈曰：事好了。如今正南用離地焰火旗。東方用青蓮寶色旗。中央用杏黃戊己旗。西方用素色雲界旗。單讓北方與殷郊走。方可治之。廣成子曰：素色雲界旗那裏有。衆門欲都想不起來。廣成子不樂。衆門人俱退。土行孫來到內裏。對妻子鄧嬋玉說：「平空殷郊伐西岐。費了許多的事。如今還少素色雲界旗。不知那裏有。只見龍吉公主在靜室中聽見。忙起身來問土行孫曰：素色雲界旗。是我母親那裏有此旗一名雲界一名聚仙。赴瑤池會時。將此旗拽起。羣仙俱知道。即來赴瑤池勝會。故曰聚仙旗。此旗別人去不得。須得南極仙翁方能借得來。土行孫聞說。忙來至殿前。見燃燈道人曰：弟子回內室與妻子商議。有龍吉公主聽見。彼言此旗乃在西王母處。名曰聚仙旗。燃燈方悟。隨命廣成子往崑崙山來。廣成子縱金光至玉虛宮。立於麒麟崖。等候多時。有南極仙翁出來。廣成子把殷郊的事說了一遍。南極仙翁曰：我知道了。你且回去。廣

成子回西岐不表。且說南極仙翁，即忙收拾換了朝服，繫了叮嚀玉佩，手執朝笏，離了玉虛宮，足踏祥雲，飄飄蕩蕩，駕鶴而行。怎見得有詩爲證：「祥雲托足上仙行，跨鶴乘鸞上玉京。福祿並稱爲壽曜，東南常自駐行旌。」話說兩極仙翁來到瑤池，落下雲頭，見朱門緊閉，玉佩無聲，只見瑤池那些光景，甚是稀奇，怎見得有讚爲證：「頂摩霄漢，脈插須彌，巧峯排列，怪石參差，懸崖下瑤草琪花，曲徑旁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林，却似火焰燒金，白鶴梧松立枝，頭渾如蒼烟捧玉，彩鳳雙雙，青鸞對對，彩鳳雙雙，向日一鳴，天下瑞青鸞對對，迎風躍舞，世間稀又見黃鄧鄧琉璃瓦，益鴛鴦明幌幌，錦花磚鋪瑪瑙，東一行西一行，盡是蕊宮珍闕，南一帶北一帶，看不了寶閣瓊樓，雲光殿內，護金霞，聚仙亭下，生紫霧，正是金闕堂中，仙樂動，方知紫府是瑤池。」話說南極仙翁俯伏金塔口，稱小臣南極仙翁奏開金母，應運聖主，鳳鳴岐山，仙臨殺戒，垂象上天，因三教並談，奉玉虛符命，按三百六十五度，封仙八部，雷火瘟斗，羣星列宿，今有玉虛副仙廣成子，門人殷郊，有負師命，逆天叛亂，殺害生靈，阻撓姜尚，不能前往，恐誤拜將日期，殷郊發誓，應在西岐身受犁鋤之厄，今奉玉虛之命，特懇聖母恩賜，聚仙旗下，至西岐治殷郊，以應願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具疏，小臣南極仙翁具奏，俯伏少時，只聽得仙樂一派，怎見得：「玉殿金門兩扇開，樂聲齊奏下瑤臺。鳳銜丹詔離天府，玉勅金書降下來。」話說南極仙翁俯伏玉階，候降勅旨，只聞樂聲隱隱，金門開處，有四對仙女，高捧聚仙旗，付與南極仙翁，曰：「勅旨付南極仙翁，周武當有天下紂王穢德彰聞，應當絕滅，正合天心，今特借爾聚仙旗，前去以助周邦事，速速送還，毋得延緩，有變仙寶，南極仙翁謝恩畢，離了瑤池，正是：「周主洪基年八百，聖人金闕借旗來。」話說南極仙翁離了瑤池，徑至西岐，有楊戩報入相府，廣成子焚香接勅，闕謝恩畢，子牙迎接仙翁至殿中，坐下，共言殷郊之事，仙翁曰：「子牙吉辰將至，你等可速破了殷郊，我暫且告回，衆仙送仙翁回宮，燃燈曰：「今有聚仙旗，可以擒殷郊，只是還少兩三位，可助成功，話猶未了，哪吒來報，赤精子來至，子牙迎至殿前，廣成子曰：「我與道兄一樣，遭此不肯，弟子彼此嗟嘆，又報文殊廣法天尊來至，見了子牙口稱恭喜，子牙答曰：「何喜可賀，連年征伐無休日，不能安食，夜不能安寢，怎能得靜坐蒲團，了悟無生之妙也，燃燈道：「今日煩文殊道友，可將青蓮寶色旗，往西岐山震地，駐劄赤精子，用離地焰光旗，在岐山離地駐劄，中央戊己乃貧道鎮守，西方聚仙旗，須得武王自駐劄，子牙曰：「這個不妨，隨即請武王至相府，子牙不提擒殷郊之事，只說是請大王往岐山退兵，老臣同往，武王曰：「相

父吩咐孤自當親往。話說子牙掌聚將鼓，令黃飛虎領令箭，沖張山大轅門。鄧九公沖左糧道門，南宮适沖右糧道門。哪吒楊戩在左，韋護雷震子在右。黃天化在後，金木二吒、李靖父子三人掠陣。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子牙分付停當，先同武王往岐山守定西岐地位。且說張山、李錦見營中氣籠罩上帳，見殷郊言曰：「千歲，我等駐劄在此，不能取勝，不如且回兵朝歌，再圖後舉。」千歲意下如何？殷郊曰：「我不曾奉旨而來，待吾修本先往朝歌求援兵來。至料此一城有何難破？」張山曰：「姜尚用兵如神，兼有玉虛門下人衆，亦不是小敵耳。」殷郊曰：「不妨，吾師也，懼吾番天印，何況他人？」三虜共議，至抵暮，有一更時分，只見黃飛虎帶領一枝人馬，點炮吶喊，殺進轅門。真是父子兵一擁而進，不可抵擋。殷郊還不曾睡，只聽得殺聲大震，忙即上馬提戟，掌起燈籠，火把燈光內，只見黃家父子殺進轅門。殷郊大呼曰：「黃飛虎，你敢來劫營，是自取死耳。」黃飛虎曰：「奉將令不敢有違，搖鎗直取殷郊手中戟，急架忙迎。」黃天祿、黃天爵、黃天祥等一裹而上，將殷郊圍在垓心。只見鄧九公帶領副將太鸞、鄧秀、趙昇、孫焰紅，沖殺左營。南宮适領辛甲、辛免、太顛、閔天，直殺進右營。李錦接住廝殺。張山戰住鄧九公，哪吒楊戩搶入中軍來助黃家父子。哪吒的鎗，只在殷郊前後心窩兩脅內亂刺。楊戩的三尖刀，只在殷郊頂上飛來。殷郊見哪吒登輪，先將落魂鐘對哪吒一幌，哪吒全然不理。祭番天印打楊戩，楊戩有八九玄功，迎風變化，打不下馬來。故此殷郊着忙。蚤夜交兵，苦殺了商朝士卒。只因爲主安天下，馬死人亡滿戰場。話說哪吒祭起一塊金磚，正中殷郊的落魂鐘上，只打得霞光萬道，殷郊大驚。南宮适斬了李錦，也殺到中營來助戰。張山與鄧九公大戰，不防孫焰紅噴出一口烈火，張山面上被火燒傷。鄧九公趕上一刀，劈於馬下。九公領衆將官也沖殺至中軍，重重疊疊，把殷郊圍住。鎗刀密而，劍戟森羅，如銅牆鐵壁。殷郊雖然是三頭六臂，怎經得起一陣羣虎狼英雄，俱是封神榜上惡星，又添出雷震子飛在空中，使開金棍，刷將下來。殷郊見大營已亂，張山、李錦皆亡。殷郊見勢頭不好，把落魂鐘對黃天化一幌。黃天化翻下玉麒麟來。殷郊乘此走出陣來，往岐山逃遁。衆將官鳴鑼擂鼓，追趕三十里方回。黃飛虎督兵進城，俱進相府。候子牙回兵，且說殷郊殺到天明，止乘有幾個殘兵敗卒。殷郊嘆曰：「誰知如此兵敗將亡，俺如今且進五關，往朝歌見父借兵，再報今日之恨不遲。」因策馬前行，忽見文殊、廣法天尊站立前面，而言曰：「殷郊，今日你要受犁鋤之厄，殷郊欠身口稱：師叔，弟子今日回朝歌，老師爲何阻吾去路？」文殊、廣法天尊曰：「你入羅網之中，速速下馬，可赦你犁

鋤之厄。殷郊大怒，縱馬搖戟，直取天尊。天尊手中劍急架忙迎，殿下心慌，祭起番天印來。文殊廣法天尊忙將青蓮寶色旗招展，好寶貝，白氣懸空，金光萬道，現一粒舍利子，怎見得有詩爲證：「萬道金光隱上下，三乘玄妙入西方。要知舍利無窮妙，治得番天印渺茫。」文殊廣法天尊展動此寶，只見番天印不能落將下來。殷郊收了印，往南方離地而來，忽見赤精子大呼曰：「殷郊，你有負師言，難免出口發誓之災，殷郊，情知不殺一場，也不得完事，催馬搖戟來戰赤精子。」赤精子曰：「孽障，你兄弟一般，俱該如此，乃是天數，俱不可逃，忙用劍架戟，殷郊復祭番天印，就打赤精子。展動離地焰光旗，此寶乃玄都寶物，按五行奇珍，怎見得有詩爲證：「鴻濛初判道精微，產在離宮造化機。今日岐山開展處，殷郊難免血沾衣。」赤精子展開此寶，番天印只在空中亂滾，不得下來。殷郊見如此光景，忙收了印，往中央而來，燃燈道人叫殷郊曰：「你師父有一百張犁鋤候你，殷郊聽罷，著慌口稱：「老師弟子不曾得罪，與衆位師尊爲何各處逼迫燃燈？」曰：「孽障，你發願對天，出口怎免？」殷郊乃是一位惡神，怎肯干休，使氣冲牛斗，直殺過來，燃燈口稱：「善哉，將劍架戟未及三合，殷郊發印就打燃燈，展開了杏黃旗，此寶玉虛宮奇珍，怎見得有詩爲證：「執掌崑崙按五行，無窮玄法使人驚。展開萬道金光現，致使殷郊性命傾。」殷郊見燃燈展杏黃旗，就有萬朵金蓮現出，番天印不得下來，恐被他人收去了，忙收印在手，忽然往正西上一看，只見子牙在龍鳳旗下，殷郊大喝一聲：「仇人在前，豈可輕放？」縱馬搖戟大呼：「姜尚，吾來也。」武王見一人三首六臂，搖戟而來，武王曰：「嚇殺孤家。」子牙曰：「不妨，來者乃殷郊。」殿下武王曰：「既是當今儲君，孤當下馬拜見。」子牙曰：「今爲敵國，豈可輕易相見？」老臣自有道理。武王看殷郊來得勢如山，倒一般滾至面前，也不答話，直一戟刺來，有聲。子牙劍架戟忙迎，只一合，殷郊就祭印打來，子牙急展聚仙旗，此乃瑤池之寶，只見氤氳遍地，一派異香籠罩上面。番天印不得下來，怎見得有詩爲證：「五彩祥雲天地迷，金光萬道吐紅霓。殷郊空用番天印，咫尺犁鋤頂上擠。」子牙見此旗有無窮大法，番天印不得下來，子牙把打神鞭祭起來，打殷郊。殷郊著忙，抽身望北而走，燃燈遠見殷郊已走，坎地發一雷聲，四方吶喊鑼鼓齊鳴，殺聲大振。殷郊催馬向北而走，四面追趕他，殷郊趕得無路可投，往前行山徑越窄，殷郊下馬步行，又開後面追兵甚急，對天祝曰：「若吾父王還有天下之福，我這一番天印，把此山打一條路徑而出，商朝社稷還存，如打不開，吾今休矣。」言罷，把番天印打去，只見響一聲，將山打出一條路來。殷郊大喜，曰：「商朝天下還不能絕，便往山路就走，只聽得一聲炮響。」

兩山頭俱是周兵，捲下上頂來，後面又有燃燈道人趕來，殷郊見左右前後俱是子牙人馬，不能脫得此難，忙借土遁往上就走。殷郊的頭方冒出山尖，燃燈道人使用手一合，二山頭一擠，將殷郊的身子夾在山內，頭在山外，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六回 洪錦西岐城大戰

奇門遁術陣前開，斬將搴旗亦壯哉。  
黑焰引雲遮白日，青旛擲地起塵埃。  
三山關上多英俊，五炁崖前有異才。  
不是仙娃能幻化，只因月老作新媒。

話說燃燈合山擠住殷郊，四路人馬齊上山來。武王至山頂上，看見殷郊這等模樣，滾鞍下馬，跪于塵埃，大呼千歲。小臣姬發奉法克守臣節，俯不敢欺君罔上，相父今日令殿下如此，使孤有萬年污名，子牙挽扶武王而言曰：「殷郊違逆天命，大數如此，怎能脫逃？」大王要盡人臣之道，行禮以盡王公之德可也。武王曰：「相父今日把儲君夾在山中，大罪俱在我，姬發了望列位老師，大開惻隱，憐念姬發，放了殿下罷。」燃燈道人笑曰：「賢王不知天數，殷郊違逆天命，怎能逃脫？」大王盡過君臣之禮，便罷了。大王又不可逆天行事。武王兩次三番勸止子牙，正色言曰：「老臣不過順天應人，斷不敢逆天而誤主公也。」武王含淚撮土焚香，跪拜在地，稱臣泣訴曰：「臣非不救殿下，奈眾老師要順守天命，實非臣之罪也。」拜罷，燃燈請武王下山，命廣成子推犁上山，廣成子一見殷郊這等如此，不覺淚落，正是：「只因出口犁鋤，願今日西岐怎脫逃？」只見武吉掣了殷郊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來，清福神祇柏鑿用百靈幡來引殷郊，殷郊怨心不服，一陣風徑往朝歌城來。紂王正與妲己在鹿臺飲酒，好風怎見得有讚為證，「刮地遮天暗雲照，日昏鹿臺如潑墨，一派靛粧成，先刮時揚塵播土，次後來倒樹摧林，只刮得嫦娥抱定娑羅樹，空中仙子怎騰雲吹動，巖崑頂上石捲得江河水浪渾。」話說紂王正在鹿臺上飲酒，聽得有人來，紂王不覺昏沉就席而臥，見一人三首六臂，立于御前，口稱父王孩兒殷郊為國而受犁鋤之厄，父王可修仁政，不失常社稷，當任用賢相，速拜元戎，以任內外大事，不然姜尚不久便欲東行，那時悔之晚矣。孩兒還要訴奏，恐封神台不納孩兒去也。紂王驚醒，口稱怪哉，妲己胡喜，妹王貴人三人共席欠身忙問曰：「陛下為何口稱怪哉？」紂王把夢中事說了一遍，妲己曰：「夢由心作，陛下

下勿疑。紂王乃酒色昏君，見三妖嬌態，把盞傳杯，遂不在心。只見汜水關韓榮，有本進朝歌告急，其本至文書房。微子看本，看見如此，心下十分不樂。將此本抱入內庭，紂王正在顯慶殿當駕官啓奏。微子候旨，紂王宣微子至殿前，行禮畢，將汜水關韓榮報本呈上。紂王展看，見張山奉勅征討失利，又帶著殷郊殿下絕于岐山。紂王看見大怒，與衆臣曰：「不道姬發自立武王，竟成大逆，屢屢征伐，損將折兵，不見成功。爲今之計，可用何卿爲將？若不早除，恐爲後患。」班內一臣乃中諫大夫李登，進禮稱臣曰：「今天下不靜，刀兵四起，十餘載未甯，皆因勞民傷財，不修仁政。不納忠言，有失成湯社稷。今當任用賢相，速拜元戎，以任內外大事，不致社稷傾危。今雖東伯侯姜文煥、南伯侯鄂順、北伯侯崇侯虎，此三路不過疥癬之疾，獨西岐姜尚助姬發而爲不道，肆行禍亂，其志不小。論朝歌城內，皆非姜尚之敵手。臣薦三山關總兵官洪錦，才術雙全，若得此臣征伐，庶幾大事可定。」紂王即傳旨齎勅往三山關，令洪錦得專征伐，使命持詔徑往三山關來，一路無詞。一日，已至三山關，館驛中安下。次日，洪錦同佐二官接旨開讀畢，交代官乃是孔宣。不日，俟孔宣交代明白，洪錦領十萬雄師，離了高關，往西岐進發。好人馬，怎見得有讚爲證？「一路上旌旗迷麗，日殺氣亂行雲，刀鎗寒颯颯，劍戟冷森森。弓彎秋月樣，箭插點寒星。金甲黃騰騰，銀盔似玉鐘。鑼響震天地，鼓擂似雷鳴。人似貔貅猛，馬似蛟龍雄。今往西岐來，又送姜前程。」話說洪錦一路行來，兵到時，哨馬報入中軍。人馬已至西岐了。洪錦傳令安營，立下寨柵，先行官季康、柏顯忠上帳參見。洪錦曰：「今奉勅征討爾等，各宜盡心爲國。姜尚足智多謀，非同小敵，須是謹慎小心，不得造次的。」二將曰：「謹領台命。」次日，季康領令出營，至西岐城下搦戰，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大喜，三十六路征伐，今日已滿，可以打點東征。忙問曰：「那一員將官去走一遭？」南宮适願往。子牙許之。南宮适領命出城，見季康猶如一塊烏雲而來。南宮适曰：「來者何人？」季康答曰：「吾乃洪總兵麾下正印官季康，是也。今奉勅征伐爾等叛逆之徒，理當受首。轅門尚敢領兵拒敵，真是無法無君。南宮适笑曰：「似你這等不堪之類，西岐城也不知殺了百萬，何在你這一二人而已？快快回兵，免你一死。」季康大怒，縱馬舞刀，直取南宮适手中刀。劈面相迎。二將戰有三十回合，季康乃左道傍門，念動咒語，頂上現一塊黑雲，雲中現出一隻犬來，把南宮适夾脖子。上一口連袍帶甲扯去半邊，幾乎被季康刀劈了。南宮适說得魂不附體，敗進城至相府回話。將咬傷之事訴說一遍。子牙不樂，只見季康進營，見洪錦言得勝傷南宮适，敗進城去了。洪錦大喜，頭陣陣勝陣陣勝。次日，柏顯忠上馬至。

城下請戰。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問誰人出馬。有鄧九公應曰。末將願往。子牙許之。鄧九公開放西岐城。走馬至軍前。認得是柏顯忠。大呼曰。柏顯忠。天下盡歸明主。你等今日不降。更待何時。柏顯忠曰。似你這匹夫負國大恩。不顧仁義。乃天下不仁不智之狗彘耳。鄧九公大怒。催開坐騎。使開合扇大刀。直取柏顯忠。顯忠挺鎗刺來。二將交鋒如同猛虎搖頭。不亞獅子擺尾。只殺的天昏地黑。怎見得有讚爲證。『這一個上頂金盔飄烈焰。那一個黃金甲挂連環套。這一個猩猩血染大紅袍。那一個粉素征袍如白練。這一個大刀揮如閃電光。那一個長鎗恰似龍蛇現。這一個脂胭馬跑鬼神驚。那一個白龍駒走如銀轂。紅白二將似天神虎鬪龍爭真不善。』二將大戰二三十回合。鄧九公乃是有名大將。展開刀如同閃電。勢不可當。柏顯忠那裏是九公敵手。被九公賣個破綻。起手一刀把柏顯忠揮于馬下。鄧九公得勝進城。相府回話。斬了柏顯忠首級。報功。子牙令將首級號令城上。且說洪錦見折了一將。在中軍大怒。咬牙切齒。恨不得平吞西岐。次日領大隊人馬。坐名要子牙答話。探馬報入相府。子牙開報。即時排隊伍出城。炮響處。西岐門開。一枝人馬沖出。洪錦看城內兵來紀律嚴整。又見左右歸周豪傑。一個個勝似虎狼。那三山五嶽門人。飄飄然俱有仙風道骨。兩旁雁翅排開。寶纛旗下。乃開國武成王黃飛虎。子牙坐四不相。穿一身道服。體貌迥別。怎見得有詩爲證。『金冠如魚尾。道服按東方。絲纒懸水火。麻鞵繫玉璫。手執三環劍。胸藏百鍊鋼。帝王師相品。萬載把名揚。』話說洪錦走馬至軍前。大呼曰。來者是姜尚麼。子牙答曰。將軍何名。洪錦曰。吾乃奉天征討大元戎。洪錦是也。爾等不守臣節。逆天作亂。往往拒敵王師。法難輕貸。今奉旨特來征討。爾等拿解朝歌。以正國法。若知吾利害。早早下騎就擒。可救一郡生靈矣。子牙笑曰。洪錦。你既是大將。理當知機。天下盡歸周主。賢士盡叛獨夫。料你不過一杯之水。能濟甚事。今諸侯八百齊伐無道。吾不久會兵孟津。弔民伐罪。以救生民。塗炭削平禍亂。汝等尚敢逆天以助不道。是自取罪戾。殷錦大怒。縱馬舞刀。沖過陣來。傍有姬叔明大呼曰。不得猖獗。催開馬搖鐃。直取洪錦。二將殺在一堆。姬叔明乃文王第七十二子。這殿下心性最急。使開鎗。勢如狼虎。約戰有三四十合。洪錦乃左道術士出身。他把馬一夾。跳在圈子外面。將一身旗往下一戳。把刀望下一晃。那旗化作一門。門洪連人帶馬。徑進旗門而去。殿下不知也。把馬趕進旗門來。此時洪錦看得見姬叔明。姬叔明看不見洪錦。馬頭方進旗。洪錦在旗門裏一刀把姬叔明揮於馬下。子牙大驚。洪錦收了旗門。依舊現身大叫曰。誰來與吾見陣。傍有鄧輝玉走馬至軍前。

大呼：匹夫少待恃強，吾來也。洪錦看見一員女將奔來，金盔金甲，飛臨馬前，怎見得有詩爲證：「女將生來正幼齡，英風凜凜貌娉婷。五光寶石飛來妙，輔國安民定太平。」鄧嬋玉一馬沖至陣前，洪錦也不答話，舞刀直取。佳手中雙刀急架忙迎，洪錦暗思：女將不可戀戰，速斬爲上策。洪錦依然去把皂旗，如前用度，把馬走入旗門裏面去了。只說鄧嬋玉趕他不知，鄧嬋玉有智也不來趕，忙取五光石在旗門裏一石打來，聽得洪錦在旗門內哎喲一聲，面已著傷，收了旗旛，敗回營去了。子牙回兵進府，又見傷了一位殿下，鬱鬱不爽，納悶在府。且言洪錦被五光石打得面上眼腫鼻青，急得只是咬牙，忙用丹藥敷貼，一夜全愈。次日，上馬親至城下，坐名只要女將。哨馬報入相府，言洪錦只要鄧嬋玉，子牙無計，只得著人到後面來說。土行孫見人來報，忙對鄧嬋玉曰：「今日洪錦坐名要你，你切不可進他的旗門。」嬋玉曰：「我在三山關大戰數年，難道左道也不知，我豈有進他旗門去的理？」二人正議論間，時有龍吉公主聽見，忙出淨室問曰：「你二人說甚麼？」土行孫曰：「商營有一大將洪錦，善用幻術，將身旗一面化一旗門，殿下姬嬋玉出馬，故此弟子分付他，今日切不可趕他，如若不去，使他笑吾西岐無人。龍吉公主笑曰：「此乃小術，叫做旗門遁。皂旗爲內旗門，白旛爲外旗門，既然如此，待吾收之。」土行孫上銀安殿對子牙把龍吉公主的話說了一遍。子牙大喜，忙請公主上殿。公主見子牙打稽首曰：「乞借一坐騎，待吾去收此將。」子牙令取五點桃花駒，龍吉公主獨自出馬，開了城門，一騎當先，洪錦見女將來，至不是鄧嬋玉，洪錦問曰：「來者乃是何人？」龍吉公主曰：「你也不問我，我若說出來，你也不知，你真是下馬受死，是你本色。」洪錦大怒，罵曰：「好大胆賊人，焉敢如此。」縱馬舞刀來取，公主手中鸞飛劍急架忙迎，二騎交鋒，只三四合，洪錦又把內旗門遁，使將出來。公主看見，也取出一首白旛，往下一戳，將劍一分，白旛化作一門，公主走馬而入，不知所往。洪錦及至看時，不見了女將，大驚，不知外旗門有相生相尅之理。龍吉公主從後面趕將出來，公主雖是僊子，終是女流，力氣甚弱，及舉劍望洪錦背上砍來，正中肩甲，洪錦哎喲一聲，不顧旗門，卓旛往正北上逃走。龍吉公主隨後趕來，大叫：「洪錦速速下馬受死，吾乃瑤池金母之女，來助武王伐紂。」莫說你有道術，便是你上天入地，也要來帶你首級去的。望前緊追，洪錦只得捨生逃走，往前緊逃，看看趕上，公主又曰：「洪錦莫想今日饒你，吾在姜丞相面前說過，定要斬你方回。」洪錦聽罷，心下著忙，身上又痛，自思不若下馬借



士遁逃回。再作區處。龍吉公主見洪錦借士遁逃走。笑曰。洪錦這五行之術。隨意變化。又何難哉。吾來也。下馬借木遁趕來。取木能尅土之意。看看趕至北海。洪錦自思曰。幸吾有此物在身。不然怎了。忙取一物往海裏一丟。那東西見水重生。攪海翻波而來。此物名曰鯨龍。洪錦足跨鯨龍。奔入海內而去。龍吉公主趕至北海。只見洪錦跨鯨而去。怎見得有讚爲證。煙波蕩蕩。巨浪悠悠。煙波蕩蕩。接天河。巨浪悠悠。連地派。潮來洶湧。水侵灣環。潮來洶湧。猶如霹靂吼。三春水侵灣環。卻似狂風吹。九春乘龍。福老往。必定皺眉行。跨鶴仙童。反覆果然憂慮過。近岸無村舍。傍水少魚舟。浪捲千層雪。風生六月秋。野禽憑出沒。沙鳥任浮沈。眼前無釣客。耳畔只聞鷗。海底魚遊樂。天邊鳥過愁。話說龍吉公主趕至北海。見洪錦跨鯨而逃。公主笑曰。幸吾離瑤池。帶得此寶而來。忙向錦囊中取出一物。也往海裏一丟。那寶貝見水復現原身。滑喇喇分開水勢。如泰山一般。此寶名爲神鯨。原身浮於海面。公主站立於上。仗劍趕來。此神鯨善降鯨龍。起頭鯨龍入海。攪得波浪滔天。次後來神鯨入海。鯨龍無勢。龍吉公主看看趕上。祭起細龍索命。黃巾力士將洪錦速拿往西岐去。黃巾力士領娘娘法旨。憑空把洪錦拾去。拿往西岐。至相府往塔下一擡。子牙正與衆將官共議軍情。只見空中擡下洪錦。子牙大喜。不知洪錦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七回 姜子牙金臺拜將

金臺拜將若飛仙。斗大黃金肘後懸。夢入熊羆方實地。年登耄耋始朝天。  
延綿周室承先業。樹列齊封啓後賢。福壽兩端人罕及。帝王師相古今傳。

話說子牙見捉了洪錦。料知龍吉公主成功。將洪錦放下丹墀。少時龍吉公主進相府。子牙欠身謝曰。今日公主成莫大之功。皆是社稷生民之福。公主曰。自下高山。未與丞相成尺寸之功。今日捉了洪錦。但憑丞相發落。龍吉公主道罷。自回淨室去了。子牙令左右將洪錦推至面前。問曰。似你這等逆天行事之輩。何常得片甲回去。命推將出去。斬首號令。有南宮适爲監斬。候行刑。令下方欲開刀。只見一道人忙奔而來。喘息不定。只叫。刀下留人。南宮适看見不敢動手。急進相府來稟曰。啓丞相得知。未將斬洪錦。方欲開刀。有一道人只叫。刀下留人。未敢擅使。請令定奪。子牙傳請。少時那道人來至殿前。與子牙打了稽首。子牙曰。道兄從何處來。道人曰。貧道乃月合老人也。因符元仙翁

曾言龍吉公主與洪錦有俗世姻緣。曾締紅絲之約。故貧道特來通報。二則可以保子牙兵度五關。助得一臂之力。子牙公不可違了這件大事。子牙暗想。他乃蕊宮仙子。吾怎好將凡間姻緣之事。與他講。乃令鄧嬋玉先去覓龍吉公主。就將月合仙翁之言。先稟過。方可再議。鄧嬋玉徑進內庭。請公主出靜室議事。公主忙來見鄧嬋玉。問曰。有何事。見我嬋玉。曰。今有月合仙翁言。公主與洪錦有俗世姻緣。曾締紅絲之約。該有一世夫妻。現在殿前。與丞相共議此事。故丞相先著妾身。啓過娘娘。然後可以面議。公主曰。吾因在瑤池。犯了清規。特貶我下凡。不得復歸瑤池。與吾母女重逢。今下山來。豈得又多此一番俗孽耶。鄧嬋玉不敢作聲。少時。月合仙翁同子牙至後廳。龍吉公主見仙翁。稽首仙翁曰。今日公主已歸正道。今貶下凡間者。正要了此一段俗緣。自然反本歸元耳。况今子牙拜將在邇。那時兵度五關。公主該與洪錦。建不世之勳。垂名竹帛。候功成之日。瑤池自有旌旛來迎接。公主回宮。如是天數。公主雖欲強爲。不可得矣。所以貧道受符元仙翁之命。故不辭勞頓。親自至此。特爲公主作伐。不然。洪錦剛赴法行刑。貧道至此。不遲不早。恰逢其時。看爲定數可知。公主當依貧道之言。不可卻佳期。罪愆更甚。那時悔之晚矣。公主請自三思。龍吉公主聽了。月合仙翁一篇話。不覺長吁一聲。誰知有如孽冤所繫。既是仙翁掌人間婚姻之事。我也不能強辭。但憑二位主持。子牙仙翁大喜。遂放了洪錦。用藥敷好劍傷。洪錦自出營。招回季康人馬。擇吉日期。與龍吉公主成了姻眷。正是。天緣月合非容易。自有紅絲牽繫來。話說洪錦與龍吉公主成了姻親。乃紂王三十五年三月初三日。西岐城衆將打點東征。一應錢糧俱各停當。只等子牙上出師表。翌日。武王設聚早朝。王曰。有奏章出班。無事早散。言未畢。有姜丞相捧出師表。上殿。武王命呈上來。奉御官將表文。攜於御案上。武王從頭觀看。進表丞相臣姜尚。臣聞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龍綏四方。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流毒。邦國剝喪。元良賊虐。諫輔狎侮。五常荒怠。不敬。沈面冒色。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萬姓。遺厥先人宗廟。弗祀。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惟婦言是用。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羣刑。囚奴正士。殺妻戮子。惟淫醜是圖。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郊社不修。宗廟不享。商罪貫盈。天人共怒。今天下諸侯大會于孟津。與弔民伐罪之師。救生民于水火。乞大王體上天好生之心。孚四海諸侯之望。思天下黎庶之苦。大奮鷹揚。擇日出師。恭行天下。則社稷幸甚。臣民幸甚。乞賜詳示。施行。謹具表以聞。武王覽畢。

沈吟半晌。王曰：相父此表雖說紂王無道，爲天下共棄，理當征伐。但昔先王曾有遺言，切不可以臣伐君。今日之事，天下後世以孤爲口實。况孤有辜先王之言，謂之不孝。縱紂王無道，君也。孤若伐之，謂之不忠。孤與相父共守臣節，以俟紂王改過遷善，不亦善乎？子牙曰：老臣怎敢有負先王？但天下諸侯布告中外，訴紂王罪狀，不足以君天下。糾合諸侯大會孟津，昭暢天威，興弔民伐罪之師，觀政于商。前有東伯侯姜文煥，南伯侯鄂順，北伯侯崇黑虎，具文書知會。如那一路諸侯不至者，先問其違抗之罪，次伐無道。老臣恐誤國家之事，因此上來請王定奪。愿大王裁之。武王曰：既是他三路欲伐成湯，任他自爲。孤與相父坐守本土，以盡臣節。上不失爲臣之禮，下可以守先王之命。不亦美乎？子牙曰：惟天地爲萬物父母，人爲萬物之靈。靈總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荼毒生靈，如坐水火，罪惡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先王大勳未集耳。今大王行弔民伐罪之師，正代天討，救命於水火。如不順上天，厥罪爲均。只見上大夫散宜生上前奏曰：丞相之言治國忠謀，大王不可不聽。今天下諸侯大會孟津，大王若不以兵相應，則不足取信于衆人。則衆人不服，必罪我國以助紂爲虐。倘移兵加之，那時豈不見遺伊戚？况紂王信讒，屢征西土，黎庶遭驚慌之苦。文武有汗馬之勞，今方安寧，又動天下之兵，是禍無已時。以臣愚見，不若依相父之言，統兵大會孟津，與天下諸侯陳兵商郊，觀政于商。俟其自改，則天下生民皆蒙其福。又不失信于諸侯，遺災于西土。上可以盡忠于君，下可以盡孝于先王。可稱萬全之策。乞大王思之。武王聽得散宜生一番言語，不覺忻悅。乃曰：大夫之言是也。不知用多少人馬。宜生曰：大王兵進五關，須當拜丞相爲大將軍，付以黃鉞白旄，總埋大權，得專闔外之政。可使宜行事。武王曰：但憑大夫主張。即拜相父爲大將軍，得專征伐。宜生曰：昔黃帝拜風后，須當築臺拜告。天后土山川河濱之神，捧穀推輪，方成拜將之禮。武王曰：凡一應事宜，俱是大夫爲之。武王朝散宜生又至相府恭賀百官，俱各忻悅。衆人個個喜歡。宜生次日至相府對子牙說，令南宮适辛甲往岐山監造將臺。當時二人至岐山，揀選木植磚石之物，克日興工。也非一日將臺已完。二將回報子牙，宜生入內庭回武王旨曰：臣奉旨監造將臺已完。選擇良辰，于三月十五日請大王至金臺親拜相父爲帥。武王准旨候至日行禮。且說子牙三月十三日立辛甲爲軍政司，先將斬法紀律牌掛在帥府。使衆將各宜知悉。辛甲領令挂出帥府，上書着大元帥姜條約示諭大小衆將一體知悉。各款開列于後：「聞鼓不進，聞金不退。舉旗不起，按旗不伏。此爲慢軍。犯者斬，呼名不應，對視不到，違

期不至動乖紀律。此爲欺軍。犯者斬。夜傳刁斗。息而不報。更籌違度。聲號不明。此爲懈軍。犯者斬。多出怨言。毀謗主將。不聽約束。梗教難治。此爲橫軍。犯者斬。揚聲笑語。藐視禁約。曉督軍門。此爲輕軍。犯者斬。所用兵器。克削錢糧。致使弓弩絕絃。箭無羽鏃。劍戟不利。旗幟凋敝。此爲貪軍。犯者斬。謠言詭語。造捏鬼神。假托夢寐。大肆邪說。蠱惑將士。此爲妖軍。犯者斬。奸舌利齒。忘爲是非。調撥士卒。互相爭鬪。致亂行伍。此爲刁軍。犯者斬。所到之地。凌侮百姓。逼淫婦女。此爲姦軍。犯者斬。竊人財物。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而爲盜軍。犯者斬。軍中聚衆議事。近帳私探。番信。此爲探軍。犯者斬。或聞所謀。及聞號令。漏泄外。使敵人知之。此爲背軍。犯者斬。調用之際。結善不應。抵肩俛首。面有難色。此爲怯軍。犯者斬。出赴隊伍。撥前亂後。言語喧嘩。不遵禁約。此爲亂軍。犯者斬。託傷詐病。以避征進。捏故假死。因此逃脫。此爲奸軍。犯者斬。主掌錢糧。給賞之時。阿私所親。使士卒結怨。此爲弊軍。犯者斬。觀寇不審。察賊不詳。到不言到。多則言少。少則言多。此爲誤軍。犯者斬。話說子牙將斬法牌。挂于帥府。衆將觀之。無不謹遵。且說宜生至十四日。入內庭見武王曰。請大王明日清晨。至相府請丞相登壇。武王曰。拜將之道。如何行禮。宜生曰。大王如黃帝拜風后。方成拜將之禮。武王曰。嚮言正合孤意。次日乃三月十五日吉辰。武王帶領滿朝文武。齊至相府前。只聽裏面樂聲響過。三番軍政司。令門官放炮開門。只見三聲炮響。相府門開。宜生引道。武王隨後至銀安殿。軍政司忙稟請元帥陞殿。有千歲親來拜請。元帥登轎。子牙忙從後面道服而出。武王乃欠身言曰。請元帥登轎。子牙慌忙謝過。同武王分左右並行至大門。武王欠身打躬。兩邊扶著上蓋。宜生請武王親扶鳳尾。連推三步。後人有詩讚子牙末年。叨此榮寵。周主今朝列將臺。風雲龍虎四門開。香生滿道衣冠引。紫氣當天御仗來。統領貔貅添瑞彩。安排士馬盡崔嵬。磻溪今日人龍出。八百開基說異才。話說子牙排儀仗出城。只見前面七十里。俱是大紅旗。直擺到西岐城。西岐百姓。扶老攜幼。俱來觀看。子牙至西岐將近將臺邊。有一座牌坊。上有一幅對聯。三千社稷歸周主。一派華夷屬武王。話說衆將分道而行。武王至將臺邊。一看。只見將臺高聳。甚是巍峨。軒昂怎見得。臺高二丈。象按三才。闊二十四丈。按二十四氣。臺有三層。第一層臺中立十五人。各穿黃衣。手持黃旛。按中央戊己土。東邊立二十五人。各穿青衣。手持青旛。按東方甲乙木。西邊立二十五人。各穿白衣。手持白旛。按西方庚辛金。南邊立二十五人。各穿紅衣。手持紅旛。按南方丙丁火。北邊立二十五人。各穿皂衣。手持皂旛。按北方壬癸水。第二層是三百

六十五人。手中各執大紅旗。三百六十五面。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第三層七十二員。牙將各執劍戟瓜篋。按七十二候。三層之中。各有祭器祝文。自一層之下。兩邊儀仗。雁翅排列。衣冠整肅。劍戟森嚴。從古無兩。只見散宜生至。變輿前。請武王出輿。武王忙下輿。宜生曰。大王可至元帥前。請元帥下輦。武王卽至輦前。欠身曰。請元帥下輦。子牙忙下輦來。宜生引道。子牙至臺邊。散宜生贊禮曰。請元帥面南背北。散宜生開讀祝文。維十有三年孟春丁卯朔。丙子。西伯遣上大夫散宜生。敢昭告于五岳四瀆。名山大川之神曰。嗚呼。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撫綏衆庶。克底于道。今紂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惟婦言是用。昏棄厥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發夙夜祗懼。若不順天。厥罪惟均。謹擇今日。特拜姜尙爲大將軍。恭行天罰。伐罪弔民。永清四海。所賴神祇。相我衆士。以克厥勳。伏惟尙饗。話說散宜生讀罷祝文。有周公旦引子牙上第二層臺。周公旦贊禮曰。請元帥面東背西。周公旦開讀祝文。維十有三年孟春丁卯朔。丙子。西伯遣周公旦。敢昭告于日月星辰。風伯雨師。歷代聖帝明王之神曰。嗚呼。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人宗廟弗祀。沉面冒色。淫酗肆虐。惟宮室臺榭是崇。焚炙忠良。剝剝孕婦。以殘害于下民。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鬼天震怒。命發誅之。發曷敢有越厥志。自思欲濟斯民。匪才不克。今特拜姜尙爲大將軍。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仰賴神祇。翊衛啓迪。吐納風雲。嘘噓變化。拯救下民。恭行天罰。克定厥勳。伏惟尙饗。周公旦讀罷祝文。有召公奭引子牙上第三層臺。毛公遂捧武王所賜黃鉞白旄。祝曰。自今以後。奉天征討。罰此獨夫。爲生民除害。爲天下造福。元戎其勗之哉。子牙跪受黃鉞白旄。乃令左右執捧禮官贊禮曰。請元戎面北。拜受龍章鳳篆。子牙跪拜。左右歌中和之曲。奏八音之章。樂聲嘹唳。動徹上下。召公奭開讀祝文。維十有三年孟春丁卯朔。丙子。西伯姬發。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后土神祇曰。嗚呼。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商王受狎侮五帝。荒怠弗敬。自絕於天。結怨於民。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無辜辜天。上帝弗順。臣發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夷蠻貊。罔不率俾。惟我先王爲國求賢。乃聘請姜尙以助發。今特拜爲大將軍。大會孟津。以彰天討。取彼獨夫。永清四海。所賴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懇祈照臨。永光西土。神其鑒茲。伏惟尙

饗。〕召公爽讀罷祝文。子牙居中而立。軍政司上臺啓元帥發鼓豎旗。兩邊鼓響。拽起寶纛旗來。軍政司請元帥戴護頂之寶。軍政司用紅漆端盤捧上一頂金盔來。怎見得。〔黃騰騰耀日鏡玲瓏。花巧樣稱豎三叉攢四鳳。六瓣六楞紫金盔。纓絡翻砂迸珊瑚。碧玉週圍繞。瑪瑙珍珠前面訂。〕軍政司將盔捧與子牙戴上。又傳令取袍甲上臺。軍政司高捧袍鏡。獻在臺上。怎見得。〔龍吞口獸吞肩。紅似火赤似烟。老君爐會燒鍊。千鎚打萬鎚。顛綠絨扣紫絨。穿迸銅遍扛鐵鞭。鎖子文甲上懸披。一領按南方丙丁火。茜草染胭脂抹。五彩裝花千朵。遍金織就大紅袍。繫一條四脂闊羊脂玉瑪瑙鑲。琥珀砌紫金雀舌。八寶攢就白玉帶。〕話說姜元帥全裝甲冑。立于臺上。軍政司俱取印劍上臺來。有詩爲證。〔黃金斗大掌貔貅。殺伐從來神鬼愁。呂望今朝登臺後。乾坤一統屬西周。〕話說軍政司將印劍捧至子牙面前。子牙將印劍按在手中。高捧過肩。散宜生請武王拜將。武王在臺下拜了兩拜。武王拜罷。子牙令辛甲把令天子旗。將武王請上臺來。少時辛甲執旗大呼曰。奉元帥將令。請我王上臺。武王隨令旗上臺。子牙傳令請開印劍。請武王面南端坐。子牙拜謝畢。跪而奏曰。老臣聞國不可從外而治。軍不可從中而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節鉞之威。臣敢不效駑駘。以報知遇之恩也。武王曰。相父爲大將東征。但願早至孟津。會兵速返。孤之幸矣。子牙謝恩。武王下臺。衆將聽候指揮。子牙傳令軍政司與衆將得知。俱於三日後在教軍場聽點。今日有三山五岳衆道兄與我餞別。辛甲領令。傳與衆將知悉。武王同文武百官俱在金臺。子牙離了將臺。往岐山正南而來。有哪吒領諸門人來迎接子牙。只見甲冑威儀十分壯麗。來至蘆篷。只見玉虛門下十二弟子。拍手大笑而來。對子牙曰。將相威儀。自壯行色。子牙真。人中之龍也。子牙欠背打躬曰。多蒙列位師兄抬舉。今日得握兵權。皆衆師兄之賜也。姜尙有何能哉。衆仙曰。只等掌教聖人來至。吾輩總好奉酒。話猶未了。只聽得空中一派笙簧。仙樂齊奏。怎見得。有詩爲證。〔紫氣空中繞帝都。笙簧嘹唳白雲浮。青鸞丹鳳隨鸞駕。羽扇幢旛傍轡轡。對金童雲裏現。雙雙玉女佩聲殊。祥光瑞彩多靈異。周室當興應赤符。〕話說元始天尊駕臨諸弟子道。伏迎接子牙俯伏。口稱。弟子愿老爺聖壽無疆。衆門人引道酌水焚香迎接。鸞駕元始天尊上了蘆篷。坐下。子牙復拜。元始曰。姜尙你四十年積功累行。今爲帝王之師。享受人間福祿。不可小視了你。東征滅紂。立功建業。列土分茅。子孫綿遠。國祚

延長。貧道今日特來餞你。命白鶴童子取酒來。斟了半杯。子牙跪接。一飲而盡。元始曰：此一杯願你成功扶聖主。又飲一杯。治國定無虞。又一杯速速會諸侯。子牙跪吃了三杯。又跪下。元始曰：此一杯願你成功扶聖主。又飲一杯。治國定無虞。又一杯速速會諸侯。子牙跪吃了三杯。又跪下。元始曰：你又復跪者何說？子牙曰：蒙老爺天恩教育，使尙得拜將東征。弟子此行不見吉凶，如何懇求指示？天尊曰：你此去並無他虞，你謹記一偈，自有驗也。偈曰：「界牌關遇誅仙陣，穿雲關上受瘟癘。謹防達兆光先德，過了萬仙身體康。」子牙聞偈拜謝曰：弟子敬佩此偈。元始曰：我返謁回宮，你衆弟子再爲餞你。羣仙送出蓬來，只見仙風一陣，回了鸞謁。且說衆仙來與子牙奉酒，各飲三杯。南極仙翁也奉子牙錢別酒三杯，俱要起身作辭而去。衆門人見子牙問師尊前去吉凶，金吒忙向文殊廣法天尊問曰：弟子前去吉凶如何？道人曰：你「汜水關前施道術，方顯蓮花是化身。」木吒來問普賢真人曰：弟子領法旨下山，不知歸著如何？真人曰：你「進關全仗吳鉤劍，不負仙傳在九宮。」韋護也問道行天尊曰：弟子佐姜師叔至孟津，不可妨礙道行天尊曰：你比衆人不同，豈不知你「歷代多少修行客，獨你全真第一人。」雷震子來問雲中子曰：弟子此去吉凶如何？雲中子曰：你「兩枚仙杏安天下，真保周朝八百年。」楊戩也問玉鼎真人曰：弟子此去如何？人可曰：你比別人不同。「修成八九玄中妙，任爾縱橫在世間。」李靖來問燃燈道人曰：弟子此去吉凶如何？道人曰：你也比別人不同。「肉身成聖超仙境，久後靈山護法臺。」黃天化問清虛道德真君曰：弟子此去吉凶如何？道德真君一見黃天化，命運不長，面帶絕色，低首不語，然而心中不忍，真是可憐。真君復向黃天化言曰：徒弟，你問前程之事，我有一偈，你可時時記在心頭，依偈而行，庶幾無事。道人念偈，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八回

### 首陽山夷齊阻兵

首陽芳躅日爭光。

欲樹千秋臣道防。

凜凜數言垂世字。

寥寥片語立綱常。

求仁自是求仁得。

義士還從義士揚。

讀罷史文猶自淚。

至今齒頰有餘香。

話說清虛道德真君見黃天化來問前程歸着，欲說出所以，恐他不服，欲不說明白，又恐他誤遭陷害，真君沒奈何。

只得將前去機關作一偏聽憑天命。真君作偈曰：「逢高不可戰，遇能速急回。金雞頭上看，蜂擁便知機。止得功，首千載姓名題。若不知時務，防身有難危。」道人作罷，偈黃天化年少英雄，那裏放在心上。只見土行孫也來問懼留孫，懼留孫也知土行孫不好，他還進得關，死於張奎之手，也只得作一偈與土行孫留存驗。偈曰：「地行道術說，能通莫爲貪。曠錯用功，攢出一獐咬一口。崖前猛獸帶衣紅。」懼留孫作罷，偈土行孫謝過師尊，且說衆位與子牙作別，各回山岳去了。子牙同武王衆將進西岐城，武王同宮子牙回帥府，大小衆將俟候三日後，下教場聽點。子牙次日作本謝恩，上殿來見武王。見子牙金縷頭大紅袍玉帶，將本呈上，只見上大夫妻散宜生接本展於御前。子牙俯伏奏曰：「姜尚何幸，蒙先王顧聘，未效涓埃之報。又蒙大王拜爲將，知遇之隆。古今罕及，尚敢不効犬馬之力，以報深恩也。今特表請大駕親征，以順天人之願。」武王曰：「相父此舉，正合天心，忙展表覽之。略云：『大周十三年孟春月，天寶大元帥臣姜尚言：觀時應變，固天地之氣運，殺伐用張，亦神聖之功化。今商王受弗敬，上天荒淫不德，殘虐無辜，肆行殺戮。天愁人怨，致我西土十載不安，仰仗天威，俱行殄滅。臣念此艱難之久，正值紂惡盈貫之時，天上諸侯共會孟津，蒙准臣等之請，許以東征，萬姓歡騰，將士踴躍，臣念此艱難之久，正值紂惡盈貫之時，天上諸侯王言實有慚於節鉞，特懇大王大奮乾剛，恭行天罰，親御行營，托天威於咫尺，措全勝於前籌。早進五關，速會諸侯，觀政於商，庶幾天人允洽，獨夫受首，不獨泄天人之憤，實於湯爲有光。臣不勝激切惓望之至，謹具表以聞。』」武王覽畢曰：「相父此兵何日起程？」子牙曰：「老臣操演停當，謹擇吉日再來請駕起程。」武王傳左右治宴，與相父賀喜。君臣共飲。子牙謝恩出朝。次日，子牙下教場看操，照名點將。子牙五更時分，至教軍場，陞了將台。軍政司辛甲啓元帥，放炮豎旂，擂鼓點將。子牙暗想：「今人馬有六十萬，須用四個先行，方有協助。子牙命軍政司令南宮适、武吉、哪吒、黃天化上臺來。辛甲領令，令四將上臺打躬。子牙曰：「吾兵有六十萬，用你四將爲先行，排左右前後印，你等各拈一圖，自其任事，毋得錯亂。」四將聲諾。子牙將圖與四將各自拈認。黃天化拈著是頭隊先行，南宮适是左哨，武吉是右哨，哪吒是後哨，子牙大喜。令軍政官攢花掛紅，各領印信。四將飲過酒，謝過元帥。子牙又令楊戩、土行孫、鄭倫各拈一圖，作三軍督糧官。楊戩是頭運，土行孫是二運，鄭倫是三運。子牙令軍政官取督糧印，付與三將，俱簪花掛紅，合飲三杯喜酒。三將下台。子牙令軍政官取點簿，先點：「黃飛虎、黃飛彪、黃飛豹、黃明、周乙、龍環、吳謙、黃天爵、黃天祥、辛免。」



太顛、閔天、祈公、尹公、四賢八俊、周公旦、毛公遂、召公奭、畢公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姬叔乾、姬叔坤、姬叔康、姬叔正、姬叔啓、姬叔但、姬叔元、姬叔忠、姬叔廉、姬叔德、姬叔美、姬叔奇、姬叔順、姬叔平、姬叔廣、姬叔智、姬叔勇、姬叔敬、姬叔崇、姬叔安、文王有九十九子，雷震子乃燕山所得，共爲百子。文王有四乳，二十四妃，生九十九子，有三十六殿下習武，因紂王屢征西岐，陣亡十六位，又有歸降將佐：鄧九公、太鸞、鄧秀、趙昇、孫燕、紅、晁、田、晁、雷、洪、錦、季、康、蘇、護、蔭、全、忠、趙、丙、孫、子、羽、女、將、二、員、龍、吉、公、主、鄧、嬋、玉、話、說、子、牙、點、將、已、畢、傳、令、黃、飛、虎、上、臺、子、牙、曰、紂、王、雖、是、氣、數、已、盡、五、關、之、內、必、有、精、奇、之、士、不、可、不、防、備、當、戰、者、戰、當、攻、者、攻、其、間、軍、士、須、要、演、習、陣、圖、方、知、進、退、之、法、然、後、可、破、敵、人、隨、令、軍、政、官、抬、十、陣、牌、放、在、台、上、一、字、長、蛇、陣、二、龍、出、水、陣、三、山、月、兒、陣、四、門、斗、底、陣、五、虎、巴、山、陣、六、甲、迷、魂、陣、七、縱、七、擒、陣、八、卦、陰、陽、子、母、陣、九、宮、八、卦、陣、十、代、明、王、陣、天、地、三、才、陣、包、羅、萬、象、陣、子、牙、曰、此、陣、俱、按、六、韜、之、內、精、演、停、當、軍、士、方、知、進、退、之、方、黃、將、軍、鄧、將、軍、洪、將、軍、你、三、位、走、一、字、長、蛇、陣、聽、炮、響、變、以、下、諸、陣、毋、得、錯、亂、三、將、領、令、下、台、走、此、陣、正、行、之、際、子、牙、傳、令、點、炮、化、六、甲、迷、魂、陣、竟、不、能、齊、子、牙、看、見、把、三、將、令、上、臺、來、教、之、曰、今、日、東、征、非、同、小、可、乃、是、大、敵、若、士、卒、教、演、不、精、此、是、主、將、之、羞、如、何、征、伐、三、位、須、要、日、夜、操、練、毋、得、怠、玩、有、乖、軍、政、三、將、領、令、下、台、用、心、教、習、子、牙、傳、令、散、操、衆、將、打、點、收、拾、東、征、翌、日、子、牙、朝、賀、武、王、畢、子、牙、奏、曰、人、馬、軍、糧、皆、一、應、齊、備、請、大、王、東、行、武、王、問、曰、相、父、將、內、事、託、與、何、人、子、牙、曰、上、大、夫、散、宜、生、可、任、國、事、似、乎、可、託、武、王、又、曰、外、事、託、與、何、人、子、牙、曰、老、將、軍、黃、滾、歷、練、老、成、可、任、國、事、重、務、武、王、大、喜、相、父、措、處、得、宜、使、孤、歡、悅、武、王、退、朝、入、內、宮、見、太、似、曰、上、啓、母、后、知、道、今、相、父、姜、尚、會、諸、侯、於、孟、津、孩、兒、一、進、五、關、觀、政、於、商、即、使、回、來、不、敢、有、乖、父、訓、太、似、曰、姜、丞、相、此、行、決、無、差、失、孩、兒、可、一、應、俱、依、相、父、指、揮、分、付、宮、中、治、酒、與、武、王、餞、行、翌、日、子、牙、把、六、十、萬、雄、師、竟、出、西、岐、武、王、親、乘、甲、馬、率、御、林、軍、來、至、十、里、亭、只、見、衆、御、弟、排、下、九、龍、席、與、武、王、姜、元、帥、餞、行、衆、弟、進、酒、武、王、與、子、牙、用、罷、乘、吉、日、良、辰、起、兵、此、正、是、紂、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起、兵、點、起、號、炮、兵、威、甚、是、雄、壯、怎、見、得、有、詩、爲、證、征、雲、蔽、日、隱、旗、旌、戰、士、橫、戈、縱、鐵、騎、飛、劍、有、光、來、紫、電、流、星、斜、落、挂、金、盔、將、軍、猛、烈、堪、圖、畫、天、子、威、儀、異、所、施、慢、道、弔、民、來、伐、罪、方、知、天、地、果、無、私、話、說、大、隊、雄、兵、離、了、西、岐、前、往、燕、山、一、路、而、來、三、軍、歡、悅、百、倍、精、神、行、過、了、燕、山、正、往、首、陽、山、來、大、隊、人、馬、正、行、間、只、見、伯、夷、叔、齊、二、人、寬、衫、博、袖、麻、履、絲、絰、站、立、中、途、阻

住大兵大呼曰：你往那裏去的人馬？我欲見你主將答話。有哨探馬報入中軍，啓元帥：有二位道者欲見千歲。並元帥答話：子牙聽說忙請武王並轡上前，只見伯夷叔齊上前拱手曰：賢侯與子牙公見禮了。武王與子牙欠身曰：甲冑在身不能下騎。二位阻路有何事見諭？夷齊曰：今日賢侯與子牙公起兵往何處去？子牙曰：紂王無道，逆命於天，殘虐百姓，囚奴正士，焚炙忠良，荒淫不道，無辜辜天，穢德彰聞，惟我君王顯於西土，皇天命我先王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今我輔相嗣君，恭行天之罰，令天下諸侯大會於孟津，我故不得不起兵前往，以與諸侯會，觀政於商，此乃不得已之心也。夷齊曰：吾聞子不言父過，臣不彰君惡，故父有諍子，君有諍臣，只聞以德而感君，未聞以下而伐上者。今紂王君也，雖有不德，何不傾誠盡諫，以盡臣節，亦不失爲忠耳。况西伯以服事殷，未聞不足於商也。吾又聞至德無不感通，至仁無不賓服，苟至德至仁在我，何因殘不化爲淳良乎？以吾愚見，當退守臣節，體先王服事之誠，守千古君臣之分，不亦善乎？武王聽罷，停騶不語。子牙曰：二位之言雖善，予非不知，只是一得之見耳。今天下溺矣，百姓如坐水火，三綱已絕，四維已折，天怒於上，民怨於下，天翻地覆之時，四海鼎沸之際，唯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况今天已肅命乎？我周若不順天，厥罪惟均，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斷不能不與兵前往。如不起兵，便是違天，豈不有負百姓如望雲霓之意？子牙左右將士欲行，見叔齊伯夷二人言之不已，心上甚是不服。伯夷叔齊見左右俱用不豫之色，又見衆人與子牙挾武王欲行，二人知其必往，乃走至馬前，共攬其轡，諫曰：父死不葬，援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忠乎？臣恐天下後世必有爲之口實者。左右衆將見夷齊叩馬而諫，軍士不得前進，心中大怒，欲舉兵殺之。子牙忙止之曰：不可。此天下之義士也，忙令左右扶之而去。衆兵方得前進，迨至周兵入朝，歌紂王自焚之後，天下歸周，後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入首陽山採薇，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矣。吁嗟徂兮，今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至今人皆嘖嘖稱之。千古猶有餘馨。此是後事不表。且說子牙大隊雄師，離了首陽山，往前進發。正是：「騰騰殺氣冲霄漢，簇簇征雲蓋地來。」子牙人馬行至金雞嶺，嶺上有一枝人馬，打兩杆大紅旗，駐劄嶺上，阻住大兵。哨探馬報至軍前，啓元帥：金雞嶺有一枝人馬，阻住大軍不能前進，請令定奪。子牙傳令安下行營，陸帳坐下，着探事打探是那裏人馬。在此處阻軍，話猶未了，只見左右來報，有將請戰。子牙不知是那裏人馬，忙傳令問，誰人見陣走一遭，有左哨先行南宮适上帳應聲曰：

末將願往。子牙曰：首次出軍當宜小心。南宮适領令上馬，炮聲大振。一馬走出營前，見一將撲頭鐵甲，烏馬長鎗，怎見得有讚爲證？「將軍如猛虎，戰陣可騰雲。鐵甲生光豔，鬼服襯龍文。赤胆扶真主，忠肝保聖君。西岐來報效，汗馬立功勳。」子牙逢此將，門徒是魏賁。南宮适問曰：你是那裏無名之兵，敢阻西岐大軍？魏賁曰：你是何人，往那裏去？南宮适答曰：俺元帥奉天征討，而伐獍夫，你敢大胆粗心，阻吾大隊人馬，大喝一聲，舞刀直取此將，手中槍迎面交還。兩馬相交，刀槍並舉，戰有三四十合。南宮适被魏賁直殺得汗流脊背，心下暗思：才出兵至此，今日遇這員大將，若敗回大營，元帥必定見責。南宮适心上出神，不提防被魏賁大喝一聲，抓住南宮适的袍帶，生擒過馬去。魏賁曰：吾不傷你性命，快請姜元帥出來相見。又把南宮适放回營來。軍政官報入中軍，南宮适聽令子牙傳令來。南宮适上帳，將被擒放回，請元帥定奪。說了一遍，子牙聽得大怒曰：六十萬人馬，你乃左哨首領官，今一旦先挫吾鋒，你還來見我，喝左右綁出轅門，斬訖報來。左右隨將南宮适推出轅門來。魏賁在馬上見要斬南宮适，在馬上大叫曰：刀下留人，只請姜元帥相見。吾自有機密相商。軍政官報入帳中，啓老爺。那人在轅門外叫：刀下留人，請元帥答話。自有機密相商。子牙大罵匹夫，擒吾將而不殺，反放回來。如今又在轅門討饒，速傳令擺隊伍出行營。炮聲響處，大紅寶纛旂搖，只見轅門下一對對都是紅袍金甲英雄，威猛先行官騎的是玉麒麟，糾糾殺氣，哪吒登風火輪，昂昂眉宇，雷震子藍面紅髮，手執黃金棍，韋護手捧降魔杵，俱是片片雲光。正是：「盪山甲海真威武，一派天仙滾出來。」話說子牙在四不相上問曰：你是誰人，請吾相見？魏賁見子牙威儀整飾，兵甲鮮明，知其與隆之兆，乃滾鞍下馬，拜伏道旁。言曰：末將聞元帥天兵伐紂，特來麾下，欲效犬馬微勞，附功名於竹帛耳。因未見元帥真實，末將不敢擅入。今見元帥士馬之精，威令之嚴，儀節之盛，不專在於軍威，而在於仁德也。末將敢不隨鞭隨蹄，共伐此獍夫，以泄入神之憤耳。子牙隨令進營。魏賁上帳復拜在地曰：末將功習鎗馬，未得其主。今逢明君與元帥，則魏賁不負生平所學耳。子牙大喜。魏賁又跪而言曰：啓元帥，雖然南將軍一時失利，望元帥憐而赦之。子牙曰：南宮适雖則失利，然既得魏將軍，反是吉兆。傳令放來。左右將南宮适放上帳來。南宮适謝過子牙。子牙曰：你乃周室元勳，身爲首領，初陣失機，理當該斬。奈幸魏賁歸周，此乃先凶而後吉。雖然如此，你可將左哨先行印與魏賁，你自隨營聽用。即時將魏賁補挂了左哨。當時南宮适交代印綬畢，子牙傳令起兵，不表。且說只因張山陣亡，飛報至汜水關，韓榮已知子牙

三月十五日金台拜將。具本上朝歌。那日徽子看本。知張山陣亡。洪錦歸周。忙抱本入內庭。見紂王。具奏張山爲國捐軀。紂王大駭。不知姬發猖獗至此。忙傳旨意。鳴鑼鼓。臨殿百官朝賀。紂王曰。今有姬發。大肆猖獗。卿等有何良謀。可除西土大患。言未畢。班中閃出中大夫飛廉。俯伏奏曰。姜尚乃崑崙左術之士。非堂堂之兵。可以擒剿。陛下發詔。須用孔宣爲將。他善能五行道術。庶幾反叛可擒。西土可剿。紂王准奏。遣使命持詔往三山關來。一路無詞。正是。使命馬到傳飛檄。九重丹詔鳳啣來。話說使命官至三山關。傳旨意。孔宣接至殿上。欽差官開讀詔旨。孔宣跪聽。宣讀詔曰。天子有征伐之權。將帥有闔外之寄。今西岐姬發。大肆猖獗。屢挫王師。罪在不赦。咨爾孔宣。謀術兩全。今古無兩。尤堪大將。特遣使齎爾斧鉞旌旗。得專征伐。務擒逆惡。剿滅妖人。永清西土。爾之功在社稷。朕亦與榮焉。朕決不惜茅土之封。以資有功。爾其欽哉。故茲爾詔。孔宣拜罷。旨意打發。天使回朝。歌連夜下營。整點人馬。共兵十萬。卽日拜寶纛旂。離了三山關。一路上曉行夜住。飢餐渴飲。在路行程。已非一日。那日探馬報入中營。有汜水關韓榮接元帥。孔宣傳令請來。韓榮至中軍打躬。元帥此行來遲了。孔宣曰。爲何來遲了。韓榮曰。姜子牙三月十五日。金臺拜將。人馬已出西岐了。孔宣曰。料姜尚有何能。我此行定拿姬發君臣。解送朝歌。分付可速開關。把人馬催動。前往西岐大路而來。不一日。至金雞嶺。哨探馬來報。金雞嶺下周兵已至。請令定奪。孔宣傳令。將大營駐劄嶺上。阻住周兵。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九回

### 孔宣兵阻金雞嶺

伐罪弔民誅獨夫。

西周原應玉虛符。

自無血戰成功易。

豈有紛爭立業殊。

孔雀逆天皆孟浪。

金雞阻路盡支吾。

休言伎倆參玄妙。

總有西方接引徒。

話說孔宣人馬出關。至金雞嶺。探馬報入中軍。前有周兵在嶺下。請令定奪。孔宣令在嶺上安下營寨。阻住咽喉之路。使周兵不能前進。不提。只見子牙人馬正行。報馬報入中軍。稟上元帥。前有商朝大隊人馬。駐在嶺上。子牙傳令。安營。陸帳坐下。自思三十六路人馬。俱完。怎麼又有這支兵來。子牙沈思。指算來。連張山是三十五路。連此一路。方是三十六路。此事必又費手。且說孔宣在嶺上止住了三日。子牙大兵已到。忙傳令問。誰人去周營中見頭陣走。

一遭。有先行官陳庚出位應曰：末將愿先見頭陣。孔宣許之。陳庚上馬下嶺，至周營搦戰。探馬報入中軍。子牙問左右：誰去見頭陣？有先行官黃天化應曰：願往。子牙分付曰：須要小心。黃天化曰：不必囑咐。上了玉麒麟出營。看見來將手提方天戟，大呼曰：反賊何人？黃天化答曰：吾乃西周姜大元帥麾下正印行官黃天化是也。你乃何人也？通個名來。錄功簿上好記你的首級。陳庚大怒曰：量你雞犬小輩，敢與天朝大將相拒，縱馬搖戟，直取黃天化。天化手中雙鎧迎面交還，麒麟馬往來。鎧戟並舉，有讚為證：「二將陣前勢無比，頓開戰馬定生死。盤旋鉄騎眼中花，展動旗旛龍擺尾。銀鎧發手沒遮欄，戟刺咽喉蛇躍起。自來也與將軍戰，不似今朝無底止。」麒麟馬交還，大戰有三十合。黃天化掩一鎗便走。陳庚不知好歹，隨後趕來。黃天化聞得腦後鸞鈴响，挂下雙鎧，取了火龍標，拿在手中，回手一標，正是「金標發出神光現，斷送無常死不知。」話說黃天化回首一標，將陳庚打下馬來。兜回馬取了首級，掌鼓進營。來見子牙。子牙問：出陣如何？黃天化答曰：末將託元帥洪福，標取了陳庚首級。子牙大喜，上黃天化首功。子牙方才舉筆向硯台上蘸墨，不覺筆頭吊將下來。子牙半晌不言，從新再取筆，上了黃天化頭一功。此是黃天化只得首功一次。故有此警報。且說報馬報入孔宣營中。稟元帥陳庚失機，被黃天化斬了首級，號令轅門。孔宣笑曰：陳庚自己無能，死不足惜，全不在意。次日又是孫台出馬，至周營搦戰。子牙傳令誰去走一遭？有武吉應曰：弟子愿往。子牙許之。武吉出營，見一員將官，金甲紅袍，黃馬大刀，飛臨陣前，大呼曰：來者何人？武吉曰：吾乃姜元帥門下左哨先行官武吉是也。孫台笑曰：姜尚乃是漁翁，你乃是一個樵子。你師徒二人，正是一軸畫圖。漁樵問答，武吉大怒曰：匹夫無理，焉敢以言語戲吾，不要走。便舉槍分心就刺。孫台手中刀急架忙迎，兩馬交鋒，一場惡戰，大殺有三十回合，未分勝負。武吉掩一槍便走，詐敗而走。孫台見武吉敗走，知是樵子出身，料有何能，隨後趕來。不知子牙在磻溪傳武吉這條鎗，神出鬼沒之妙。武吉已知孫台趕來，把馬一兜，那馬停了一步。孫台馬來得太速，正撞個滿懷，早被武吉回馬槍挑下馬來，取了首級，掌鼓進營。見子牙報功，子牙大喜，上了武吉的功，就把哪吒激得抓耳撓腮，恨不得要出營斷殺。且說報馬報入商朝營裏，啓元帥孫合失機，被武吉回馬槍挑下馬來，梟去首級，號令轅門。請令定奪。孔宣聽報，謂左右曰：吾今奉詔征伐，爾等隨軍立功，不期連折二陣，使吾心中不悅。今日誰去見陣走一遭，爲國立功？傍有五軍救應，使高繼能曰：末將愿往。孔宣分付曰：務要小心。高繼能上馬提槍，至營前討戰。哨馬報入中軍，旁有哪

吒忙應聲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哪吒登風火輪，前有一對紅旗，如風捲火雲，飛奔前來。高繼能大呼曰：哪吒慢來。哪吒大喜曰：既知吾名，何不早早下馬受死。高繼能對哪吒大笑曰：聞你道術過人，一般今日也會得你著。哪吒曰：你通名來。功勞簿上好記你的首級。高繼能大怒，使開槍分心刺來。哪吒火尖鎗急速忙迎，輪馬盤旋，雙槍並舉，這場戰非是等閒。怎見得有詩爲證：「三將交鋒在戰場，四肢臂膊望空忙。這一個丹心要保真明主，那一個赤胆還扶殷紂王。哪吒要成千載業，繼能爲主立家邦。古來有福催無福，有道該興無道亡。」高繼能大戰哪吒，恐哪吒先下手，高繼能掩一槍便走。哪吒自思：吾此來定要成功，那裏肯捨。隨手取乾坤圈，望空中祭起。高繼能的蜈蚣袋未及放開來，不意哪吒的圈打得快，一圈正打中肩窩，伏鞍而逃。哪吒爲不得全功，心下懊惱，回營見子牙曰：弟子未得全功，請令定奪。子牙上了哪吒的功，且說高繼能被哪吒打傷，收進營來。見孔宣具言前事，孔宣不語，取些丹藥與繼能敷貼，立時全愈。孔宣次日，命中軍點炮，自領大隊人馬，親臨陣前，對旂門官將曰：請你主將答話。探馬報入中軍，孔宣請元帥答話。子牙傳令擺八健將出營，大紅寶纛，旂展處，子牙左右有四個先行官，衆門徒雁翅排開。子牙乘四不相至陣前，看孔宣來歷，大不相同。怎見得有讚爲證：「身似黃金映火，一籠盔甲鮮明。大刀紅馬勢崢嶸，五道光華色見。曾見開天闢地，又見日月星辰。一靈道德最根深，他與西方有分。」子牙看孔宣背後有五道光華，按青黃赤白黑，子牙心中疑惑。孔宣見子牙自來，將馬一拍，來至軍前，問曰：來者莫非姜子牙麼？子牙曰：然也。孔宣問曰：你原是殷臣，爲何造反？妄自稱王，會合諸侯，逆天欺心，不守本土。吾今奉詔征討，你好好退兵，謹守臣節，可保家國。若半字遲延，吾定削平西土。那時悔之晚矣。子牙曰：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之。紂王今淫酗肆虐，穢德彰聞，天怒民怨，四海鼎沸。人心皆欲歸周，將軍何不順天，亦歸我周也。孔宣曰：你以下伐上，反不爲逆天，乃假此一段穢污之言，惑亂民心，借此造反，拒逆天兵，情殊可恨。縱馬舞刀來取子牙，後有洪錦走馬奔來，大呼：孔宣不得無禮。吾來也。孔宣見洪錦殺至陣前，便大罵逆賊，你還敢來見我。洪錦曰：天下八百諸侯，俱已歸周，料你一個忠臣，也不能濟得甚事。孔宣大怒，搖刀直取。二馬交兵，未及數合，洪錦將旂門遁往下一戰，把刀往下一分，那旂化爲一門。洪錦方欲進門，孔宣大笑曰：米粒之珠，有何光彩。孔宣兜回馬，把左邊黃光往下一刷，將洪錦刷去，毫無影響，就如沙灰投入大海之中。止見一匹空馬，子牙左右大小將官，俱目瞪口呆。孔宣後縱馬來取子牙，子牙手中劍急架相迎。旁

有鄧九公走馬來助戰。子牙大戰十五六合。子牙祭起神鞭，打孔宣那鞭已落在孔宣紅光中去了。似石投水。子牙大驚，忙傳令鳴金。兩邊各回營寨。且說子牙升帳坐下，沈吟想此人後面五道光華，按有五行之狀。今將洪錦搆去，不知凶吉。如之奈何？子牙自思：不若乘孔宣得勝，今夜去劫他的營，且勝他一陣，再作區處。子牙令哪吒：「你今夜去劫孔宣的大轅門。黃天化，你去劫他左營；雷震子，你去劫他右營。先挫動他軍威，然後用計破他，必然成功。」三人領令去訖。且說孔宣得勝回營，將後面五色光華一抖，只見洪錦昏迷睡於地下。孔宣分付左右：「將洪錦監在後營，收了打神鞭。正欲退後營，只見一陣大風，將帥旛連捲了三四捲。孔宣大驚，指一算早已知其就裏。忙喚高繼能分付你在左營門埋伏。周信你在右營門埋伏。今夜姜子牙要來劫吾營寨，吾正要你來，只可惜姜尚不會親來。且說姜子牙營中三路兵暗暗上嶺，將近三更一聲炮响，三路兵呐喊一聲殺進轅門。哪吒登輪搖槍，沖開營門殺至中營而來。孔宣獨坐帳中，不慌不忙上了馬，迎來大笑曰：「哪吒，你今番劫營定然遭擒，再休想前番取勝也。」哪吒也不知孔宣的利害，大怒罵曰：「今日定拿你成功，舉鎗來戰。」殺在中軍，難解難分。雷震子飛在空中，沖開右營。周信大戰雷震子，雷震子展動風雷二翅，飛在空中，是下三路。又是晝夜間，觀看不甚明白。周信被雷震子一棍打將下來，正中頂門，打得腦漿迸出，死于非命。雷震子飛至中營，見哪吒大戰孔宣，雷震子大喝一聲：「如霹靂交加，孔宣將黃光望上一撒，先拿了雷震子。哪吒見如此利害，方欲抽身，又被孔宣那白光一刷，連哪吒刷去，不知去向。且說黃天化只聽得殺聲大作，不察虛實，催開玉麒麟，沖進左營，忽聽炮响，高繼能一馬當先，晝夜交兵，更不答話。麟馬相交，鎗鎗並舉，好黃天化兩柄鎚，只打的槍尖生烈焰，殺氣透心寒。二將乃是夜戰，況黃天化兩柄鎚似流星不落地，來往不沾塵。高繼能見如此利害，掩一槍撥馬就走。黃天化催開玉麒麟趕來，高繼能展開蜈蚣蜂袋，也是黃天化命。該如此那蜈蚣蜂捲將來，成堆成圍而至。一似飛蝗，黃天化用兩柄鎚遮擋，不妨蜈蚣蜂把玉麒麟的眼叮了一下。那玉麒麟叫了一聲，後蹄站立，前蹄直豎。黃天化坐不住鞍轡，撞下地來，早被高繼能一槍正中脅下，死于非命。一魂往封神台去了。可憐下山大破四天王，不能取商朝寸土，正是「功名未遂身先死，早至台中等封侯。」且說孔宣收兵殺了一夜，嶺頭上屍橫遍野，血染草梢。孔宣升帳，將五色神光一抖，只見哪吒、雷震子跌下地來。孔宣命左右拿於後營，監禁。然後坐下，高繼能獻功，斬了黃天化首級。孔宣分付號令轅門不表。且說子牙一夜不曾睡，只聽得嶺上天

翻地覆一般。及至天明，報馬進營，啓老爺。三將劫營，黃天化首級已號令轅門。二將不知所往。子牙大驚。黃飛虎聽了放聲大哭曰：「天亡苦死，不能取商朝尺寸之土，要你奇才無用三兄弟。二叔叔衆將無不下派。」武成王如酒醉一般。子牙納悶無言。南宮适曰：「黃將軍不必如此。令郎爲國捐軀，萬年垂于青史。方今高繼能有左道蜈蚣之術，將軍何不請崇城崇黑虎來。他有神鷹能制此術。」黃飛虎聽得此言，上帳來見子牙曰：「末將往崇城去請崇黑虎來破此賊，以泄吾兒之恨。」子牙見黃飛虎這等悲切，即許之。黃飛虎離了行營，逕往崇城大道而來。一路上曉行夜住，飢食渴飲，在路行程一日，來到一座山山下，有一石碣，上書「飛鳳山飛虎」看了策馬過山，耳邊只聽得鑼鼓齊鳴，武成王自思是那裏戰鼓响，把坐下五色神牛一拴，走上山來，只見山凹裏三將廝殺。一員將使五股托天叉，一員將使八楞熟銅鎚，一員將使五爪爛銀抓。三將大戰，殺得難解難分。只見那使叉的同著使抓的與那使鎚的戰了一合，只見使鎚的又同著使叉的殺那使抓的。三將殺得呵呵大笑。黃飛虎在坐騎上自忖曰：「這三人爲何以戰爲戲？待吾向前問他端的。」黃飛虎走騎至面前，只見使叉的見黃飛虎丹鳳眼臥蠶眉，穿王服坐五色神牛，使叉的大呼曰：「二位賢弟少停兵器。」二人忙停了手，那在馬上欠身問曰：「來者好似武成王麼？」黃飛虎答曰：「不才便是不識三位將軍，何以知我三將聽得滾鞍下馬拜伏在地？」黃飛虎慌忙下騎，頂禮相還。三將拜罷，口稱大王，適才見大王儀表與昔日所聞，故此知之。今何至此？邀請上山，進得中軍帳，分賓主坐下。黃飛虎曰：「方才三位兄廝殺，却是何故？」三人欠身曰：「俺兄弟三人在此吃了飯，沒事幹，借此消遣耍子，不期誤犯行旌，有失迴避。」黃飛虎亦遜謝畢，問曰：「請三位高姓大名？」三人欠身曰：「末將姓聞名聘，此位姓崔名英，此位姓蔣名雄。這一回正該是五岳相會，聞聘乃是西岳，崔英乃是中岳，蔣雄乃是北岳，黃飛虎乃是東岳，崇黑虎乃是南岳，表過不提。聞聘治酒款待黃飛虎，酒席之間，問曰：「大王何往？」黃飛虎把子牙拜將伐商，遇孔宣殺了黃天化的事說了一遍。如今末將往崇城請崇君侯，往金雞嶺，其破高繼能爲吾子報仇，聞聘曰：「只怕崇君侯不得來。」飛虎曰：「將軍何以知之？」聞聘曰：「崇君侯操淨人馬，要進陳塘關，至孟津會天下諸侯，恐誤了事，決不得來。」黃飛虎曰：「幸是遇著三位，不然枉走一遭。」崔英曰：「不然，聞兄之言，雖是如此說，但崇君侯欲進陳塘關，也要等武王的兵到，大王且權在小寨草榻一夜。明日俺兄弟三人同大王一往料崇君侯定來協助，決無推辭之理。」黃飛虎感謝不盡，就在山寨中歇了一宿。次日用了夜膳，一同起行，在路無詞，一日來至



崇城開聘至帥府門官來見黑虎報曰啓千歲有飛鳳山三位求見崇黑虎叫請進來三將至殿前行禮畢崔英曰外有武成王尙在外面等候崇黑虎聞言降階迎接口稱大王不才不知大王駕臨有失遠迎望大王恕罪黃飛虎曰輕造帥府得睹尊面實末將三生之幸敝禮畢分賓依次序而坐彼此溫慰畢聞聘將黃飛虎的事說了一遍崇黑虎齊嘆不語崔英曰仁兄莫非爲先要進陳塘關麼今姜元帥阻隔在金雞嶺仁兄縱先進陳塘關至孟津也少不得等武王到方可會合諸侯這不是還可遲得依弟之愚見不若先破了高繼能讓子牙進兵兄再分兵進陳塘關不遲總是一事崇黑虎曰既然如此明日就行着世子崇應鸞操練三軍待吾等破了孔宣再來起兵未晚黃飛虎謝罷崇黑虎乃治酒管待飛虎等四人次日四鼓時分五岳一齊起馬離了崇城往金雞嶺大道而行非止一日五岳至子牙轅門之外探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黃飛虎轅門等候子牙令至帳前問曰請崇黑虎的事如何黃飛虎啓曰還添有三位俱在轅門外子牙便傳令用請旂請來崇黑虎等俱遵關外之令上帳打躬曰元帥在上吾等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子牙忙迎下接住曰君侯等皆係外客如何這等行此大禮彼此遜讓以賓主之禮相序子牙命設座崇黑虎等俱客席子牙與飛虎主席相陪子牙曰今孔宣猖獗阻逆大兵有勞賢侯途次奔馳深是不安崇黑虎謝過起身對子牙曰煩元帥引進參謁周王子牙前行引路黑虎隨後進後帳與武王見禮相敘畢崇黑虎曰今大王體上天好生之仁救民於水火兵伐獨夫孔宣自不度德敢阻天兵彼是自取死耳隨即撲滅武王曰孤才疎德薄謬蒙衆位大王推許共舉義兵今初出岐周便有些阻隔定是天心未順耳孤意欲回兵且修己德以俟有道何如崇黑虎曰大王差矣今紂惡貫盈人神共怒豈得以孔宣疥癬之輩以阻天下諸侯之心時哉不可失大王切不可灰了將士之心武王大喜命左右治酒與崇黑虎共飲數杯黑虎謝酒而出子牙與崇黑虎出來在中軍重新治酒管待四位正是「五岳共飲金雞嶺這場大戰實驚人」話說崇黑虎次日上火眼金睛獸左右有聞聘崔英將雄上嶺來坐名只要高繼能出來答話孔宣聞報隨命高繼能速退西兵高繼能出營來見崇黑虎大喝曰你乃是北路反叛爲何也來助西岐爲惡這正是你等會聚在一處便于擒捉省得費我等心機崇黑虎曰匹夫死活不知四面八方皆非紂有尙敢支吾而不知天命也前日斬黃公子是你高繼能笑曰哪吒雷震子不過如此你有何能敢來問吾縱馬搖槍直取崇黑虎手中斧赴面相迎獸馬相交槍斧並舉未及數合聞聘青驄馬跑五股叉搖

崔英催開黃彪馬，蔣雄跨開烏雕馬，四將把高繼能圍在當中，好個高繼能，一條槍抵住了四件兵器，三將吶喊，數對旂搖且說，昔飛虎在中軍帳，子牙聽得鼓聲大振，對黃飛虎曰：黃飛虎崇君侯，此來爲你，可出營助陣，方是黃飛虎曰：末將思子一時昏憤，幾乎忘却了，隨上五色神牛，搖槍殺出營來，大呼崇君侯，吾來拿殺子仇人也，把坐下牛一縱，殺入圈子裏來，正應著「五岳特來除黑煞，金雞嶺上立奇功。」且說五岳將高繼能圍住，核心高繼能好一條槍，遮架攔擋，此正是五岳除黑煞，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回 準提道人收孔宣

準提道人產西方，道德根深妙莫量，荷葉有風生色相，蓮花無雨立津梁。  
金弓銀戟非防患，寶杵魚腸另有方，漫道孔宣能變化，娑羅樹下號明王。

話說高繼能與五岳大戰，一條槍如銀蟒翻身，風馳雨驟，甚是驚人，怎見得一場大戰，有讚爲證：「刮地寒風如虎吼，旗旛搖展紅閃灼，飛虎忙施提蘆鎗，繼能搖鎗真猛惡，文聘使發托天叉，崔英銀鎚流星落，黑虎板斧似車輪，蔣雄神抓金紐索，三軍喝彩把旗搖，正是黑煞逢五岳。」且得高繼能久戰多時，一條槍擋不住，五般兵器又不能跳出圈子，正在慌忙之時，只見蔣雄使的抓，把金紐索一軟，高繼能乘空把馬一攬，跳出圈子就走，崇黑虎等五人隨後趕來，高繼能把蜈蚣一抖，好蜈蚣遮天映日，若驟雨飛蝗，文聘撥回馬就要逃走，崇黑虎曰：不妨，不可著驚，有吾在此，忙把背後一紅葫蘆頂揭開了，裏邊一陣黑烟冒出，烟裏隱有千隻鐵嘴神鷹，怎見得有讚爲證：「葫蘆黑烟生，烟開神鬼驚，祕傳玄妙法，千隻號神鷹，乘烟飛騰起，蜈蚣當作羹，鐵翅如銅剪，尖嘴似金針，翅打蜈蚣成粉爛，嘴啄蜈蚣化水晶，今朝五岳來相會，黑煞逢之命亦傾。」且說高繼能蜈蚣盡被崇黑虎鐵嘴神鷹翅打嘴吞，一時吃了個干干淨淨，高繼能大怒道：焉敢破吾之術，復回來大戰，五人又把高繼能圍住，黃飛虎一條槍戰住了高繼能，只見孔宣在營中，出掠陣官曰：高將軍與何人對敵，軍政司稟曰：與五員大將殺在核心，孔宣前往看營門，掠陣見高繼能槍法漸亂，才待走馬出營，高繼能早被黃飛虎一槍刺中脅下，翻鞍墜馬，鳥了首級，才要掌鼓回營，忽聽得後邊大呼曰：匹夫少待回兵，吾來也，五將見孔宣來至，黃飛虎罵曰：孔宣你不識天時，真乃匹夫也，孔宣笑曰：我也

不對你這等草木之輩講閑話。你且不要走。放馬來。把刀一見。取文聘崇黑虎。忙舉雙斧砍來。一似車輪。六騎交鋒。真殺得「空中飛鳥藏林內。山裏猿蟲隱穴中。」孔宣見這五員大將。兵器來得甚是凶猛。若不下手。反爲他所算。把背後五道華光。往下一晃。五員戰將。一去毫無踪影。只剩得五騎歸營。子牙正坐。只見探事官來報。五將被孔宣。華光撤去。請令定奪。子牙大驚曰。雖然殺了高繼能。到又折了五將。且按兵不動。話說孔宣進營。把仙光一抖。只見五將跌下。照前昏迷。分付左右。監在後營。孔宣見左右並無一將。只得自己一個。也不來請戰。只阻住咽喉總路。周兵如何過去得。話說子牙頭運糧草官楊戩。至轅門下馬。大驚曰。這時候還在此處。軍政官報與子牙。督糧官楊戩。聽令子牙傳令來。楊戩上帳參謁。稟曰。催糧三千五百。不誤限期。請令定奪。子牙曰。督糧有功。乃是爲國。楊戩曰。是何人領兵。阻住此處。子牙把死了黃天化。並擒擎許多將官的事說了一遍。楊戩忽聽黃天化已死。正是「道心推在汪洋海。却把無名火上來。」楊戩曰。明日元帥親臨陣前。待弟子看來。是什麼東西作怪。必以法治之。子牙曰。這也有理。楊戩下帳。只見南宮适武吉對楊戩曰。孔宣連拿黃飛虎。洪錦。哪吒。雷震子。不知去向。楊戩曰。吾有照妖鑑在此。不曾送上終南山去。明日元帥會兵。便知端的。次日。子牙帶衆門人出營來會孔宣。巡營軍卒報入中軍。孔宣聞報出來。復會子牙曰。你等無故造反。誣謗妖言。惑亂天下。諸侯。妄起兵端。欲至孟津會合天下叛賊。我也不與你廝殺。我只阻住你不得過去。看你如何會得成。待你等糧草盡絕。我再拿你未遲。只見楊戩在轅門下。把照妖鑑照著孔宣。看鏡裏面似一塊五彩裝成的瑪瑙。滾前滾後。楊戩暗思。這是個什麼東西。孔宣看見楊戩照他。孔宣笑曰。楊戩你將照妖鑑。上前來照。那遠遠照恐不明白。大丈夫當明白做事。不可暗地裏行藏。我讓你照。楊戩被孔宣說明。便走馬至軍前。舉鑑照孔宣。也是如前一般。楊戩遲疑。孔宣見楊戩不言不語。只管照心中大怒。縱馬搖刀直取楊戩。三尖刀。急架相還。刀來刀架。兩馬盤旋。戰有三四十回合。不分勝負。楊戩見起先照不見他的本像。及至廝殺又不能取勝。心中十分焦燥。忙祭起哮天犬。在空中那哮天犬。欲下來奔孔宣。覺自身輕飄飄。落在神光裏去了。章護來助楊戩。柁杵打來。孔宣又把神光一撒。楊戩見勢頭不好。知他神光後身利害。架金光走了。見章護降魔杵。落在神光中去了。孔宣大呼曰。楊戩。我知道你有八九玄機。善能變化。如何也逃走了。敢再出來會我。章護見失了寶杵。將身隱在旂下面。面相覷。孔宣大呼。姜尙。今日與你定了雌雄。孔宣走馬來戰子牙。後有李靖大怒罵曰。你

是何等匹夫焉敢如此猖獗搖戟直冲向前抵住孔宣的刀二將又戰在虎穴龍潭之中李靖祭起按三十六天玲瓏金塔往下打來孔宣把黃光一統金塔落去無踪無影孔宣叫李靖不要走來擒你也正是「紅光一展無窮妙方知玄內有真玄」話說金木二吒見父親被擒兄弟二人四口寶劍飛來大罵孔宣逆賊敢傷吾父兄弟二人舉劍就砍孔宣手中刀急架相迎只三合金吒祭遁龍橋木吒祭吳鉤劍俱祭在空中只見孔宣把這些寶貝不爲稀罕紛紛俱落在紅光裏而去了金木二吒見勢不好欲待要走被孔宣把神光一撒早已拿去子牙見此一陣折了許多門人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吾在崑崙山也不知會過多少高明之士豈懼此孔宣一匹夫催開四不相來戰孔宣未及三四回合孔宣將青光往下一撒子牙見神光來得利害忙把杏黃旂招展那旂現有千朵蓮花護住身體青光不能下來此正是玉虛之寶自比別樣寶貝不同孔宣大怒驟馬趕來子牙後隊擋了鄧嬋玉用手把馬拎回抓一把五光打來正是「發手紅光出五指流星一點落將來」孔宣被鄧嬋玉一石打傷而前勒轉馬望本營逃走不防龍吉公主祭起鸞飛寶劍從孔宣背後砍來孔宣不知左肩中了一劍大叫一聲幾呼墜馬負痛敗進營來坐在帳中忙取丹藥敷之立時全愈方把神光一抖收了諸般法寶仍將李靖金木二吒監禁切齒深恨不表子牙鳴金收軍回營只見楊戩已在中軍子牙升帳問曰衆門人俱被拿去你如何到還來了楊戩曰弟子仗師尊妙法師叔福力見孔宣神光利害弟子預先化金光走了子牙見楊戩未曾失利心中還略覺安妥然心下甚是憂悶記吾師傷中說界牌關下遇誅仙如何在此處有這支人馬阻住許久似此如之奈何正憂悶之間武王差小校來請楊戩後帳議事楊戩忙至後帳行禮坐下武王曰聞元帥連日未能取勝屢致損兵折將元帥既爲諸將之元首六十萬生靈俱懸于元帥掌握今一旦信任天下諸侯狂悖陡起談論糾合四方諸侯大會孟津觀政于商致使天下鼎沸萬姓洶洶糜爛其民今阻兵于此衆將受干戈之厄三軍担不測之憂使六十萬軍士拋別父母妻子兩下憂心不能安生使孤遠離膝下不能盡人子之禮又有負先王之言元帥聽孤不若回兵固守本土以待天時聽他人自爲之此爲上策元帥心下如何子牙答曰大王之言雖是老臣恐違天命武王曰天命有在何必強爲豈有凡事阻逆之理子牙被武王一篇言語把心中感動這一會執不住主意至前營傳令與先行官今夜滅灶班師衆將都打點收拾起行不敢諫阻二更時轅門外來了陸壓道人忙忙急急大呼傳與姜元帥子牙方欲退兵

韓政官報入，啓元帥。轅門外有陸壓道人求見。子牙忙出迎接，二人攜手至帳中坐下。子牙見陸壓喘息不定，子牙曰：道兄爲何這等慌張？陸壓曰：開你退兵，貧道急急趕來，故爾如此。乃對子牙曰：切不可退兵，若退兵之時，使衆門人俱遭橫死，天數已定，決不差錯。子牙聽陸壓這番言語，也無主張，故此子牙復傳令叫大小三軍仍舊扎營。寨武王聽見陸壓至此，忙出帳相見，問其詳細。陸壓曰：大王不知天意，大抵天生大法之人，自有大法之人，可治今若退兵，使被擒之將俱無回生之日。武王聽說，不敢再言退兵，且說次日，孔宣至轅門搦戰，探馬報入中軍。陸壓上前曰：貧道一往會會孔宣，看是如何。陸壓出了轅門，見孔宣全裝甲冑，陸壓問曰：將軍乃是孔宣，孔宣笑曰：然也。陸壓曰：足下既爲大將，豈不知天時人事？今紂王無道，天下兵崩，願共伐獨夫，足下以一夫欲挽回天意，耶甲子之期，乃滅紂之日，你如何阻得住？倘有高明之士出來，足下一旦失手，那時悔之晚矣。孔宣笑曰：料你不過草木愚夫，識得什麼天時人事？把刀一晃，來取陸壓。陸壓手中劍急架相迎，步馬相交，未及三四合，陸壓取葫蘆欲放斬仙飛刀，只見孔宣將五色神光望陸壓撒來，陸壓知神光利害，化作長虹而走，進得營來。對子牙曰：果是利害，不知乃何神異，竟不可解。貧道只得化長虹走來，再作商議。子牙聽見越加煩悶，孔宣在轅門不肯回去，只要姜尚出來見我，以決雌雄，不可難爲三軍。苦于此地，左右報入中軍。子牙正沒法處，治孔宣在轅門大呼曰：姜尚有元帥之名，無元帥之行，畏刀避劍，豈是丈夫所爲？正在轅門百般辱罵，子牙只見二運官士行孫剛至轅門，見孔宣口出大言，心中大怒。道：這匹夫焉敢如此藐視元帥？士行孫大罵逆賊是誰，敢如此無理。孔宣抬頭見一矮子，提條鐵棍，身高不過三四尺長，孔宣笑曰：你是個什麼東西也來說話？士行孫也不答話，滾到孔宣的馬足下來，舉棍就打孔宣。輪刀來架土行孫身子，伶俐，左右竄跳，三五合，孔宣甚是費力。士行孫見孔宣如此轉折，隨跳步縱出圈子，誘之曰：孔宣，你在馬上不好交兵，你下馬來，與你見過彼此，吾定要拿你，方知吾的手段。孔宣原不把土行孫放在眼裏，便以此爲實，暗想：這匹夫合該死，不要講刀砍他，只是一脚也跌做兩段。孔宣曰：吾下馬來與你戰，看你如何。這個正是「欲要成功，扶紂主，誰知反中巧中機」。孔宣下馬，執劍在手，往下砍來。士行孫手中棍往上來迎，二人惡戰在嶺下，且說報馬報入中軍，啓元帥二運官士行孫連糧至轅門，與孔宣大戰。子牙着忙，恐連糧官被擒，糧道不通，令鄧耀玉出轅門，掠陣，耀玉立在轅門不表，且說士行孫與孔宣步戰，大抵士行孫是步戰慣了的，孔宣原是馬上將官，下馬來步

戰轉折甚是不及。反被土行孫打了幾下。孔宣知是失計。忙把五色神光往下撒來。土行孫見五色光華來得疾。避神異。知道利害。忙把身子一扭。就不見了。孔宣見落了空。忙看地下。不防鄧嬋玉打了一石。喝曰：「逆賊看石！」孔宣聽得响。及至抬頭時。已是打傷面門。哎喲一聲。雙手掩面。轉身就走。嬋玉乘機又是一石。正中頸項。着實帶了重傷。逃回行營。土行孫夫妻二人大喜。進營見子牙。將打傷孔宣得勝回營的話。說了一遍。子牙亦喜。對土行孫曰：「孔宣五色神光。不知何物。攝許多門人將佐。土行孫曰：「果是利害。俟再爲區處。」子牙與土行孫慶功不表。孔宣坐在營中大腦。把臉被他打傷二次。頸上亦有傷痕。心中大怒。只得服了丹藥。次日全愈。上馬。只要發石的女將。以報三石之仇。報馬報入中軍。鄧嬋玉就欲出陣。子牙曰：「你不可出去。你發石打過他三次。他豈肯善與你干休。你今出去。必有利。子牙止住嬋玉。分付且懸免戰牌出去。孔宣見周營挂了免戰牌。怒氣不息。而回。且說次日。燃燈道人來至轅門。軍政官報入中軍。啓元帥有燃燈道人至轅門。子牙忙出轅門迎接。入帳。行禮畢。尊于上坐。子牙口稱老師。將孔宣之事。一一陳訴過一遍。燃燈曰：「吾盡知之。今日特來會他。」子牙傳令去了免戰牌。左右報與孔宣。孔宣知去了免戰牌。忙上馬提刀至轅門。請戰。燃燈飄然而出。孔宣知是燃燈道人。笑曰：「燃燈道人。你是清淨閑人。吾知你道行甚深。何苦也來惹此紅塵之禍。」燃燈曰：「你既知我道行甚深。你便當倒戈投順。同周王進五關。以伐獨夫。如何執迷不悟。尚敢支吾也。」孔宣大笑曰：「我不遇知音。不發言語。你說你道行甚高。你也不知我的根腳。聽吾道來。」混沌初開。吾出世。兩儀太極任搜求。如今了却生生理。不向三乘妙裏遊。」孔宣道罷。燃燈一時也尋思不來。不知此人是何物。得道。燃燈曰：「你既知與亡深通玄理。如何天命不知。尚兀自逆天耶。」孔宣曰：「此是你等惑衆之言。豈有天位已定。而反以叛逆爲正之理。」燃燈曰：「你這孽障。你自恃強梁。口出大言。毫無思付。必有噬臍之悔。」孔宣大怒。將刀一擺。就來戰。燃燈。燃燈口稱善哉。把寶杵架刀才戰三四回合。燃燈忙祭起二十四粒定海珠。來打孔宣。孔宣忙把神光一攝。只見那寶珠落在神光之中去了。燃燈大驚。又祭了金鉢盂。只見也落在神光中去了。燃燈大呼。門人何在。只聽半空中一陣大風飛來。內現一隻大鵬鵬來了。孔宣見大鵬鵬飛至。忙把頂上盔挺了一挺。有一道紅光直冲斗牛。橫在空中。燃燈道人仔細定睛。以慧眼視之。未見明白。只聽得空中有天崩地塌之聲。有兩個時辰。只聽得一聲响亮。把大鵬鵬打下塵埃。孔宣忙催開馬。把神光來撒。燃燈燃燈借了一道神光。自回本營。見子牙陳說利害。不知他是

何物。只見大鵬鵬也。隨至帳前。燃燈問大鵬曰。孔宣是什麼東西得道。大鵬曰。弟子在空中。只見五色祥雲。護住他的身子。也像有兩翅之形。但不知是何鳥。正議之間。軍政官來報。有一道人。至轅門外求覓。子牙同燃燈。至轅門迎。接見此人。塊雙抓髻。面黃身瘦。髻上戴兩枝花。手中拿一株樹枝。見燃燈來。至大喜曰。道友請了。燃燈忙打稽首曰。道兄從何處來。道人曰。吾從西方來。欲會東南兩度有緣者。今知孔宣阻逆大兵。特來度彼。燃燈已知西方教下道人。便請入帳中。那道人見紅塵滾滾。殺氣騰騰。滿目俱是殺運。口內只道善哉善哉。善哉來。至帳前施禮坐下。燃燈問曰。貧道西方。乃極樂之鄉。今到東土。濟渡衆生。正是慈悲方便。請問道兄法號。道人曰。貧道乃西方教下。準提道人是也。前日廣成子道友。在俺西方。借青蓮寶色旂。也曾會過。今日孔宣與吾西方有緣。貧道特來請他。同赴極樂之鄉。燃燈聞言大喜曰。道兄今日收伏孔宣。可以無誤東進之期矣。準提曰。孔宣得道根行深重。與吾西方有緣。故特來收之。準提道罷。即出營來會孔宣。不知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一回 姜子牙三路分兵

丞相分兵立戰車。虎賁將士實堪誇。諸侯鼓舞皆思我。黎庶謳歌盡棄家。  
劍戟森林飛瑞彩。旌旗掩映舞朝霞。須知天意歸仁聖。縱有征誅若浪沙。

話說準提道人上嶺大呼曰。請孔宣答話。少時孔宣出營。見一道人來得蹊蹺。怎見得有詩爲證。〔身披道服。手折樹枝。八德池邊常演道。七寶林下說三乘。頂上常懸舍利子。堂中能寫沒文經。飄然真道客。秀麗實奇哉。鍊就西方居勝境。修成永壽脫塵埃。蓮花成體無窮妙。西方首領大仙來。〕話說孔宣見準提道人問曰。那道者連個名來。道人曰。我貧道與你有緣。特來同你享西方極樂世界。演講三乘法。無罣無礙。成就正果。完此金剛不壞之體。豈不善哉。何苦于此殺劫中尋生活耶。孔宣大笑曰。一派亂言。又來惑吾道人曰。你聽我道來。我見你有詩爲證。〔功滿行完宜沐浴。鍊成本性合天真。天開于子方成道。九戒三皈始自新。脫却羽毛歸極樂。超出樊籠養百神。洗塵滌垢全無染。返還本元不壞身。〕孔宣聽罷大怒。把刀往道人頂上劈來。準提道人把七寶妙樹一制。把孔宣刀刷在一邊。孔宣忙取金鞭在手。便望準提道人打來。道人又把七寶妙樹刷來。把孔宣鞭又丟在一邊去了。孔宣止剩兩隻。

空手。心上着急。忙將當中紅光一撒。把準提道人撒去。燃燈看紅光撒去了。準提道人。大驚。只見孔宣去撒了。準提道人。只是睜着眼。張着嘴。須臾間。頂上盔。身上袍。甲紛紛。掉連馬壓在地下。只聽得孔宣五色光裏。一聲雷响。現出一尊聖像來。十八隻手。二十四門。執定璣路傘蓋。花瓊魚腸。加持神杵。寶鏢金鈴。金弓。銀戟。旛旂等件。準提道人。作歌而來。〔寶焰金光映日明。西方妙法最微精。千璣路無窮妙。萬萬祥光逐次生。加持神杵人罕見。七寶林中豈易行。今番同赴蓮台會。此日方知大道成。〕且說準提道人。將孔宣用絲條扣着他頸下。把加持寶杵放在他身。上口稱。道友請現原形。霎時間。現出一隻目細冠紅孔雀來。準提道人。坐在孔雀身上。一步步走下嶺。進了子牙大營。準提道人曰。貧道不下來了。欲別子牙。子牙曰。老師大法無邊。孔宣將吾許多門人。諸將不知放在何處。準提問孔宣曰。道友今日已歸正果。當還子牙。衆將門人。孔雀應曰。俱監在行營裏。準提道人對子牙說。過別了燃燈。把孔雀一拍。只見孔雀二翅飛騰。有五色祥雲。紫霧盤旋。逕往西方去了。且說子牙同章護陸壓。領衆將至孔宣行營。招降兵卒。衆將已無頭領。俱愿投降。子牙許之。忙至後營。放衆門人。諸將等出來。至本營拜謝子牙。燃燈舉次日。崇黑虎等回崇城。燃燈陸壓俱各歸山。楊戩仍催糧去。訖子牙傳令。催動人馬。大軍過了金雞嶺。一路無詞。兵至汜水關。探馬報入。子牙傳令安營。在關下。劊住大寨。怎見得。〔營安勝地。寨背孤虛。南分朱雀。北玄武。東按青龍。西白虎。打更小校。搖金鈴。傳箭兒郎。鳴戰鼓。依山傍水。結行營。暗伏強弓。百步弩。〕子牙升帳坐下。將正印命哪吒爲先行。把南宮适補後哨。住兵三日。且說汜水關韓榮。聞孔宣失機。周兵又至關下。與衆將上城看子牙人馬。着實整齊。但見得。〔一團殺氣。擺一川。鐵馬兵戈。五彩紛紛。列千竿。紅旗赤幟。密密鋼鋒。如列百萬。大小水晶盤。對對馬槍。似排數千。粗細冰淋尾。幽幽盡角。猶如東海老龍吟。啣啣提鈴。酷似蒼龍。響長弓。初吐月。短弩似飛星。錦帳圍營。如密布。旂旛繡帶。似層雲。道服儒巾。盡是玉虛門客。紅袍玉帶。都係走馬先行。〕正是。子牙東進兵戈日。我武惟揚在此行。韓榮看子牙大營。盡是大紅旂。心上疑惑。韓榮下城。在銀安殿與衆將官。修本差官。往朝歌告急。一邊點將上城。設守城之法。且說子牙在中軍正坐。有先行官哪吒。進前。言曰。兵至關下。宜當速戰。師叔住兵不戰。何也。子牙曰。不可。吾如今兵分三路。一路取佳夢關。一路取青龍關。一路取汜水關。方免吾軍左右受敵也。但督兵分取二關。非才德兼全英雄。蓋世者。不足以當此任。吾知非黃將軍。洪將軍不可。二將齊辭。願往。子牙曰。二將可拈一箇。分爲左



右二將應諾。子牙把二圖放在桌上，只見黃飛虎拈的是青龍關，洪錦拈的是佳夢關，二將各挂紅簪花，每一路分兵十萬。黃飛虎的先行是鄧九公、黃明、周紀、龍環、吳謙、黃飛熊、黃飛彪、黃飛祿、黃天爵、黃天祥、太鸞、鄧秀、趙昇、孫焰紅、擇吉日祭旗，往青龍關去了。洪錦的先行是季康、南宮适、蘇護、蘇全忠、辛免、太顛、閔天、祁公、尹公、兵分十萬，往佳夢關去了。却說洪錦離了汜水關，一路上浩浩蕩蕩，人喊馬嘶，三軍踴躍，經了些重山重水、府州縣衙，哨馬報入中軍。前至佳夢關了，洪錦傳令安營，立了大寨。三軍吶喊，洪錦升帳，衆將參謁。洪錦曰：「兵行百里，不戰自疲，俟次日誰先取關，走一遭。」季康應聲願往。洪錦許之。次日，季康上馬提刀，至關下搦戰。佳夢關主將胡升、胡雷、徐坤、胡雲鵬正議退兵，只見報馬入帥府，啓總兵周將請戰。胡升問誰人去退周將，走一遭。旁有徐坤領令，全裝甲冑出關。季康認得是徐坤，大呼曰：「徐坤今日天下盡屬周主，汝爲何尙逆天命而強戰也？」徐坤大罵反賊，諒不過一走使耳。你有何能敢出此言？縱馬搖鎗，直取季康。季康手中刀赴面交還，兩馬相交，大戰五十餘合。季康口中念念有詞，只見頂上一道黑氣中現一狗頭，正酣戰之間，徐坤被狗夾臉一口，徐坤未曾防備，怎經得一口，不覺手中槍法大亂。早被季康手起一刀，揮于馬下。梟了首級，掌鼓進營報功。不提且說報馬報于胡升說，徐坤陣亡。胡升心中甚是不樂。次日，左右又報，有周將討戰。胡升令胡雲鵬走一遭。雲鵬領令上馬提斧，出得關來，看來將乃是蘇全忠。胡雲鵬大罵反賊，天下反完了，你也不可反。你姐姐是朝陽寵后，這等忘本，你好生坐在馬上，待吾來擒你。二馬相交，槍斧並舉，大戰三四十合。胡雲鵬不覺力盡筋麻，汗流夾背。正是：「征雲慘淡遮紅日，海沸江翻神鬼愁。」胡雲鵬那裏是蘇全忠對手，只殺得馬仰人翻，措手不及，被蘇全忠大呼一聲，把胡雲鵬刺于馬下。梟了首級，回營見洪錦報功。哨馬又報入關中，報與主將曰：「胡雲鵬失機陣亡，胡升與胡雷曰：賢弟，今兩陣連失二將，天命可知。況今天下歸周，非止一處。俺兄弟商議，不若歸周，以順天時，亦不失豪傑之所爲。」胡雷曰：「長兄之言差矣。我等世受國恩，享天子高爵厚祿，今當國家多事之秋，不想報本以分主憂，而反說此貪生之語，常言道：主憂臣辱，以死報國理之當然。長兄切不可提此傷風敗俗之言，待吾明日定要成功。」胡升默然無言，可對各回營中歇息。次日，胡雷奮勇出關，向周營討戰。報馬報入中軍，有南宮适出馬，胡雷大呼：「南宮适慢來，胡雷手中刀往南宮适頂門上砍來。」南宮适手中刀劈面相還，兩馬相交，雙刀並舉，一場大戰，怎見得有詩爲證：「二將兇猛俱難併，棋逢對手如梟鏡。來來去去手無停，下下高

高心不定。一個扶王保駕棄殘生。一個展土開疆拚性命。生前結下殺人冤。兩虎一傷方得勝。南宮适與胡雷戰。有三四十合。被南宮适賣個破綻。胡雷用力一刀。砍入南宮适懷裏來。馬頭相交。南宮适讓過刀。伸開手把胡雷生擒活捉。拿至軍前。轅門下馬。運進中軍報功。洪錦傳令推來。衆士卒將胡雷推至帳前。立而不跪。洪錦曰：「旣被擒來。何得抗拒。胡雷大罵曰：『反國逆賊。你不想報國大恩。反助惡成害。真狗彘也。吾恨不能食汝之肉。』洪錦大怒。命推出斬。訖報來。立時將胡雷推至轅門。須臾斬首。號令洪錦方與南宮适賀功。才飲酒。旗門來報。胡雷又來討戰。洪錦大怒。傳令把報事官斬了。爲何報事不明。左右一聲。把報事官推出去。報事官大呼冤枉。洪錦令推回來。問其故。你報事不明。理當斬首。爲何口稱冤枉。報事官曰：『老爺小人怎敢報事不明。外面果然是胡雷。南宮适曰：『待未將出營。便知端的。』洪錦沈吟驚異。只見南宮适又上馬出營來。見果是胡雷。南宮适大罵曰：『妖人焉敢以邪術惑吾。不要走。』縱馬舞刀。二將復戰。但胡雷本事不如南宮适。未及三十合。依舊擒胡雷下馬。掌鼓進營來。見洪錦大喜。將胡雷推至軍前。洪錦不知何術。兩邊大小衆將紛紛亂議。驚動後院龍吉公主。上中軍帳來問其緣故。將洪錦胡雷的事說了一遍。龍吉公主叫把胡雷推至帳前。一看。公主笑曰：『此乃小術。有何難哉。』叫把胡雷頂上頭髮分開。公主取三寸五分乾坤針。放在胡雷泥丸宮。釘將下去。立時斬了。公主曰：『此乃替身法。何足爲奇。正是。』因斬胡雷。招大禍。子牙難免這場非。』話說錦洪斬了胡雷。號令在轅門有報馬報入關中。啓總兵爺二爺陣亡。號令轅門。胡升大驚。道：『吾弟不聽吾言。故有喪身之厄。今天下大半歸周。不如投降爲上。』令中軍官修納降文書。速獻關寨。以救生民塗炭。只見左右將納降文表修理停當。只等差人納款。且說洪錦正與衆將飲酒賀功。忽報佳夢關差官納款。洪錦傳令將來。差官令至軍帳。呈上降表。洪錦展開觀看。鎮守佳夢關總兵胡升。洎佐武衆將等。謹具降表。與大周元帥麾下。竊念升等仕商有年。豈意商主肆行不道。荒淫無度。見棄于天。仇彌士庶。皇天不保。特命大周興兵。以救百姓。兵至佳夢關。升等不自度德。反行拒敵。致元帥奮威。斬將殄兵。莫敢抵當。今已悔過。改行特降。表遣使納款。懇鑒愚悃。俯容改過之恩。加以啓自新之路。正元帥不失伐天宣化之心。弔民伐罪之舉。則升等不勝感激待命之至。謹表。』洪錦看罷。重賞差官道：『我不及回書。准明日進關安民。便了。來使回關。見胡升稟曰：『洪總兵准其納款。不及回書。明日早進關。胡升令左右將佳夢關上。豎起周家旗號。打點戶口籍冊。庫藏錢糧。俟明早交割事宜。正打點間。忽報。』

府外來有穿紅的道姑，要見老爺。胡升不知就裏，傳令請來。少時，道姑從中道而進，甚是凶惡，腰束水火繯，玉殿前打稽首。胡升欠身還禮，問曰：師父至此，有何見諭？道姑曰：吾乃邱鳴山火靈聖母是也。汝弟胡雷是吾徒弟，因死於洪錦之手，吾特下山來，為他報仇。汝係他同胞兄弟，不念手足之情，君臣之義，乃心向外人，而反與仇敵共立哉！胡升聽得此說，忙下拜口稱：老師弟子實是不知，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弟子非是事仇，自思兵微將寡，才淺學疎，不足以當此任。况天下紛紛，俱思歸周，縱然守住，終是要屬別人。徒令軍民日夜辛苦，弟子不得已納降，不過救此一郡生靈耳。豈是貪生畏死之故？火靈聖母曰：這也罷了。只我下山定復此仇。你可將城上還立起成湯旂號，我自好處。胡升沒奈何，又拽起成湯旂來。洪錦正打點明日進關，只見報馬來稟：佳夢關依舊又拽起成湯旂號。洪錦大怒，這匹夫敢如此反覆戲侮我等。待明日拿匹夫碎尸萬段，以泄此恨。且說火靈聖母問胡升曰：關中有多少人馬？胡升道：馬步軍卒有二萬。聖母曰：你挑選三千名出來，與我自下教軍場教演。方有用處。胡升即選三千熊彪、大漢、聖母命三千人，俱穿大紅赤足披髮，背上拈一紅紙葫蘆，腳心裏俱寫風火符印一隻，手執刀一隻，手執旛一。下教場操演不提。且說次日，洪錦命蘇全忠關下討戰。胡升挂免戰牌，全忠只得回營。見洪錦曰：胡升挂免戰二字，末將只得暫回。洪錦怒氣不息，只見火靈聖母操演人馬至一七方，才精熟。那火靈聖母命關上去了免戰牌，一聲炮響，關中軍馬齊出。火靈聖母騎金眼駝，將煉成火龍兵，隱在後面。先令胡升在前討戰。胡升得令，一馬當先來至軍前，要洪錦出來答話。探馬報入營中，關上有胡升討戰。洪錦聞報，上馬提刀，帶左右將官出營。一見胡升大罵逆賊，反覆不常，真乃狗彘匹夫。敢來戲侮於我。縱馬舞刀，來取胡升。未及還手，只見火靈聖母催開金眼駝，用兩口太阿劍大呼：洪錦不要走。吾來也。洪錦仔細定睛，見道姑連人帶獸，似一块火光滾來。洪錦問曰：來者何人？聖母答曰：吾乃邱鳴山火靈聖母是也。你敢將吾門人胡雷殺了，今特來報仇。你可速速下馬受死，莫待吾怒起，連累此十萬生靈，死無噍類也。道罷，將太阿劍飛來，直取洪錦手中大桿刀。火速忙迎，未及數合，洪錦方欲借旂門遁，以誅火靈聖母。不知聖母戴一頂金霞冠，冠上有一淡黃包袱，蓋住。火靈聖母將包袱挑開，現出十五六寸金花。把火靈聖母籠罩當中。他看得洪錦，洪錦看不見他。早被聖母把洪錦照前甲上一劍砍來。洪錦躲不及，已劈開瑣子連環甲。洪錦阿呀一聲，帶傷而走。火靈聖母招動三千火龍兵，冲殺進大營來。好利害。怎見得好火，有賦為證：

風遍地紅，好似火輪飛上下，猶如火鳥舞西東。這火不是燧人鑽木，又不是老君煉丹，非天火，非野火，乃是火靈聖母煉成一块三昧火。三千火龍兵勇猛，風火符印合五行，五行生化火煎成，肝木能生心火旺，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金化水，水能生木，徹通靈生生化，皆因火。火燎長空萬物榮，燒到旂門無欄擋，拋籬棄鼓各逃生，焦頭爛額尸堆積，爲國亡身一旦空。正是：「洪錦災來難躲避，龍吉公主也遭凶。」話說洪錦身遭劍傷，逃進大營，不意火靈聖母領三千火龍兵，冲殺進營，勢不可當。三軍叫苦，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龍吉公主在後營聽得一聲三軍吶喊，急上馬提鞍，走出中軍，見洪錦伏鞍而逃，洪錦不及對龍吉公主說金光的利害。龍吉公主只見火勢冲天，烈焰捲起，正欲念咒救火，又見一塊金光奔至面前，公主不知所以，忙欲看時，被火靈聖母舉劍照龍吉公主劈來，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二回

### 廣成子三謁碧遊宮

三叩玄關禮大仙，貝宮珠闕自天然。翔鸞對舞瑤階下，馴鹿呦鳴碧檻前。  
無限干戈從此肇，若多誅戮自今先。周家旺氣承新命，又有西方正覺緣。

話說龍吉公主被火靈聖母一劍砍傷胸膛，大叫一聲，撥轉馬望西北逃走。火靈聖母追趕，有六七十里方回。這一陣洪錦折兵一萬有餘，胡升大喜，迎接火靈聖母進關，卻說龍吉公主乃蕊宮仙子，今墜凡塵，也不免遭此一劍之厄。夫妻帶傷而逃，至六七十里，方纔收集敗殘人馬，立住營寨，忙取丹藥敷搽，一時即愈。忙作文書申姜元帥請救兵，且說差官齎文書至子牙大營，子牙正坐，忽報洪錦差官轅門等令，子牙命令來，差官進營叩頭呈上文書。子牙展開，奉命東征，佳夢關副將洪錦頓首百拜，奉書謹啓大元戎麾下，末將以樗櫟之才，謬切重任，日夜祇懼，恐有不克負荷，有傷元帥之明，自分兵抵關之日，屢獲全勝，因獲逆命守關裨將胡雷，擅用妖術，被末將妻用法斬之，詎彼師火靈聖母欲圖報仇，自恃道術，末將初會戰時，不知深淺，誤中他火龍兵冲來，勢不可解，大折一陣，乞元帥速發援兵，以解倒懸，非比尋常，可以緩視之也。謹此上書，不勝翹望之至。」話說子牙看罷，大驚道：「此非我自去不可，隨分付李靖暫署大營事務，候我親去走一遭。」爾等不可違吾節制，亦不可與汜水關會兵，緊守營寨，毋得妄動，以

挫軍威。違者定按軍法等。我回來再取此關。李靖領命。子牙隨帶韋護。哪吒。調三千人馬。離了汜水關。一路上滾滾征塵。重重殺氣。非止一日。來到佳夢關安營。不見洪錦的行營。子牙陸帳。坐下半晌。洪錦打聽子牙兵來。夫妻方移營至轅門。聽令子牙把洪錦令入中軍。夫妻上帳請罪。備言失機折軍之事。子牙曰。身為大將。受命遠征。須當見機而作。如何造次進兵。致有此一場大敗。洪錦啓曰。起先俱得全功。不意來一道姑。名曰火靈聖母。有一大塊金霞。方圓有十餘丈。光罩住。末將看不見他。他反看得見我。又有三千火龍兵。似一座火焰山。一擁而來。勢不可當。軍士見者先走。故此失機。子牙聽罷。心下甚是疑惑。恐此又是左道之術。正在思量破敵之計。且說火靈聖母在關內連日打探洪錦。不見抵關。只見這一日。報馬報入城來。報姜子牙親提兵至此。火靈聖母曰。今日姜尚自來。也不負我下山一場。我必親會他。方纔甘心。別了胡升。忙上金眼駝。暗帶火龍兵。出關至大營前。坐名要子牙答話。報馬報入中軍。稟元帥火靈聖母坐名請元帥答話。子牙即帶了衆將佐。點炮出營。火靈聖母大呼曰。來者可是姜子牙麼。子牙答曰。道友不才。便是。道友你既在道門。便知天命。今紂惡貫盈。天人共怒。天下諸侯大會孟津。觀政於商。你何得助紂爲虐。逆天行事。獨不思得罪於天耶。况吾非一己之私。奉玉虛符命。以恭行天之罰。道友又何必逆天強爲之哉。不若聽吾之言。倒戈納降。吾亦體上天好生之仁。決不肯拒而不受也。火靈聖母笑曰。你不過仗那一番惑世誣民之談。愚昧下民。料你不過一釣食貪功網利。鼓弄愚民。以爲己功。怎敢言應天順人之舉。且你有多大道行。自恃其能哉。催開金眼駝。仗劍來取子牙手中劍。火速忙迎。左有哪吒。登開風火輪。使開火尖鎗。劈胸就刺。韋護持降魔杵。掉步飛騰。三人戰住聖母。正是「大蟒逞威噴紫霧。蛟龍奮勇吐光輝」。火靈聖母那裏經得起三人惡戰。鎗杵環攻。抽身回走。用劍挑開淡黃袂。金霞冠。放出金光。約有十餘丈遠。近子牙看不見。火靈聖母聖母提劍把子牙前胸一劍。子牙又無鎧甲。抵擋。竟砍開皮肉。血濺衣襟。撥轉四不相。望西逃走。火靈聖母大呼曰。姜子牙今番難逃。此厄也。三千火龍兵一齊在火光中吶喊。只見大轅門金蛇亂攪。園子內個個遭殃。火焰沖起霄漢。赤光燒盡旌旗。一會家副將不能顧主將。正是刀砍尸體滿地。火燒人臭難聞。且言火靈聖母緊趕子牙前走的一似猛弩離弦。後趕的好似飛雲掣電。子牙一來年紀高大。劍傷又疼。被火靈聖母把金眼駝趕到至緊至急之處。不得相離。子牙正在危急之間。又被火靈聖母取出一個混元金鏡。望子牙背上打來。正中子牙後心。翻筋斗跌下。四不相去了。火靈聖母下

了金眼駝，鼻取子牙首級，只聽得一人作歌而來：「一徑松竹籬扉，兩葉煙霞窗戶，三卷黃庭經，四季花開處，新詩信手書，丹爐自己扶，垂綸菱，來散步溪山，坐向蒲團調動，離龍坎虎，功夫披塵遠，世途狂呼嘯，傲兔和烏。」話說火靈聖母方去取子牙首級，只見廣成子作歌而至，火靈聖母認得是廣成子，大呼曰：「廣成子，你不該來。」廣成子曰：「吾奉玉虛符命，在此等你多時矣。」火靈聖母大怒，仗劍砍來。這一個輕移道步，那一個急轉麻鞋，劍來劍架，劍鋒斜刺一團花，劍去劍迎，腦後千團寒霧滾，火靈聖母把金霞冠現出金光來，他不知廣成子內穿著掃霞衣，將金霞冠的金光一帶全無，火靈聖母大怒曰：「敢破吾法寶，怎肯干休。」氣呼呼的仗劍砍來，惡狠狠的火焰飛騰，復來戰廣成子。廣成子已是犯戒之仙，他如今還存甚隱念，頭便忙取番天印祭在空中，正是：「聖母若逢番天印，道行千年付水流。」話說廣成子將番天印祭起在空中，落將下來，火靈聖母那裏躲得及，正中頂門，可憐打得腦漿迸出一靈也往封神台去了。廣成子收了番天印，將火靈聖母的金霞冠也收了，忙下山坡，澗中取了水葫蘆，中取了丹藥，扶起子牙，把頭放在膝上，把丹藥灌入子牙口中，下了十二重樓，有一個時辰，子牙睜開二目，見廣成子，子牙曰：「若非道兄相救，姜尚必無再生之理。」廣成子曰：「吾奉師命，在此等候多時，你該有此厄，把子牙扶上四不相，廣成子曰：「子牙前途保重。」子牙謝廣成子道：「難爲道兄救吾殘喘，銘刻難忘。」廣成子曰：「我如今去碧遊宮繳金霞冠去。」子牙別了廣成子，回佳夢關來。正行之際，忽然一陣風來，甚是利害，只見摧林拔樹，擡海翻江，子牙曰：「好怪，此風如同虎至一般。」話未了時，果然見申公豹跨虎而來，子牙曰：「狹路相逢這惡人，如何是好？」也罷，我躲了他罷。」子牙把四不相一兜，欲隱於茂林之中，不意申公豹先看見了子牙，申公豹大呼曰：「姜子牙，你不必躲，我已看見你了。」子牙只得強打精神，上前稽首，子牙曰：「賢弟那裏來？」申公豹笑曰：「特來會你。」姜子牙曰：「你今日也還同南極仙翁在一處不好？」一般也有單自一箇撞着我料，你今日不能脫吾之手。」子牙曰：「道兄，我與你無讎，你何事這等惱我？」申公豹曰：「你不記得在崑崙，你倚南極仙翁之勢，全無好眼相看，先叫我，你只是不睬，後又同南極仙翁辱我，又叫白鶴童兒銜我的頭去，指望害我，只是殺人冤讎，還說沒有，你今日登台拜將，要伐罪弔民，只怕你不能兵進五關，先當死於此地，也把寶劍向子牙砍來。」子牙手中劍架住，曰：「道兄，你真乃薄惡之人，我與你同一師尊門下，抵足四十年，何無一點情意，及至我上崑崙，你將幻術愚我，那時南極仙翁叫白鶴童兒難你，是我再三解釋，你倒不思量報本，反以爲仇，你真是

無情無義之人也。申公豹大怒道：你二人商議害我，今又巧語花言，希圖饒你，說未了，又是一劍。子牙大怒道：申公豹，吾讓你非是怕你，恐後人言我姜子牙不仁不義也。與你一般，你如何欺我太甚？將手中劍來戰申公豹。大抵子牙傷痕纔愈，如何敵得過申公豹？只見子牙前心牽扯，後心疼痛，撥轉四不相望東就走。申公豹虎踏風雲，趕來甚緊，正是子牙「方纔脫卻天羅難，又撞冤家地網來。」話說申公豹趕上了子牙，打一開天珠來，正中子牙後心。子牙坐不住，四不相滾下鞍轡。申公豹方下虎來，欲害子牙，不防山坡下坐著夾龍山飛龍洞懼留道人，他也是奉玉虛之命。在此等候申公豹的，乃大呼曰：申公豹，少得無禮。我在此，我在此，連叫兩聲。申公豹回頭看見了懼留孫，喫了一驚。他知道懼留孫利害，自思不好，便欲抽身上虎而走。懼留孫笑曰：不要走，手中急祭細仙繩，將申公豹細了。懼留孫分付黃巾力士曰：與我拿至麒麟崖去。等吾來發落。黃巾力士領法旨去訖，且說懼留孫下山挽扶手牙靠石倚松，少坐片時，又取粒丹藥服之，方纔復舊。子牙曰：多感道兄相救，傷痕未好，又打了一珠，也是吾七死三災之厄。耳子牙辭了懼留孫，上了四不相，回佳夢關不表。且說懼留孫縱金光法往玉虛宮來，行至麒麟崖，見黃巾力士等候。懼留孫行至宮門前，少時見一對提旛，一對提爐，兩行羽扇分開，怎見得元始天尊出玉虛宮光景，有詩爲證：「鴻濛初判有名聲，鍊得先天聚五行。頂上三花朝北闕，胸中五氣透南溟。羣仙隊裏稱元始，玄妙門庭話本生。漫道香花隨輦轂，滄桑萬劫壽同庚。」話說懼留孫見掌教師尊出玉虛宮來，俯伏道旁，口稱：老師萬壽。元始天尊曰：好了，你們也撥開雲霧，不久返本。還元懼留孫曰：奉師父法旨，將申公豹拿至麒麟崖聽候發落。元始聽說來，至麒麟崖，見申公豹捉在那裏。元始曰：孽障，姜尚與你何仇，你邀三山五岳人去伐西岐。今日天數皆完，你還在中途害他。若不是我預爲之計，幾乎被你害了。如今封神一切事體，要他與我代理，應合佐周。你如何只要害他？使武王不能前進。命黃巾力士揭起麒麟崖，將這孽障壓在此間，待姜尚封過神，再放他。看官：元始天尊豈不知道，要此人收聚封神榜上三百六十五位正神，故此難他。恐他又起波瀾耳。黃巾力士來拿申公豹，要壓在崖下。申公豹口稱：冤枉。元始曰：你明明的要害姜尚，何言冤枉也？罷我如今把你壓了。你說我偏向姜尚，你如再阻姜尚，你發一個誓來。申公豹發一個誓愿，只當口頭言語，不知出口有願。公豹曰：弟子如再要使仙家阻當姜尚，弟子將身子塞了北海眼。元始曰：是了，放他去罷。申公豹脫了此厄而去。懼留孫也拜辭去了。且說廣成子打死了火靈聖母，徑往碧遊

宮來，這個原是截教教主所居之地。廣成子奉至宮前，好所在，怎見得，有賦爲證：「煙霞凝瑞霧，日月吐祥光。老柏青青，與山嵐似秋水，長天一色。野卉綉綉，同朝霞如碧桃，丹杏齊芳，彩色盤旋，盡是道德光華，飛紫霧，香烟縹渺，皆從先天無極吐清芬。仙桃仙果，顆顆恍若金丹，綠楊綠桃，條條渾如玉線。時聞黃鶴鳴皋，壁見青鸞翔舞，紅塵絕跡，無非是仙子仙童來往。玉戶常關，不許那凡夫俗女閑窺，正是無上至尊行樂地，其中妙境，少人知。」話說廣成子來至碧遊宮外，站立多時，裏邊開講道德玉文，少時有一童子出來，廣成子曰：「那童子煩你通報一聲。」宮外有廣成子求見老爺，童兒進宮，至九龍沉香簾下，稟曰：「啓老爺，外有廣成子，至宮外不敢擅入，請法旨定奪。」通天教主曰：「著他進來。」廣成子進至裏邊，側身下拜，弟子願師叔萬壽無疆，通天教主曰：「廣成子，你今日至此，有何事見我？」廣成子將金嶺冠奉上，弟子啓師叔，今日姜尚東征，兵至佳夢關，此是武王應天順人，弔民伐罪，紂惡貫盈，理當勸滅，不意師叔教下門人，火靈聖母，仗此金嶺冠前來阻逆，天兵擅行殺害生靈，糜爛士卒，頭一陣劍傷洪錦，併龍吉公主，第二陣又傷姜尚，幾至喪命，弟子奉師尊之命，下山再三勸慰，彼仍恃實行凶，欲傷弟子，弟子不得不用了番天印，不意打中頂門，以絕生命，弟子特將金嶺冠繳上碧遊宮，請師叔法旨，通天教主曰：「吾三教共議封神，其中有忠臣義士上榜者，有不成仙道而成神道者，各有深淺厚薄，彼此緣分，故神有尊卑，死有先後，吾教下也有許多，此是天數非同小可，況彌封只至死後方知端的。」廣成子你與姜尚說，他有打神鞭，如有我教下門人阻他者，任憑他打，前日我有諭帖在宮外，諸弟子各宜謹守，他若不聽教訓的，是自取咎與姜尚無干，廣成子去罷。」廣成子出了碧遊宮，正行，只見諸大弟子在旁聽見掌教師尊分付，凡吾教下弟子不遵訓誨，任憑他打，衆弟子心下甚是不服，俱在宮外等他，旁邊有最不忿的，是金霞聖母，當時聖母對衆言曰：「火靈聖母是多寶道人門下，廣成子打死了他，就是打我，等一樣，他還來繳金嶺冠，明明是欺滅吾教，我等師尊，又不察其事，又分付他打，是明明欺吾等無人物也。」此時惱了龜靈聖母，大呼曰：「豈有此理，他打死火靈聖母，還來繳金嶺冠待吾去，拿了廣成子，以洩吾等之恨。」龜靈聖母仗劍追來，大呼曰：「廣成子，不要走，我來了。」廣成子站住，見他來的勢局不同，廣成子陪笑迎來，問曰：「道兄有何分付？」龜靈聖母曰：「你把吾教門人打死，還到此處來賣弄精神，分明是欺滅吾教，顯你等豪強情殊可恨，不要走，我與火靈聖母報仇。」仗劍砍來，廣成子將手中劍架住，曰：「道友差矣，你的師尊共立封神榜，豈是我等欺他，是他自取，也是



天數該然。與我何咎。道友替他報仇。真是不諳事體。龜靈聖母大怒曰。還敢以言語支吾。不由分說。又是一劍。廣成子正色言曰。我以理論你。你還是如此。終不然我怕你不成。縱是我師長也。只好讓你兩劍。龜靈聖母又是一劍。廣成子大怒。面皮通紅。仗寶劍相還。兩家未及數合。廣成子祭番天印打來。龜靈聖母見此印打下來。招架不住。忙現原形。乃是個大烏龜。昔蒼頡造字。而有龜文羽翼之形。就是那時節得道的修成人形。原是一個母烏龜。故此稱爲聖母。彼時金靈聖母多寶道人。見龜靈聖母現了原形。各人面上俱覺慚愧之極。甚是追悔。只見虬首仙烏雲仙金光仙金牙仙大呼。廣成子你欺吾教不是這等。數人發怒。一齊仗劍趕來。廣成子自思。吾在他家裏身入重地。自古道。單絲不成線。反爲不美。廣成子又見他們重重圍來。不若還奔碧遊宮。見他師尊自然解釋。乃不等通報。徑自投台下來。通天教主曰。廣成子你又來有甚話說。廣成子跪而啓曰。師叔分付弟子領命下山。不知師叔門人龜靈聖母。同許多門人來爲火靈聖母復仇。弟子無門可入。特來見師叔金容。求爲開釋。通天教主命水火童子把龜靈聖母叫來。少時龜靈聖母至法台下。行禮口稱。弟子在通天教主曰。你爲何去趕廣成子。龜靈聖母曰。廣成子將吾教下門人打死。反上宮來獻金釧冠。分明是欺騙吾教。通天教主曰。吾爲掌教之主。反不如你等。此是你不守我諭言。自取其禍。大抵俱是天數。我豈不知。廣成子把金釧冠繳來。正是遵吾法旨。不敢擅用吾寶爾等。仍是狼心野性。不守我清規。大是可惡。將龜靈聖母革出宮外。不許入吾聽講。遂將龜靈聖母革出兩旁。惱了許多弟子。私相怨曰。今爲廣成子反把自家門弟子輕辱。師尊如何這樣偏心。大家俱不忿。盡出門來。只見通天教主分付廣成子。你快去罷。廣成子拜謝了教主。方纔出了碧遊宮。只見後面一起截教門人趕來。只叫拿住了廣成子。以洩吾衆人之恨。廣成子聽得著慌。這一番來得不善。欲徑往前行不好。欲與他抵敵。寡不敵衆。不若還進碧遊宮。纔免得此厄。看官。廣成子你原不該來。這正應了三謁碧遊宮。正是。沿潭撒下鈞和線。從今鈞出是非來。話說廣成子那一番慌慌張張。跑至碧遊宮台下。來見通天教主。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青龍關飛虎折兵

流水滔滔日夜磨。不知烏兔若奔梭。纔看苦海成平陸。又見滄桑化碧波。

熊虎將軍槍白刃。英雄俊傑飲干戈。遇蓋只因天數定。空教血淚滴婆娑。

話說廣成子三進碧遊宮。又來見通天教主。雙膝跪下。教主問曰。廣成子。你爲何又進我宮來。全無規矩。任你胡行。廣成子曰。蒙師叔分付弟子去了。其如衆門人不放弟子去。只要與弟子併力。弟子之來。無非敬上之道。若是如此。弟子是求榮反辱。望老師慈悲。發付弟子。也不壞師叔昔日三教共立封神榜的體面。通天教主聽說。怒曰。水火童子。快把這些無知畜生。喚進宮來。只見水火童子領法旨出宮來。見衆門人曰。列位師兄。老爺發怒。喚你等進去。衆門人聽師尊呼喚。大家沒意思。只得進宮來。見通天教主。喝曰。你這些不守規矩的畜生。如何師命不遵。持強生事。這是何說。廣成子是我三教法旨。扶助周武。這是應運而興。他等逆天行事。理當如此。你等如何還是這等胡爲。情實可恨。直罵得衆門人面面相覷。低頭不語。通天教主分付廣成子曰。你只奉命前行。不要與這些人計較。你好生去罷。廣成子謝過恩。出了宮。徑回九仙山去了。後有詩歎曰。廣成奉旨涉先天。只爲金釧冠欲還。不是天心原有意。界牌關下有誅仙。話說通天教主曰。姜尚乃是奉吾三教法旨。扶佐應運帝王。這三教中。都有在封神榜上的。廣成子也是犯教之仙。他就打死火靈聖母。非是他來尋事做。這是你去尋他。總是天意。爾等何苦與他做對。連我的訓諭不依。成何體面。衆門人未及開言。只見多寶道人跪下稟曰。老師聖諭。怎敢不依。只是廣成子太欺吾教。妄自尊大。他倚玉虛教法。辱罵我等不堪。老師那裏知道。倒把他一面虛詞。當做真話。被他欺誑過了。通天教主曰。紅花白藕青荷葉。三教原來總一般。他豈不知。怎敢亂說欺弄。你等切不可自分彼此。致生事端。多寶道人曰。老師在上。弟子原不敢說。只今老師不知詳細。事已如此。不得不以直告。他罵吾教是左道傍門。不問披毛帶角之人。濕生卵化之輩。皆可同羣共處。他視我爲無物。獨稱他玉虛道法。爲無上至尊。所以弟子等不服也。通天教主曰。我看廣成子亦是真實君子。斷無是言。你們不要錯聽了。多寶道人曰。弟子怎敢欺老師。衆門人齊曰。實有此語。這都可以面質。通天教主笑曰。我與羽毛相並。他師父却是何人。我成羽毛。他師父也是羽毛之類。這畜生這等輕薄。分付金靈聖母。往後邊取那四口寶劍來。少時。金靈聖母取一包袱。內有四口寶劍。放在案上。教主曰。多寶道人。過來聽我分付。他既是笑我教不如。你可將此四口寶劍去。界牌關擺一誅仙陣。看闡教門下那一個門人敢進吾陣。如有事時。我自來與他講。多寶道人曰。請問老師。此劍有微妙。通天教主曰。此劍有四名。一曰誅仙劍。二曰戮仙劍。三曰陷

仙劍四曰絕仙劍。此劍倒懸門上，發雷震動，劍光一晃，任從他是萬劫神仙，難逃此難。昔曾有讚讚此寶劍，「非鋼非鐵，亦非鋼，曾在須彌山下藏，不能陰陽顛倒練，豈無水火淬鋒芒。誅仙利害戮仙亡，陷仙到處起紅光。絕仙變化無窮妙，大羅神血染裳。」話說通天教主將此劍付與多寶道人，又與一誅仙陣圖言曰：「你往界牌關去，阻住周兵，看他怎樣對你。多寶道人離了高山，徑往界牌關去，不表且說。子牙自從遇申公豹得脫，回佳夢關來，周營內差人四下裏打探子牙消息，只見哪吒登風火輪四下找尋子牙，正策四不相前行，恰好遇着韋護大喜，上前安慰子牙曰：「自火龍兵冲散人馬，急切難以收聚，不意火靈聖母趕鍾叔去，那些兵原是左道邪術，是沒有主將作法驅逐，一時火光滅了，並無有一些手段被我等敗回兵，復一陣殺的他乾淨，只是不見師叔如今哪吒等四路去打探，不期弟子在此得遇尊顏，我等不勝幸甚。有探事官飛奔中軍來報于洪錦，洪錦遠迎子牙進轅門，衆將歡喜收點人馬，計算又折了四五千軍卒。子牙把火靈聖母申公豹的事對衆軍將細說一遍，衆人賀喜。子牙分付整頓人馬，離佳夢關五十里住了三日。子牙方整頓士卒，一聲炮響，復至關下安營。且說胡升在關內不知火靈聖母吉凶，又聽得報馬來報，子牙兵復至關下，胡升大驚，姜尙兵又復至，火靈聖母休矣，急與佐二官商議。後日已是降周，平空而來，火靈聖母攪擾這場，使吾更變一番。雖然勝了姜子牙二陣，成得甚事。如今怎好相見，傍有佐二官王信曰：「如今元帥把罪名做在火靈聖母身上，彼自不罪元帥也。這也無妨。胡升曰：「此言也有理。就差王信具納降文書，前往周營來見子牙。軍政官報入中軍，啓元帥關內差官下文書，請令定奪。子牙傳令，令來。王信來至中軍，呈上文書。子牙展于案前觀看，書曰：「納降守關主胡升暨大小將佐等頓首上書於西周大元帥麾下，不職升謬承司闔，鎮守邊關，謹慎小心，希圖少盡臣節，以報主知，孰意皇天不眷，降災于殷，天怒人叛，致動天下諸侯。觀政于商，日者元帥率兵抵關，升弟胡雷與火靈聖母不知天命，致逆王師，自罹于禍，悔亦無及。升罪固宜，罔赦。但元帥汪洋之度，好生之人，無不覆載。今特遣裨將王信薰沐，書乞元帥下鑒，懇容其納降，以救此一方民。真時雨之節，萬姓頂祝矣。胡升再頓首謹啓。」子牙看書畢，問王信曰：「你主將既已納款，吾亦不究往事。明日即行獻關，毋得再有推阻。洪錦在傍言曰：「胡升反覆不定，元帥不可輕信，恐其中有詐。」子牙曰：「前日乃是他兄弟違傲，與火靈聖母自恃左道之術，故耳。以我觀胡升乃是真心納降也。公毋多言，隨令王信回覆主將。明日進關，王信領令進關來見胡升，將子牙言語。」

盡述一遍。胡升大喜。隨命關上軍士立起周家旗號。次日。胡升同大小將領。率百姓出關。手執降旗。焚香結綵。迎子牙大衆人馬進關。來至帥府堂上坐下。衆將官侍立兩傍。只見胡升來至堂前。行禮畢。稟曰。末將胡升一向有意歸周。奈吾弟不識天時。以遭誅戮。末將先曾具納降表文。與洪將軍。不期火靈聖母。抗阻天兵。末將再三阻擋。不住。致有得罪于元帥。麾下望元帥恕末將之罪。子牙曰。聽你之言。真是反覆不定。頭一次納降。非你本心。你見關內無將。故爾請降。及見火靈聖母來至。汝便欺心。又思故主。總是暮四朝三之小人。豈是君子。此事雖是火靈聖母主意。也要你自己有爲。我也難以准信。留你久後。必定爲禍。命左右推出斬之。胡升爲言抵塞。追悔無及。左右將胡升綁出帥府。少時。見左右將首級來獻。子牙命懸出關前號令。子牙平定了佳夢關。令祁公鎮守。子牙把戶口查明。即日回兵至汜水關。李靖領衆將轅門迎接。子牙至後營。見武王。將取佳夢關一事。奏知武王。武王置酒在中軍。與子牙賀功。不表。且說黃飛虎領十萬雄兵。往青龍關來。一路浩浩軍威。紛紛殺氣。一日。哨馬報入中軍。啓總兵人馬已至青龍關。請令安營。黃總兵傳令安下行營。放炮吶喊。話說這青龍關鎮守大將。乃是邱引副將。是馬方高貴。余成孫寶等。聞周兵來至。邱引忙陞帳坐下。與衆將議曰。今日周兵無故犯界。甚是狂悖。吾等正當効力之時。各宜盡忠報國。衆將官齊曰。愿効死力。人人俱摩拳擦掌。個個勇往直前。且說黃總兵陞帳曰。今日已抵關隘。誰去見頭一陣立功。鄧九公曰。愿往飛虎曰。將軍一往。必建奇功。鄧九公上馬出營。至關上。搦戰。哨探馬報帥府。邱引急令馬方去見頭陣。便知端的。馬方上馬提刀。開放關門。兩杆旗開。見鄧九公紅袍金甲。一騎馬飛臨陣前。馬方大呼曰。反賊慢來。九公曰。馬方。你好不知天時。方今兵連禍結。眼見紂王亡於旦夕。爾尚敢來出關會戰也。馬方大罵逆天濫賊。欺心匹夫。敢出妄言。惑吾清聽。縱馬搖鎗。飛來直取。鄧九公手中刀忙迎。二馬盤旋大戰。有三十回合。鄧九公乃久經戰場。上將馬方。那裏是他的對手。正戰間。被九公賣得破綻。大喝一聲。將馬方劈於馬下。鄧九公梟了首級。掌得勝鼓。回營來。見黃飛虎。將馬方首級獻上。黃總兵大喜。上九公首功。具酒相慶。且說敗兵報進關來。稟元帥。馬方失機。被鄧九公梟了首級。號令周營。邱引聽報。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次日。親自提兵出關。黃飛虎正議出關一事。見哨馬報入中軍。青龍關大隊擺開。請總兵答話。黃飛虎傳令也。把大隊人馬擺出砲聲響處。大紅旗展好雄威。人馬出來。正是。〔人似攪兵攪關湖。馬如大海老龍騰。〕話說邱引見黃飛虎左右分開大小將官。一馬當先大叫黃

飛虎負國忘恩，無父無君之賊，你反了五關，殺害朝廷命官，劫紂王府庫，助姬發爲惡。今日反來侵擾天下，關隘，你真是惡貫滿盈，必受天誅。黃飛虎笑曰：「今天下會兵紂王亡在旦夕，你等皆無死所，馬前一卒多大，本領敢逆天兵耶？飛虎回顧左右，那一員戰將與吾拿了邱引，後有黃天祥應曰：「待吾來擒此賊。」天祥年方十七歲，正所謂初生之犢不懼虎，催開戰馬，搖手中鎗，沖殺過來。這壁廂有高貴輪斧接住，兩馬相交，鎗斧並舉。黃天祥也是封神榜上之人，人力大無窮，來來往往，未及十五回合，一鎗刺中高貴心窩，翻鞍下馬。邱引大呼一聲：「氣殺吾也，不要走，吾來也。」邱引銀盔素鎧，白馬長鎗，飛來直取天祥。黃天祥見邱引來至，心下暗喜：「此功該吾成也。」搖手中鎗，劈面相還，好殺，怎見得，正是：「棋逢敵手難藏，興匠遇良材好奏功。」黃天祥使發了這條鎗，如風馳雨驟，勢不可當。邱引自覺不能勝天祥，今會頭陣，如此英雄鎗法，更神有讚爲證：「乾坤真個少，蓋世果然稀。老君爐裏煉，曾敵十萬八千鎗。磨場太行山頂石，淇乾讚黃河九曲溪。上陣不沾塵世界，回來一陣血腥飛。」話說黃天祥使開鎗，把邱引殺得只有架招之功，更無遺兵之力。傍有邱引副將孫寶，余成兩騎馬，兩口刀，殺奔前來助戰。鄧九公見二將前來協助，鄧九公奮勇走馬，刀劈了余成，翻鞍落馬。孫寶大怒，罵曰：「好匹夫，焉敢傷吾大將。」轉回來力敵九公。話說邱引被黃天祥戰住，不得開空，縱有左道之術，不能使出來。又見鄧九公走馬，刀劈了余成，心下急燥。黃天祥賣了個破綻，一鎗正中邱引左腿。邱引大叫一聲，撥轉馬就走。黃天祥掛下鎗，取弓箭在手，拽開弓弦，往後心射來。正中邱引肩窩，孫寶見主將敗走，心下著慌。又被鄧九公一刀把孫寶揮于馬下，梟了首級。黃飛虎掌鼓進營，正是：「只知得勝回營去，那曉男兒大難來。」話說邱引敗進高關，不覺大怒。四員副將盡被兩陣殺絕，自己又被這黃天祥鎗刺左腿，箭射肩窩。候明日出陣，拿住此賊，碎尸萬段，以洩此恨。看官，邱引乃曲鱗得道，修成人體，也善左道之術。此人自用丹藥敷搽，即時全愈。到三日後，上馬提鎗，至周營前，只叫黃天祥來見我。哨馬報入中軍，黃天祥又出來會戰。邱引見了仇人，不答話，搖鎗取天祥。黃天祥手中鎗，急架忙迎，二馬交鋒，來往戰有三十回合。黃天祥看邱引頂下銀盔露出髮來，暗想：「此賊定有邪術，恐遭毒害。」天祥心生一計，把鎗去了一空。邱引要報前日之仇，乘空一鎗刺來，刺了個空，跌在黃天祥懷裏。來黃天祥掣出銀裝鋼來，好鋼，怎見得，有讚爲證：「寶攢玉把金葉鑲成，綠絨繩穿就護手，熟銅抹就光輝。打大將翻鞍落馬，冲行營鬼哭神悲。鬪斷三環劍，磕折丈八鎗。寒凜凜有甚三冬雪，冷洩洩賽過九秋霜。」話

說。邱引被黃天祥一鋼，正中前面護心鏡上，打得邱引口噴鮮血，幾乎落下鞍轡，敗進關內，閉門不出。黃天祥得勝，回營來見父親，說邱引閉門不出，黃飛虎與鄧九公共議取關之策，不表且說。邱引被這一鋼，打得吐血不止，忙服丹藥，一時不能全愈。切齒深恨黃天祥于骨髓，在關內保養傷痕。次日，周兵攻打青龍關，邱引鋼傷未愈，上城來親自巡視，千方百計，防設守關之法，大抵此關乃朝歌保障之地，西北藩屏，最是緊要，城高濠深，急切難以攻打。周兵一連攻打三日，不能得下。黃飛虎見此關急切難下，傳令鳴金收回人馬，再作良謀。邱引見周兵退去，也下城來至帥府坐下，心中納悶，忽報督糧官陳奇聽令，邱引令至殿前，陳奇打躬曰：「催糧應濟軍需，不曾違限，請令定奪。」邱引曰：「催糧有功，乃為朝廷出力。」陳奇問周兵至此，元帥此日勝負如何？邱引答曰：「姜尚分兵取關，惟恐吾斷他糧道，連日與他會戰，不意他將佐驍勇，鄧九公殺吾佐二官，黃天祥鎗馬強勝，吾被他鎗刺箭射，鋼打若是，拿住這逆賊，必分化其尸。」方泄吾恨。陳奇曰：「元帥只管放心，等末將拿來報元帥之恨。」次日，陳奇領本部飛虎兵，坐大眼金睛獸，手中蕩魔杵，至周營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關上有將搦戰。黃飛虎問曰：「誰將出馬？」鄧九公曰：「末將願往。」鄧九公綽刀在手，徑出營來，見對陣鼓响，一將當先，手提蕩魔杵，坐金睛獸而來。鄧九公問曰：「來者何人？」陳奇曰：「吾乃督糧官陳奇是也，你是何人？」鄧九公答曰：「吾乃西周末征副將鄧九公是也。」日者邱引失機，閉門不出，你想是先來替死，然而也做不得他的名下。陳奇大笑曰：「看你這匹夫如嬰兒草莽，你有何能，便催開金睛獸，使開蕩魔杵，劈面就打。」鄧九公大桿刀赴面交還，獸馬交鋒，刀杵並舉，兩家大戰三十回合。鄧九公的刀法如神，陳奇用的是短兵器，如何抵擋得住。陳奇把蕩魔杵一舉，他有三千飛虎兵，手執撓鈎套索，如長蛇陣一般，飛奔前來，有拿人之狀。鄧九公不知緣故，陳奇原是左道有異人秘傳，養成腹內一道黃氣，噴出口來，凡是精血成胎者，必定有三魂七魄，見此黃氣，則魂魄自散。九公見此黃氣，坐不住鞍轡，翻身落馬。鄧九公被飛虎兵一擁上前，生擒活捉，拿進高關。三軍吶喊，邱引正坐左右，報入府來，稟元帥。陳奇捉了鄧九公，聽令邱引大悅，令左右推來鄧九公，及至醒來，身上已是繩索綁縛，莫能轉動。左右推至邱引面前，九公大罵曰：「匹夫，以左道之術，取吾，我就死也不服。今既失機，有死而已。吾生不能啖汝血肉，死後必為厲鬼，以殺叛賊。」邱引大怒，令推出斬之。可憐鄧九公歸周，不能會諸侯于孟津，今日全忠於周主，正是「功名未遂扶王志，今日逢危已盡忠。」話說邱引發出行刑牌，出府將鄧九公首級，號令于關上，有

哨探軍報入中軍，啓老爺。鄧九公被陳奇口吐黃氣，拿了進關。將首級號令城上。黃飛虎大驚曰：「鄧九公乃大將之才，不幸而喪于左道之術，心中甚是傷感。」說罷，引酒與陳奇賀功。次日，陳奇又領兵至周營搦戰，報馬報入中軍。傍有九公佐二官太鸞大怒曰：「末將不才，願與主將報仇。」黃飛虎許之。太鸞上馬出營，與陳奇相對，也不答話。大戰二十回合，陳奇把杆一舉，後面飛虎兵擁來，陳奇把嘴一張，太鸞將匹落馬，被衆人擒拿進關。見邱引曰：「此乃從賊，且不必斬他，暫送下圍，俟拿了主將，一齊上山，解往朝歌，以盡國法，方不負汝之功耳。」陳奇大喜，且說黃總兵見又折了太鸞，心下甚是不樂。只見次日來報，陳奇搦戰，黃將軍問左右誰去走一遭話，未了，只見傍邊走過三子黃天祿、黃天爵、黃天祥，應曰：「不肖三人願往。」黃飛虎分付須要仔細。三人應聲曰：「知道。」弟兄三人上馬，逕出營來。陳奇問曰：「來者何人？」黃天祿答曰：「吾乃開國武成王三位殿下。」黃天祿、黃天爵、黃天祥是也。陳奇暗喜，正要拿這孽畜，他恰自來送死，催開金睛獸，也不答話，使開蕩魔杵，直取天祿兄弟三人。三條鎗急架忙迎，四馬交鋒，怎見得一場好殺！四將陣前發怒，催開獸馬相持，長鎗晃晃，閃紅霓，蕩魔杵發來峻利。這一個拚命捨死定輸贏，那三國爲國忘家，分軒輊，險些失手命難存，留取清名傳萬世。三匹馬裏住了陳奇一匹金睛獸，大戰在龍潭虎穴，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四回 哼哈二將顯神引

二將相逢各有名，青龍關遇定輸贏。五行道術皆堪並，萬劫輪迴共此生。  
黃氣無聲能覆將，白光有影更擒兵。須知妙法無先後，大難來時命自傾。

話說黃天祿兄弟三人裹住陳奇，忽一鎗正中陳奇右腿。陳奇將坐騎跳出圈子外，邊黃天祿隨後趕來。陳奇雖然腿上有傷，他的道術自在，他把蕩魔杵一舉，只見虎豹兵蜂擁而來，將腹內鍊成黃氣噴出。黃天祿滾下鞍轡，早被飛豹兵撓鈎搭住，生擒活捉了進關來。見邱引分付也，把黃天祿監禁了。話說黃天爵、黃天祥回營見父兄，被擒黃總兵十分不樂，遣探事官打聽可曾號令探事官報啓老爺，不曾號令。話說陳奇腿上有傷，自用丹藥敷搽，只見次日邱引傷痕愈，要來報仇，乃不戴頭盔，頂上戴一金箍，似陀頭樣，貫甲被袍上馬提鎗來奔至周營，坐名

要黃天祥決戰。報馬報入營中。天祥便欲出戰。飛虎阻擋不住。天祥上馬提鎗出營來。見是邱引。大呼曰。邱引定要今日擒你見功。催開馬搖手中鎗。直刺邱引。邱引鎗迎而交還。二馬盤旋。雙鎗並舉。大戰在關下。黃天祥這根鎗如風狂雨驟。勢不可當。邱引招架不住。掩一鎗。勒回馬往關前就走。黃天祥不知好歹。隨後趕來。只見邱引頂上長一道白光。光中分開裏面。現出碗大一顆紅珠。在空中滴溜。只是轉。邱引大呼曰。黃天祥你看。吾此寶。黃天祥不知所以。抬頭看時。不覺神昏飄蕩。一會辨不出東南西北。昏昏慘慘。被步下軍卒生擒下馬。繩縛二臂。及至醒時。已被捉住。邱引大喜。掌鼓進關。正是：「可憐年少英雄客。化作南柯夢裏人。」且說邱引擊住黃天祥進關。升堂坐下。傳令兩邊把黃天祥推來。衆人將黃天祥推至。而前黃天祥氣冲牛斗。厲聲大叫曰。邱引你一逆賊。敢以妖術成功。非丈夫也。我死不足惜。當報國恩。若姜元帥兵臨。你這匹夫有粉骨碎身之禍。既被你擒。快與我一死。吾定爲厲鬼以殺賊。邱引大怒曰。你這叛賊。反出語傷人。你箭射鋼打鎗刺你心下。便自爽然。今日被擒。不自求生。反以惡語狂言辱吾。天祥睜目大罵。逆賊我恨不得鎗穿你肺腑。鋼打碎你天靈。箭射透你心窩。方稱我報國忠心。今不幸被擒。自分一死。何必多言。做出那等的模樣。邱引大怒。命左右先梟了首級。仍風化其尸。掛在城樓上。少時。哨馬報入周營。啓老爺四公子被邱引拏去。梟了首級。把尸骸掛城樓上。風化其尸。請軍令定奪。黃飛虎聽報。大叫一聲。跌倒在地。衆將扶起。黃總兵放聲大哭曰。吾生四子。不能爲武王。至孟津大會諸侯。以立功。今方頭一座關隘。先喪吾三子。黃飛虎思子。作詩一首以志感。爲國捐軀赴戰場。丹心可並日爭光。幾番未滅強梁寇。左術擒兒年少亡。話說黃總兵見事機如此。忙修告急申文。連夜差使臣往汜水關老營中。見子牙求救。使臣在路也非一日來。至行營。旗門官報入中軍。啓元帥。黃總兵遣官至轅門等令。子牙忙傳令令求。使臣至帳前行禮。將申文呈上。子牙拆開看畢。大驚曰。可惜鄧九公。黃天祥俱死於非命。著實傷悼。只見鄧輝玉哭上帳來。稟元帥末將。願去爲父報仇。子牙許之。又點先行官。哪吒同往。哪吒大喜。領了將令。星夜往青龍關來。哪吒風火輪來得快。便先行。輝玉隨營行走。只見哪吒霎時就至青龍關了。正是：「頃刻行千里。須臾至九州。」話說哪吒至營前。報入中軍。有先行官。哪吒聽令。黃總兵忙叫請來。哪吒進中軍行禮。畢。黃總兵曰。吾奉令分兵至此。不幸子亡兵敗。鄧九公竟被左術喪身。吾在此特罪。請援。今先行官至此。吾輩不勝幸甚。哪吒曰。小將軍丹心忠義。爲國捐軀。青史冊編。永垂不朽。亦不辜負將軍教養。



之功。次日，哪吒上風火輪，提火尖鎗，往關下搦戰。猛見黃天祥之尸，大怒曰：「吾拿住邱引，定以此爲列。」大叫：「城上報事官快傳與邱引，早來洗頸受戮。」報馬報入帥府，有將請戰。邱引聽報，自恃己能，依舊陀頭打扮，竟出關門。看見一人登風火輪而來，大呼曰：「來者莫非是哪吒麼？」吒大罵曰：「你這匹夫，黃天祥與你不過敵國之仇，彼此爲國，不過梟首，又有何罪？你竟欲風化其尸，我今拿住你，定碎醢汝尸。」爲天祥泄恨，把火尖鎗搖動，直取邱引。邱引以鎗急架相還，輪馬相交，雙鎗並舉，來往戰殺二三十合。邱引就走。哪吒趕來，邱引依舊把頭上白氣隱出，現那一顆紅珠出來，在空中旋轉。邱引把哪吒當做凡胎肉體，不知他是蓮花化身，便大叫曰：「哪吒，你看我的寶，哪吒抬頭看見，大笑曰：「無知匹夫，此不過是個紅珠兒，你叫我看他怎麼？」邱引大驚，吾得道修成此珠，捉將擒軍，無不效驗。今日哪吒看見，如何不昏於輪下？心中已是着忙，只得勒回馬來，又戰。被哪吒用乾坤圈打來，正中邱引肩窩，打得骨斷筋折，伏鞍而逃。敗回關去。哪吒得勝回營，來見黃飛虎，不表。且說土行孫催糧，至子牙大營，見元帥回令畢，土行孫下殿不見鄧嬋玉，問其故。武吉曰：「黃飛虎求救兵，申文言岳翁陣亡，你夫人去了。」土行孫聽得鄧九公已死，着實傷悼。忙忙領子牙催糧總督二運，徑往青龍關來。不一日，至轅門探馬報入中軍，黃飛虎令請來。土行孫來至帳前，行禮畢，黃飛虎曰：「鄧九公爲左道陣亡，吾子二人被擒，天祥被邱引逆風化其尸，今日先行哪吒打邱引一乾坤圈，逆賊未曾授首。」土行孫曰：「待末將今晚且將天祥尸首盜出，用棺木收斂，明日好擒邱引報此仇。」土行孫下帳來，與鄧嬋玉等相見。只等到晚，土行孫借地遁術，徑進關來，先在裏邊走了一番，及行到囹圄之中，看見大鸞黃天祥時至二更四下裏，人聲寂靜。土行孫鑽上來，悄悄的叫黃天祥：「我來了，你放心，不久就取關了。」黃天祥聽得是土行孫聲音，大喜曰：「速些纜妙。」土行孫曰：「不必分付。」土行孫說了信，徑至成樓上，把繩子割斷。天祥尸首吊在關下周紀，收去尸首。黃飛虎看見子牙放聲大哭曰：「年少爲國，致損其軀，真爲可惜。急用棺木收尸。」黃飛虎自思想：「吾生四子，今喪三人，今日不若命黃天爵送天祥尸首回西岐去。」早晚亦可待奉吾父，一則不失黃門之後，二則使我忠孝兩全。黃飛虎打發第三子黃天爵押送車回西岐去了。且說邱引被哪吒打傷，次日陞廳納悶，只見巡城軍士來報：「黃天祥尸首夜來不知被何人割斷了繩子，將尸首盜去。」邱引聽報，愈加愁悶。陳奇大怒道：「才出關拿來，爲主將報仇，說能領本部飛豹兵至營前搦戰，哨馬報入中軍，黃總兵問誰人見陣，土行孫願往。」鄧嬋玉欲爲父親報仇，願往掠陣。夫妻二

人出營見陳奇坐金睛獸提蕩魔杵。滾至陣前。土行孫大罵陳奇曰：匹夫用左道邪術殺吾岳丈，不共戴天。今日特來擒你報仇。陳奇大笑諒你這等人，真如朽腐之物，做得出甚麼事來。殺你恐污吾手，催開坐騎提杵就打。土行孫手中棍急架忙迎杵，棍並舉未及數合。陳奇見土行孫往來小巧便宜，急切不可取勝。陳奇忙把杵一搯，飛豹兵奔前來。陳奇對著土行孫把嘴一張，發出一道黃氣。土行孫站不住，一交跌倒在地。飛豹兵把土行孫拿去。陳奇不防鄧嬋玉在對面見了，他丈夫噴出一塊五光石來。正中陳奇嘴上，打得唇綻齒落，呀一聲掩面而走。嬋玉又發一石夾後心，一下把後心鏡打得粉碎。陳奇只得伏鞍而逃。只見土行孫睜開眼，渾身上了繩子，笑曰：倒有趣。陳奇被鄧嬋玉打傷，逃回關內來見邱引。邱引看見陳奇鼻青嘴綻，袍帶皆鬆，忙問其故。陳奇曰：只因拏一不堪匹夫，不防對過有一賤人，用石打傷面門，復一石又打傷脊背，以致失機。邱引聽說忙令左右將周將拏來。左右隨將土行孫推至塔前，看見土行孫身不滿三四尺，便問陳奇曰：這樣東西，拏他何用。命左右推出去斬了。號令土行孫也不慌也不忙，來至關上。左右方欲動手，只見土行孫把身子一扭，杳無蹤跡。正是：「地行道術原無跡，盜寶偷關蓋世雄。」話說左右見土行孫不見了，只說得目瞪口呆，慌忙報與邱引。邱引聽報大驚曰：周營中有此異人也。所以屢伐西岐，俱皆失利。今日不見黃天祥尸首，就是此人盜去也。未可知。速傳令早晚各要謹防關隘。且說土行孫回見黃總兵，共議取關。忽哨探馬報入中軍，有三運督糧官鄭倫、韓門等，令黃總兵傳令來。鄭倫至帳前行禮畢，言曰：奉姜元帥將令，催糧應付軍前聽用。黃飛虎曰：多蒙將軍催糧有功，俟上功勞簿。鄭倫曰：俱是為國效用。鄭倫偶見土行孫也在此，忙問土行孫曰：足下係二運官，今到此何幹。土行孫曰：青龍關中有一人名喚陳奇，也與你一樣。拏人，吾岳丈被他拏去，壞了性命。特奉元帥將令來此救援。只他比你不同，他把嘴一張，口內噴出一道黃氣來。其人自倒，比你那鼻中噴出白氣來，大不相同。覺他的便宜。昨日我被他拏去，走一遭來。鄭倫曰：豈有此理。當時吾傳我會言吾之法，蓋世無雙，難道此關又有此異人。我必定會他一會，看其真實。且說陳奇恨鄧嬋玉打傷他頭面，自服了丹藥，一夜全愈。次日日出關，坐名只要鄧嬋玉出來，定個雌雄。哨馬報入中軍，啓老爺陳奇搦戰。鄭倫出而言曰：未將愿往。黃飛虎曰：你督糧亦是要緊的事，原非先行破敵之役。恐姜丞相見罪。鄭倫曰：俱為朝廷出力，何害于理。黃飛虎只得應允。鄭倫上了金睛獸，提降魔杵，領本部三千烏鴉兵出營來見陳奇，也是金睛獸提蕩魔杵，也有

一隊人馬俱穿黃號衣也。拿著撓鈎套索。鄭倫心下疑惑。乃至軍前大呼曰：「來者何人？」陳奇曰：「吾乃督糧上將軍陳奇是也。你乃何人？」鄭倫曰：「吾乃二運總督官鄭倫是也。」鄭倫曰：「聞你有異術。今日特來會你。」鄭倫催開金睛獸。搖手中降魔杵。劈頭就打。陳奇手中薄魔杵。迎面交還。二獸交加。一場大戰。怎見得：「二將陣前尋鬪賭。兩下交鋒誰敢阻。這一個似搖頭獅子下山崗。那一個不亞擺尾狻猊尋猛虎。這一個忠心定要正乾坤。那一個赤膽要把江山輔。天生一對惡星辰。今朝相遇爭旗鼓。」話說二將大戰。虎穴龍潭。這一個惡得很。圓睜二目。那一個略支支咬碎銀牙。只見土行孫同哪吒出轅門來看。二將交兵。黃飛虎同衆將也在旗門下都來看。斷殺鄭倫。正戰之間。自忖此人當真有此法術。打人不過先下手爲妙。把杵在空中一擺。鄭倫部下烏鴉兵。行如長蛇陣一般。而來。陳奇看鄭倫擺杵。士卒把撓鈎套索。似有擊人之狀。陳奇搖杵。他那裏飛豹兵。也有套索撓鈎。飛奔前來。正是：「能人自有能人伏。今日時哈相會時。」鄭倫鼻裏邊兩道白光出來。有聲。陳奇口中黃光也。自迸出。陳奇跌了個金冠倒躑。鄭倫跌了個鎧甲離鞍。兩邊兵卒不敢擊人。只顧各人搶各人。主將回營。鄭倫被烏鴉兵搶回。陳奇被飛豹兵搶回。各自上了金睛獸回營。土行孫同衆將笑得腰軟骨折。鄭倫自嘆曰：「世間又有此異人。明日定要與他定個雌雄。方肯罷休。不表。且說陳奇進關來。見邱引。盡言前事。邱引又聞佳夢。關失了。心下不安。次日鄭倫關下搦戰。陳奇上騎出關言曰：「鄭倫大丈夫一言已定。從今不必用術。各賭手上工夫。你我也難得會催開坐下一騎。又殺一日。未見輸贏。來見黃飛虎。衆將俱在帳下。共議取關之策。哪吒曰：「如今土行孫也在此。不若今夜我先進關。斬關落鎖。夜裏乘其無備。取了關爲上策。」黃飛虎曰：「全仗先行。正是：『哪吒定計施威武。今夜青龍關武王。』」話說邱引在關內修表進朝歌。遣將來此。協同守關。共阻周兵。不覺是一更時分。土行孫先進關裏來。暗暗在圍圍中。打點放黃天祿。太鸞。二更時分。哪吒登起風火輪。飛進關來。在城樓上祭起金磚。把守門軍將打散。隨開拴鎖。周兵吶一聲喊。殺進城中。金鼓大作。天翻地覆。城中大亂。百姓只顧逃生。土行孫在圍圍中聽得吶喊。隨放了黃天祿。太鸞。殺出本府來。邱引還不曾睡。急忙上馬提鎗出府。只見燈光影裏。火把叢中。見金甲紅袍。乃武成王黃飛虎。哪吒登風火輪。使鎗殺來。鄧秀。趙昇。孫焰紅。把邱引裹在當中。鄭倫殺進城來。正遇陳奇。二將夜兵大戰。黃天祿從後面殺進府來。土行孫倒拖那鐵棍。往邱引馬下舉棍打來。邱引不及提防。被土行孫一棍。正打著馬七寸。那馬使前蹄直豎。把邱引跌下馬來。黃飛

虎看見忙撚鎗刺來。邱引已借土遁去了。正是生死有定，不該絕于此關。且言衆將裹住陳奇，被哪吒祭起乾坤圈，打中了陳奇，傷了臂膊，往左一閃，被黃飛虎一鎗刺中脅下，死于非命。殺到天明，黃飛虎收兵，查點只走了邱引、飛虎、陸廳，出榜安民。查明戶口冊籍，留將守青龍關。黃總兵回師，先有哪吒報捷，土行孫仍催糧去了。且說子牙在中軍與衆將正講六韜三略，報事官報元帥，哪吒等令子牙傳命進來。哪吒至中軍，備將取了青龍關事，說了一遍。弟子先來報捷，子牙大悅，謂衆將曰：「吾之先取此二關者，欲通吾之糧道，若不得此，倘糾兵斷吾糧道，前不能進，後不能退。我先首尾受敵，此非全勝之道也。故爲將先要察此。今幸得俱可以無憂。衆將曰：「元帥妙算，真無遺策。正談論間，左右報黃飛虎等令子牙曰：「令來飛虎至中軍打躬行禮。子牙賀過功，因不見鄂九公、黃天祥在前，心中甚是楚悽。嘆曰：「可惜忠勇之士，不得享武王之祿耳。營中治酒，歡飲。次日，子牙差辛甲先下一封戰書，話說：「汜水關韓榮，見子牙按兵不動，分兵取佳夢青龍二關，連差人打探回報。二關已失，韓榮對衆人曰：「今西周已得此二關，軍威正盛。我等正當中路，必須協力同守，毋得專恃力戰也。衆將各有不忍之色，願決一死戰。正議間，報姜元帥遣官下戰書，韓榮命令來辛甲至殿前，將書呈上。韓榮接書，展開觀看，書曰：「西周奉天征討大寶大元帥姜尚，致書於汜水關主將麾下。嘗聞天命無常，惟有德者永獲天眷。今商王受淫醜肆虐，暴殄下民，天愁于上，民怨于下，海宇分崩，諸侯叛亂，生民塗炭。惟我周武王特恭行天之罰，所在民心效順，強梁授首，所有佳夢青龍關逆命，俱已斬將奪旗，萬民歸順。今大兵到此，特以尺一之書，咸使聞知。或戰或降，早賜明決，毋得自誤。不宜。」韓榮觀看畢，即將原書批回。來日會戰，辛甲領書回營，見子牙曰：「奉令下書，原書批回，明日會兵。子牙整頓士卒，一夜無詞。次日，子牙行營炮响，大隊擺開出轅門，在關下搦戰。有報馬報入關來，今有姜元帥關下請戰。韓榮忙整點人馬，放炮呐喊出關。左右大小將官分開，韓榮在馬上見子牙號令森嚴，一對對英雄威武，怎見得有鷓鴣天一詞爲證。殺氣騰騰，萬里長旌，旗戈戟透寒光，雄師手仗三環劍，虎將鞍橫丈八鎗。浩浩土軍忙，鑼鳴鼓響，猛如狼。東征大戰二十陣，汜水交兵第一場。話說韓榮在馬上見子牙口稱姜元帥，請了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元帥何故動無名之師，以下凌上，甘心作商家叛臣。吾爲元帥不取也。子牙笑曰：「將軍之言差矣。君正則居其位，君不正則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天命豈有常哉。惟有德者能君之。昔夏桀暴虐成湯伐之，代夏而有天下。今村王罪過于桀，天下諸侯叛之。我周特奉天之罰，以

討有罪。安敢有逆天命。厥罪爲均哉。韓榮大怒曰。姜子牙我以你爲高明之士。你原來是妖言惑衆之人。你有多大本領。敢出大言。那員將與吾拏了。傍有先行王虎走馬搖刀。飛奔前來。直取子牙。只見哪吒已登風火輪。舉鎗忙迎。轎馬相交。刀鎗並舉。兩下裏喊聲不息。鼓角齊鳴。戰未數合。哪吒奮勇一鎗。把王虎挑于馬下。魏賁見哪吒得勝。把馬一磕。搖鎗前來。飛取韓榮。韓榮手中戟。迎面交還。魏賁的鎗勢如猛虎。韓榮見先折了王虎。心中自己慌忙。無心戀戰。只見子牙揮動兵將。沖殺過關。韓榮抵敵不住。敗進關中去了。子牙得勝回營不表。且說韓榮兵敗進關。一面具表往朝歌告急。一面設計守關。正在緊急之時。忽報曰。首將軍余化等。令韓榮聽得余化來至大寨。忙傳令來。余化至殿上行禮。韓榮曰。自從將軍戰敗去後。此關反被黃飛虎走出去了。不覺戴豈意他養成氣力。今反夥同姜尚三路分兵。取了佳夢關。青龍關。盡爲周有。昨日會兵不能取勝。如之奈何。余化曰。末將被哪吒打傷。敗回蓬萊山。見我師尊。燒煉一件寶物。可以復我前仇。縱周家有千萬將軍。只叫他片甲無存。韓榮大喜。治酒款待。話說次日。余化至周營討戰。子牙問誰去出馬。哪吒應聲而出。弟子愿往。哪吒言罷。登輪提鎗。出得營來。一見余化。哪吒認得他。忙叫曰。余化慢來。余化見了仇人。把臉紅了半邊。也不答話。催開金睛獸。搖戟直取哪吒。哪吒的鎗劈面交還。輪獸相交。戟鎗雙舉。來往沖殺。有二三十合。哪吒的鎗乃太乙真人傳授。有許多機變。余化不是哪吒對手。余化把一口刀名曰化血神刀。祭起。如一道電光。中了刀痕。時刻即死。怎見得。有詩爲證。丹爐曾煨煉。火裏用功夫。靈氣後先妙。陰陽表裏扶。透甲元神喪。沾身性命無。哪吒逢此刀。眼下血爲膚。余化將化血刀祭起。那刀來得快。哪吒躲不及。中了一刀。大抵哪吒乃蓮花化身。渾身俱是蓮花瓣兒。縱傷了他。不比凡夫血肉之軀。登時即死。該有凶中得吉。哪吒着了刀傷。大叫一聲。敗回營中。走進轅門。跌下風火輪來。哪吒著了刀傷。只是顛。不能做聲。旗門官報與子牙。子牙令扛抬至中軍。子牙問哪吒。哪吒不答話。子牙心下鬱鬱不樂。不知哪吒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土行孫盜騎陷身

余化恃強自喪身。師尊何苦費精神。內燒土行反招禍。爲惹愼流致起噴。  
 北海初沉方脫難。緇仙再縛豈能拘。從來數定應難解。已是封神榜內人。

話說余化得勝回營。至次日又來周營搦戰。探馬報入中軍。子牙問誰人出馬。有雷震子應曰：「愿往。」提棍出營。見余化黃面赤髯，甚是凶惡。問曰：「來者可是余化？」余化大罵：「反國逆賊，你不認得我麼？」雷震子大怒，把二翅飛騰於空中。將黃金棍劈頭打來。余化手中戟迎面交還。一個在空中用力，一個在獸中施威。雷震子金棍刷來如泰山一般。余化望上招架費力，略戰數合，忙舉起化血刀來，把雷震子風雷翅傷了一刀。幸而原是兩枚仙杏，化成風雷二翅。今中此刀，尚不至傷命，跌在塵埃。敗進行營，來見子牙。子牙又見傷了雷震子，心中甚是不樂。次日有報馬報入中軍，有余化搦戰。子牙因連傷二人，若癡呆一般，又不做聲。只是蹙額，且懸免戰牌出去。軍政官將免戰牌掛起。余化見周營掛免戰牌，掌鼓回營。只見次日有督糧官楊戩至轅門，見掛免戰二字。楊戩曰：「從三月十五日拜將之後，將近十月，如今還在這裏，尚不曾取商朝寸土。今又掛免戰牌，心中甚是疑惑。且見了元帥再做道理。」探馬報入中軍。啓元帥，有督糧官楊戩候令。子牙曰：「令來。」楊戩上帳參謁畢，稟曰：「弟子催糧，應付軍需，不曾違限。請令定奪。」子牙曰：「兵糧足矣。其如戰不足何？」楊戩曰：「師叔將免戰牌收了。弟子明日出兵，看其端的。自有處治。」子牙在中軍與衆人正議此事。左右報有一道童來見子牙。曰：「請來。」少時至帳前，那童子倒身下拜曰：「弟子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門下。師兄哪吒有厄，命弟子背上山去調理。子牙即將哪吒交與金霞童子背往乾元山去了。不表。且說楊戩見雷震子不做聲，只是顛看刀傷處。血水如墨。楊戩觀看良久，此乃是毒物所傷。楊戩啓子牙去了免戰牌。子牙傳令去了免戰牌。次日，汜水關哨馬報入軍中。周營已去免戰牌。余化聽得隨上了金睛獸，出關來至營前搦戰。哨馬報入中軍。關外有將討戰，正是：「常勝不知終有敗，周營自有妙人來。」話說余化至營搦戰。楊戩忙提三尖刀出營。見余化光景，是左道邪術之人。楊戩大叫曰：「來者莫非余化麼？」余化曰：「然也。」爾通個名來。楊戩曰：「吾乃姜元帥師姪楊戩是也。縱馬搖三尖刀飛來，直取余化。」余化手中戟迎面交還。兩馬相交一場大戰，未及二十回合，余化祭起化血神刀，如閃電飛來。楊戩運動八九元功，將元神遁出，以左臂迎來，傷了一刀。大叫一聲，敗回行營。看不出是甚麼毒物來。見子牙子牙問曰：「你會余化如何？」楊戩曰：「弟子見他神刀利害，仗吾師道術，將元神遁出，以左臂迎他一刀。畢竟看不出他的果是何毒。弟子且往玉泉山金霞洞去一遭。」子牙許之。楊戩借土遁往玉泉山來，到了金霞洞，進洞見師父拜罷。玉鼎真人問曰：「楊戩你此來有甚麼話說？」楊戩對曰：「弟子同師叔進兵汜水關，與守關將余化對敵。彼有一

刀不知何毒起先雷震子被他傷了一刀。只是寒顫不能做聲。弟子也被他傷了一刀。幸賴師父玄功。不曾重傷。然不知果是何毒物。玉鼎真人忙令楊戩將刀痕來看。真人見此刀刃便曰。此乃是化血刀所傷。但此刀傷了見血即死。幸雷震子傷的兩枚仙杏。你又有玄功。故爾如此。不然皆不可活。楊戩聽得。不覺大驚。忙問曰。似此將何術解救。真人曰。此毒連我也不能解。此刀乃是蓬萊島一炁仙余元之物。當其修煉時。此刀在爐中有三粒神丹同鍊的要解此毒。非此丹藥不能得濟。真人沉思良久。乃曰。此事非你不可附耳。如此如此。方可楊戩大喜。領了師父之言。離了玉泉山。往蓬萊島而來。正是：「真人道術非凡品。咫尺蓬萊見大功。」話說楊戩借土遁往蓬萊島而來。前至大海。好個海島。異景奇花。觀之不盡。海水平坡。山崖錦砌。正所謂蓬萊景致。與天闕無差。怎見得有讚為證。勢鎮東南。源流四海。汪洋潮湧。作波濤。滂渤山根。成碧闕。屢樓結彩。化為人世。奇觀蛟孽。與風又是滄溟幻化。丹山碧樹。非比玉宇瓊宮。天外麟鳳。優遊自然。仙境靈胎。鸞鶴翔翺。豈是人間俗骨。琪花四季吐精英。瑤草千年呈瑞氣。且慢說。青松翠柏。常春又道是仙桃仙果。時有修竹拂雲。留夜月。藤蘿映月。舞清風。一溪瀑布。時風雪四面。丹崖若列。星正是百川滄注。擎天柱。萬劫無移大地根。話說楊戩來至蓬萊山。看罷蓬萊景致。仗八九元功。將身變成七首將軍。余化。逕進蓬萊島。來見了一炁仙余元。倒身下拜。余元見余化到此。乃問曰。你來做甚麼。余化曰。弟子奉師父之命。去汜水關。協同韓總兵。把守關隘。不意姜桓楚兵來。弟子見頭一陣。刀傷了。吒哪。第二陣。傷了雷震子。第三陣。恰來了姜子牙。師姪楊戩。弟子用刀去傷他。被他一指。反把刀指回來。將弟子傷了。臂肩。望老師慈悲。救援一炁仙余元曰。有這等事。他有何能。敢指回我的寶刀。但當時煉此寶在爐中。分龍虎。定陰陽。同煉了三粒丹藥。我如今將此丹留在此間。也無用。你若將此丹藥取了去。以備不虞。余元隨將丹藥與余化。余化叩頭謝老師天恩。忙出洞來。回營不表。有詩讚楊戩玄功變化之妙。悟到功成道始精。至中玄妙有無生。蓬萊柱祕通靈藥。汜水徒勞化血兵。計就騰挪。稱幻聖。裝成奇妙盜。英明多因福。助周文武一任奇。謀若浪。話說楊戩得了丹藥。逕回周營。且說一炁仙余元。把藥一時俱與了余化。靜坐付思。楊戩有多大本領。能指回我的化血刀。若余化被刀傷了。他如何還到得這裏。其中定有緣故。余元屈指一算。大叫曰。好楊戩。匹夫敢以變化玄功。盜吾丹藥。欺吾太甚。余元大怒。上了金睛。駝來趕楊戩。楊戩正往前行。只聽得後面有風聲趕至。楊戩已知余元趕來。忙把丹藥放在囊中。暗祭哮天犬。放

在空中。余元只顧趕楊戩，不知暗算難防。余元被哮天犬夾頸子一口，此犬正是「牙如鋼劍傷皮肉，紅袍扯下半邊來。」余元不曾提防暗算，被犬一口，把大紅白鶴衣扯去一半。余元又吃了大虧，不能前進，吾且回去再籌頓。前來以復此仇。話說子牙正在營中納悶，只見左右來報，有楊戩等令子牙傳令來。楊戩至帳前，見子牙，偏言前事。盜丹而回。子牙大喜，忙取丹藥救雷震子。又遣木吒往乾元山，送此藥與哪吒調理。次日，楊戩往關下搦戰，探事官報入帥府。周營中有將討戰，韓榮令余化出戰。余化上了金睛獸，提戟出關，楊戩大呼曰：「余化，你前日用此化血刀傷我，幸吾煉有丹藥，若無丹藥，幾中汝之奸計也。」余化暗思：「此丹乃一爐所出，焉能周營中也有此丹？若此處有這丹，此刀無用，催開金睛獸，大戰楊戩。」二馬相交，刀戟並舉，二將酣戰三十餘合，正殺之間，雷震子得了此丹，即時全好了。心中大怒，竟飛出周營，大喝曰：「好余化，將惡刀傷吾，若非丹藥，幾至不保，不要走，吃吾一棍，以泄此恨。」提起黃金棍，劈面打來。余化將手中戟架開，楊戩三尖刀來，得又勇。余化被雷震子一棍打來，將身一閃，那棍正中金睛獸。把余化掀翻下來，被楊戩復一刀，結果了性命。正是：「一腔左術全無用，枉作商朝梁棟材。」楊戩斬了余化，掌鼓回營。見子牙報功不表，且說韓榮聞余化陣亡，大驚。此事怎好？前日遣官往朝歌去救兵，未到，今無人協同，守此關隘，如何是好？正議間，余元乘了金睛五雲駝，至關內下騎。至帥府前，令門官通報，衆軍官見余元好兇勇，忙報韓榮。韓榮傳令請來。道人至帥府，韓榮迎接余元，只見他生得面如藍靛，赤髮獠牙，身高一丈七八，凜凜威風，二目兇光，冒出韓榮降階而迎。口稱老師，請上銀安殿。韓榮下拜，問曰：「老師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余元曰：「楊戩欺吾太甚，盜丹殺我弟子。余化貧道是蓬萊島一炁仙，余元是也。今特下山以報此仇。」韓榮聞說大喜，治酒管待。次日，余元上了五雲駝，出關來。至周營，坐名要子牙答話。報馬報入中軍，汜水關有一道人請元帥答話。子牙傳令排隊伍出營，左右分列三山五岳門人，一騎當先。只見一位道人，生得十分凶惡，怎見得：「魚尾冠，金嵌成大紅服，雲暗生面如藍靛，獠牙冒，赤髮紅鬚，古怪絲絛，飄火焰，芒鞋若水晶。蓬萊島內修仙體，自在逍遙得志，滿位在監齋成神道。一炁仙名有舊聲。」話說子牙至軍前，問曰：「道者請了余元曰：『姜子牙，你叫出楊戩來見我。』」子牙曰：「楊戩催糧去了，不在行營。道者你既在蓬萊島，難道不知天意，自成湯傳位六百餘年，至紂王無道，暴殄天命，肆行凶惡，罪惡貫盈，天怒人怨，天下叛之。我周應天順人，克修天道，天下歸周。今奉天之罰，以觀政於商，爾何得阻逆天使，自取滅亡哉？」道者



你觀余化諸人皆是此例。他縱有道術，豈能扭轉天命耶？余元大怒曰：總是你這一番妖言惑衆，若不殺你，不足以絕禍根。催開五雲駝，仗寶劍直取子牙。子牙手中劍迎交還，左有李靖，右有韋護，各舉兵器前來助戰。四人只爲無明火起，眼前要定雌雄。余元的寶劍光華灼灼，子牙的劍彩色輝輝。李靖刀寒光燦燦，韋護杵殺氣騰騰。余元坐在五雲駝上，把一尺三寸金光鏗祭在空中，來打子牙。子牙忙展杏黃旗，現出千朵金蓮，擁護其身。余元忙收了金光鏗，復祭起來打李靖。不防子牙祭起打神鞭，來一鞭正中余元後背，只打得三昧真火噴出丈餘遠。近李靖又把余元腿上一鎗，余元着傷，把五雲駝頂上一拍，只見那金睛駝四足起金光而去。子牙見余元着傷而走，收兵回營不表。且說土行孫催糧來，至見了子牙會兵，他暗暗聽見余元的五雲駝四足起金光而去。土行孫大喜，我若得此戰騎，催糧真是便益。當時子牙回營陞帳，忽報土行孫等令子牙傳令，令來土行孫至帳前交納糧數，不誤限期。子牙曰：催糧有功，暫且下帳少憩。土行孫下帳來見鄧嬋玉夫妻共語說余化把刀傷了哪叱，哪叱往乾元山養傷痕去了。土行孫至晚，對鄧嬋玉曰：我方才見余元坐騎四足旋起金光如雲霓縹緲而去，妙甚妙甚。我今夜走去盜了他的來，騎着催糧有何不可？鄧嬋玉曰：雖然如此，你若要去，須稟知元帥方可行事，不得造次。土行孫曰：與他說沒用，總是走去便來，何必又多一番唇舌？當時夫婦計較停當，將至二更，土行孫把身子一扭，逕進汜水關，來至帥府裏。土行孫見余元默運元神，土行孫在地下往上看他，道人目似垂簾，不敢上去，只得等候。却說余元默運元神，忽然心血來潮，余元暗暗捻指一算，已知土行孫來盜他的坐騎。余元把陽神出竅，少刻鼻息之聲如雷。土行孫在地下聽見鼻息之聲大喜曰：今夜定然成功。將身子鑽了上來，拖着鐵棍，又見廊下拴着五雲駝。土行孫解了韁繩，牽到丹墀下，揆得馬台扒上去，試驗試驗。然後又扒將下來，將這那鐵棍執在手裏，來打余元。照余元耳門上一下，只打得七竅中三昧真火冒出來，只是不動。復打一棍，打得余元只不作聲。土行孫曰：這潑道真是頑皮。吾且回去，明日再做道理。土行孫上了五雲駝，把他頂上拍了一下。那獸四足就起金雲，飛在空中。土行孫心中十分歡喜，正是：「歡喜未來災又至，只因盜物惹非災。」且說土行孫騎着五雲駝，只在關裏串不得出關去。土行孫曰：寶貝，你快出關去，話猶未了。那五雲駝便落將下地來。土行孫方欲下駝，早被余元一把抓住頭髮，提着他，不令他挨地。大叫曰：拿住偷駝的賊子，驚動一府大小將官，拿起火把燈球，韓榮陸了寶殿，只見余元高高的把土行孫提着。韓榮燈

光下見一矮子，問曰：「老師提着做什麼，放下他來罷了。」余元曰：「你不知他會地行之術，但沿了地，他就走了。」韓榮曰：「將他如何處治？」余元曰：「你把俺蒲團下一個，一個袋兒取來，裝着這孽障，用火燒死他，方絕禍患。」韓榮取了袋兒，裝起來，余元叫搬柴來，少時間架起柴來，把如意乾坤袋燒着，土行孫在火裏大叫曰：「燒死我也，好火，怎見得有詩爲證？」

〔細細金蛇遍地明，黑烟滾滾即時生。燧人出世居離位，炎帝騰光號火精。山石逢時皆赤土，江湖偶遇盡枯平。誰知天意歸周主，自有真仙渡此人。〕

話說余元燒土行孫命在須臾，也是天意不該如此。只說懼留孫正坐蒲團，獸養元神，見白鶴童子來至，曰：「奉師尊玉旨，命師另去救土行孫。」懼留孫聞命，與白鶴童子分別，借着縮地金光法，來至汜水關裏，見余元正燒乾坤袋，懼留孫便一陣旋窩風，往下一坐，伸下手來，連如意乾坤袋提將去。余元看見一陣風來，又見火勢有景，余元捻指一算，好懼留孫你救我的門人，把我如意乾坤袋也拿去了。我明日自有處治。且說懼留孫將土行孫救出火焰之中，土行孫在袋內覺得不熱，不知何故。懼留孫來至周營，那夜是南宮适巡外營，時至三更盡，南宮适問曰：「是什麼人懼留孫？」是我，快通報子牙，我來也。南宮适向前看，知是懼留孫，忙傳雲板，子牙三鼓時分起來，外邊傳入帳中，有懼留孫在轅門子牙忙出迎接，見懼留孫提着一個袋子，至軍前打稽首坐下。子牙曰：「道兄，晝夜至此，有何見諭？」懼留孫曰：「土行孫有火難，特來救之。子牙大驚，土行孫昨日催糧方回，其災如何得至？」懼留孫把個如意袋兒打開，放出土行孫來，問其詳細。土行孫把盜五雲駝的事說了一遍。子牙大怒曰：「你要做此事也，該報我知道，如何背違主帥，暗行辱國之事？今若不正軍法，諸將效尤，將來營規必亂，傳刀斧手將土行孫斬首，號令懼留孫曰：「土行孫不遵號令，暗行進關，有辱國體，理宜斬首，只是用人之際，暫且帶罪立功。」子牙曰：「若不是道兄求免，定當斬首，令左右且與我放了。」土行孫謝了師父，又謝過子牙，一夜周營中未曾安靜。次日只見一系仙余元出關來，至周營坐名，只要懼留孫懼留孫曰：「他來只爲乾坤如意袋，找不去會他，你只須如此，自可擒此潑道也。」懼留孫與子牙計較停當，子牙點砲出營，余元一見子牙，大呼曰：「只叫懼留孫來會我。」子牙曰：「道友，你好不知天命，據道友要燒死那土行孫，自無逃躲，豈知有他師父來救他，正所謂有福之人縱千方百計而不能加害，無福之人遇溝壑而喪其軀，此豈人力所能哉？」余元大怒曰：「巧言匹夫，尚敢支吾，催開五雲駝，使寶劍來取子牙，坐下四不相，手中劍迎面相接，二獸相交，雙劍並舉，兩家大戰一場，怎見得引詞爲證？」

〔懷懷征雲萬丈高，軍兵擂鼓

把旗搖一個是封神都領袖一個是監齋名姓標。這個是正道奉天滅紂王。那個是無福成仙自逞豪。這個是六韜之內稱始祖。那個是性惡兇心怎肯饒。自來有禍催無福。天意循環怎脫逃。話說子牙大戰余元未及十數合。被權留孫祭起網仙繩在空中。命黃巾力士半空中將余元拿去。止有五雲駝跳進關中。子牙與權留孫將余元拿至中軍。余元曰：姜尚你雖然擒我。看你將何法治我。子牙令李靖斬訖報來。李靖領令推出轅門。將寶劍斬之一聲響。把寶劍砍缺有二指。李靖回報子牙備言殺不得之事。說了一遍。子牙親自至轅門。命韋護祭降魔杵來打。只得騰騰烟出。烈烈火飛。余元作歌曰：「君不見天皇得道將身煉。修仙養道碧遊宮。坎虎離龍方出現。五行隨我任心遊。四海三江都走遍。頂金玉秘修成曾在爐中。仙火煨你今斬我。要分明自古一劍還一劍。漫道余言說不靈。」余元作歌罷。子牙心中十分不樂。與權留孫共議。如今放不得余元。且將他囚於後營。等取了營。再做區處。懼留孫曰：子牙你可命匠人造一鐵櫃。將余元沉於北海。以除後患。子牙命鐵匠急造鐵櫃。造成將余元放在櫃內。懼留孫命黃巾力士抬下去。往北海中一丟。沉於海底。黃巾力士回覆懼留孫法旨不表。且說余元入於北海之中。鐵櫃亦是五金之物。况又丟在水中。此乃金水相生。反助了他一臂之力。余元借水遁去了。逕往碧遊宮紫芝崖下來。余元被網仙繩網住。不得見截教門人。傳與掌教師尊。忽聽得一個道童唱道：「情而來詞曰：『水遠山遙隔斷紅塵道。粗衣敝袍袖裏乾坤倒。日月肩挑乾坤懷抱。常自把烟霞嘯傲。天地逍遙。龍降虎伏。道自高。紫霧護新巢。白雲締交。長生不老。只在壺中一攪。』」話說余元大呼曰：「那一位師兄來救我之殘喘。水火童兒見紫芝崖下一道者。青面紅髮。巨口獠牙。網在那裏。童兒問曰：你是何人。今受此厄。余元曰：我乃是金靈聖母門下蓬萊島一系仙。余元是也。今被姜子牙將我沉於北海。幸天不絕我。得借水遁。方能得到此間。望師兄與我通報一聲。水火童兒逕來見金靈聖母。備言余元一事。金靈聖母聞言大怒。急至崖前不見還。可一見越怒。金靈聖母逕進宮內。見通天教主行禮畢。言曰：「弟子一事啓老師。人言崑崙門下欺滅吾教。俱是耳聽。今將一系仙。余元他得何罪。竟用鐵櫃沉於北海。幸不絕生。惜水遁逃。至於紫芝崖。望老師大發慈悲。救弟子等體面。通天教主曰：如今在那裏。金靈聖母曰：在紫芝崖。通天教主分付。抬將來。少時將余元抬至宮前。碧遊宮多少截教門人。看見余元無不動氣。只見金鐘聲響。玉磬齊鳴。掌教師尊來至到了宮前。一見諸大弟子。齊言闖教門人欺吾教太甚。教主看見余元這等光景。教主也覺得難堪。先將

一道符印。將余元身上。教主用手一彈。只見細仙繩吊下來。語云。聖人怒發不上臉。隨命余元。跟吾進宮。教主取一物與余元曰。你去把懼留孫拿來見吾。不許傷他。余元曰。弟子知道。正是。聖人賜與穿心鎖。只恐皇天不肯從。話說余元得了此寶。雖了碧遊宮。借土遁而來。行得好快。不須臾。已至汜水關。有報事馬報入關中。有余道長到了。韓榮降階迎接。到殿。欠身言曰。聞老師失利。被姜尚所擒。使未將身心不安。今得親尊顏。韓榮不勝幸甚。余元曰。姜尚用鐵櫃。把我沉于北海。幸吾借小術。到吾師尊那所在。借得一件東西。可以成功。可將吾五雲駝收拾打點出關。以報此恨。余元隨上騎。至周營。轅門坐名。只要懼留孫報馬入中軍。啓元帥。余元搦戰。只要懼留孫幸而懼留孫不會回山去。子牙大驚。忙請懼留孫商議。懼留孫曰。余元沉海。畢竟借水遁潛逃。至碧遊宮。想通天教主。主必定借有奇寶。方敢下山。子牙你還與他說話。待吾再擒他進來。且救一時。燃眉之急。若是他先祭其寶。則吾不能支耳。子牙曰。道兄之言有理。子牙傳令點砲。帥旗展動。子牙至軍前。余元大呼曰。姜子牙我與你今日定見雌雄。催開五雲駝。惡狠狠的飛來直取。姜子牙手中劍迎面交還。只一合。懼留孫祭起細仙繩。命黃巾力士將余元拿下。只聽得一聲響。又將余元平空拿去了。正是。秋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余元不提防暗中下手。子牙見拿了余元。其心方安。進營將余元放在帳前。子牙與懼留孫共議。若殺余元。不過五行之術。想他俱是會中人。如何殺得他。倘若再走了。如之奈何。正所謂生死有定。大數難逃。余元正應封神榜上有名之人。如何逃得。子牙在中軍。正無法可施。無籌可展。忽然報陸壓道人來。至子牙同懼留孫出營相接。至中軍。余元一見陸壓。只嚇得仙魂縹緲。面似淡金。余元悔之不及。余元曰。陸道兄你既來。還求你慈悲。我可憐我千年道行。苦盡功夫。從今知過必改。再不敢干犯西兵。陸壓曰。你逆天行事。天理難容。况你是封神榜上之人。我不過代天行罰。正是。不依正理歸邪理。仗你胸中道術高。誰知天意扶真主。吾今到此命難逃。陸壓曰。取香案。陸壓焚香爐中。望崑崙山下拜。花籃內取出。一個葫蘆。放在案上。揭開葫蘆蓋。裏面一道白光。如線起在空中。見出七寸五分。橫在白光頂上。有眼有翅。陸壓口裏道。寶貝請轉來。那東西在白光之上。連轉三四轉。可憐余元斗大一顆首級。落將下來。有詩單道。斬將封神飛刀。共詩詞曰。先鍊真元後運功。此中玄妙配雌雄。惟存一點先天訣。斬怪誅妖自不同。話說陸壓用飛刀斬了余元。他一靈魂進封神臺去了。子牙欲要號令。陸壓曰。不可。余元原有仙體。若是暴露。則非禮矣。用土掩埋。陸壓與懼留孫辭別歸。

山且說韓榮打聽余元已死在銀安殿與衆議曰如今余道長已亡再無可敵周將者况兵臨城下左右關隘俱失與周家子牙麾下俱是道術能之士終不得取勝欲要薄周不忍負商朝之爵位如不歸周料此關難守終被周人所擄爲今之計奈何奈何旁有偏將徐忠曰主將旣不忍有負成湯決無獻關之理吾等不如印綬掛在殿庭文冊留於府庫望朝歌拜謝皇恩棄官而去不失盡入臣之道韓榮聽說俱從此言隨傳令衆軍士將府內貴重之物打點上車欲隱跡山林埋名邱壑此時衆將官各自去打點起行韓榮又命家將搬運金珠寶玩扛抬細軟衣帛紛紜喧嘩忽然驚動韓榮二子在後園中設置奇兵欲拒子牙弟兄二人聽得家中紛紛然闕亂走出庭來只見家將扛抬箱籠問其原故家將把棄官的話說了一遍二人聽罷你們且住了我自的道理二人齊來見父親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